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王贵元

战国金文文字研究

樊俊利　著



ZHANGUO
JINWEN
WENZI YANJIU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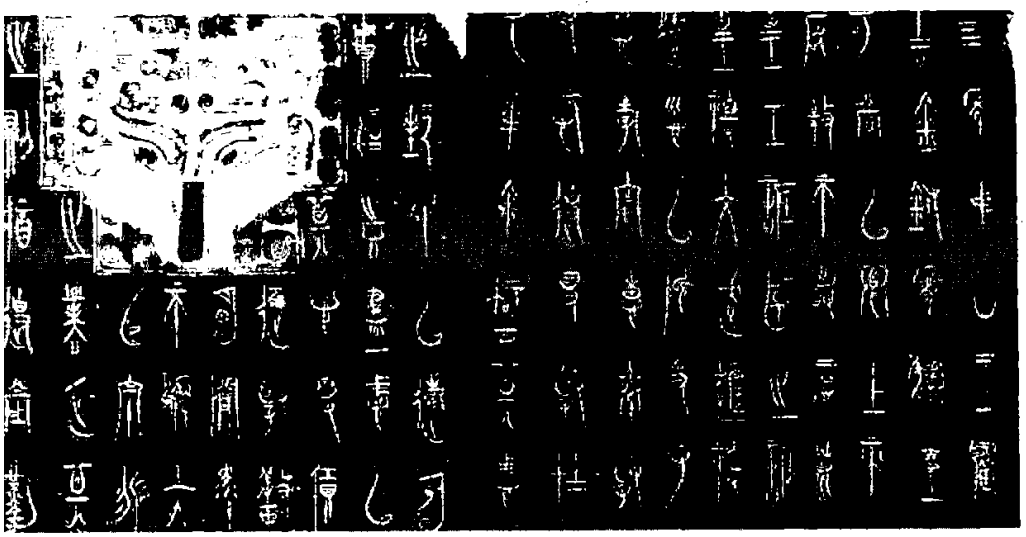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王贵元

战国金文文字研究

樊俊利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金文文字研究 / 樊俊利著. ——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8.12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 王贵元主编）
ISBN 978-7-202-13456-6

Ⅰ. ①战… Ⅱ. ①樊… Ⅲ. ①金文—研究—中国—战国时代 Ⅳ. ①K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9608号

丛 书 名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王贵元
书　　名	**战国金文文字研究**
著　　者	樊俊利
策划编辑	韩丽璞　荆彦周
责任编辑	王　琳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9 000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3456-6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已审阅
子居 20-07-30, 21:16

总 序

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纵向的分段问题，二是横向的内容框架问题。无论是哪个方面，都与汉字理论的建设密不可分。纵向的分段问题即整个汉字发展史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界线在哪里，这是需要依据汉字发展的实有情况，分析其阶段性核心特征及其转化环节而进行的。横向的内容框架问题即在汉字的各个发展阶段，研究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的合理结构是怎样的，应该划分为哪些部分来进行研究和论述。下面先从第二方面问题说起。

一、横向的研究内容

横向的研究内容首先可分为字形系统和字用系统两个部分，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字形系统即汉字本身的形体构成，字用系统是汉字在文献中的运用问题。

（一）字形系统

字形系统可进一步分类研究，但如何分类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分析清楚字形系统构形要素的性质和分类。

1. 构形系统要素的性质与分类

汉字字形系统首先是由众多单字形体构成的，汉字的构形就体现在这些单字形体上，综合大量单字形体，研究其形体构成的共有方式和细节变化，就是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首要的是弄清楚单字形体构

成的面貌，这一点是通过单字形体的拆分获得的，通过单字形体的拆分，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单字形体都是由构形成分通过不同的组合关系构成的，因此，单字形体，也就是整字形体的构成可分为构件和构件组合方式两个方面。

2. 整字构形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我曾在《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中说过："就构形系统内部说，结构层次包括形体层次和功能层次两方面内容。形体层次是可视知的，属表层结构；功能层次是不可视知的，属深层结构。"[①] 这里的结构指的是整字构形的组合关系，进一步推说，组合关系的表层和深层，源自构件的表层和深层。汉字无论古今，整字首先是由构件组成的，汉字的构件都是有功能的，构件的功能即构形、构音和构义的职能。构件的形体属于表层成分，构件的功能属于深层成分。构件形体及其功能是互为表里的整体，形体就是为表现功能而存在的，离开功能，形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而没有形体，功能也就不存在了。由构件组合成整字，其形体组合和功能组合也是相互连带，是不可分割的，有此就有彼，有彼即有此，比如，当我们讲同一构件的不同变体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功能相同为前提的，也就是同时考虑了功能。当我们讲同形构件时，又是以功能不同为前提的，所以实质上都是形体和功能同时考虑的。再如讲整字的形体布局图式，依其性质，是研究整字的外部组合形态的，但实际上不考虑功能的话，简直就无法操作，譬如里耶秦简的"单""车""东"字形分别如下：

单	车	东
		

若是仅从形体考虑，"单""车"是不是有一个共同构件？"单"的形体图式为，"车"的形体图式为，"东"的形体图式亦为。如果仅依

①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据形体的外部形态划分，就只能以形体的分离标准区分组成成分，若此则形体分离的水旁“氵”是不是也应分为三个部分？所以，即使是分析字形外部形态也不能或缺功能的考虑。

就整字构形而言，首先有选用什么样的构件、选用多少构件问题，而后在表层结构，即形体层次方面有构件的位置摆放、构件方向的确定等问题，在深层结构，即功能层次上有功能组合模式问题。

3. 构件

独体字是由一个构件构成的整字，合体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构件构成的整字。合体字的构件也有独体和合体之分，如果是合体构件，则其内部又可拆分出二级构件、三级构件等，所以直接构成整字的构件可称为直接构件或一级构件。

合体构件虽然可以分级，但与整字构义直接关联的只有直接构件，所以直接构件是构件研究的核心对象。直接构件就形体上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有演化，包括异形的产生与归一、形体的历时发展等；从功能上说，有功能的种类和演化等；另外就是构件间关系的研究，包括同形构件、构件换用、构件混用等。

构件并不是终极构形成分，构件本身也有构形成分，其中合体构件由下级构件构成，但这实际上属于整字构形问题，因为它们是由可以独用的整字充当的构件，可以放在整字部分研究。因此构件的实际构成成分是点线和笔画。

4. 点线与笔画

汉字经历过古文字阶段到今文字阶段的重大演化过程，其间，字形系统的构成要素也发生过重要变化。在古文字阶段，概括地说，形体是物象的反映，其中，整字、构件及其构成成分皆是物象的反映，如甲骨文“祝”作，整字反映的是张大嘴的人（表示祷告）面对祭祀对象进行祷告，左旁构件“示”表示祭祀对象，右旁构件表示祷告的人，而组成构件的点线反映

的是祭祀对象和祷告者的局部。可以说，这时的字形功能是表示物象，即具有表形功能。其后，在汉字形体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义转化的本质动因支配下，汉字形体的功能也逐渐由表形功能转化为表音义功能，由此产生了构形的表音义成分[①]。由表形成分发展为表音义成分，其变化不仅是表示对象的不同，还反映在构形成分性质的分化和演变上，其分化之处主要发生在构件的构成成分上。总体上看，古今汉字的发展在整字和构件上基本是依据固定模式的转化，在构件功能发生转化的同时，构件的构成成分也经历了功能消失的过程。古文字构件的组成成分点线是物象的描绘，是有表形功能的，构件功能转化为表音义功能后，其组成成分即失去了表形功能，而且既无独立的表词功能，也无构义、构音功能，与字形表现对象脱离了直接关系，成了纯粹的书写要素，由此，汉字构形系统首次出现了无功能的构形成分，即今文字的笔画。为什么会出现纯粹的书写成分？还是源于字形表示对象由物象转换成了词的音义。因为无论是整字表示的词的音义还是构件表示的构音、构义都是概括的、抽象的，所以构件及整字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反映功能，至于其形体内部如何变化则与功能没有了直接关系，也就是形体本身没有了外物制约，汉字的笔画系统由有限的笔画种类相互组合而成，是自我规划的结果。古文字的点线是物象的描绘，受制于物象形态，没有自主性、独立性。而笔画没有对象性的支配者，它的支配者仅是书写，是在书写快捷目的的作用下形成的[②]。

另外，汉字的草书字体具有特殊性，周有光说："古今文字的字体可以归纳为三类：a. 图形体，b. 笔画体，c. 流线体。汉字从甲骨文、钟鼎文，到大篆、小篆，图形性逐渐减弱，都属于图形体。隶书、楷书属于笔画体。草书、行书属于流线体。"[③]这实际是就汉字形体表层基础构字成分进行的分类，是有道理的，就所有字体而言，确实存在一种有别于笔画的成分，但我们认

① 王贵元：《汉字形体演化的动因与机制》，《语文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王贵元：《汉字笔画系统形成的过程与机制》，《语言科学》，2014年第5期。
③ 周有光：《文字发展规律的新探索》，《民族语文》，1999年第1期。

为行书仍是笔画体，只有草书是流线体。唐代张怀瓘《书断上·行书》："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①]"相间流行"，"间"即间隔，说明有起断，这是行书与草书的重要区别。启功说："楷字中的笔画，虽然快写，但不超越，绕过它们原有的轨道，譬如火车，慢车每站必停，可比楷书；快车有些站可以不停，可比行书。虽然不停，但不能抛开中间的站，另取直线去行车。"[②]"虽然不停，但不能抛开中间的站，另取直线去行车"说明，行书虽然连写，但仍可看出原有的笔画差别，与草书的实连甚至跨越笔画、构件不同。刘延玲说："和行书相比，草书的'连笔'和'快写'已经超越了楷书设定的轨迹，草书的连笔发生在构件之间、字与字之间，而且以实连为主；减省的也不只是点画，还有构件。这样一来，字的构件甚至整字都会用新的符号替代。省并之后的字形，使人一眼望去，轮廓形状，已经与楷书字形相去甚远，与行书也大相径庭。因此，草书变成了一套新的符号体系。"[③]

综上，字形系统的研究可以分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整字研究，主要研究整字选用构件问题、构件组字时的位置方向等形体结构问题、功能组合模式问题等；二是构件研究，主要研究构件形体的历时演化问题、构件的使用（换用、混用）问题等；三是笔画研究，主要研究笔画的产生与发展、形成机制及规律等。

5. 字式和字体

汉字是书面符号系统，是书写出来的符号，因此书写在汉字字形系统面貌上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种由书写造成的字形系统的不同面貌学界一般称为"字体"，但是传统的字体概念内涵极其庞杂，实际上包括性质完全不同的数种现象。比如大篆和小篆，主要差异在构件和结构，属于构词要素层面

① 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② 启功：《书法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0—51页。

③ 刘延玲：《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的不同，而隶书、行书和楷书等，主要差异在笔画，属于书写要素层面的不同。我们认为，此类问题需要依据性质的不同严格界定。关于这一问题，前辈著名学者已有过较好的论述，郭绍虞说："就汉字而论字体，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指文字的形体；二指书写的字体；三指书法家的字体。这三种意义互有关联但各有分别。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需分为正草二体。就书写的字体讲，一般又分为正草篆隶四体，或真行草篆隶五体。就书法家的字体讲，那是指各家书法的风格，可以分得很多，最流行的如颜体、柳体、欧体、赵体之类便是。"[①] 郭先生"正草二体"的"草"应该是指草写，非草书之草。这样，郭先生分为三类，即文字的形体、书写的字体和书法家的字体。启功说："所谓字体，即是指文字的形状，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例如说某字是象什么形、指什么事，某字是什么形什么声；或看它是属于'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例如说'欧体''颜体'等。我们知道一个书家或流派的艺术风格，多是指它们在一种大类型中的小分别。"[②] 启功先生是分两个方面，即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和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其中的第一方面又分为文字的组织构造和大类型、总风格。王力说："因此，就文字本身来说，我们就只能谈字形的变迁。关于字形，应该分为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字体的变迁；第二是字式的变迁。字体是文字的笔画姿态，字式是文字的结构方式。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③] 在字体方面，王力先生讲了甲骨文、金文、玺文、货币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显然，王力先生的"字体"就相当于郭先生的"书写的字体"，也即启功先生的"大类型、总风格"；在字式方面，王力先生讲了单体字、合体字、会意字、形声字等，所以，王力先生的"字式"就相当于郭先生的

①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第333页。

②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

“文字的形体”，也即启功先生的“文字的组织构造”。王力先生未涉及书法家字体一项。王宁说：“那么，就纯文字学的角度，我们应当取哪种定义为好？应当看到，汉字在实现记录汉语功能的过程中，处于认读和书写两个衔接不可分离的矛盾统一过程中——就一个人来说，他得先认字，然后写字；对一个社会来说，先有人写字、作文，才有人认字、阅读，汉字就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了结构属性和书写属性两大部分。字体属于书写属性，应当和结构分立，第一种表示文字的组织构造的体应称字形结构；第二、三种体的用法才是字体风格，在这第二、三种体的用法中，第三种过于微观了一些，比较偏重于书法分类，纯文字学难以把握，所以，文字学所取的字体定义，以第二种最为适宜。”①

我们认为，字形系统就性质而言可分为原形和书写形体两大类，原形是基础字形、通用字形，书写形体是依据原形书写时由于书写方式的不同产生的形体，就如同一个楷体字形，不同的人书写会产生不同风格的字形一样。原形重点考虑的是构件和结构，书写形体主要变化是点线、笔画。参考上述前辈学者的论述，如果不考虑分合归类问题，其主要部分就是三项：一是文字的形体，或称文字的组织构造、字形结构；二是书写的字体，即文字的大类型、总风格；三是书法家的字体，即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正如王宁先生所说，上述三项中，实际上第一项是基础字形，而第二和第三项性质相同，都是在基础字形上的书写变化，也就是说第二、第三项都是以书写要素为标准定出的分类。虽然第一项也包含书写成分笔画，但和第二、第三项的笔画性质不同，第一项的笔画系统指汉字基础性的笔画分类及其组合形式，而第二、第三项的笔画多是指笔形的变化，比如横画是基础笔画，横画的头粗尾细等笔形变化为书写变化。从这个角度分析，字形系统可以进一步分为“字式”和“字体”两类：字式是字形的基础模式和基本格式。“字式”之名用的是王力先生的定名，因为这一名称较为符合基础字形之性质。字体

① 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是因书写原因造成的以字形表面形态为标准确立的字形类别，字体既包括汉字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分类，也包括区域特征分类；既包括相同条件下的字形分类，也包括不同书写工具造成的分类，还包括不同书写内容格式形成的分类，如“秦书八体”中的“刻符”“摹印”“署书”“殳书”等。同时，字体类别也会或多或少涉及到构件及其组合关系，虽然不是字体的主要差异，但总体而言，字体也需考虑构件及其组合关系。另外，书写者个人、流派风格如果对实用字体产生了影响，也需考察。

（二）字用系统

字用系统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方面：一是字量研究，即研究不同阶段的使用字数。二是字性研究，包括常用字、传承字、新增字等。三是书写研究，包括书写材料与工具、行款、合文、重文、误书等。四是字词关系研究，这是字用系统研究的重点，分两个立足点，以词为立足点，研究的是字际关系，词有词项和义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异体字、假借字、派生字、同形字、形近混用字、同义换读字六类[①]；以字为立足点，研究的是个体字的职能关系，大体可分为引申关系、假借关系和误同关系等，此不赘述。

二、纵向的分段问题

汉字发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一般是依据历史朝代划分，如商周、秦汉等，我们认为，历史朝代的性质是政权更迭，与汉字发展并不对等，汉字发展有其独立的演进脉络，应以字形发展的本质性变化作为分段标准，依据我们的研究，从古至今汉字发展可分为六段：即象形阶段（西周中期以前）、亚象形阶段（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古隶阶段（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今隶阶段（西汉晚期至魏晋）、楷体阶段（南北朝至20世纪初）、简楷阶段（1956年至今）[②]。其构形依据、形体特征及历史时代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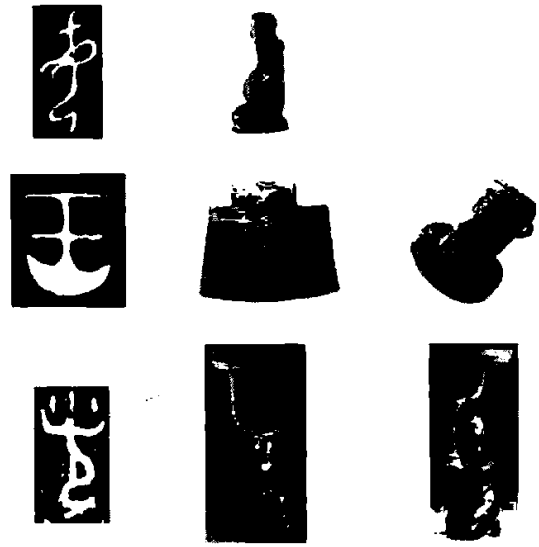
① 王贵元：《简帛文献用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王贵元：《汉字发展史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语文》，2013年第1期。

发展阶段	古文字阶段		今文字阶段			
构形依据	物象		词的音义			
形体特征	象形	亚象形	古隶	今隶	楷体	简楷
历史时代	从产生至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	西汉晚期至魏晋	南北朝至20世纪初	1956年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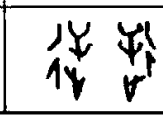
（一）象形阶段

象形阶段是汉字的最早发展阶段，其特征是依据物象创制形体，形体是物象的真实反映，如“女”“王”“光”字：



“女”字象女子端坐形。“王”字象锋刃向下的斧头形。“光”字象坐人举灯形，与出土古代人形座灯相同，古代贵族宴会，应有专人掌灯。

象形阶段的字形不仅独体和构件是象形的，而且字形结构也是象形的，如“逆”“执”“监”：

	逆	执（執）	监（監）
甲骨文			

逆的本义是迎接。商代字形上部像一个由远而近走来的人，下部是脚尖对着来人的脚，代表迎接的人，“彳”是道路的象形，表示来人行走在路上。执的本义是逮捕，字形像一个人戴着手铐，双手在手铐中。监的本义是照镜子，字形像一个人突出眼部，在装有水的盆中照镜子。字形结构都是象形的。

（二）亚象形阶段

亚象形是形体表面上象形，实质上已不能完全反映物象，是表物象形体向表音义形体过渡时期的形体。象形与亚象形字形比较如下：

楷体	象形	亚象形
女		
王		
光		

以上亚象形形体虽然仍是篆体，仍是象形的体态，但“女”形已看不出端坐女子的形象，“王”形已看不出斧钺形象，“光”形已看不出人形灯的形象。

那么，汉字形体系统从什么时期开始由象形进入亚象形呢？今以“王”“女”“光”三字形体发展为例加以了解。需要说明的是，字形抽查容易片面，所以我们是以相关阶段现有的所有字形为依据分析的，字形材料依据中国人民大学陶曲勇的博士论文《西周金文构形研究》所附《西周金文分期字形全表》、杨秀恩的博士论文《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构形研究》、樊俊利的博士论文《战国金文字形全表及构形研究》。以上字形表收录了2010年（含2010年）以前现存所有西周、春秋、战国金文字形。受篇幅影响，本文字表略有删节，全部字形及出处详见上述各论文。

“王”字：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春秋时期	

“王”字形体到西周晚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字形下部的重要象形标志斧刃变为一横，使整个字形已不能反映斧钺形象。

“女”字：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春秋时期	

“女”字形体到西周晚期表示坐形女子的腿部变短变直，使整个字形已失去了坐女形象。

“光”字：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春秋时期	

“光”字上部本是灯盏形象，由于灯盏盘内要放点燃物，所以下沿呈上弯之势，但到西周晚期，已全部变为下倾，完全失去了本形特征。

我们再看字形结构：

	監	望	執	飲（歙）	沫
商代甲骨文					
西周晚期金文	 叔趞父卣	 事族簋	 师同鼎	 纪仲觶	 叔尊父盨

到西周晚期，“监”字、“望”字眼睛与人身已经断开，“执”字人手与手铐已经断开，“饮”字、“沫”字人身与舌头也已断开。

从整体看，汉字形体在西周晚期开始进入亚象形阶段。

（三）古隶阶段

古隶是隶书的早期阶段，也是从篆体到隶体的过渡阶段，其形体表现的突出特征是半篆半隶。古隶是打破篆体，建立以词的音义为依据的新的字形体系时期的字体。其标志是对篆体的改造，方式有弯笔拉直、圆形变方、逆笔顺写等。

睡虎地秦简	西汉马王堆帛书	小篆
		
		
		
		
		

睡虎地秦简是战国晚期字形，马王堆帛书是西汉初期字形，皆属于古隶阶段。与典型亚象形形体小篆对比，可以看出出现了明显的弯笔拉直、圆形变方、弯笔断裂等。

隶体的形成时期也就是“隶变”的开始时期，对于“隶变”的产生时期，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从我们对战国全部金文字形分析看，当在战国晚期。下面是“君”“里”“五”三字的战国中期和晚期字形对比：

君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里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五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可以看出，战国晚期和战国中期形体有明显差异，战国晚期形体出现了普遍的圆形变方形、连笔分拆重组、弯笔拉直等现象。所以，隶体的形成时期定在战国晚期是符合实际的。战国中期还有大量铸铭存在，如平夜君成戈和戟、噩君启车节等，战国晚期铜器铭辞则全面改用刻写，这也是促使隶体形成的重要外因。但同是刻铭，中期为篆体，如中山王器，晚期则少见。

（四）今隶阶段

今隶是隶体的成熟形体，其标志是篆体成分基本不存，彻底完成了对篆体的改造并同时建立了新的构形体系。西汉初期的马王堆帛书字形是典型的古隶字形，到东汉碑刻字形，篆体成分已基本消失。

楷书	西周金文	西汉马王堆帛书	东汉碑刻
神			
福			
逆			
莫			
番			
告			
喪			
述			

今隶始于何时？裘锡圭说："由此可见，至迟在昭宣之际，八分已经完全形成。"[①]"八分"的形成即是今隶的形成，从西北汉简有年号简的字形看，裘说是大体符合的。

（五）楷体阶段

楷体是以词的音义为依据的新的字形体系建立后逐渐调整完善时期的字体。调整完善既包括笔画的抉择和完善，也包括部件形体、结构的抉择和完善，但主要是笔画的固定和完善，其中笔画和结构的美观也是衡量因素。唐开成石经是典型的楷体，其与东汉碑刻字形对比如下：

字头	隶体（东汉曹全碑）	楷体（唐开成石经）
諸		
子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0页。

续表

字头	隶体（东汉曹全碑）	楷体（唐开成石经）
離		
風		

提画由横画变来，魏晋时期提画出现，但不标准、不统一，南北朝时期才正式形成；钩画中竖钩由竖画和竖左弯画尾缓弯变来，皆成型于南北朝时期；折钩由折尾部加钩变来，也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弯钩由右缓弯笔变来，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如“兄”字，魏晋以前右缓弯无钩，南北朝时已皆变为钩。点画的形成过程是逐步扩展的过程，最早的点画来源于篆体中的“点”，后来短竖和短横也加入到了点画行列。短竖和短横变点也是在南北朝时期，如“於”字末两笔魏晋以前为两短横，南北朝时已变为两点[①]。因此，我们认为楷体阶段起始于南北朝时期。

（六）简楷阶段

1956 年 2 月 1 日第一批 230 个简体字正式使用。1964 年 5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汉字总表》，第一表是 352 个不作偏旁使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 132 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类推的 1754 字，因有两字重复，实际共 2236 字，这就是今天通行大陆的简体字。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在上述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完成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其做法是分段选取典型出土文献材料，首先做穷尽性的字形表，收入所有字形，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各个阶段都进行了研究，只是有些论著此前已经出版，未收入本丛书中。另外字形表体量庞大，也未收入，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出版。汉字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字形问题，字形是汉字研究的核心，字形的演变有些不直接涉及字用问题，如隶变，或者说字用只是总体的驱动原因，所以在大多

① 王贵元：《汉字笔画系统的形成过程与机制》，《语言科学》，2014年第5期。

问题上字形可以提取出来进行研究。但是有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结合文献进行，如汉字的派生、汉字职能的演化等，这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研究的。

感谢学界师友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勉励，也感谢团队成员的精诚合作和艰辛努力，丛书还只是初步的研究，许多问题尚待深化，希望学界师友不吝赐正。

河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荆彦周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早在1988年我们就有过友好合作，我的第一本专著《女巫与巫术》即是荆彦周先生策划编辑的。本丛书的出版，更是仰赖彦周先生的推动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王贵元

2018年10月28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教授工作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综述　/3

一、战国金文的著录及相关工具书的编纂　/4

二、战国金文的分域与断代研究　/8

三、战国金文的考释　/12

四、战国金文构形及其他相关理论研究　/16

第三节　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　/18

一、理论依据　/18

二、材料来源及整理原则　/19

三、研究方法　/20

第二章　单字整理及异构字研究　/22

第一节　单字整理　/22

一、字际关系　/22

二、单字统计原则　/27

第二节　异构字构意分析　/27

第三章　战国金文域别差异现象探析　/84

第一节　域别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84

第二节　《域别差异字形表》的制作及差异形体的分布情况　/90

一、《域别差异字形表》的制作原则　/90

二、《域别差异字形表》暨差异形体的分布　/90

三、各系具有鲜明域别特征的形体释例 / 107
第三节 域别差异形体的形体差异分析 / 119
第四节 域别差异形体的来源、差异程度及形成原因 / 125
一、域别特色形体的形成及来源 / 125
二、域别差异程度、影响及形成原因 / 129
第四章 战国金文隶变现象探究 / 135
第一节 战国金文隶变趋势研究的动机与方法 / 135
一、战国金文隶变趋势研究的动机 / 135
二、战国金文隶变趋势研究的方法 / 137
第二节 六国金文隶变趋势及在隶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 138
一、六国金文中的隶变趋势 / 138
二、六国文字在隶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 145
第三节 六国金文中的隶变方式和手段 / 146
一、笔画平直、方折化 / 146
二、笔画的删减、粘连、分离、折断、延伸及缩短 / 151
附：《六国金文与秦金文隶变形体对照表》 / 155
第五章 战国金文考释及形体分化举例 / 178
第一节 《殷周金文集成》误释字
及新出战国铜器铭文考释举例 / 178
一、释“鬻” / 178
二、释“畯” / 178
三、释“容向” / 179
四、释“𣪊” / 180
五、释“莧” / 181
六、《通鉴》18068号器铭文释读 / 182
七、释“事” / 184
八、黄山砝码铭文试释 / 184

九、释“黾” /186
十、释“寧” /188
十一、释“舒” /189
第二节 战国金文形体分化举例 /190
一、“乌”“於”的分化 /190
二、“帝”“啻”的分化 /192
三、“不”“丕”的分化 /193
四、“小”“少”的分化 /194
五、“母”“毋”的分化 /195
六、“余”“舍”的分化 /196
七、“命”“令”的分化 /199
附录一 所引字例篇名及出处简称表 /202
附录二 战国有铭铜器表 /204
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30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研究对象

战国金文是战国时期列国诸侯及卿大夫所用青铜礼器及兵器上的文字，其使用时间大致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相对应[①]，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历时二百六十余年，它上承春秋金文，下启秦汉金文，是金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变革和发展，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社会”[②]。这种变革也影响到铜器文字的发展，诸侯争强，战争频仍，导致大量兵器的产生，这时期的兵器铭文较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发达，而礼器铭文却相对比较衰弱，除了数量骤减，铭文长度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中山三器、曾侯乙编钟等少数为长篇巨制外，一般铭文都比较短，内容也一改以往歌功颂德、追念先祖的风尚，更注重实用，多记载各级监造职官及匠人姓名；兵器文字字形草率，笔画省简，已呈隶变趋势，礼器文字因国别不同而呈现的地域性特点也较之春秋时期更为明显。以上这些都表明战国时期的金文出现了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汉字演变规律的探索和构建科学汉字史是文字学理论建设的重中之重，这两方面都以各个历史层面汉字的深入研究及全面描写为支撑，尤其是阶段性特征明显的历史层面，断代研究尤为必要。然而，传统的金文研究

① 关于战国时期的上限，历史学家有不同看法，大体有三种观点：其一，起于鲁国《春秋》的终年，即公元前481年；其二，起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其三，起于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我们采取传统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即起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国学整理社，1936年，第667页。

多是将战国金文和春秋金文放在一起，合称东周金文。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分上下两编，上编收西周器，下编为东周列国器，以列国为次，而不分春秋战国。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中提到“中国先秦的题铭，按照时代演进，应分为殷、西周至春秋、战国等三个阶段”[①]，也是将春秋战国金文合为一个阶段，这不利于科学汉字史的构建。所以，将其从东周金文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共时平面上，战国金文和同时期的简帛、玺印、陶器、货币、石刻等载体上的文字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战国文字系统。就战国文字的研究现状来看，文字考释方面成就较大，理论方面的探讨较为薄弱，尤其是战国文字的构形特点、隶变趋势以及域别特征等，都是战国文字理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涉及到战国文字在整个汉字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些问题的讨论，有赖于对战国文字系统全面的考察。但是战国文字品类繁多，数量庞大，在有限的时间内，以一人之力进行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不大，理想的办法是选择字量充足而又具有代表性的某一品类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参考其他品类文字。在战国文字系统中，竹简文字为最大宗，字量最为充裕，但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战国竹简文字多是楚国文字，不具备材料的普遍性，尤其是进行域别比较，其局限性尤为明显。石刻文字多为秦文字，且字量少。玺印文字和陶器文字材料分散，加之铭文简洁且出土地多不明，难以准确断代，而断代研究的前提是材料时代的明确。相比较而言，战国铜器铭文字量充足，尤其是20世纪以来几次重大发现，使得战国金文数量急剧增加，据粗略统计，目前属于战国时期的铜器铭文多达1977件，字量上万，且分布于列国，材料的普遍性最强，是为最理想的材料选择。战国金文与其他品类的文字虽然可能因书写材质、方式或用途的不同而表现出形体的差异性，但因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其形体演变应具有相似性。所以，对战国金文进行断代研究，也是提高战国文字的释读水平及探索其演变规律的需要。

① 李学勤：《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综述

建立在出土材料基础上的战国金文的研究状况与其科学化进程是和田野考古学的建立及发展密切相关的。在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前，金文研究尚属于传统金石学范畴，研究内容多局限于铭文著录及释读。这一时期的战国金文数量有限，加之多为传世品，年代辨识困难，所以多附庸于西周和春秋金文，尚未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学界在评述其研究成果时，也多是不分西周、春秋和战国，而是综合考述。这一时期的金文研究状况，已有多位学者论述，如赵诚《20世纪金文研究述要》、陈絜《商周金文》、罗卫东《春秋金文研究概述》等，其中赵、陈二书论述甚详。鉴于以上原因，这一时段的战国金文研究状况我们就不复赘述。

20世纪，随着考古学的建立，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在全国迅速展开，大量战国金文得以重见天日，如20年代洛阳金村出土的氏编钟和羌编钟，30年代安徽寿县李三古堆战国楚墓出土的楚王酓志鼎、楚王酓肯鼎、曾姬无卹壶，70年代的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器群、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有铭铜器群、郑韩故城及易县燕下都发现的兵器群，等等，都可谓战国金文的空前大发现。重器多、字量丰富是其特点，如举世闻名的中山王鼎铭文长达479字，可与西周毛公鼎相媲美；曾侯乙墓全套编钟包括钟65件，钟体、钟架、钟钩上皆刻有铭文，共计2755字。近几十年发现的战国金文字量远远超过以前上千年的积累，这使得新时期战国金文的研究有了丰厚的材料基础。加之多为科学发掘，出土地点和地层关系明确，铭文的断代和分域有可靠的依据，同时，考古学、器物学、地层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及多种科学手段的采用又为铭文的准确断代提供了保证，而铭文的准确断代和分域又是金文本体研究内容丰富化和结论科学化的重要前提。另外，这一时期以楚简为代表的其他品类战国文字也大量出土，战国金文的研究可资比较的资料迅猛增

多。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战国金文的研究，使得这一时期研究内容尤为丰富，研究成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关于20世纪以后战国金文的研究情况，我们依据研究内容进行分类介绍，每一类别下以时间先后为序，同时兼顾地域。

一、战国金文的著录及相关工具书的编纂

（一）战国金文的著录

20世纪初叶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段时期，大多金文著录还是沿着宋人和清人的路子，以器类为序类聚，商代、西周、春秋和战国铜器铭文混杂在一起，如刘新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邹安的《周金文存》、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容庚的《宝蕴楼彝器图录》、罗振玉的《贞松堂集古遗文》、容庚的《颂斋吉金录》和《颂斋吉金续录》、吴闿生的《吉金文录》、于省吾的《双剑誃吉金图录》、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等。郭沫若首先意识到金文著录不分时代的弊端："自赵宋以讫于今，颇多名世之作……然其著录之方率以器为类聚。同类之器以铭文之多寡有无为先后，骤视之虽若井井有条，实则于年代国别之既明者犹复加以淆乱，六国之文窜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载数卷……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窃谓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①]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虽成书于这一时期，但一改前人著录之旧传统，以年代和国别为序排列拓片，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西周器，以列王为次，下编为东周列国器，计收114件，以国别为序，其中包括战国器铭30余件。后来，郭氏在此书基础上又加以增订，删去伪器铭文，并增收一些其他重要铭文，这就是后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郭氏开创的这种著录体例，避免了传统著录"以器类聚"排列法带来的材料的割裂与淆乱，有利于铭文的历时比较和共时考察，同时也开启了器铭的断代与分域的先河，是金文著录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两周金文辞大系〉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235页。

的一大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金文著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有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台湾省故宫博物院《故宫铜器图录》、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铭文附册》、巴纳和张光裕《中日美欧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及《商周金文新收编》、严一萍《金文总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刘雨和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台湾钟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等。其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有18巨册，收器截至1988年，共收器铭11984件，当时所见传世及出土铜器铭文搜罗殆尽，其中包括战国兵器铭文752件。每一器的字数、时代、著录、出土或流传情况、现藏以及所用拓片来源都有详细说明。资料完备、拓片清晰、印刷精良，为金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美中不足的是未出释文。其后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作为《集成》的配套工具书，其中有释文部分，可补《集成》之不足。另外，所录春秋及战国器铭亦未注国别，这是《集成》的又一缺憾。最近出版的8册《集成》增补修订版，器铭旁边新增了释文，对照拓片参阅释文，使用更为方便。《集成》出版以后，又陆陆续续有器铭发现和公布于世，刘雨、卢岩等主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以下简称《集录》）和台湾钟柏生等编纂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以下简称《汇编》），都以新获和《集成》漏收殷周有铭铜器为收录对象，《集录》收器时间截至2002年，收录近出殷周金文资料1300余件，体例沿袭《集成》，春秋战国器也未辨明国别。《汇编》搜罗了近年新出及《殷周金文集成》漏收的铭文2005件，下限截至2005年。二书都包括相当数量的战国铭文。相对于《集录》，《汇编》成书更晚，收器时段更长，按理《集录》所收器铭都应包括在《汇编》中，但通过核对，我们发现有若干见于《集录》却不见于《汇编》者，如《集录》二册69页编号226的散之鼎、104页编号261的工师厚子鼎、第三册432页编号957的右冶尹壶，等等，这说明《汇编》收器有所遗漏，但是对于国别明确的春秋战国器，

《汇编》则注明了国属，这又是《集录》所不及的地方。研究者在利用二书时，可相互参校、取长补短。华东师范大学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开发组研发的“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包括金文输入法、金文字库、金文资料库、隶楷对应转换程序、金文拓片五部分，其中金文拓片部分共收商周青铜器铭文13321件，包括战国铭文1388件，收器截至2003年。金文资料库与拓片配套使用，可以检索器铭的释文、时代、国别、出土及收藏情况、著录目及考释目等，甚为方便。“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的发行对使用计算机处理和利用金文拓片中的字形、编制科学的文字编、金文资料的检索等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谓是应时之作。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制作尚显粗糙，存在有编号而拓片漏收的现象，如检索18616号器名为右㫃□镈，但却无此拓片；有些拓片文字虽不甚清晰，但仍可辨识，金文资料库却未具释文，如17772号右库剑、17798号先自剑等；释文隶定亦有可商榷之处，如十八年戈■字，从人，从又，应隶定为，为“扶”字异构，释文却隶定为，不确。2010年1月刚刚面世的、陕西考古所吴镇烽编撰的电子版《商周金文资料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收器时间截止到2009年12月，共录有铭商周青铜器16069件，铭文拓本19664件（包括摹本），疑伪器铭66件，不仅囊括了《集成》《集录》及《汇编》所有的铜器铭文，还包括以上三书未及收录的新出铭文，是目前最新、最齐备的青铜器铭文著录。内容有器物编号、名称、时代、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单位、尺寸重量、形制和纹饰描述、著录书刊、铭文字数和所在部位、铭文释文等。

（二）金文字典、汇释类专书的编纂

宋人吕大临曾将《考古图》中所释几百个金文汇集在一起，编著为《考古图释文》，对后代金文字书的编纂产生过积极意义，但体例粗糙，收字量少，还称不上科学意义的金文字典。清人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以收录金文为主，有金文的字头979个，收字量大大增加，字头依《说文》顺序排列，体例也比较完善，但除了金文，还收录了数量可观的战国铜器、兵器、货币、玺印、陶器等文字，算不上纯粹的金文字典。第一部可以称得上真正意

义上的、学术性强的金文字典是容庚的《金文编》。该书将所收字形分为正编和附录，正编列已识金文，编排体例依《说文》，分别部居，分为14卷；附录又分为上下两部分，附录上收图形文字，附录下收未识字。附录后列所引书目及器目。由于《金文编》选择审慎，体例严谨，摹写精微入神，其说博采众家之长，所以问世后即为学界所重，成为文史哲相关学科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金文编》也存在着如下不足：其一，《金文编》存在着所收字形不齐全问题，尤其是战国金文，漏收情况更为严重。或字头失收，如“刍”“佐”等字头；或即使出具了字头，其下所收战国金文形体也常有遗漏，如“安”字头下，不见六年安阳令矛、宜安戈、六年安平守铍等多款战国铭文中的“安”字形体。其二，《金文编》形体为手工摹写，极易走形，难以确保字形的准确，其误摹的情形可参看金国泰的《〈金文编〉读校琐记》一文。其三，四版《金文编》自问世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修订、校补。同时，随着金文的识字水平提高，新的考释成果不断涌现，而校补和考释的成果均未在《金文编》中体现出来。其四，《金文编》依使用定字，异体字常常不加以区分。除《金文编》之外，陈初生的《金文常用字典》、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也是古文字研究者常用的金文字典。

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是一部综合字编，战国时期的金文、陶文、玺印文字、封泥文字、简牍文字、帛书文字、玉石文字等皆网罗在内，资料丰富，加之选择审慎，隶释科学，体现了当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科学意义的优秀字编。1998年出版的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收录战国时期包括金文在内的各类文字，间采六国所无之秦国文字，以字表为主，兼顾字义和词义，是一部高水准的中型战国文字字典。但是，由于为手工摹写，个别字形有失真之处，使用时应多加注意。李守奎的《楚文字编》，除收录楚国竹简文字以外，也收录少量楚国铜器铭文，是研究战国金文不可或缺的工具书。袁仲一、李钰主编的《秦文字类编》，收录秦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金文、陶文、简牍、石刻等品类文字，其中

不少是属于战国时期的，对于战国秦文字及域别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徐中舒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高明的《古文字类编》所收文字不限于金文，还涉及到甲骨文、陶文、玺文、简帛文字、《说文》古文等各种字体，对于金文与其他文字的比较研究更有参考价值。

周法高主编，张日昇、徐芷仪、林洁明编纂的《金文诂林》，是汇集诸家之说的集大成著作。此书以三版《金文编》为据，仍按照《说文》次序编排，分卷一至十四，收字头1894个。每字先列诸家之说，后下作者按语，若字头能与《说文》对应，则先出《说文》释例。按语除评定诸家之说，常提出作者新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金文诂林》因资料宏富颇得学界重视，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考证很重要却未收录，例如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五关于“𠂤”字的考释。继《金文诂林》之后，周法高又出版《金文诂林补》，增收370余字，多为新出铜器铭文及单字的考释，其中包括中山王器等新出战国铭文。另，周法高与李孝定、张日昇还编著《金文诂林附录》，录三版《金文编》附录所收之字，并一一编号，将有关考证尽可能列出，对于研究《金文编》附录未识之字大有裨益。

二、战国金文的分域与断代研究

最早提出战国文字分域观点的是王国维，他撰文《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云“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六国文字即古文也……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①]。从出土材料实际看，他认为籀文是战国时期的秦文字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何琳仪在《战国文字通论》中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籀文确为西周晚期文字，只不过流传过程中掺杂了晚周文字的形体。但是王国维看出秦文字和六国文字的区别，将之区分为东西二系，虽略显粗疏，确为后来的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打下了基础，其导夫先路之功不可没。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305—307页。

其后，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也提出："新的分类法，应着眼于时代的区分和地域的别画，在现代已发现的古文字里，我以为应分为四系：一，殷商系文字；二，两周系文字（止于春秋末）；三，六国系文字；四，秦系文字。"[①]显然他也将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了六国系和秦系，与王国维并无二致。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出土战国文字资料的日益增多，进行科学严密的分域和断代研究的条件逐渐成熟。1959年，李学勤在《文物》三期连载《战国题铭概述》长文，将战国题铭分为齐国、燕国、三晋、两周、楚国和秦国六部分予以介绍，并讨论了包括金文在内的六国题铭的风格和特点。纵览全文，我们可以看出，李氏立论的基础是六国题铭所表现出来的包括铭文内容、铭刻形式、职官制度以及文字在内的综合性的文化特征，所采用的方法是将"战国题铭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器物学的结果结合起来"[②]，其目的是发掘它们的史料价值，其中虽然也涉及到了文字形体的特征，但也仅是举例性质，而不是通盘考察。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有《战国文字分域概述》一章，作者要"以古文字的眼光，即主要以文字自身所体现的点画、结构、款式、风格诸方面的特点，考察战国文字资料，从而辨明其国别，确定其年代。当然在分析诸因素时，也要辅之以其他手段"[③]。在李学勤六系说基础上，《通论》将战国文字材料分为齐系、燕系、晋系、楚系和秦系，介绍了各系诸多品类资料的区域性特点，其中包括铜器铭文的格式及文字上的特点。与李学勤六系说相比，《通论》少了两周系。就目前出土材料实际看，两周文字材料特点多与三晋相近，将其并入三晋系，更接近客观事实，目前更被学界认同。相对于《战国题铭概述》，《通论》更注重字体风格与结构的域别特点的归纳，但同样也是关于文字材料的综合特征的探讨，不是在对战国文字本体全面考察

①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第33页。
② 李学勤：《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02页。
③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的基础上而做的系统的域别研究，也不外举例性质。

除了对战国文字分域进行综合性研究和理论探讨外，还有不少对其中某系铜器铭文进行分国和编年研究的著作，分述如下：

三晋系：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及《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前者对90余件兵器进行国别归属，探讨其铭刻款式、文字特点、职官制度及铸造地点，为三晋兵器铭文的域别和断代研究提供了参照和范本。后者对42件三晋容器及权量进行了分国讨论，确定其铸造年代，探索三晋量衡制、铸造职官制度以及铭刻文字特点，建立了三晋铜器的判断标准和依据，二者堪称三晋铜器铭文分国与断代研究的双璧。另外，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部分章节也涉及到了三晋铜器的特点。

秦系：1957年李学勤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8期上的《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一文，是对秦国铜器铭文进行分国断代研究的奠基之作，该文列举了战国时代秦国的有铭青铜器，一一考订其确切的制造年代，并指出秦国铭文的区别性特征，对其他秦国铜器的鉴别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黄盛璋的《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搜罗材料更为丰富，将所见秦兵器分类详细介绍，判定其王属及制作年代，探讨其铸造和职官制度，进而归纳出秦兵器分国、断代的若干规律和特点。另外，袁仲一《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也是关于秦兵器分国和断代研究的优秀之作。

楚系：战国楚金文的分域和断代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铜器的编年研究上，刘彬徽的《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对年代确切的有铭楚器以编年表顺序排列，讨论其年代与其他相关问题，文末对年代尚存争议的四器进行了评述，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这对楚国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与《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体例相似，但所收器铭更多，并且把不能判定确切年代的归入下篇，体例更为严谨。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研究》第六章“楚系青铜

器铭文编年考述”，以前文《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为基础，并结合器形进行断代研究，结论更为稳妥可靠。

燕系：1983年黄盛璋发表于《内蒙古师大学报》第3期的《战国燕国铜器铭刻新考》，探讨燕铜器铭文的分国和断代问题，对几件确定无疑为燕器的铭文，从铭刻体例、文字特征、名物制度方面加以论证，并总结了燕国铜器铭刻的若干特点、规律，为以后的分国断代提供了参考。沈融的《燕兵器铭文格式、内容及其相关问题》讨论了燕国有铭兵器的形式特点、格式和内容、时代顺序及史料价值，对燕国铜器铭文的分国与断代研究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齐系：由于材料的限制，齐系金文的断代研究最为薄弱。目前，黄盛璋的《燕、齐兵器研究》是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另外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齐系文字”一节对齐系铜器铭文和兵器铭文的铭刻方式及文字特点介绍甚为详细，对齐系文字的分国与断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战国文字分域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分域与断代研究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也有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如李运富在《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一文中，从方法论角度对战国文字“地域特点”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根据战国楚简帛文字构形系统和小篆构形系统各项参数极为接近做出论断：战国时代列国文字的“异形”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并未分化，仍然属于同一共时文字系统。[①]后来董琨撰文对李氏的方法和结论进行了质疑，云：“如果仅仅只是将构形（部件的成字或不成字、构字频度等）作为汉字共时或历时比较的唯一参数是否全面？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凡人皆有四肢，其骨头皆为206块，但我们看到的黑、白、红、黄各色人种的区别，乃至于同一人种不同个体的外表区别，是如何得来的呢？”[②]在战国文字分域歧见纷出的情况下，蒋诗堂发表《战国文字域别特点考察的原则之探讨》，

① 李运富：《战国文字“域别特点”质疑》，《汉字汉语论稿》，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80—95页。

② 董琨：《楚文字若干问题的思考》，《古文字研究》26辑，中华书局，2006年，第436页。

分析了各家意见不同的原因在于“各家各派的原则不一以及对一些原则的内容把握不一”[①]，提出了考察战国文字的六个原则，有一定指导意义。

三、战国金文的考释

（一）考释理论的发展

宋代的金文考释成果多以铭文释文或字汇的形式出现，而极少有考证过程，文字的考释还很粗糙，所以后人嘲笑宋人的考释如同“射覆猜谜”。晚清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勃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学者们已开始注意科学方法的应用和探讨。孙诒让在《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中，首倡利用偏旁分析法考释古文字，使古文字考释开始走上了科学道路。其后，王国维指出铭文的考释应该“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②]。在这种方法指导下，他以序跋形式对若干商周及战国金文进行了考释，其中颇多精义。唐兰在《古文字导论》中将考释方法进一步理论化，总结为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对于古文字的考释更具有指导意义。杨树达主张金文考释要顾全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他说：“每释一器，首求字形之无牾，终其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假借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读通之。”此外，他还归纳出金文考释的十四条途径，有很强的操作性。林沄在总结古文字演变规律时，阐释了古文字发展中的“截除性简化”现象，并指出“我们知道有这种破坏文字原结构的‘截除性简化’，只是增加了考释古文字时的一条思路”[③]，可视为对古文字考释理论的补充。

① 蒋诗堂：《战国文字域别特点考察的原则之探讨》，《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94页。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294页。

③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二）考释成果

民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战国金文的出土迅猛增加，可资比较的材料日益丰富，加之文字考释理论的逐步完善，从而使战国金文的释读水平大大提高，涌现了大批考释成果。如下我们以系别为序举其大者：

齐系。陈喜壶是山东博物馆1953年购入的传世品，马承源《陈喜壶》，首先对该壶器形和铭文进行了介绍和考释。随后，于省吾《陈喜壶铭文考释》、陈邦怀《对陈喜壶一文的补充》、黄盛璋《关于陈喜壶的几个问题》、石志廉《陈喜壶补正》等对此壶铭文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考释。童丕绳《跋陈逆二器铭》，则是对田齐早期器陈逆𠂤、陈逆簋铭文进行考释的文章。十年陈侯午镦、十四年陈侯午镦、陈侯因𠂤镦是田齐建国后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对其铭文进行了专门考释。杨宽《陈𣪘壶考释》释读了陈璋壶铭，指出“陈璋”即史书中伐燕之齐将田章。紫溪《古代量器小考》，对战国及秦汉的诸多量器进行了考释，其中包括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鉨著名的齐国三量。另外陈介祺的《齐太公和区》释文虽多误，但也有不少可取之处，郭沫若的《丘关之釜考释》考释更为详密。李家浩《贵将军虎符与辟大夫虎节》，对属于齐国的虎符及节进行了考释和研究。黄盛璋《战国祈室铜位铭文破译与相关问题新探》，对传世齐系小铜柱铭文进行了新的解读，并对铜柱性质和用途提出了新的看法。邳伯𠂤是属于齐系的邳国的战国初年器，考释文章有王献唐《邳伯𠂤考》。

燕系。燕国铜礼器铭文和容器铭文不多，目前所见尚不到20件。冯胜君《战国燕青铜器铭文汇释》，对传世和出土的燕国铜器铭文进行了系统研究，但考释不甚详细。李学勤、郑绍宗《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对河北省近年出土的19件战国青铜器一一论列，其中包括12件燕器。李家浩《传𧊒鹰节铭文考释》是考释燕国鹰节铭文的专文。朱德熙《战国记量铜器刻辞考释四篇》涉及燕国容量单位文字。1982年盱眙县南窑庄出土一件有铭铜壶，引起学者极大兴趣，或考释铭文，如曹锦炎《盱眙南窑铜壶新出铭文考释》和李家浩《盱眙铜壶刍议》；或探讨其国别与年代，上文

已详论，兹不赘述。燕国兵器铭文丰富，数量居列国之冠，其考释成果主要有：张震泽《燕王职戈考》、李朝远《战国郾王戈辨析二题》、孙敬明《“车大夫长画”戈考》、黄盛璋《跋“车大夫长画”戈兼谈相关问题》、施谢捷《郾王职剑跋》、王翰章《郾王职剑考释》、董珊《释燕系文字中的“无”字》等。

三晋系。除了韩、赵、魏三国，中山国、东周、西周、郑、卫等一些小国也属于这一系。韩国铜器中最有名的是1928年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早期器羌钟，刘节《羌编钟考》，最早对铭文进行了考释，其后吴其昌作《羌钟补考》，考其铭文及年代。唐兰、郭沫若、徐中舒等也分别属文《羌钟考释》《羌钟补遗》及《羌编钟图释》，对羌钟进行了进一步考证。士匀錍是罕见的赵国量器铭文，徐无闻《释錍》对铭文中“錍”字进行了考证，以为是“”字异体。邵钟是春秋战国之际的魏器，刘雨《邵咨编钟的重新研究》、汤余惠《邵钟铭文补释》对铭文进行新的探索，颇有新见。洛阳金村出土的嗣子壶，唐兰以为是魏器，刘节《君嗣子壶跋》、郭沫若《嗣子壶》对壶铭进行了考释。1971年，在河南新郑白庙范村发现200余件兵器，郝本性撰文《新郑“郑韩古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对铭文进行了考释，并初步为之断代。随后，黄茂琳在其文《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对库字进行进一步考释并论及库冶制度，同时对郝文的若干兵器断代提出不同意见。黄盛璋《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就个别字的考释及兵器断代与郝文商榷。1977年，河北平山发现战国晚期中山王墓，出土大量有铭器物，其中包括有名的中山三器。同年，朱德熙、裘锡圭在《文物》上发表《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对大鼎、方壶、圆壶及兆域图四件铜器铭文做了初步探索，重点考释疑难字句，并通释了全文。随后张政烺撰文《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及《中山国胤嗣壶释文》，对铭文逐句进行了详细考释。赵诚、于豪亮、何琳仪也分别发表《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中山三器铭文考释》《中山三器考释拾遗》等文，对铭文进一步探讨。短短几年，中山王墓铜器铭文文句问题已基本

解决。

楚系。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楚王酓志鼎、楚王酓肯鼎、曾姬无卹壶等有铭铜器30余件，引起了学术界轰动，胡光炜连撰《寿县所出楚王鼎考释》《安徽省立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对楚器形制和纹样的分析颇为详细。刘节的《楚器图释》则是考证专书，该书选取了楚墓中的九件铜器，有器形和铭文拓本，文字部分有铭文考释，甚为详细。以上有关楚器的考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当时可资比较的楚文字资料比较少，一些疑难问题尚未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发表《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考释出一些疑难字，其中“集”字和“王后”之释至今仍为不刊之论。另外，郝本性《寿县楚器集胆诸铭考释》，对楚器中集既、集粮、集醽等诸铭文进行了考释，颇有见地，对于研究楚国官职、礼制大有裨益。黄德宽《曾姬无卹壶新释》对壶铭进行了新的考索。1957年至1960年，在安徽寿县先后共发现了五枚鄂君启车、舟节，资料公布以后，学术界纷纷属文考释，主要有郭沫若的《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商承祚《鄂君启节考》及《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姚汉源《鄂君启节释文》、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启节考释》、谢震元《鄂君启节铭文补释》等。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发现曾侯大墓，出土包括全套编钟在内的大量有铭青铜礼器和兵器，《音乐研究》1984年1期公布了编钟释文，同期还刊载了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铭文考察》及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前文对钟铭进行了初步考释，并对有关乐制进行了探索。后文则对其中一些症结性的文字做了详细考释。楚系文字中还有一类独特的兵器铭文，即鸟虫书，容庚《鸟书考》《鸟书考补正》《鸟书三考》是鸟虫书考释及相关研究的力作。另外马国权《鸟虫书论稿》更为全面地对鸟虫书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也涉及铭文的考释。近几十年，鸟虫书铭文不断被发现，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则是在新材料基础上对鸟虫书考释和研究的代表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秦系。战国时期的秦金文主要包括量权、兵器和虎符。量权和虎符文字多为标准的小篆，文字释读不难，对其进行文字考释的文章不多，秦系文字的考释多集中于兵器铭文，主要有于豪亮《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戈》、周萼生《三十五年上郡疾戟考》、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张占民《秦兵器题铭考释》、王辉《秦兵三戈考》和《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考》、黄盛璋《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林清源《〈殷周金文集成〉新收战国秦戈考释》、黄家祥《四川青川县出土九年吕不韦戈考》、陈平《辽阳新出四十年上郡守起戈铭补释》《内蒙伊盟新出土十五年上郡守寿戈铭考》、李丁生《潜山县出土“二十四年上郡守臧”戈考》、刘占成《“陇西郡戈”考》等。另外，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是对包括战国时期在内的秦国铜器进行考释和综合研究的专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战国金文构形及其他相关理论研究

从文字学角度对战国金文构形及演变规律进行专门研究的还不多见，目前所见到的多是对包括金文在内的战国文字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如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战国文字形体演变”一章，对战国文字中的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特殊符号现象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战国文字的形体发展和演变的一些规律。台湾大学陈立的博士论文《战国文字构形研究》，从形体结构增繁、省简、异化、讹变、类化、合文分析等诸方面对战国文字的构形特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我们认为，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等现象在整个古文字阶段都存在，不是战国文字特有的，而且属于文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表层现象，还不算是深层规律的抽绎和总结，文字理论的研究应该透视现象而窥其本质，这一点二书做的还不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中的“形体的演变：古文字阶段的汉字”章节论及了战国金文的形体特征，但是提纲挈领式的，所论并不甚详。赵学清《战国东方五国文字构形系统研究》是在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理论指导下，以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以外的东方五国的诸品类文字为研究材料，通过对单字的整理与分析，对五国文字的构形系统

进行了描写，并与秦、楚文字比较，探讨了文字异形问题，同时考察了与传抄古文的关系问题，揭示了战国时期五国文字构形上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但是，从材料的使用上看，作者对所选材料的范围交代不清楚，仅说借鉴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一个范围，至于哪些材料在被选之列，作者没有明确。后面虽然出具了器物代码表，但对每一材料和器物文字如何处理的，是不是穷尽性的整理，我们也不清楚。另外，仅就后面器物表中的铜器部分而言，所列三晋系、齐系和燕系铜器共397件，据我们考察，这远不是三系实际共有的铜器数量。可见，作者所选材料并不完备，建立在不完全统计和分析基础上的结论是难以全面反映事实的。再者，作者花大力气对战国东方五国文字构形特征进行了静态描写，而并没有在此基础上与其前其后历史层面的文字进行历时比较，进而揭示文字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动态原因，这是理论探讨的又一缺憾。

除了以上几部专书，还有一些单篇论文，涉及到了战国金文的理论研究，如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林素清《战国文字的简化现象》《论战国文字的增繁现象》、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郑刚《战国文字中的同源词与同源字》、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等等。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到，肇始于宋代的战国金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以来，金文的著录、域别和断代研究、铭文的考释都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也存在着如下一些不足：其一，战国金文字形全编的编著滞后，目前尚无专门的战国金文字编，学界了解战国金文字形，多参考容庚的《金文编》，而《金文编》又存在前文所述的种种缺点，尤其是战国文字形体严重漏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战国金文的相关研究。其二，战国文字是不是具有域别特点，学界目前尚存争议，还未达成共识。此外，从绝大多数域别研究的著作看，战国文字域别特点的探讨多关涉铭刻特点、职官制度、记事方式等综合性的文化特征，而不是立足于文字形体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文字本体的研究，或即使涉及到文字特点，也多是作为域别划分的依据

提出，为个别举例性质，这和金文研究长期注重史料价值的挖掘而忽视文字本体研究的积习有关。打破这个积习，从文字本体出发，对战国金文字体进行穷尽性整理，排比字形，分析特征，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才是目前战国金文域别研究的当务之急和正确方法。其三，随着考释方法的科学化，战国金文的考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些疑难字陆续被考释出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字的考释还不稳妥，结论尚存争议，比如，鄂君启节中字，有“舿”“舫”“艕”等多种看法；还有一部分疑难字尚未认出，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最后，有关战国金文的文字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战国金文中的隶变现象、战国金文的构形特点及规律等都是战国金文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目前存在着重视不够、研究不足的状况，专门探讨战国金文构形和隶变趋势的著作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书将在编制科学而完备的战国金文字形全编的基础上，对战国金文的构形规律、隶变趋势、域别特点进行讨论，争取理论上有所突破，并对若干疑难字、未识字进行考释。

第三节　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

一、理论依据

我们是立足于对研究材料的现象和规律的分析，通过对现象和规律的考察，希望能概括出与之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前人总结的理论和方法也要继承，但主要是借鉴其研究思路，而不是理论和方法的全盘照搬。

王宁先生吸收了传统“六书学”的基本原理，并借鉴普通语言学、系统论的观点，在全面测查了不同历史层面的汉字后，创建了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汉字是个体字符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汉字有平面结构和层次结构两种不同的组合类型，并运用“结构—功能”的原则分析出汉字构件在组构成字中的功能并总结出汉字的构形模式，明确了

汉字断代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步骤。汉字构形学理论对不同层面汉字的断代研究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王贵元先生的《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是在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处于古今汉字转换阶段的珍贵史料——马王堆帛书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了穷尽性分析和系统描写，并从中抽绎出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阶段及规律。汉字构形系统的断代测查和描写始于此书，因此在术语及描写方法等诸方面具有开创意义，为后面一系列的断代描写著作所遵循。其中总结出的汉字发展阶段及规律，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它不仅适合于马王堆帛书汉字系统，对其他历史阶段的汉字构形特点及发展规律的探索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材料来源及整理原则

（一）材料来源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有18巨册，收器截至1988年，共收器铭11984件，当时所见传世及出土铜器铭文搜罗殆尽，其中包括战国兵器铭文752件。每一器的字数、时代、著录、出土或流传情况、现藏以及所用拓片来源都有详细说明。

《集成》出版以后，又有考古成果陆续发表，《集成》不及收录。有鉴于此，刘雨、卢岩等主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以下简称《集录》）和台湾钟柏生等编纂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以下简称《汇编》），都以新获和《集成》漏收殷周有铭铜器为收录对象。《集录》收器时间截至1999年底，收录近出殷周金文资料1354件，其中包括战国器铭131件。《汇编》搜罗了近年新出及《殷周金文集成》漏收的铭文2005件，有战国器铭291件，收器下限截至2005年。吴镇烽主编的电子版《商周金文资料通鉴》，收器时间截至2009年12月，材料收录最全，其中包括《集成》《集录》和《汇编》未及收录的新出战国铭文340件。

本书以如上四种材料为主要资料来源，去除铭文重复者，共得战国器铭

1977件，基本囊括了目前所发现和公布的战国金文资料。

（二）材料的整理原则

1. 穷尽性的原则

战国金文域别差异、隶变趋势、构形规律等重大理论的探讨是建立在对战国金文所有字形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战国金文字形的整理及字形全编的制作是理论探讨展开的前提。因此，我们在对战国铭文进行整理时，采取有字必录的穷尽性整理的方法与原则，对《集成》《集录》《汇编》及《通鉴》中的所有拓片，进行剪切类聚，制成字形全编，作为理论探讨的基础。

2. 摹本不计的原则

材料的真实性是理论研究的前提，而摹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个人主观因素，难以确保字形的准确。所以，对于以上三书中的摹本，我们不作为整理与研究对象。但有些摹本，尤其是传世且器物与拓本遗失的，也有很高的价值，为了便于研究者查阅和参校，我们采取另行处理的办法，制成摹本字表，作为附录。在具体字形分析时，摹本则不作为研究对象。

三、研究方法

（一）系统考察的方法

《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告诉我们："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决定了处于系统中的每个单字形体构形的非孤立性。……每个单字形体都处在系统网络的特定位置，与其他单字形体存在着或此或彼的重重联系。"[①]我们在对战国金文进行考察和考释时，以系统论为指导，注重个体字符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

（二）量化统计的方法

战国文字有无域别特点之所以到今天还存在争议，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研究方法问题，即多是以部分涵盖整体、以个别推论一般的方式，这样得出

①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的结论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所以，我们在考察战国金文域别特征及隶变趋势时，在穷尽性整理的基础上，排比所有字形，对有域别特点和隶变趋势的文字进行量化统计和定性分析，从而考察其中的疏密关系及隶变程度，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

（三）历时比较与共时关照相结合的方法

战国金文与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不同，它除了在历时上与其他阶段文字上承下启之外，在共时平面上，还与简帛文、玺印文、陶文、石刻文等共同构成战国文字系统。所以，我们在对战国金文进行考察时，采取历时与共时结合的方法，在与西周春秋金文及秦汉篆隶比较，上验下校的同时，注重与其他品类文字相比较，从而探索其域别特征及构形上的规律和特点。

第二章　单字整理及异构字研究

第一节　单字整理

战国金文处在历史上重大变革时期，形体的变化尤为剧烈，一方面是笔画省简，以至于有些字省简得已经很难看出原来的模样；另一方面诸侯割据又使各国文字异形，同一个字常因为国别不同而风格结构迥异。这都使得战国金文的字形较为复杂。单字整理即是对这些复杂的字形进行的认同别异工作。

一、字际关系

（一）异写字

异写字指因书写演化的不规则而形成的同一形体的不同变化形式。在异写形体中，包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其一，同一单字形体，不同的人书写，会在笔画长短、曲直等方面发生变化，这就形成了同一字形的异写形体，这属于个人性的、临时的变化，如“元”，子孔戈作，陈逆簋作，栾书缶作，结构完全相同，但笔画形态各异。又如“皇”，栾书缶作，曾侯乙钟作，而齐陈曼簠则作，笔画繁简不一。这种异写现象体现的是古文字阶段书写的随意性。其二，单字形体本身，由于受到整个字形系统的发展的影响，也会产生异写形体，虽然这种异形也源于个人书写，但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不是临时出现，而是长期流传并最终取代原有形体，如“正”，邾伯缶作，冉钲铙作，二者形成异写的原因在于受古文字横画上方有加“-”饰笔规律的影响，这在古文字为常例，具有很强的规律

性，且流行久远，几乎整个古文字阶段都在起作用，甚至在早期隶书阶段还能看到，直至隶变结束，在简化规律作用下，无饰笔的“正”字才最终成为唯一流通形体。此类异写现象说明古文字阶段，汉字体形结构虽然还不稳定，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循。异写字依变化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1. 由于笔画走势形态不同及个别笔画出现变异而形成的异写

笔画走势形态不同的：如“干”，廿三年㝬朝鼎作，兼世取库干剑作。又如“十”，三十铜构件作，十四年铜犀作，十一年皇落戈作。个别笔画出现变异的，如“商”字，曾侯乙钟（中三2）作，曾侯乙钟（上二2）作。

2. 因笔画或构件置向不同而形成的异写

笔画置向不同的，如“号”，曾侯乙钟（下一2）作，曾侯乙钟（中三6）则作，中间弯笔朝向相反；又如“子”，国子鼎作，十七年寺工钹则作，中间弯笔朝向亦相反。构件置向不同的，如“旨”，越王剑作，越王者旨於賜戈作，其构架“匕”朝向相反；又如“左”，左使车啬夫帐杆母扣作，左工铺首作，其构件“𠂇”朝向亦相反。

3. 笔画繁简不一形成的异写

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全体和省体的区别，如“為”，中山王𠂤方壶作，从爪，从象，其构件“象”为全体象形，但盘埜匕作，构件“象”腹部、尾部皆省，仅留下突出象鼻的头部轮廓。又如“馬”，噩君启车节作，首、身、尾俱全，宜安戈则作，省去马身及尾部。一是有无增饰笔画的区别，如“平”字，平宫鼎作，平陆戈则增繁作，又如“保”，郘尹𠂤鼎作，陈侯因資敦加饰笔作。

战国金文异写字形成的原因除了字形改进和演化的不规则等原因外，诸侯分治造成的域别差异因素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具体内容见《战国金文域别差异现象探析》一章。

（二）异构字

异构字是指记词功能相同但形体构成不同的字。异构字形体构成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

1. 构件不同的异构字

此类是异构字的主体，又可细分为如下几类：

（1）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置换形成的异构字，如“謀”，中山王㗊鼎作，从心，母声，七年仑氏戈作，从心，每声，实际上，“每”也从“母”得声，二者读音是相同的。

（2）意符义近通用形成的异构字，如“節”，辟大夫虎符从竹作，采者节从艸作。又如“返”，楚王畬章镈从辵作，中山王㗊方壶从彳作。

（3）异构字之间为源字和孳乳字的关系，如“得”，中山王㗊方壶作，王立事剑增意符“彳”作。又如“器”，十四年陈侯午敦作，𠂤器器累增意符“皿”作。又如“尹”，鄂君启节作，左钟𠂤铜器增“月”作。但它们之间情况又不尽相同，第一例异构字之间有着时代先后关系，第二例和第三例则是由于地域差别造成的。

（4）结构类型不同的异构字，如“信”，贵将军信节作，从人从言会意，梁上官鼎作，是个从言身声的形声字。又如“矛”，越王者旨矛作，象酋矛之形，为独体象形字，燕王詈矛作，是从金卯声的形声字。

2. 构件相同，但构件间组合位置不同的异构字

在战国金文中，此类异构字也比较常见，如“肘”，二年宁鼎作，平

安君鼎作；又如“飤”，王命龙节作，邵之飤鼎作。

3. 异构字之间是全体和省体的关系

如“曹”，攻吴王姑发之子剑作，中山王譽方壶省作，又如“寧”，好蛰壶作，十六年宁寿令余庆戟省作，中山王譽方壶又进一步省作。

异构字和异写字都是记词功能相同但书写形式有差异的一组字，二者在形体认同时容易混淆，在标准上应严格划分：首先，异写字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变化形式，变化范围在于笔画及笔画组合，在形体认同时，异写字归为一个单字。而异构字之间的差别在于构件不同或组合位置的不同，在形体认同时，归为不同单字。其次，二者都有全形和省体的区别，那么一个省体究竟是异写还是异构，《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里做了严格的区分：“书写体文字的字形常常有笔画的省简，这种增减往往是个人的行为，而非字形结构的固定形式，所以这种笔画增减不能归入异构范围，而应属于异写范围，它所形成的是异写字，而非异构字。同是增减，是异写还是异构，区别的标准是增减的是形位，还是仅是笔画：如果增省的是形位或形位组合体，就是异构，它与原形的关系是异构字的关系；相反，如果增减的仅是笔画，则是异写，它与原形的关系是异写字的关系。”①

异构字是就字际关系说的，是着眼于汉字本身构造角度划分出来的类别；而假借字是相对于本字而言的一个概念，是从字用角度而言的，假借的前提是借字和本字音同或音近，形体上不一定有联系，与异构字本不应相混。但是，战国金文中有一种常见假借现象，即本字和借字之间形体上有联系，这类假借往往是本字后出，本字是在借字基础上加注意符形成，本字形成后，由于长期的使用习惯，借字并未马上归还，而是呈现借字和后出本字共存的状态，如“奠”，甲骨文作，象置酒于荐上之形，《说

①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文》训为“置酒也”，甚是。西周金文皆读为地名之“鄭”。春秋金文始在“奠”上增加意符“邑”，作（与兵壺），作为地名专字。战国金文中“奠”“鄭”互见，如郑武库剑作，郑左库戈则从邑作。“奠”与“鄭”为借字和后出本字的关系。异构字中有一种情况是异构形体为源字和孳乳字的关系，如“祖”字，陈侯因資敦作，为“祖”字初文，栾书缶作，是在初文基础上加注意符形成的后出孳乳字。异构字中还有一种是为强化意义在原字基础上增加意符形成的累增字，它和原字共存而形成异构关系，如“器”，十四年铜虎作，汕器器则累增意符“皿”作。如此，“奠”与“鄭”、“且”与“祖”、“器”与“捐”在字形上都有时代先后关系，并且在视觉上都是后一字形在前一字的基础上加注意符形成，所以容易将它们同等对待。实际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字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假借反映的是文字的使用情况，是以语音为纽带的文字的临时借用，而异构则反映的是文字的构形情况，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所以对于这两类现象，单字整理过程中要做重点区分。在具体操作时，借字和后出本字是记词功能本不相同的两个字，应分置不同的字头下，不能视为异构字，战国金文中这类情况常见，“井”和“邢”、“甘”和“邯”、“隹”和“唯”等皆是。

（三）同形字

同形字是指记词功能不同但形体相同的字。同形字应该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造字时的偶然同形，如战国楚铜器铭文里的“忑”字，作（楚王酓忑鼎），朱德熙分析为从心，下声。而“忐忑”之“忑”，则是后世按照会意方式造的新字，它们之间形同字异，是同形字关系。一种是原本不同形的字在演变过程中变成了形体相同的字，它们客观存在于某一共时平面，这类同形字往往是书写不规范或文字演化不规则造成的，战国金文中的同形字多

属于这种情况，如“王”，鱼鼎匕作，王后左相室鼎作，中间横画居于上下横画正中，与曾侯乙钟（下二4）所从玉已没有区别，这也是导致后来“玉”字不得不采取加点的方式与“王”字区别的直接原因。

二、单字统计原则

我们在对战国金文字形进行整理时，依据形体构成和功能相统一的原则，分为同功能异写聚合、同功能异构聚合以及异功能同形聚合。同功能异写聚合形成的是异写字，同功能异构聚合形成的是异构字，异功能同形聚合形成的是同形字。

异写字是同一个形体的不同变化形式，它们的记词功能相同，所以在单字统计中，无论数量多寡、无论形体之间差异大小，都算作一个单字，字编列在同一字头下。

异构字虽然记词功能相同，但形体构成不同，构意也多有区别，所以在单字整理中，算作不同单字，分别设立不同字头。字头分两级，一级字头位于字编最上一行，传承形体列在其下；二级字头位于字编第二行，统领变异形体。

同形字虽然形体相同，但记词功能不同，单字统计中，算作不同单字。

我们依据摹本不计和有字必录的原则，对收集到的1977件战国铭文拓片进行了全面整理，共得字符16268个。这16268个字符，按照如上认同别异及单字统计原则，共得单字2029个，异构字215组。

第二节　异构字构意分析

异构字是汉字在自然发展状态下出现的文字现象，它存在于人为规范化之前的汉字发展的各个历史层面。异构形体中，有些具有历史传承性，它一

般来源较早，并为后代文字所继承，常常存在于多个历史发展阶段；有些则是在某一阶段新出现的，这种新的异构形体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汉字演化的某种迹象和特点。汉字发展的不同阶段，异构形体数量的多寡及所占比例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汉字发展成熟状况和规范程度。所以，对战国金文的异构字形体进行穷尽地整理，全面分析其构意，这对于后面我们探讨战国金文域别特点及演化规律都将大有裨益，这正是我们进行异构字研究的目的所在。

1. 上——丄、𠂤、尚、让

“上”，平安君鼎作。甲骨文作二或𠂆，以一小横线置于一长画横线或弧线之上，以指示上下之义。春秋时异化为形。《说文》以“上”为篆文形体，释为“高也”。

“丄”，平安君鼎作。《说文》古文作丄，与形契合，为《说文》古文乃六国文字又一例证。

“𠂤”，郾客问量作，从上，从止。构件“止”表示动作之义，有学者称之为动符。“上”字的此异构形体不只见于楚金字，楚简中亦有作此形者。

“尚”，中山王譽方壶作，从上，从尚，“尚”为累加的声符。“尚”“上”古音相同，均在禅母阳部。

“让”，噩君启舟节作，从上，从辵。从辵与从止同意。铭文中“让”“让江内（入）湘（湘）”都表示上溯之义，为动词。

2. 帝——𧘇

“帝”，商鞅量作。甲骨文作，“象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禘之初文，后由祭天引申为天帝之帝及商王称号”[①]。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啻”，陈侯因資敦作，从帝，从口。因为天帝乃发号施令以主宰人间万事万物者，故增“口”。

3. 福——

“福”，中山王譽方壶作，从示，畐声。甲骨文“福”作，象盛酒器，或从示作，象以畐灌酒于神主之前之形，中山王譽方壶字即承此形。

“”，八茉鸟柱盆作，从畐，北声。“福”“北”古音均在帮母职部，声韵皆同。

4. 祭——、祭

“”，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从示，从又持肉，象以手持肉祭于神主之前。

“祭”，栾书缶作，从示，从肉，从攴。《说文·攴部》：“攴，小击也。从又，卜聲。”“攴”是与“又”（手）有关的动作，做意符常可与“又”通用。

5. 祖——且、、

“祖”，鄀陵君王子申豆作，从示，从且，且亦声。甲骨文“祖”皆作“且”，西周中期豳伯鼎才出现增示之“祖”，作，这是为了强化意义，增加意符“示”而形成的后起形声字。《说文》训为“始庙”，应为“祖”之引申义。

“且”，陈侯因資敦作，“象盛肉之俎，象断木侧视之形，后演变为祭神时盛肉之礼器”[①]。或说为牡器象形，由初民之生殖崇拜引申为始祖之意。

① 唐兰：《殷墟文字二记》，《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55—62页。

“跠”，栾书缶作，亦从示且声。古文字阶段，形旁常变动不居，而构意不变。

“禔”，中山王譽鼎作，增意符“又”，强调祭神之动作。

6. 祈——旂、斿、斤

“旂”，不见于《说文》。甲骨文作，从单，从斤，或作，从𠂤，用为神祇名或地名。丧史寬瓶作，承甲骨文第二形，铭文中借为“祈”。

“斿”，令狐君嗣子壶作，从𠂤，斤声。

“斤”，栾书缶作，从厂，斤声。《说文》：“厂，山石之厓岩，人可居。”之构件“厂”表示求福之处所。

7. 壯——㸚

“壯”，中山王譽鼎作，从士，爿声。《说文·士部》：“壯，大也。”

“㸚”，者沪钟作，从立，爿声。

8. 中——宧

“中”，中山王譽方壶作，又作，春成侯壶作，皆“中”之异写形体。甲骨文“中”作、形，唐兰认为，象旗之斿，古文字凡垂直之线中间恒加一点，双钩写之因为、形，省变为中形。

“宧”，中阳鼎作，从中，从宀。“中”本义为徽帜，立中可以聚众，以徽帜为中心，故引申为“中间”之义，如卜辞“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由“中间”继而引申为“内”义，《说文》：“中，而也”。段玉裁注：“俗本‘和也’，非是，当作‘内也’宋麻沙本作‘肉也’，一本作‘而也’，正皆内之讹。”[①]由此可知，《说文》本释“中”为“内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也”，释“而也”乃传抄之误。中阳鼎作，增意符“宀”，表示“内、里面”之义。

9. 莒——𠂤林

“莒”，廿四年莒阳斧作，从艸，吕声。《说文·艸部》：“莒，齊謂芋爲莒。”铭文中用为地名。

“𠂤林”，子禾子釜作，从木，吕声。从木与从艸例可相通。

10. 蒐——藪

“蒐”，梁十九年亡智鼎作，从艸，鬼声。

“藪”，妤鉴壶作，从艸，鬼声。从艸与从艸同意。

11. 蒼——𡎴、茆——𠂤

“𡎴”，《说文》小篆作，从艸，仓声。今永里鼎作，从屮，仓声。《说文》：“屮，草木出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茎也。古文或以爲艸字。”故从艸与从屮同。

“𠂤”，《说文》小篆作，从艸，卯声。工城戈作，从屮，卯声。从屮与从艸同意。

12. 落——荅

“落”，《说文》：“凡艸曰零，木曰落。从艸，落聲。”

“荅”，十一年皇落戈作，从艸，洛省声。

13. 春——蓴、𣐈

《说文》：“春，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時生也。屯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改为从日、艸、屯，屯亦聲，曰：“日、艸、屯者，得时艸生也，屯字象草木之出生，会意兼形聲也。”

“蓴”，栾书缶作，从艸，从月，屯声。月与日作表义偏旁时可

互作。

“㬎”，廿五年戈作，从日，从屯，屯亦声，会春日照耀下草木出生之意，为“饎”之省体。

14. 少——𡈼

“少”，荥阳上官皿作。甲骨文作、，象散落细微之点，表示微小之意。有些学者主张三点之为“小”，四点之为“少”，但从甲骨文用例看，二者实无区别。直至战国金文，二者尚未完全分化，如赵公上鄍傷小鼎之“小”，即作。

“𡈼”，中山王譽鼎作，从小，从子，会“年少”之意。

15. 余——舍

“余”，甲骨文作、，西周金文作（多友鼎）、（吕服余盘），或从口作（九年卫鼎）、（舍父鼎）。徐中舒云：“象木棍支撑屋顶之形，后来变为，下面象两根木棍斜撑在地上，不会倾倒之形。……金文作，象中柱立于土堆之上。这几个字，都象原始住宅有木柱撑持之形。”[①]可见，金文中“舍”“余”本一字，二者古音同隶鱼部，舍，始夜切，审母三等，正齿音，“余”，喻母四等，正齿、喻母古音多通。

中山王譽鼎“余”作，承西周金文第二形。

16. 牡——𤰞

“牡”，甲骨文作、、、等形，从𠂤，有从牛、从羊、从豕、从马之不同，皆表示雄性家畜及兽类。上古畜牧业时代，不同兽类雄性各有专名，区分明确，至农业社会才以从牛之牡为雄畜之通称。《说文》：

① 徐中舒：《怎样研究中国文字》，《古汉语研究》15辑，中华书局，第3页。

“牡，畜父也。从牛，土聲。”王国维认为：“牡，古音在尤部，与土声远隔，卜辞牡字皆从𠂤，𠂤，古士字。”又说：“古音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两部，音最相近。牡从士声，形声兼会意也。士者，男子之称，古多以士女连言。”[①]𡰥盉壺“牡”作，从马，为上古“牡”字构意的遗存，但𠂤已讹作土，难怪陈初生云“（牡字）讹士为土，由来已久矣”[②]。

17. 犢——牽

《说文》：“犢，牛子也。从牛，瀆省聲。”

“牽”，犢共叀戟作，与古玺字形相同，曹锦炎曾有精彩考释，指出该字从，从牛，应为从牛瀆省声的“犢”字。[③]

18. 𦥑——𦥑

“𦥑”，从牛，學省声。此字不见于《说文》，见于《玉篇》。《玉篇·牛部》：“𦥑，音秩，人姓。”

“𦥑”字，廿三年司寇矛作，从牛，爻声，为“𦥑”之省体，铭文中为监造官的姓氏。“𦥑”从學声，而學亦从爻得声，故“𦥑”与“𦥑”音同。

19. 命——倫、崙、敏

“命”，鱼鼎匕作，从口，从令。《说文》：“命，使也。”战国铭文中“命”皆用作“令”，说明二者还没完全分化。

“倫”，十年洱阳令戈作，从人，从命。战国铭文中“倫”皆用作“令长”之“令”，“倫”从人，当为强化此意义而加的意符。

“崙”，五年鄨令思戈作，从立，从命。《说文》：“立，住也，从大，立以一之上。”徐铉注曰：“大，人也，一，地也，会意。”“立”从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288页。
② 陈初生：《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2004年，第303页。
③ 曹锦炎：《释牽——兼释續、瀆、竇、郄》，《史学集刊》1983年3期，吉林大学出版社。

人会意，构字时常与“人”“夫”“士”通。“𠆢”在铭文中用作“令长”之“令”，增意符“立”亦为强化这一意义。

“𣪘”，噩君启舟节作，从攴，从命。“𣪘”在铭文中用为“令”，从攴，强调其动作。

20. 殼——壳

《说文》：“殼，𣪊貌。从口，𣪘聲。”

“壳”，廿二壶作，为“殼”之省形字，铭文中借为“穀”。

21. 詩——時、叹

《说文》：“詩，志也。从言，寺聲。”

“時”，曾侯乙钟作，从口，寺声。从口与从言相通，“時”为“詩”之异构形体，铭文中读如“持”。

“叹”，曾侯乙铜鹤作，从口，从又，为“仑”之省体，亦为“詩”之异构。

22. 登——𡩠、鐙

“登”，周登鼎作。《说文》：“登，上车也。从𤇾、豆，象登车形。籀文登，从収。”

“𡩠”，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从登，从収，与《说文》籀文同构。

“鐙”，十年陈侯午敦作，从豆，从双𤇾，强化登车之意。

23. 歲——戠

“歲”，《说文》：“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爲五步。”甲骨文作、，象斧钺之形，于省吾曰：“近年来出土之商器斧钺（例如古铜器精华七册九六页）屡见，其阔刃处作弧形，有类于近世武术所用之月牙斧，其上下刃尾卷曲迴抱，由

是可知，字上下两点，即表示斧刃上下尾端迴曲中之透空处，其无点者，乃其省文也。”[①]甲骨文又作、，以“步”易两点，郭沫若以为：“歲、戉古本一字，因后用歲以为年歲或歲星字，故二者遂致分化也。”[②]西周金文“歲”作（利簋）、（毛公鼎）、（曶鼎）分别承甲骨文不同形体，其中曶鼎是承甲骨文形，只是笔画更为平直，战国金文（陈纯釜）乃是在西周金文形基础上的进一步演化，其形体递变之迹清晰。

“戠”，楚王酓肯簋作，从止，从戈，从月。《金文形义通解》：“战国楚系文字‘歲’字从月作‘戠’，当缘恒用于歲月之语境，增‘月’以标其义。”[③]

24. 造——鋯、鼿、鼜、蓧、艁、窔、鄴、戰、敲、郜、俦、鐈

“造”，子禾子左戟作，从辵，告声。《说文》：“造，就也。从辵，告聲。譚長説，造，上士也。买，古文造，从舟。”战国金文中，“造”字异构众多，构意不一，如下作具体分析：

“鋯”，陈卯造戈作，从金，告声。从金，从造器之用材角度构意，且都出现在齐系兵器铭文中，有明显域别特征。

“鼿”，卅三年郑令剑作，从贝，从攴，告声。古文字“鼎”“贝”不分，常以“贝”为“鼎”，从贝即从鼎，铜器中鼎为大宗，故以鼎涵盖所有铸造对象，从攴强调造器之动作。

“鼜”，十八年戈作，从曹，从攴。“曹”乃“曹”之省体，如中山王譽方壶“曹”即作，在此是做声符，“曹”“造”古音均在从母幽部，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67页。
②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141页。
③ 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金文形义通解》，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

声韵皆同。从攴，强调造器之动作，为意符。

“蓓”，𠂤作造戈作，从艸，从彳，告声。从彳与从辵同意，从艸为累加的声符，“艸”古音在清母幽部，“造”为从母幽部，声母同为齿音，韵又相同，古音极为接近。

“艁”，阴平剑作，从舟，告声。从舟表示制造对象，此形与《说文》古文形同。

“窖”，陈丽子戈作，从穴，从火，告声。《说文》：“穴，土室也。”从穴表示造器之处所，从火强调造器之方式。

“鄗”，齐虔造戈作，从止，从邑，告声。从止与“造”之从辵同意，古代冶铸中心多位于都邑之中，故“鄗”从邑。

“戠”，郳陵君王子申豆作，从戈，告声。从戈表示制作对象。

“敲”，郳陵君鉴作，从攴，告声。从攴强调造器动作。

“郜”，斨君戠作，从邑，与“鄗”构意同。

“僖”，陈旺戠作，从人，告声。从人表示造器主体。

“鎗”，韩钟剑作，从金，棗声。“棗”古音在精母幽部，“造”在从母幽部，声近韵同。从金表示造器之原料。

25. 迮——逴

“迮”，《说文》：“迮迮，起也。从辵，作省聲。”

“逴”，麛羌钟作，从辵，从攴，作省声。从攴强调动作。

26. 逢——徬

《说文》：“逢，遇也。从辵，峯省聲。”严可均《说文校议》：“《说文》无峯字，当作夆声。”

“徬”，妤鉴壶作，从彳，从丰，夆声。从彳与从辵同意。

27. 還——𨒅

“還”，亚行還戈作，从辵，𨒅声。

“𨒅”，𨒅伤键作，从止，𨒅声。从止与从辵同意。

28. 返——𠂤

“返”，楚王酓章镈作。《说文》：“返，還也。从辵，从反，反亦聲。《商书》曰‘祖甲返’。𠂤，《春秋傳》‘返’从‘彳’。”

“𠂤”，妤鉴壶作，从彳，与《春秋传》“𠂤”字同构。

29. 遲——迣、𡰥、屘

《说文》：“遲，徐行也。从辵，犀聲。《诗》曰‘行道遲遲’。，遲或从𠂤。，籀文遲。”

“迣”，曾侯乙钟（下—2）作，从辵，辛声。“辛”古音属心母真部，“犀”属心母脂部，声母相同，韵部阴阳对转。

“𡰥”，曾侯乙钟（中三4）作，从犀，从止。“遲”之籀文作，正从犀声。“𡰥”从止与“遲”从辵同意。

“屘”，右冶尹敦作，从止，从𠂤。何琳仪《战国兵器铭文选释》：“检望山楚简屘或作徥。后者与《说文》遲之或体吻合无间。古文字辵与止形符通用。故上揭诸燕器屘自应释为遲之异文。”①

30. 眯——䀹

《说文》：“眯，艸入目中也，从木，米聲。”

“䀹”，中山王譽鼎作，从见，米声。张政烺认为“䀹盖眯之异体，读为迷，惑也”②。

31. 遺——遗

① 何琳仪：《战国兵器铭文选释》，《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11页。

② 张政烺：《中山王譽壶及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222页。

“遗”，中山王譽方壶作，字形承西周追尸簋，不从贝，而从类似小字的诸小点，象双手指间遗漏水滴或米粒，以表遗漏之意。

32. 遽——虡

“虡”，鹰节作，朱德熙通过和古玺文字比对，认为是“虞”字。《说文》：“虞，钟鼓之栒也。饰为猛兽。从虍，異象其下足，鐻，虞或从金、豦聲。”“虡”在铭文中读为“传遽”之“遽”。

“遽”，雁节作，从虡，从辵，强调传递书信之意。

33. 微——微、遗

“微”，微顕官鼎作，从人，散声。古文字中“彳”与“人”常可互作意符。

“遗”，隨侯逿逆簋作，从辵，散省声。从辵与从彳同意。

34. 徂——遐、逝

《说文》：“徂，却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夂。，或从内。，古文，从辵。”

“遐”，中山王譽方壶作，从辵，从日，从各。“各”，甲骨文作，西周金文作（此鼎），从夂，从口。“夂”象倒趾之形，古文字无独用例，皆用为构件，《说文》云：“夂，行遲曳夂夂，象人两胫有所躧也。”其释义不可信。“口”象坎陷，“各”整字象“足陷入坎，故其本义为停止”[1]。“夂”是倒趾，“各”是与趾有关动作，二者意义相关，作为意符可以通用。也有学者认为字从夂不从各，“夂”下之“口”为赘加的饰符。我们认为，饰符的增加也不是随意无条件的，多是为了保持笔画匀称、结构平衡的需要，而“遐”字笔画不算稀疏，结构也不松散，没有增加饰符的必要，因此，“口”为饰符说不可信。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398页。

“逿”，子禾子釜作，从辵，与《说文》古文同构。

35. 後——遂

《说文》：“後，遲也。从彳、幺、夂者，後也。，古文後。”

“遂”，中山王譽鼎作，从辵，从幺，从各。从各之构意与上举“”字同。

“後”，中央勇矛作，从彳，从吕，从夂。所从“吕”当为“幺”之形变。

36. 得——

“得”，王立事剑作，从彳，导声，字形承甲骨文第二形。

“”，甲骨文作，以手持贝，会“有所得”之意。或增“彳”作，表示行路有所得。渔阳鈹作，从目，从又。战国文字中，“貝”常简省作“目”，渔阳鈹所从“目”即为“貝”之省体。

37. 御——、、

“御”，子禾子釜作，从彳、从卸。《说文》：“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古文御。”徐锴注曰：“卸，解車馬也。或彳或卸，皆御者之職。”

“”，盛君縈簋作，从辵，午声。“午”和“御”古音同属疑母鱼部，声韵皆同。

“”，右驭车器作，从車，从。“”是古文“鞭”字，以鞭御车马之意。

“”，蛮壺作，从馬，从攴，会“使马”之意。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御”“馭”为形义俱殊的两个字，在两周金文中

并不相混。①

38. 𢓊——衡、逜、徥

𢓊，《说文》："将衛也。从行，率聲。"

"衡"，十三年上官鼎作，从行，从率省声，又增意符"止"。

"逜"，鼜羌钟作，从辵，率声。从辵与从行同意。

"徥"，燕王戎人矛作，从辵，率省声。

39. 牙——𤔔

"牙"，辟大夫虎符作，《说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古文牙。"

"𤔔"，邓牙库镦作，与《说文》古文同构。

40. 嗣——𠬜、昇

"嗣"，《说文》："諸侯嗣國也。从冊，从口，司聲。，古文嗣，从子。"徐锴注曰："冊必於廟。史讀其冊，故从口。"

中山王譽方壶作，从册，从口，司省声。

"𠬜"，曾侯乙钟（中二11）作，从子，司声，与《说文》古文同构。

"昇"，妤鉴壶作，从廾，司声。诸侯嗣国，史读其册必捧之，故从廾。

41. 器——𠂤

"器"，十四年陈侯午敦作，《说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𠂤"，氾器器作，从器，增"皿"以强化器皿之意。

① 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金文形义通解》，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391—393页。

42. 世——𣎵、𠂢

“世”，姜世取库干剑作，《说文》：“世，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刘钊对《说文》的说解提出了质疑，认为金文“世”是“枼”截取上部而成，是一个简省分化字，读音仍同“枼”。[①]

“𣎵”，妤鉴壶作，从世，从歹。《说文》：“歹，列，骨之残也。”残骨即残骸，故从歹之字多与死义相关。而三十年为一世，世代相继即是新生命的诞生和旧生命的消亡，故“𣎵”可从歹会意。

“𠂢”，陈侯因資敦作，从世，从立。三十年为一世，世代交替即旧世结束而新世创立，故“世”字亦可从立。

43. 謀——悬、愁

《说文》：“謀，慮難曰謀。从言，某聲。”

“悬”，中山王譽鼎作，从心，母声。从心与从言常相通，张政烺亦云：“《说文》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心，其例不可尽举。”[②]“母”“某”古音皆在明母之部，声韵皆同，从母与从某声同。

“愁”，七年仑氏戈作，从心，每声。“每”亦从“母”得声，从每与从母同。

44. 信——𠂢、卹

“信”，贵将军信节作，从人，从言。《说文》：“信，誠也。从人从言會意。”

“𠂢”，梁上官鼎作，从言，身声。“身”古音属书母真部，“信”属心母真部，二者声近韵同。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② 张政烺：《中山王譽壶及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222页。

“躬”，梁十九年亡智鼎作，从口，身声。从口与从言同意。

45. 誅——戕、殺

《说文》：“誅，討也。从言，朱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杀戮、纠责皆是。”

“戕”，中山王譽方壺作，从戈，朱声。从戈以会杀戮之意。

“殺”，叔孙殺戈作，从殳，朱声。殳本兵器，《说文》殳篆下：“禮：殳以积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殺”从殳，与从戈同意，亦会杀伐之意。

46. 誘——譔

“誘”，不见于《说文》，见于《玉篇》。《玉篇》：“诱，余手切。诱引也、进也、相劝动也。”

“譔”，中山王譽鼎作，从言，羊声。羊。从羊，牛声。“譔即誘之异体。今通用诱字。”①

47. 龔——龔

“龔”，五年龔令思戈作，从廾，龍声。

“龔”，陈侯因脊敦作，增兄，其目的应如孙常叙所说：“龔字是强调龔字音如兄（东阳合韵之兄），声非来母，不读为龍。”②

48. 勒——靿

《说文》：“勒，馬頭絡銜也。从革，力聲。”

“靿”，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从革，从刃，刘钊认为从刃与从刀同意，“靿”是“勒”字初文，并进一步论证“勒”本从刀，为意符，“革”为声

① 张政烺：《中山王譽壺及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225页。

② 孙常叙：《孙常叙古文字论集·麦尊铭文句读试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符，是个形声字。古文字“刀”“力”形近常相混，所以后来“勒”从刀变为从力，“力”为声符，“勒”也就相应地成了一个双声字。①

49. 鬴——釜

《说文》：“鬴，鍑屬。从鬲，甫聲。”

“釜”，陈纯釜作，从缶，父声。“缶”与“鬲”皆为器皿，做意符可通用。又，“甫”本从父声，从父犹从甫。

50. 尹——肇

“尹”，鄀客问量作，《说文》：“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

“肇”，左钟肇铜器作，从尹，增肉。

51. 反——圂

“反”，曾侯乙钟（中二5）作，从厂，从又。《说文》：“覆也。从又，厂反形。”铭文中为乐律之名。

“圂”，王后左相室鼎作，从厂，从寸。从寸与从又同意。

52. 卑——叟

“卑”，中山王譽鼎作，《说文》：“卑，賤也，執事也。从𠂤、甲。”

“叟”，犓共叟戟作，从田，应为“甲”之讹，从“又”，古文字从又与从𠂇多不区别，如“左”，既可从𠂇作（左使车嗇夫帐杆母扣），又可从又作（左工铺首）。

53. 將——牆

“將”，《说文》小篆作，释曰：“帥也。从寸，牆省聲。”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䎽”，九年将军戈作，省去意符“寸”，䎽省爪为声。

54. 啟——𢦏

“啟”，甲骨文作，或作，皆从又，象以手启户之形。

卅三年郑令剑作，从攴，从攴与从又同意。

“𢦏”，廿一年启封令癃戈作，亦从攴。

55. 徹——敽

“徹”，甲骨文作，从鬲，从又，“象以手撤去食具之形，会食毕之义”[①]。鬲羌钟作，从鬲，从攴。从攴与甲骨文从又同意。

56. 敫——𢦏

“敫”，《说文》小篆作，释曰：“止也。从攴，皎聲。”

“𢦏”，者沪钟作，从攴，干声。“皎”本从“干”声，从皎与从干声同。

57. 救——𢦚

“救”，《说文》小篆作，云：“止也。从攴，求聲。”

“𢦚”，中山王譽鼎作，从戈，求声。救止常以武力，故从戈。

58. 斁——昊

“斁”，中山王譽方壶作，《说文》：“斁，解也。从睪，攴聲。”“斁”当是“昊”的后出分化字。

“昊”，无斁鼎作。甲骨文作，从目，矢声。西周毛公鼎作，上部乃目之形变。师昊父簋作，构件“目”又讹作“日”，无斁鼎之即由此形演化而来。

59. 敗——𢦏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说文》：“敗，毁也。从攴、貝。敗、賊皆从貝会意。，籀文敗，从賥。”

“敗”，噩君启车节作，从賥，从攴，与《说文》籀文同构。

60. 寇——寇

“寇”，陈御寇戈作，《说文》小篆作寇，云：“寇，暴也。从攴，从完。”徐锴注曰：“當其完聚而欲寇之。”

“寇”，九年郑令矛作，从宀，从元，从戈，以戈攴击之意。

61. 敔——敔、敌

“敔”，《说文》小篆作，从攴，吾声。

“敔”，敔之造戟作，增“五”，为累加声符。

“敌”，攻敔王夫差剑作，从双五，为重叠声符。

62. 教——效

“教”，甲骨文作，王何戈作，从攴，从孝，承甲骨文字形。《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古文教。，亦古文教。”“孝”，小篆作，从子，爻声；“孝”，小篆作，从老省，从子。“孝”“孝”形体意义皆不相同。从甲骨文、金文及小篆字形看，“教”从孝，不从孝。《说文》云“从攴，从孝”，“孝”实乃“孝”之误。

“效”，膳所储鼎作，从攴，从爻，“爻”下两短横为饰笔，无构意。甲骨文“教”省体作，从攴，从爻，即承甲骨文此形而略异，与《说文》“教”字古文第二形亦大致相同，仅多出两饰笔，在整字上赘加两横以为饰笔为战国金文所习见。

63. 斆——學

《说文》：“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尚朦也。臼聲。，篆文

斆。”“學”，者沪钟作，与《说文》“斆”字篆文同构。《甲骨文字诂林》：“于鬯《说文识墨》谓‘许说斆字为臼声，盖误。当云从教，从臼，从冂。冂，尚朦也。教亦声。子部孝从子，爻声，当为此字之古文。盖先有孝字，后有教字，又因教而有斆字，又省斆字而为學字，孝、教、斆、學四字实止一字。《小戴记·学记》引《兑命》曰：學學半，學學半者教學半也，是古教學部别’。其说近是。”①

64. 貞——鼎

“貞”，公朕右师鼎作，从卜，从貝。“鼎”，公賜鼎作，从卜，从鼎。

“貞”字，甲骨文作，，皆象鼎形，为“鼎”字，卜辞借以表示貞卜之“貞”，“貞”“鼎”上古皆属端母耕部，声韵皆同，故可通用。因借“鼎”为貞卜之“貞”，故又在“鼎”形上加意符“卜”作。又因“鼎”“貝”形近，从鼎之遂又讹作从貝，故从西周直至战国金文，“貞”皆有从貝、从鼎二形。另，战国文字“貞”字所从貝又常省去下面两点，如右嗣鼎即作，构件“卜”下应为“貝”之省体，与“目”形似，当视为从貝之“貞”的异写形体为宜，而不应视为其异构形体。

65. 看——翰

《说文》：“看，睎也。从手下目。，看或从倝。”又：“睎，望也。”

“翰”，十四年方壶作，从目，旱声，“旱”古音属影母元部，“看”属溪母元部，二者韵部相同，声母一属喉音一属牙音，上古音近可通。《说文》或体作，从目，从倝。而“倝”本从旱声，故十四年方壶之从旱与《说文》或体从倝声同。

66. 皆——虘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9年，第3262页。

“皆”，商鞅量作，从比，从白。《说文》：“皆，俱詞也。从比，从白。”

“虘”，中山王譽方壶作。甲骨文有字作，从虍，从口，从卢，于省吾将其隶作“虘”，从“卢”得声，读为“列”，训为“并”。刘钊据中山王譽方壶字，认为于氏释义正确，但释字有误，应改释为“皆”字。“皆”古音在见母脂部，“列”在来母月部，古舌音与牙音关系密切，“皆”从卢声极有可能。①

67. 雔——雥、售

“雔”，廿一年相邦冉戈作，从隹，𠂤声。甲骨文作、，象鸟足为环络所羁绊不能飞逸之形，或又从水作，廿一年相邦冉戈之即由此形演化而成。

“雥”，雍王戈作，承甲骨文形。

“售”，雍铺首作，承甲骨文形。

68. 奮——𣪊

《说文》：“奮，翬也。从奞在田上。”

“𣪊”，中山王譽鼎作，从雥，从攴。“雥”为“雚”之讹，而“雚”又当为“奮”之省体，故字当为从攴，从奮省，从攴强调动作。

69. 巢——棄

“巢”，《说文》：“巢，群鳥在木上也。，巢或省。”

“棄”，铸客为集卢作，朱德熙有精密考释，认为从隹，从木，从𠔃，隶定作棄，释为“集”，“𠔃”为其声符。②

70. 幼——𡍮、𡍮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0—191页。

② 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6页。

《说文》："幼，少也。从幺，从力。"

""，中山王鼎作，从子，幽声。甲骨文"子"作、，皆象幼儿之形，故"幼"可从子作。又，"幽"与"幼"古音同属影母幽部，声韵皆同。""为"幼"的形声异构字。

""，八年郑令戈作，从巳，幽声。"巳"与"子"乃一字分化，甲骨文以"子"为地支之"巳"即其证，故"幼"字异体从巳与从子同。

71. 舒——

"舒"，《说文》："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

""，十一年皇落戈作，从余，从吕。"'予'是从铝之初文吕得声，为吕之准声首。"[①]正从吕声。

72. 叡——

《说文》："叡，深明也。通也。从奴，从目，从谷省。"

""，中山王鼎作，从歹，从谷，从见。《说文》："歹，骨之殘也。"又"奴，残穿也，从又，从歹"。"奴"从"歹"得其义，二者作为意符可以通用。故""之从歹与"叡"之从奴同意。又，"目"与"見"由于意义相关亦可互作意符。故中山王鼎之为《说文》"叡"之异构字。

73. ——

""，《说文》："，死人里也。从死，蒿省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蒿里者，谓虚墓之间也"[②]。故""可从土作""，如妤壶字。

74. 體——

"體"，《说文》："體，總十二屬也。从骨，豊聲。"

①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586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體”，中山王𠂤方壺作，从身，豊声。从身与从骨同意。

75. 散——𣪊

《说文》：“散，雜肉也。从肉，㪔聲。”

“散”，羊角戈作，从竹，从攴，从月，不从肉，直至汉印，“散”仍从月，作。因“肉”“月”形近，至小篆已讹误为从肉，《说文》对“散”的解释也是依据讹变的形体立说，不足取。

“𣪊”，陈车辖作，改从攴为从又，构意不变。

76. 則——𠂤、𠂤

“則”，羌钟作，从貝，从刀。《说文》：“則，等画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古文則。，亦古文則。，籀文則从鼎。”

“𠂤”，中山王𠂤方壺作，从鼎，从刀，与《说文》籀文同构。

“𠂤”，中山王𠂤方壺又作，从鼎，从刃，从刃与从刀同意。

77. 劍——鑑

《说文》：“劍，人所帶兵也。从刃，僉聲。，籀文劍，从刀。”

“鑑”，季子之子剑作，从金，僉声。从金，是从其材质角度构意。

78. 節——𠂤

“節”，陈纯釜作，从竹，即声。《说文》：“節，竹约也。从竹，即聲。”

“𠂤”，采者节作，从艸，即声。从艸与从竹同意。

79. 簡——笴

《说文》：“簡，牒也。从竹，閒聲。”“閒”字，曾姬无卹壺又作，从門，从外。中山王𠂤方壺“簡”作，从艸，从外，“外”盖

“閉”省。

80. 簋——笑、鈇

“簋”，《说文》：“簋，黍稷圓器也。从竹，从皿，甫聲。匭，古文簋。从匚，从夫。”

“笑”，陈逆簋作，从竹，夫声。“夫”属并母鱼部，“甫”属帮母鱼部，声母皆为唇音，韵部相同，古音极为相近。

“鈇”，邾陵君王子申豆作，从金，夫声。从金表示簋亦可以金属为材质。

81. 策——箾

《说文》：“策，馬箠也。从竹，朿聲。”

“箾”，中山王譽方壺作，从竹，从朸。“朸”，从片，从斤。《说文》：“片，判木也，从半木。”又：“析，破木也，从木，从斤。”可见，从木与从片同意，“朸”当为“析”之异构形体。“析”古音在心母锡部，“朿”在清母锡部，声极近而韵相同，“箾”为“策”之换声异构字。

82. 箕——、其

《说文》：“箕，簸也。從竹、象形，下其丌也。凡箕之屬皆从箕。古文箕。省。亦古文箕。亦古文箕。籀文箕。籀文箕。”

“”，鱼鼎匕作，象竹编之箕，与《说文》古文形体相同。

“其”，楚子朁簋作，下部增饰笔。

83. 粤——

“粤”，《说文》：“粤，亟詞也。从丂，从由。”十年洱阳令戈“粤”作，从可，从由。“可”从丂声，从可与从丂声同。

84. 寧——盩、

“寧”，中山王譽鼎作，从丂，盩声，其构件“丂”与构件“盩”之

“皿”合书。《说文》：“寧，願詞也，从丂，寧聲。”“寧聲”，《说文解字校笺》认为当据《说文》鲍惜分本、黄治淳本改为“盛聲”。①

“盛”，右库剑作，省丂，为“寧”之省体。

“盉”，中山王譽方壺作，又省“宀”。

85. 嘗——棠

“嘗”，陈侯因脊敦作，从旨，尚声。古代有嘗祭之礼，《礼记·少仪》：“未嘗不食新。”郑注：“嘗谓荐新物于寝庙。”《周礼·春官·肆师》：“嘗之日，涖卜来岁之芟。”郑注：“嘗者，嘗新谷。”由于秋季是大量的谷物成熟的季节，“嘗”后来成为秋祭之名，故“嘗”字亦可从示作“棠”。楚王畬肯簋作，正从示尚声。

86. 嘉——喬

“嘉”，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作，《说文》：“嘉，美也。从壹，加聲。”

“喬”，郾客问量作，从禾，加声。《说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因为嘉谷，而得嘉美之义，故嘉美之“嘉”字亦可从禾。

87. 盬——盬、匜、鉨

“盬”，《说文》：“器也。从皿，从缶，古聲。”

“盬”，冉钲铙作，从皿，从于，古声。“于”为累加声符，“于”和“盬”古音皆属匣母鱼部，声韵皆同。

“匜”，楚王畬肯簋作，从匚，“匚”与“皿”皆为器之属，故可通。

①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鉆”，西替簋作，从金，强调为器所用质料。

88. 盉——鉌

《说文》：“盉，调味也。从皿，禾聲。”“盉”为调味之器，从皿以示其用，亦可从金，以示器之质料，如春成侯盉作。

89. 去——盍

“去”，中山王嚳鼎作。甲骨文作，从大，从口，象人跨越坎陷，以会违离之意，中山王嚳鼎即承此形。

“盍”，妤鉴壶作，增意符“止”，强调其动作意。

90. 刱——劤

《说文》：“刱，造法创業也。从井，办聲，讀若創。”“立”亦有创立义，故“刱”亦可从立，如中山王嚳方壶作。

91. 今——含

“今”，甲骨文作、，林义光云：“象口含物形，含从今得声，音本如此，含不吐不茹，有羁留不进之象，……今为是时，亦从羁留不进之意引申。”[①]“今”和“含”本为一字分化，二者古音皆在侵部，“今”属牙音见母，“含”属喉音匣母，上古喉音和牙音音近可通。中山王嚳鼎“今”正作，从今，从口。另外。楚简文字“今”亦从口作，如郭店楚简·语丛一38行作。由此可见战国时期“今”“含”尚未分化，为一字之异构关系。

92. 會——遳

“會”，邾陵君鉴作，《说文》：“會，合也。从亼，从曾省。”

“遳”，妤鉴壶作，增动符“辵”。

① 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1925页。

93. 缶——罐

《说文》："缶，瓦器也，用以承盛酒浆。""缶"本为瓦器，但亦有用金属制作者，故字可从金作。

94. 缾——缾、鉼、甀

"缾"，《说文》："缾，罃也。从缶，并聲。，缾或从瓦。"

"缾"，君扁壺作，从金，并声。从金以示其质料。

"鉼"，丧史寬瓶作，从金，比声。"比"古音属帮母脂部，"并"属帮母耕部，声同韵亦不远。

"甀"，魏公瓶作，从鹵，比声。"鹵"为意符，以明器物之用。冯时云："今见自名为'瓶'者，形似扁壺而无圈足，敛口或直口，颈较长，直口沿或微移，颈下有双环耳，腹部断面作椭圆形或长方形，最大径在腹中部，平底。瓶为水器，或也盛酒，但意符作'鹵'或'西'的一类自名之瓶，则或为储备盐之用，固非量器可知。"①

95. 躲——弢

《说文》："躲，弓弩發于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甲骨文作，或从又作，象张弓注矢之形，以会射意。西周金文"躲"字亦从弓从矢从又，但所从弓形有的变异与"身"字形体相近，如柞伯簋作，始露伪变之端倪。

秦文字"射"字沿袭此形并进一步讹变，至石鼓文所从弓已与"身"几乎一样，此盖《说文》"躲"字从矢从身的由来。

"弢"，噩君启舟节作，从弓，从矢，尚存古意。

96. 亩——稟、稟、敷、畮

"亩"，右廩铁斧范作，象仓廩之形。《说文》："穀所振入。宗

① 冯时：《古文字所见商周盐政》，《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第57—71页。

廪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从人，回象屋形，中有戶牖。，亩或从广从禾。”

“稟”，左稟戈作，从亩，又增意符“米”，强调仓廩乃谷物贮藏之处。

“敦”，子禾子釜作，又增“攴”，强调“谷所振入”之意。

“亩”，右亩公鼎作，亩上复增意符“宀”。

97. 夏——暖、顕、顯、顯

刘钊曾对“夏”字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玺印的形体进行了细密的排比，认为“夏”字早期构形应为从日从夏，晚期从止或从女的字形，是在早期构形的“人”形之上加“止”形后分离变异而成的。①

“夏”，邓伯缶作，从日，从夏，隶作“暖”，保留了“夏”字的早期写法。鄺客问量作，从止，隶作“顕”，正是在“人”上增“止”形。噩君启车节作，从女，隶作“顯”，“女”乃“止”之变，且与“人”分离。私车嗇夫镶金银泡饰作，从又，“又”与“止”形近，疑为“止”之讹。

98. 栝——鈇

“栝”，《说文》云“从木，否聲”，少司马耳栝作，从金，不声。“否”本从不声，“不”与“否”声同。从金，以示可为金质。

99. 槃——盘

《说文·木部》：“槃，承槃也。从木，般聲。古文。从金。籀文。从皿。”

盘，但盘埜匕作，从皿与《说文》籀文同构。

① 刘钊：《〈金文编〉附录存疑字考释十篇》，《人文杂志》，1995年2期，第104—111页。

100. 櫑——罍

《说文》："罍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从木，畾聲。櫑或从缶。櫑或从皿。籀文櫑。"

，邳伯缶作，从缶，与《说文》或体形近，而象云雷状之"田"形为三与为四无别。

101. 梁——梁、鼏、邶

梁，梁十九年亡智鼎作，从木，办声，为地名"梁"字之初形。"鼏"，廿七年大梁司寇鼎作，增意符"邑"，为后起形声字，专表地名魏都大梁。"邶"，邶库镦作，从邑，办声，为"鼏"之省体。以上诸体后世皆弃而不用，而借"梁"为之，《说文》："梁，水桥也。从木，从水，办聲。"

102. 員——鼎、𠂤

《说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凡員之屬皆从員。，籀文，从鼎。"甲骨文"員"作，从○从鼎，○象正视鼎之圆口形。因"鼎""貝"讹混，"員"遂有从貝之讹形，《说文》篆体从貝，即承此讹形。

鼎，攻吴王姑发之子剑作，从鼎，与《说文》籀文同构。

𠂤，上𠂤庶鼎作，上所从乃"口"之变，下所从为"贝"之省。战国文字变化诡谲，此为一例。

103. 賢——𦎫

《说文》："賢，多才也。从貝，臤聲。"

𦎫，妤蛮壶作，从户，从目，从臤省。所从户应为赘加的羡符，战国文字中一些字可以加户繁化，如"灋"作（中山王譽方壶）。又因为战国文字中"贝""目"常相通，此所从目应为"贝"之省。

104. 賓——賓、窮

“賓”，曾侯乙钟（下二4）作，甲骨文作，从止，或说象足迹在室外，主人踞而迎宾之形。金文皆从贝，王国维曰：“金文及小篆易从止为从贝者，乃后起之字，古者宾客至必有物以赠之，其赠之事谓之宾，故其字从贝。”①

“窮”，匽侯载器作，从宀，从目，分声。“分”古音属并母文部，“賓”属帮母真部，声母都属唇音，韵旁转，古音极为相近。

105. 賃——賃

“賃”，王命龙节作，《说文》：“賃，庸也。从貝，任聲。”

“賃”，妤鉴壶作，从目，壬声。“目”乃“贝”之简省，“任”又本从壬声，从任与从壬声同。

106. 邦——垫

“邦”，四年樛斿戈作。《说文》：“邦，國也。从邑，丰聲。，古文。”甲骨文“邦”作，从（丰）从田，象植木于田界之形。西周金文“邦”从邑，作（师袁簋），或累加意符“土”作（毛公鼎）。四年樛斿戈承西周前一字形。妤鉴壶作，则承西周金文后一形体。

107. 邽——鄈

《说文》：“邽，鄭地邽亭。从邑，井聲。”二年邽令戈作，增意符“土”，隶作“鄈”。

108. 鄙——邦

“鄙”，燕王职戈作，《说文》：“鄙，潁川縣。从邑，啚聲。”

“邦”，鄙客问量作，从邑，尹声。“尹”古音属喻母文部，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43页。

“匽”属影母元部，声母皆为喉音，韵母旁对转。

109. 時——昔

《说文》：“時，四時也。从日，寺聲。，古文時，从之日。”中山王譽方壺作，正从之从日，与《说文》古文同构。

110. 早——

《说文》：“早，晨也。从日在甲上。”

，中山王譽鼎作，从日，棗声。“棗”与“早”古音皆在精母幽部，声韵皆同。

111. 晉——

“晉”，鼏羌钟作。《说文》：“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易》曰：明出地上，晉。”

，廿四年晋□上库戈作，从至，从口。“至”为“臸”之省，又，战国文字“口”与“日”常混同，从日之字常可从口作。

112. 朝——朝、漳

《说文》：“朝，旦也。从倝，舟聲。”甲骨文、金文“朝”字皆不从舟，甲骨文作、形，从日，从月，从草木之形，“象日月同现于草木之中，为朝日出时尚有残月之象，故会朝意”[①]。西周金文始增意符“川”，如矢令方彝作，或如先兽鼎作，战国金文“朝”仍从川，如廿三年臺朝鼎作，但所从川已近似舟形，此盖《说文》小篆“朝”从舟的由头。战国时期，“朝”亦可从水，如陈侯因資敦作，从水与从川同意。

113. 旅——旜、鏇

《说文》：“旅，軍之五百人爲旅。从㫃，从从。从，俱也。，古文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731页。

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燕王职剑作，与《说文》古文形近。

“旜”，三年建信君鈹作，从从，从車。古人习車战，故“旅”字可从車作。

“鏕”，燕王职剑作，增意符金，强调“旅剑”之材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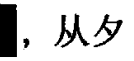
114. 期——朞

《说文》：“期，會也。从月，其聲。”

“朞”，卅五年鼎作，从月，丌声。“其”古音属群母之部，“丌”属见母之部，声母同属牙音，韵部相同，古音极近，可互作声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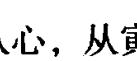
115. 夜——炙

“夜”，七年宅阳令矛作，《说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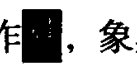
“炙”，妤鉴壺作，从夕，从火。战国文字“火”与“亦”形近，极易混淆。之构件“火”即“亦”之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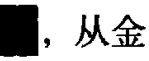
116. 夤——寅

《说文》：“夤，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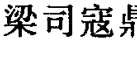
“寅”，妤鉴壺作，从心，从寅省声。敬惕乃心理活动，故字可从心作。

117. 鼎——鎮

“鼎”，鄦孝子鼎作，象鼎形。

“鎮”，三斗鼎作，从金以示其材料质地，又古文字“鼎”“貞”不分，常以“貞”为“鼎”，故“鎮”可从貞。

118. 鬴——釜

“鬴”，廿七年大梁司寇鼎作，从鼎，从幢。“鬴”字不见于《说文》等字书，铭文中皆用为容量单位。“鬴”又可作“釜”，如半鬴鼎作

，下所从似“目”，实为“鼎”之省形。还可作（卅二年坪安君鼎），上所从为“𠂤”之省形。

119. 穆——昧、鶹

《说文》：“穆，禾也。从禾，㣇聲。”“穆”，甲骨文作，象禾上有芒穗形。西周穆公簋盖作，所增彡为饰笔。战国鄙客问量“穆”字承西周金文作。《说文》小篆作，禾形与穗形分离，许慎释为“从禾，㣇声”乃是依据变异了的形体立说，不可取。

“昧”，曾侯乙钟（上三3）作，省去禾穗上的芒刺与彡形饰笔，倒与甲骨文形近。

“鶹”，曾侯乙钟（下二5）作，增意符音，标示其为乐律之意。

120. 稷——禝

《说文》：“稷，齋也。五穀之長。从禾，㚔聲。”段玉裁引《五经异议》：“今《孝经》说‘稷者，五谷之长，谷众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可见，“稷”与祭事相关，故又可从示，如中山王𥘅鼎作，右下构件“女”为“攵”之变异。

121. 室——窒

“室”，曾姬无卹壺作，从宀，从至。

“窒”，楚王酓忎鼎作，从宀，从𡍮，为“室”字繁构。

122. 安——𡔊

“安”，卅二年坪安君鼎作，从女在宀下。《说文》：“安，静也。从女在宀下。”

“𡔊”，六年安阳令矛作，从女，从厂，从厂与从宀同意。

123. 寶——窷、寠、寘

“寶”，丧史寬瓶作，从宀，从玉，从貝，缶声，象屋内贮存贝玉之形，以示珍爱之意。

“窷”，栾书缶作，从宀，从畐，缶声。“畐”古音属帮母职部，“寶”属帮母幽部，声相同，韵可通，故可叠加“畐”为声符。

“寠”，陈逆簋作，从穴，从員。从穴与从宀构意同。如前所论，“員”最早字形从鼎从○，象在上俯视圆鼎形，以会圆形之意。因“鼎”“貝”讹混，“員”遂从貝，《说文》训为“物数”，乃后出之义。陈逆簋所从員乃取其本义圆鼎，“鼎”为国之重器，穴下藏鼎，会珍爱之意。

“寘”，丧史寬瓶作，从宀，从員，“宀”与“穴”作为表义偏旁常互作。

124. 寡——寡

“寡”，不见于甲骨文，西周金文作（寡子卣），从宀，从頁，一人在宀下，会“独”“少”之意。中山王譽鼎作，省“宀”，构件“頁”两侧所加四弯笔为饰符。

125. 保——俘、褓

“保”，甲骨文作、，象人负子之形，郘尹譽鼎即承此形。楚子暖簋又作，子旁一笔为饰符。或如陈侯因資敦作，是为了字形对称，又加一饰笔。《说文》：“保，养也。从人，从采省。采，古文孚。，古文保。，古文保，不省。”

“俘”，中山王譽鼎作，与《说文》古文同构。

“褓”，十年陈侯午敦作，加声符“缶”。“保”“缶”古音皆属帮

母幽部，声韵皆同。

126. 位——㬎

《说文》："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㬎"，中山王譽方壶作，从立，胃声。"胃"与"位"同属匣母物部，声韵皆同，故"位"可以"胃"为声。

127. 作——𠂤、𠦂

《说文》："作，起也。从人，从乍。""𠂤"，楚王畬肯簋作，从乍，从又。从又强调动作。

"𠦂"，蔡侯产剑作，从乍，从攴，从攴亦表动作。

128. 使——速

《说文》："使，伶也。从人，史聲。"

"使"，左使车工聂鼎作，从亻，史声。战国文字表义偏旁"亻"与"人"常通用。

"𢦏"，中山王譽方壶作，从辵，史声。从辵与从亻同意。

129. 傳——遰、遽

《说文》："傳，遽也。从人，專聲。"段玉裁注："《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①]故"傳"可从辵，骑传侯马节作，从辵，專声，隶作"遽"。

王命龙节作，隶作"遰"，从辵，刺声。"刺"即"剌"字，而"剌"又从"朿"得声，故从刺与从朿声同。

130. 佐——𠂇、𠂆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左者，今之佐字。《说文》无佐也。𠂇部曰'左手也'，谓佐助之手也。以手助之是曰佐。"[②]如此，"佐"为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

“左”之孳乳分化字，专表“佐助”义。

“𤕫”，妤鉴壶作，从犬，左声。《洪范·五行》传注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也”，犬看家护院，助人安全，故“佐”亦可从犬会意。

“㹠”，中山王𠂤方壶作，从犬，差声。“差”古音属初母歌部，“左”属精母歌部，声近韵同，古音可通。

131. 從——坐

“從”，上官豆作。《说文》：“從，随行也。从辵、从，从亦聲。”

“坐”，中山王𠂤鼎作，从止、从从。从止与从辵同意。

132. 丘——𠂤、𡈼

“丘”，甲骨文作，商承祚云：“丘为高阜，似山而低，故甲骨文作两峰以象意。”[①]子禾子釜作，字形承甲骨文略有变异。

“𠂤”，卅四年顿丘戈作，增“亓”为声，“亓”古音属群母之部，“丘”属溪母之部，声母同属牙音，韵相同，二者古音极为接近，故“丘”可增“亓”为声。

“𡈼”，噩君启车节作，又增意符“土”。

133. 壽——耆、耆、耆、𡍮、𡍮

“壽”，《说文》：“，久也。从老省，𠂤聲。”

“耆”，栾书缶作，从老省，𡍮声。

“耆”，邓伯缶作，从老省，𠂤声，与《说文》小篆同构。

“耆”，郘尹𡍮鼎作，从曰，战国文字“口”和“曰”常混同。

① 商承祚：《殷契佚考考释》，民国二十二年影印本，第86页。

“[illegible]”，十二年上郡守寿戈作[illegible]，增声符“口”“又”。

“[illegible]”，王大子矛作[illegible]，省意符“老”，仅留[illegible]声。

134. 孝——[illegible]

“孝”，鄀孝子鼎作[illegible]，从老，从子。《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illegible]”，陈逆簋“以享以[illegible]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illegible]”作[illegible]，从食，从老。“享”“孝”对言，都指祭祀，《礼记·祭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故以牺牲、酒食奉祭先人称‘追孝’，也可省称为孝”。[①]

135. 屠——[illegible]

《说文》：“屠，刳也。从尸，者聲。”

“[illegible]”，匽侯载器作[illegible]，从戈，者声。戈用以搏击，故可从戈。

136. 允——[illegible]

“允”，匽侯载器作[illegible]，《说文》：“允，信也。从儿，吕聲。”

“[illegible]”，中山王[illegible]方壶作[illegible]，从女，吕声。“女”和“儿”皆表人形，做表义偏旁可通用。

137. 兄——[illegible]、[illegible]

“兄”，甲骨文作[illegible]，从人，从口，卜辞用为兄长义。《说文》：“兄，長也。从儿，从口。”

“[illegible]”，鄀陵君鉴作[illegible]，从人，生声。

“[illegible]”，鄀陵君王子申豆作[illegible]，增意符“人”。

138. 親——[illegible]、[illegible]

《说文》：“親，至也。从見，亲聲。”

① 王辿源：《周金文释例》，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第177页。

“薪”，中山王𥎦鼎作，从目，新声。从目与从見同意，“新”又从亲声，故从新与从亲声同。

“𡧓”，中山王𥎦方壶作，从宀，为所至之处所，“新”声。

139. 敬——攼、敬

“敬”，《说文》：“，肃也。从攴、苟。”

郘尹𥎦鼎作，从攴，从苟，与《说文》小篆敬同形。

“攼”，𡍮盨壶作，从攴，从苟省口。

“敬”，悍矢形器作，从古文苟，从又。苟，《说文》古文作，曰“古文羊，不省”。《说文解字校笺》云：“古文羊不省，小徐本无羊字。《五音韵谱》作‘古文苟不省’，符合通例。”[①]左所从正与《说文》苟字古文同形。

140. 府——𡨴、賻、窟

“府”，少府戈作，《说文》：“府，文書藏也。从广，付聲。”

“𡨴”，曾侯乙钟（中三7）作，从宀，从仅。从宀与从广同意，“仅”为“付”之异构形体。

“賻”，铸客为王句小賻鼎作，增意符“貝”。“府”本来是国家贮藏文书档案的地方，贮藏金帛财物、兵器的地方称为“库”。“府库”常连言，作为国家贮藏文件、物资、金帛处所的通称，故“府”字亦可从貝。

“窟”，少府银圆器作，从𡨴，从目。“目”为“貝”之省。

“𡍮”，春成侯盉作，从仅声，“仅”为“付”之异构形体。

141. 廚——庖、胏、腒

《说文》：“廚，庖屋也。从广，尌聲。”

①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85页。

“庶”，上乐庶鼎作，从广，朱声。“朱”“廚”古音同属侯部，声母发音部位也相近，“朱”属章母，“廚”属端组定母，按照某些古音学家的意见，章组与端组古音应合而为一。

“胏”，右卜胏鼎作，从肉，朱声。从肉以示庖廚之功能。

“脰”，铸客大后脰官鼎作，从肉，豆声。“豆”与“廚”古音皆属定母幽部，声韵皆同。

142. 庫——軍

“庫”，十一年库啬夫鼎作。《说文》：“庫，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

“軍”，私库啬夫衡饰作，从𠂤，从車。从𠂤与从广同意。

143. 庇——庀

《说文》：“庇，蔭也。从广，比聲。”

“庀”，燕侯載作戎戈作，从广，从比省。“庀”为“庇”之省体。

144. 易——𣪊

“易”，甲骨文作，象两酒器倾注之形，以会“赐予”之意，引申为“更替”义。或截取其形体一部分，作、。中山王譽鼎作，承甲骨文省体。

“𣪊”，中山王譽方壶作，截除“易”形体的一部分并且对置，以会“更替”之意。

145. 逸——俼、𠧪

“逸”，齐陈曼簠作，从兔，从辵。《说文》：“逸，失也。从辵兔。兔謾謼善逃也。”

“俼”，妤鉴壶作，从兔，从彳。从彳与从辵同意。

“逸”，右逸矛作，从兔，从心。“亡逸者，本义也，引申之为逸游、暇逸。”[①]暇逸，闲适是一种心境和生存状态，故“逸”也可从心作。

146. 獲——隻、秫

《说文》：“獲，猎所獲也。从犬，蒦聲。”

“隻”甲骨文作，象捕鸟在手之形，为“獲”之初文。楚王酓志鼎作，字形承甲骨文。

“秫”，燕王职壺作，从禾，从戈，以戈刈禾会“收獲”之意。

147. 獻——獻、獻、虘

“獻”，《说文》小篆作，云：“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鬳聲。”甲骨文作，从犬，从鬲；或作，从犬，从鼎；或作，从鬲，从虎；或作，从鬲，从虍，且虍移至鬲上。以上诸体皆“獻”之初文，会“鼎实”之意。

上造但车軎作，从鬳，从犬，此形为《说文》小篆所本。齐陈曼簠作，从犬，从卖，隶作“勓”。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从犬，从貝，其构件“貝”即“鼎”之省，此形可隶作“獻”，本于甲骨文第二形。九年将军戈作，从虍，从貝，构件“貝”亦为“鼎”之省，整字可隶作“虘”。

148. 壺——瓠

“壺”，曾姬无卹壺作，象壺形。《说文》：“壺，昆吾，圜器也。从大，象其蓋也。”

“瓠”，雅子娶壺作。春秋金文“壺”字有作（洹子孟姜壺）者，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2页。

疑之右侧构件“匕”为之右上弯笔断裂，与主体分离且进一步变异而致。

149. 執——敊

《说文》：“執，捕罪人也。从丮，从幸，幸亦聲。”

“敊”，八年建信君鈹作，从幸，从攴。“丮”与“攴”皆表示与手相关的动作，做表义偏旁可通用。

150. 慮——悬

《说文》：“慮，謀思也。从思，虍聲。”

“悬”，中山王譽鼎作，从心，吕声。“吕”与“慮”古音皆属来母鱼部，声韵皆同。

151. 念——念

“念”，者沪钟作，《说文》：“念，常思也。从心，今聲。”

“念”，中山王譽鼎作，从心，从含，“含”为“今”之异体。

152. 怒——恕

《说文》：“怒，恚也。从心，奴聲。”

“恕”，好蚩壶作，从心，奴省声。

153. 濁——涸

“濁”，曾侯乙钟（中二12）作。《说文》：“濁，水。出齊郡厲媯山，東北入鉅定。从水，蜀聲。”

“涸”，曾侯乙钟（中一6）作，从水，从罚。“蜀”，甲骨文作，象虫形，为独体象形字。西周金文增“虫”以为意符，如班簋作，演变为从虫罚声的形声字。“涸”之构件“罚”即“蜀”之初文。

154. 淵——㵒、囦

《说文》“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㵒淵或

省水。古文。从口、水。”

“”，亚行还戈作，与《说文》或体字形相近。

“困”，中山王鼎作，从口、从水。与《说文》古文同构。

155. 沫——、頮

《说文》：“沫，洒面也。从水，未聲。，古文沫，从頁。”

“”，曾孟嫚諫盆作，“臼”象双手，“”象倒置的容器，“”下之“頁”为人首之形，整字象以双手捧皿注水洗面形。

“頮”，陈逆簋作，从水，从頁，与《说文》古文同构。

156. 潸——霖

《说文》：“潸，流涕皃。从水，散省聲。《詩》曰‘潸焉出涕。’”

“霖”，妤鉴壺作，从雨，从林。从雨与从水同意，构件“林”为“散”之省形。

157. ——原

《说文》：“，水泉本也。从出厂下。，篆文从泉。”

“原”，鼎氏扁壺作，与《说文》篆文形近而略有变异。此字旧释为“侖”，黄盛璋改释为“原”，并考证“原氏”为地名，即“元氏”，故址在河北元氏县境内。①

158. 冶——胎、佁、垔、浪、窪、蛁、赴、旨、契、劧、劻、治、望、斫、切、望、炎、訣

《说文》：“冶，銷也。从仌，台聲。”战国金文“冶”字异构众多，构形各不相同。我们对所有字形进行拆分以后，发现众多异构形体主要是由“二、火、刀、口、斤、土”六个基本构件及其变体进行不同组合构成的，其本义为销金制器。

① 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24—25页。

“胆”，七年宅阳令矛作，从二，从刀，从口。“二”用以标志销镕的金属，“刀”为冶铸对象，“口”疑为熔炉之口。

“但”，冶绍伉匕作，从二，从人，从口。“刀”“人”字形相近，战国时期从刀之字也可从人。

“垦”，十三年上官鼎作，从二，从刀，从土。

“浪”，宜安戈作，从二，从火，台声。冶铸过程需要高温，离不开火力，故从火。

“煙”，五年鄴令思戈作，从二，从火，从刀，从土。

“炤”，二年宁鼎作，从二，从火，从刀，从口。

“灶”，信安君鼎作，从二，从火，从土。

“告”，廿三年郜令戈作，从二，从刀，从口。

“夠”，七年仑氏戈作，从刀，从口，从火。

“刃”，卅四年顿丘戈作，从二，从火，从刀。

“刃”，三年脩余令韩挹戈作，从二，从火，从刃，从刃与从刀同意。

“治”，十八年建信君钺作，从二，从刀，台声。

“望”，三年脩余令韩挹戈作，从二，从刃，从土省。

“斫”，廿九年高都令戈作，从二，从火，从斤。从斤与从刀同意，均表示冶铸对象。

“切”，四年咎奴摧令戈作，从土，从刃。

“望”，十一年阜落戈，从二，从刀，从土。

“戕”，卅五年鼎作，从二，火，从匕。其构件“匕”疑为“刀”之

反置。

“訣”，八年新城大令戈作，从二，从二，从口，从火。

159. 龔——冀、翼

《说文》：“龔，弢也。从飛，異聲。翼，篆文龔从羽。”

“冀”，中山王譽方壺作，从非，異声。《说文》：“非，違也。从飛下弢，取其相背。”戴侗曰：“飛与非一字而两用，犹乌於之为一字也。借义既专，故判为二字。”[①]戴氏所论极是。如此，“龔”从飛与从非同意。

“翼”，陈子翼戈作，从羽，与《说文》篆文翼同构。

160. 鹽——滷

《说文》：“鹽，鹹也。从鹵，監聲。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凡鹽之屬皆从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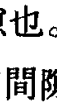
“滷”，无盐戈作，从鹵，从水，監省声。盐最初出于海水，故可从水。

161. 闢——闢

《说文》：“闢，開也。从門，辟聲。，《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𠂤。”

“闢”，中山王譽方壺作，从門，从𠂤，象双手开门之形。所从二横为饰笔。此形与《说文》或体构形大致相同，仅多两饰笔。

162. 閒——閑、間

《说文》：“閒，隙也。从門，从月。，古文閒。”徐锴注曰：“夫門夜閉，閉而見光，是有間隙也。”

① 戴侗：《六书故》，上海社科出版社，2006年，第462页。

“閒”，曾姬无卹壶作，从門，从夕，从人。金文“夕”“月”尚未完全分化，从夕即从月，整字象人看到门缝漏过的月光，以会“间隙”之意。《说文》古文当本于此形，只是在发展过程中略有变异。

“間”，间右库戈作，从門，从日，从日与从月同意。

163. 關——闡

“關”，陈纯釜作，从門，丱声。《说文》：“關，以木横横持門户也。从門，聲。”又“，織縜从糸貫杼也。从絲省，丱聲”。可见，“”本从“丱”声，故从丱与从声同。

“闡”，噩君启舟节作，从門，串声。“串”与“闕”古音皆属见母元部，声韵皆同。

164. 聽——耶

“聽”，甲骨文作，从耳，从口，象以耳著于人口之部位以示聆听之意。中山王譽鼎“聽”正作，从耳，从口，字形直承甲骨文，可隶作“耶”。

165. 職——

“職”，燕王职剑作，《说文》：“職，记微也。从耳，戠聲。”

“”，曾姬无卹壶作，从首，戠声。从首与从耳同意。

166. 聞——、

《说文》：“，知聞也。从耳，門聲。，古文从昏。”甲骨文作，象人侧耳谛听之意，为“聞”之初文。西周金文作（膳夫克盨），字形略有变异。《说文》小篆及古文皆后起形声字。

“”，中山王譽鼎作，从耳，昏声，与《说文》古文同构。

“”，陈侯因資敦作，承西周金文形但有所省简，省去人形下趾

形及表示聆听的耳形。

167. 聾——聦

《说文》："聾，無聞也。从耳，龍聲。"

"聦"，子泉聦戟作，又增声符"廾"。"聾"古音属来母东部，"廾"属见母东部，韵同声亦不远，古音可通。

168. 操——𣪊

《说文》："操，把持也。从手，喿聲。"

"𣪊"，廿五年戈作，从攴，喿声。从攴与从手同意。

169. 擇——𢷾

《说文》："擇，柬選也。从手，睪聲。"

"𢷾"，中山王譽方壺作，从攴，睪聲。从攴与从手同意。

170. 承——𢍏

"承"，令狐君嗣子壺作，《说文》："奉也。受也。从手从卩从収。"徐铉注曰："謹節其事，承奉之義也，故从卩。"

"𢍏"，燕王职壺作，以小心翼翼双手捧子状，会承奉之意。

171. 揚——𢪚

"揚"，右嗣鼎作。《说文》："揚，飛舉也。从手，昜聲。"

"𢪚"，陈侯因脊敦作，从耳，从女，昜声。"女"表示人形，从耳与从手同意。

172. 戈——戉、盉

"戈"，叔孙戠戈作。《说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

"戉"，陈余戈作，增意符"金"，标示其材料质地。

"盉"，陈贝散戈作，增皿。

173. 戕——錞

《说文》："戕，周禮：侍臣執戕，立于東垂。兵也。从戈，癸聲。"

"錞"，燕王詈戈作，从金，癸声。从金强调其材料质地。

174. ——戟、鉾、鈹、戈

""，大良造鞅戟作。《说文》："，有枝兵也。从戈、倝。《周禮》：'戟，長丈六尺。'讀若棘。"

"戟"，平阿左戟作，从戈，孑声。"孑"古音属见母月部，"戟"属见母铎部，声同韵通。

"鉾"，斤君戟作，从金，孑声。从金标明其材料质地。

"鈹"，齐城左戟作，从戟，又增意符"金"，强调其材料质地。

"戈"，七年戈作，疑所增的一斜笔，为"戈"字和"戟"字的区别符号。李守奎《楚文字编》录有此形，归在"戟"字异构形体"戟"字头下，并注明"借笔"，看来他认为此形是由组成"戟"字的两个构件"戈"与"孑"借笔形成的。①

175. 戰——戰

"戰"，妤盉壺作。《说文》："戰，鬬也。从戈，單聲。"

"戰"，楚王酓忎鼎作，从戈，从單，其构件"單"下增"口"，乃战国楚地特有形体。《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第4行"戰"作，与楚王酓忎鼎作构形相同。

176. 亡——亾

"亡"，廿七年大梁司寇鼎作。《说文》："亡，逃也。从人，从匚。"

① 李守奎：《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7页。

"迮"，中山王譽方壶作，增意符"辵"，强化其"逃亡"义。

177. 匹——䭫

《说文》："匹，四丈也。从八、匚。八揲一匹。八亦聲。"

"䭫"，曾姬无卹壶作，从馬，从匹。西周金文作（史墻盘），从𠂤，从丿。《金文形义通解》认为："𠂤乃丙之半，据殷墟卜辞，马一丙，即同驾一车之马两匹，半丙则为单马。丿为区别符号，殆以别于𠂤（石）也。……《说文》以长度之量说此字本义非是。曾姬无卹壶字增马，乃马匹之专字。"[①]可备一说。

178. 匜——鉈

《说文》："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从匚，也聲。"

"鉈"，楚王酓肯鉈鼎作，从金，也声。从金强调其材料质地。

179. 弩——仪

《说文》："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从弓，奴聲。"

"仪"，涑鄙戈作，从人，从女。战国文字"弓"与"人"形近，二者常相混淆，之构件"人"即为"弓"之讹，构件"女"乃"奴"之省。

180. 系——𢆶

《说文》："系，繫也。从糸，丿聲。凡系之屬皆从系。，系或从毄、處。，籀文系，从爪、絲。"

"𢆶"，廿三年下丘啻夫戈作，从爪，从糸，为籀文之省体，从糸与从絲同意。

181. 純——𢘑

① 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金文形义通解》，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3015页。

“純”，陈纯釜作，从糸，屯声。《说文》：“純，絲也。从糸，屯聲。”

“𢆶”，中山王譽方壶作，从束，屯声。“从束与从糸同意，如诅楚文‘約’作𢆶，𢆶即‘純’之异体。”①

182. 紹——𦁤、𡊓

“紹”，十二年赵令戈作。《说文》：“繼也。从糸，召聲。一曰紹，緊糾也。，古文紹从邵。”

“𦁤”，楚王酓忎鼎作，从糸，从邵，与《说文》古文同构。

“𡊓”，陈侯因資敦作，从攴，从邵。从攴强调动作。

183. 終——冬

“終”，甲骨文作，高鸿缙曰：“原象绳端终结之形（或即结绳之遗），故托以寄终结之意。”②曾侯乙钟（中—6）作，字形承甲骨文。曾侯乙钟（中三1）又作，增意符“糸”，为《说文》小篆字形所本。

184. 封——𡍮、畱

“封”，《说文》：“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古文封省。，籀文从半。”甲骨文作，从，从（土），象封土成堆，植木于其上之形，为“封”之初文。

廿一年启封令癱戈作，从，从田。从田与从土同意，此形与甲骨文构义相同，象植木于田之形，隶定为“畱”。

中山王譽方壶作，增意符又，会以手植木于田之意，隶定为“𡍮”。

① 张政烺：《中山王譽壺及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213页。

② 高鸿缙：《中国字例》第2篇，台北三民书局，1960年，第201页。

廿一年启封令癃戈作，从之，从土，从寸，此形乃《说文》小篆形体所本。

185. 垦——圣

“垦”字不见于《说文》，《玉篇》录有此字：“垦，降角切，土坚也。”

“圣”，敔公上垂傷少鼎作，从土，爻声。“垦”从构成方式分析，应是从土，學省声，“學”又从爻声。如此，“圣”当为“垦”之省体。

186. 野——埜、杢

“野”，甲骨文作，从林、从土会意。西周金文作（大克鼎），春秋金文作（邗王是野戈），字形承甲骨文而未变。《说文》小篆作野，释为：“郊外也，从里，予聲。”

十二年邦司寇矛作，从田，从壬，予声。古文字“壬”和“土”作为构件常可通作。

“埜”，但盘埜匕作，从林，从土，字形承甲骨文、金文。

“杢”，妤鉴壺作，从木，从土，从林与从木同意。

187. 畺——疆、隿

《说文》：“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疆畺或从彊、土。”

“疆”，鄀陵君鉴作，从彊、土，与《说文》或体同构。

“隿”，冉钲铙作，从彊，从阜，从阜与从土同意。

188. 勝——勠

“勝”，媵方壺作，从力，朕声。《说文》：“勝，任也。从力，朕聲。”

“勠”，十三年上官鼎作，从力，乘声。“乘”古音属船母蒸部，

“勝”属书母蒸部，声近韵同，故可互作。

189. 勞——悉

《说文》：“勞，劇也。从力，熒省聲。熒，火燒冂，用力者勞。，古文勞，从悉。”

“悉”，中山王𠂤鼎作，从心与《说文》古文相同，张政烺以为是古文之省体。[①]可备一说。白川静认为是形声字，云“两火交叉之形为燎，字之音亦从之而出”[②]。此又一说。

190. 鑄——、、、、、、、、

“鑄”，《说文》：“销金也。从金，壽聲。”甲骨文作，从臼，从鬲，从皿，从火，象以手持坩堝倒入器皿之形，以会销金铸器之意。

“”，令狐君嗣子壺作，从臼，从鬲，从金，从皿，从火强调熔铸手段，从金强调熔铸对象。

“”，栾书缶作，从臼，从鬲，从皿，从火，形体承甲骨文。

“”，宜铸戈作，从鬲，从金，从皿。

“”，郾公鐓作，从臼，从鬲，从皿。

“”，子孔戈作，从臼，从鬲，从炎。从炎与从火同意。

“”，酃君启车节作，从臼，从火，从皿。

“”，鄂客问量作，从臼，从火，为“鑄”之最省体。

“”，楚王酓肯簋作，从臼，从皿，从人。疑所从人为“鬲”之省。

“”，十三年上官鼎作，从金，寸声。

① 张政烺：《中山王𠂤壺及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227页。

② 白川静：《说文新义》，东京平凡社，2001—2003年，第2809页。

191. 鈴——鉿

《说文》："鈴，令丁也。从金，从令，令亦聲。"

"鉿"，皮氏铜牌作，从金，从命。古文字"令""命"同字，从命与从令同。

192. 鈇——鈇

"鈇"字，不见于《说文》，《玉篇》录有此字，见《金部》："鈇，馀力切。鼎附耳外也。"

"鈇"，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从金，曳声。"曳"古音属喻母月部，"弋"属喻母质部，声母相同，韵部可通。

193. 斷——斷

《说文》："斷，斫也。从斤、。，斷或从畫、从丝。"《说文解字校笺》以为当据大徐本改为"从斤，聲"[①]。

"斷"，富郑剑作，从斤，从畫，《说文》或体亦从畫。

194. 新——新

"新"，曾侯乙钟（中—4）作。《说文》："新，取木也。从斤，新聲。""新聲"亦当据《说文解字校笺》更为"亲聲"。[②]

"新"，曾侯乙钟（中—7）作，从斤，辛声。"亲"亦从辛声，从亲与从辛声同。

195. 料——斗、枓

《说文》："量物分半也。从斗，从半，半亦聲。"

"斗"，眉脒鼎作，从八、斗。郭沫若先生说："十三年鼎铭末一字

①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628页。
②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629页。

作，从斗从八，当即《说文》料字，古文献假半为之。”①

“㪅”，子禾子釜作，从升，从半。朱德熙先生认为：“㪅和料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许慎把这个字解释为‘量物分半’是很对的。斗和升都是量器，所以‘量物分半’的料既可以用斗做意符，也可以用升做意符。”②

196. 斟——斟

《说文》：“斟，量也。从斗，𠦂聲。”

“斟”，斟半弁量作，从斗，从月，𠦂声。

197. 矛——鉾

“矛”，越王者旨矛作。《说文》：“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古文矛，从戈。”

“鉾”，燕王詈矛作，从金，卯声。“卯”与“矛”古音均属明母幽部，声韵皆同。不过此字李学勤认为是“劉”字，云“大矛称劉”。③亦可备一说。

198. 載——𢦏

“載”，噩君启舟节作。《说文》：“載，乘也。从車，聲。”

“𢦏”，中山王譽方壺作，从車，才声。而“”本从“才”得声，故“載”亦可从才。

199. 軍——輝、𨍏

“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庚壺铭，作，从車，声。即古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金文丛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② 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116页。

③ 李学勤：《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旬”字，甲骨文习见，与金文形同。战国时期，“軍”字见于各品类文字中，或从，如九年将军戈作，玺汇1368作，包山简88作，以上字形可隶作“軍”；或从匀，如中山王鼎作，郭店简作，可隶作“鐕”。“匀”本从（旬）得声，从与从匀声同。《说文》云“从車，从包省”，乃是据变异了的字形立说，不足取。

200. 陵——墜

“陵”，长陵盉作，《说文》：“大阜也。从阜，夌聲。”

“墜”，趞墜夫人钟磬架构件作，累增意符“土”。

201. 陰——險、隂

《说文》：“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侌聲。”

“險”，阴平剑作，从阜，金声。“金”古音属见母侵部，“陰”属影母侵部，韵部相同，声母音近可通。

“隂”，缶隂罍小器作，从阜，从土，金声。构件“土”为累增意符。

202. 陽——鬄、隝

“陽”，七年宅阳令矛作。《说文》：“陽，高明也。从阜，昜聲。”

“鬄”，噩君启车节作，从邑，昜声。“邑”与“阜”做表义偏旁可通用。

“隝”，高阳剑首作，又累增意符“土”。

203. 阿——陮

“阿”，平阿左戟作。《说文》：“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从阜，可聲。”

“𡈼”，平𡈼左戈作，又累增意符“土”。

204. 降——𨻶

“降”，不降戈作。《说文》：“降，下也。从阜，夅聲。”

“𨻶”，不降矛作，增意符“土”，铭文中皆用为地名。

205. 陳——陳

《说文》：“陳，宛丘，舜後嬀滿之所封。从𠂤，从木，申聲。，古文陳。”“陳”，陈侯因咨戈作，与《说文》篆文同构。

“陳”，陈纯釜作，累增意符“土”。

206. 阼——𨸏

《说文》：“阼，主階也。从阜，乍聲。”

“𨸏”，阼冢垄戈作，累增意符“土”。

207. 階——𨸏

《说文》：“階，陛也。从阜，皆聲。”

“𨸏”，𨸏侯逜逆簋作，从阜，从虘。“虘”，见于楚文字，如郭店简·唐虞之道27行作，为“皆”字异构。如此，“階”与“喈”乃是由于构件异构而形成的异构字。

208. 丙——𠔃

“丙”，甲骨文作，郭沫若谓象鱼尾之形，于省吾谓象物之底座，叶玉森谓象几形，徐中舒以为以上诸说皆不可据。“丙”在甲骨文中多用为天干之名，如“丙午贞，多妇无疾”，有时也用作人名，如“庚申卜，古贞，王令丙”。

子禾子釜“稷月丙午”，“丙”为天干之名，字作，鄙客问量“乓命攻尹穆丙”，“丙”为攻尹之名，字作，构件“口”或是为了区别人名和

天干之用而增加的区别符号。

209. 辭——嗣

《说文》："辭，訟也。从屬，屬猶理辜也。屬，理也。，籀文辭，从司。""嗣"，大司马镦作，与《说文》籀文同构。

210. 辝——諀

《说文》："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辝之。，籀文辝从台。"

"諀"，中山王譽方壶作，从言，从吕，从辛。以言以拒之，故从言。"台"为"吕"之孳乳分化字，从吕与从台同意。"諀"在铭文中读为"辭"。

211. 字——寧

《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

"寧"，王子造匜作，从臼，象以双手小心翼翼捧住新生婴儿形。

212. 毅——敎、孜

《说文》："，乳也。从子，聲。一曰：，瞽也。""聲"，《说文解字校笺》以为应据小徐本等改为"聲"。[①]

"敎"，郘尹𡰥鼎作，从子，从攴，"攴"即""之异构形体。

"孜"，繳窓君扁壶作，为""字省体，铭文中读为""。

213. 酸——酘

《说文》："酸，酢也。从酉，夋聲。關東謂酢曰酸。，籀文酸，从畯。"

"酘"，酘黍戈作，左下构件"女"当为"夂"之形变。

214. 尊——隮

""，曾姬无卹壶作，《说文》："，酒器也。从酋，廾以奉

①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652页。

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尊或从寸。”

“尊”，商鞅量作，从寸，与《说文》或体同构。

“隣”，西替簋作，从阜，表示登阶奉献之意。

第三章　战国金文域别差异现象探析

战国文字域别研究自王国维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发起肇端，经唐兰、李学勤、何琳仪、黄盛璋等多位学者推动，域别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新的研究成就不断涌现，域别研究在逐渐成为当前战国文字研究的重要方面和讨论的热点。但是，也有学者对既往的战国文字分域研究的重点及方法进行质疑，对战国文字具有域别特点持否定态度。虽然这种反对的声音在战国金文的域别研究的热潮中还显得十分微弱，但是它却提醒我们要以新的眼光重新看待以往的方法，因为研究方法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结论的可靠程度。基于此，我们对既往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审视，取其长处，避其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期能真正从文字学的角度对战国金文的域别差异程度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第一节　域别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王国维的战国文字分域观念始于《史籀篇疏证序》，文中说："《史篇》（即《史籀篇》）之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然壁中书者，周秦间东土文字也。"后来他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明确提出东土西土说，同时指明他的研究方法及依据，即"以秦时古器遗文证之，后反覆汉人书"。可见，王国维分域观念的产生最初是基于他对《说文》中古文及籀文形体的感性认识，后来通过古器遗文（即他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来验证，并证实于汉人的文献（纸上材料）记载，遂成其说。在当时战国时期出土文献还相当少见的情况下，王国维敏锐地看出秦文字和六国文

字的不同，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东土西土文字说，开辟了战国文字域别研究的新天地，其草创之功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王国维将战国文字区分为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这种划分还很粗疏；再者他认为籀文就是战国时期的秦文字，也与事实不符，这一点，裘锡圭在《古文字概要》已经指出："籀文就是周宣王时代的文字，只不过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讹误。近人把籀文时代推迟的说法似不能成立。"王国维的分域研究之所以有如上局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六国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所依据的六国文字材料仅是《说文》中残留的200多个古文及少量传世的六国铜器文字，而六国文字之间的区别，囿于材料所限，他没能发现。可见，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一样重要，缺了任何一环，都将使结论的可靠程度大打折扣。

随着诸多品类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战国时期的文字材料日益形成一个庞杂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在对战国文字资料进行介绍时，创造性地将其分为齐国、燕国、三晋、两周、楚国、秦国六部分，其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如他在文中所强调的："战国题铭的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器物学的结果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待于系统分析和开辟的新领域，本文不过是试探性地扼要介绍，希望能引起同志们对这方面的注意。"[①]《题铭》的确是综合运用了历史、地理、考古、历法、器物、行款、文字形体等知识，试图对战国文字材料的域别特征进行概括和归纳，并以之作为更多题铭分国的依据。其间虽然也涉及若干文字形体特征，并以之证成其说，但总体来看，它也只不过是诸多手段中的一种，还算不上对文字本体域别差异的专门研究。换句话说，《题铭》是对战国文字材料进行域别研究的著作，而不是对战国文字形体本身的域别差异进行探究的作品。不过，我们并不能以此否定《题铭》的价值和意义，但就战国文字材料的域别划分而言，《题铭》所开创的这种综合利用材料的诸多文化特征的

① 李学勤：《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02—302页。

方法是科学实用的，为后来研究者所承袭和发扬。也正因为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战国文字材料国别的划分才稳妥可靠，而这又是我们从文字形体本身着眼探索其域别特征的重要前提。

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第三章《战国文字分域概述》，代表了战国文字材料分域研究的最新成就，该文在前人分域研究的基础上，以系分类，分为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秦系文字五系，对战国时期庞大的文字资料系统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并探讨了文字上的特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作者指出："本章则以古文字学的眼光，即主要以文字自身所体现的点画、结构、款式、风格诸方面的特点，考察战国文字资料，从而辨明其国别，确定其年代。当然在分析诸因素时也要辅之以其他手段。"① 相对于《战国题铭概述》，《战国文字通论》更注重文字系别特征的归纳和总结，常常指出某种写法为某系文字特有，反过来，又常常据文字的形体特征作为域别划分的依据。但是，总的来看，这种文字系别特征的归纳和总结多是部分涵盖整体、个别推论一般的举例性质的，还不是对所有域别差异文字的通盘考察及规律的总结。

此外，黄盛璋著有《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燕、齐兵器研究》等一系列关于战国铜器铭文分域与断代的文章。研究目的如他在《燕、齐兵器研究》一文中所云："更为关键的是分国和断代问题，不论从考古学、铜器（包括兵器）学、古文字学都需要先加以解决。在缺乏国别、时代的基础上，不仅利用受限，也很难发挥其历史价值。"看来，使资料更方便利用，以发挥其史料价值是黄盛璋域别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其方法看，多是通过探讨铭刻款式、文字特点、职官制度及铸造地点等综合性文化特征，归纳和概括战国铜器铭文的域别特点及规律，以期确立铜器分域和断代的标杆。其域别研究的目的及研究路数并没有超出《题铭》，只

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不过是更为系统和成熟罢了。文字特点虽然是作为铜器分域和断代的一项重要依据，但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探索战国铭文形体上的特征，所以也仅以举例的方式出现，文字的域别差异全貌并未得到全面展现。

李运富在《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一文中，从方法论角度对战国文字“地域特点”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以李学勤、何琳仪等为代表的战国文字域别研究讨论的都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文字材料各个方面，主张域别研究应当克服先入为主的成见，避免非文字因素的干扰，从文字符号本身的属性出发，圈定范围逐字逐类逐层全面描述现象，揭示规律，提供数据，然后将不同范围的文字材料按一定的步骤逐字逐类逐层直至总体加以分别比较，根据其异同情况并合区别，排定序列，从而展示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之间文字各种属性的疏密关系和发展演变情况，做出各种相应的结论。”并做了范例，将楚简帛文字从基础构件、成字构件与非字构件、构字频度、构件间组合方式等构形属性与小篆进行比较，并依据二者参数得出结论：战国时代列国文字的“异形”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并未分化，仍然属于同一共时文字系统。

我个人认为，李氏主张战国文字的研究应当克服先入为主的成见，避免非文字因素的干扰，从文字符号本身的属性出发的研究原则是正确的，但具体研究方法上，则有待商榷：李氏构形属性的比较侧重求其同，而战国文字域别研究更应该求其异。再就是如董琨所云：“如果仅仅只是将构形（部件的成字或不成字、构字频度等）作为汉字共时或历时比较的唯一参数是否全面？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凡人皆有四肢，其骨头皆为206块，但我们看到的黑、白、红、黄各色人种的区别，乃至于同一人种不同个体的外表区别，是如何得来的呢？”在指导思想上，李氏认为如果承认战国文字的域别特征，从而划分不同系别，那就意味着战国文字已分化为不同的文字体系。李氏将分域理解为不同文字体系的划分，这在认识上是有偏差的。从王国维、唐兰，到李学勤、何琳仪等学者在承认战国文字的域别差异时，都没有认为其差异程度已导致分化为不同的文字体系，只是说列国文字或书写风格

或某些文字结构有了某些区域性特征，是在同一文字系统下出现的变异，和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一样，而不是文字系统的分化。何琳仪在《通论》“战国文字形体演变”一章开头便强调：“由于地域差异，某些文字，诸如上举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等形体的确比较特殊，然而这类文字在各地文字材料中只占少数，多数的各地文字还是相同或相近的。……战国文字分域是‘同中求异的分析’。”[①]李氏还认为个体字符构形的差异和书写风格的区别不能称其为“特点”，这种认识也是有待商榷的。启功在《古代书体论稿》指出：“所谓字体，即是指文字的形状，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例如说某字是象什么形、指什么事，某字是什么形什么声；或看它是属于‘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其二是指某一书法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②]又说：“古代有些字体风格，从甲一大类型转变到乙一大类型时，也常是从一些细微风格变起的。”[③]启功所说的艺术风格当如李氏的书写风格，它也是汉字的形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汉字的组织构造甚至类型。所以，战国文字书写风格上的差异也是域别特征的体现，这点不可否认。我们可以不从书体角度研究战国文字的域别差异，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不能称其为“特点”。至于李氏还认为个体字符构形的差异也算不上特点，那还是源于他的战国文字域别划分是不同体系文字的划分这一观念。

由上可见，既往战国文字域别研究在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多关涉铭刻特点、职官制度、记事方式等综合性的文化特征，是对战国文字材料的域别划分研究，而不是立足于文字形体本身的研究，这一点李运富所言极是。二、即使涉及到文字特点，也多是作为域别划分的依据提出，为个别举例性质。其局限性当如王贵元先生所说：“个体性

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②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页。
③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页。

的、选择条例性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如果是研究具体问题，仍是可以的，但如果是探讨较为宏观的规律性的、性质性的问题，就有很大的局限。……通过个别的字例分析和整体浏览所得的印象下结论，容易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不符合事实，二是浅显，很难得到正确而深刻的结论。”[①]科学深刻的结论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完全占有及通盘考察基础之上的，任何以偏概全、举例式的证明都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三、有些域别差异研究有过于求同的倾向，域别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同中求异的分析。

鉴于既往战国金文域别研究的经验及局限性，我们在研究实践中应该扬其长、避其短，具体表现在：

指导思想：一、立足于文字形体本身，真正做到从文字学角度对战国金文域别差异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二、克服个别推论一般、以偏概全的弊端，做到对战国金文资料进行穷尽性的完全分析。三、具体形体比较时，以铜器铭文为主，必要时参以同时代其他品类出土文字。

研究原则：一、我们承认书体风格是构成域别特点的因素，但鉴于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战国金文的域别构形差异，故书体风格不在探讨范围之内；至于个体字符的差异，只要呈域别分布，则视为域别特点。二、不是所有的异形形体都具有域别特色，只有呈域别分布的异形才算是域别特色形体。三、有的形体不只通行于一个区域，而是见于两个、三个或更多区域，只要与其他系别的形体区别明显，我们仍视为域别特色形体。最后，域别特色形体的判定是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的，若以后有新的材料证明它通行于战国所有区域，不具备域别特点，我们将修改结论。

具体研究方法和步骤：一、以战国金文字形全编为基础，参以战国时期其他品类文字形体，拣选出有比较价值的所有文字形体，做成《域别差异字形表》。二、对表中所有形体从构形角度进行比较，归纳并分析种种差异情况。三、对不同差异现象进行研究，探索来源，分析成因，并评估其差异程

①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自序》，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度及对整个战国文字系统的影响。

第二节 《域别差异字形表》的制作及差异形体的分布情况

一、《域别差异字形表》的制作原则

首先，为方便进行形体比较，列表时，我们借鉴既往研究成果，采用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五系分法，即齐系、燕系、晋系、楚系和秦系。

其次，战国金文形体域别差异比较的前提是参比金文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就是不止分布于一个系别，我们以最少分布于两个系别为限，有两个以上系别分布的差异字形都列入表中，视为比较对象。

第三，入选形体以金文为主，但是鉴于目前各系出土战国铜器铭文并不均匀，如燕系兵器铭文虽多，但铭文较短且多重复，使其金文字头数量有限，不利于域别比较，所以在必要时我们列以同系其他品类文字形体，作为比较对象。

二、《域别差异字形表》暨差异形体的分布

按照如上原则，我们选出字形167组，并按其分布情况，分类列表如下：

（一）各系之间形体互不相同，共56组：

	齊	燕	晉	楚	秦
世	十四年陳侯午敦	王立事鈹	舒蚉壺	□郭店·窮2行	
祖	陳逆簋		中山王譽鼎/樂書缶	鄀陵君王子申豆	□秦玉版

	齊	燕	晉	楚	秦
祈	邳伯缶		令狐君嗣子壺/欒書缶	□包山266行	
共		□陶匯4.121	□璽匯5145	冶紹圣匕	莫陽鼎
為	陳喜壺		十一年庫嗇夫鼎	但盤埜匕	□石鼓文・作原
中			好蚩壺/□侯馬盟書	□郭店・語叢34行	
易			中山王譽鼎/中山王譽方壺	□郭店・尊6行	□陶匯4.168
莒	子禾子釜				廿四年莒陽斧
書		廿年距末	欒書缶	壽春鼎/□郭店・性15行	□陶匯5.384
更	四年昌國鼎			□郭店・六32	□年上郡守戈
復	□璽匯3427		好蚩壺/□侯馬盟書	□郭店・太2行	

	齊	燕	晉	楚	秦
遲		 右冶尹敦		 曾侯乙鐘	
相	 □璽匯3924	 □璽匯0565	 七年陽安君鈹	 □郭店・窮6行	 四年樛斿戈
皆			 中山王譽方壺	 □郭店・唐27	 商鞅量
丞				 妤鉈壺	 高奴禾石權
者	 子禾子釜/□璽匯0135	 □燕下都20.8	 平安君鼎/妤鉈壺	 者沪鐘	 □陶匯5.395
雝		 □璽匯1508	 雍王戈		 廿一年相邦冉戈
奮			 中山王譽鼎	 □郭店・性24行	 □詛楚文
於	 陳純釜		 妤鉈壺	 噩君啓車節/曾侯乙鐘	 □考古與文物1996.4
槃	 齊陳曼簋/□璽匯0640			 但盤埜匕	
缾	 喪史寬瓶	 緻寇君扁壺		 □包山265	 魏公瓶

	齊	燕	晉	楚	秦
賓		 匽侯載器		 曾侯乙鐘	
栖	 子禾子釜	 右廩鐵斧範 /郾王喜矛	 鄭右方壺/□ 璽匯0324		 寺工師初壺
旅		 燕王職劍	 三年建信君鈹	 □安昌里館印存	
早			 中山王譽鼎	 □郭店・老乙1行/語叢四13行	
府			 中府鐓	 大府鎬	 少府戈
厨			 公脽右師鼎/上樂庶鼎	 集脰太子鼎	 □官印0011
操			 廿五年戈		 王四年相邦张儀戈
經	 齊陳曼簋 /□陶匯3.71			 □随縣64行/包山268行	
絕			 中山王譽方壺	 □郭店・緇衣44行/老甲1行	
垣			 垣上官鼎		 十二年上郡守壽戈

	齊	燕	晉	楚	秦
兼	 陳逆簋		中山王譽方壺	 兼陵公戈/□郭店・老甲35行	
章		 □璽匯0878	 九年鄭令矛	 楚王酓章鎛	 □官印
兵		 □璽匯1225		 楚王酓忎鼎	 杜虎符
嘗	陳侯因脊敦			 楚王酓肯簋	 □故宮・482
視			 卅五年盉/□侯馬	 □包山17行	 □故宮426
親	 □璽匯3.917		 中山王譽鼎	 □郭店・語叢30行	
闢	 □陶匯3.1220		 中山王譽方壺	 大武戈	
絕			中山王譽方壺	 □郭店・緇44/老甲1行	
封			 中山王譽鼎/廿一年啓封令癱戈		 廿一年啓封令癱戈
野			 十二年邦司寇矛/郘蚉壺	 但盤埜匕	 □秦陶335/集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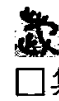
	齊	燕	晉	楚	秦
兼	陳逆簋		中山王譽方壺	兼陵公戈/□郭店・老甲35行	
鈞	子禾子釜	富春大夫甗			
嘗	陳侯因資敦			楚王酓肯簋	□故宮・482
嘉			中山王譽鼎/□侯馬	鄂客問量	十七年丞相啓狀戈
鐸			中山王譽鼎	□郢道鐸	
料	（斛）子禾子釜		右卜朕鼎		
陵	陳純釜		廿三年彖朝鼎	曾姬無卹壺	長陵盉
陸	平陸左戟	□燕下都462.6		□包山6	□珍秦140
郙		燕侯載作戎戈/璽匯3181		□璽匯3224	高奴禾石權
夏	邳伯岳	□璽匯0015	私庫嗇夫鑲金銀泡飾	噩君啓舟節/鄂客問量	□十鐘
鄭			鄭左庫戈	□隨縣165	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

	齊	燕	晉	楚	秦
鬧	□陶匯3.1220		中山王譽方壺	大武戈	
鍾	□陶匯3.717		厲氏鐘	麇侯鎛	
癸	陳侯因資敦		右使車嗇夫鼎	郾客問量	□陶匯5.384/睡・日書甲82行
亥	陳逆簋/陳肪簋蓋		十五年守相杜波鈹/□象牙干支籌	噩君啓車節	□睡・日書乙35行

就我们所见到的材料来看，上面所列表中，有的字仅分布在五系之中的两系或三系，另外的几系未见与之对应的形体，其形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有形体分布的这几系之间彼此形体不同，为方便归类，我们也列入上表之中，算作各系形体不同的字例。

（二）其中两系形体相同（相同形体用“※”符号标出），其他各系则形体各异，这种情况有46组：

	齊	燕	晉	楚	秦
帝	※陳侯因資敦		※七年陽安君鈹	□郭店・唐8行	商鞅量
皇	齊陳曼簋/陳侯因資敦	皇宮右鶴嘴斧形器	※中山王譽方壺	曾侯乙鐘（下二4）	※商鞅量

	齊	燕	晉	楚	秦
屯	陳逆簋		※令狐君嗣子壺	靈君啓車節	※屯留戈
歲	楚王畬肯簋	※杕氏壺	※□集粹	陳純釜	□珍秦189
是	陳逆簋		※中山王譽鼎	□郭店・老甲3行	※□石鼓文・而師
追	陳肪簋蓋		※好蚉壺		※□集粹
德	※齊陳曼簋			□郭店・老甲33行	※廿一年相邦冉戈
復	子禾子釜		※中山王譽方壺	※郭店・老甲39行	
後	※□陶匯3.922		※中山王譽鼎	曾姬無卹壺/□郭店・老甲3行	
嘉		□璽匯5435	※中山王譽鼎	※鄂客問量	
謀		□陶匯4.71	※中山王譽鼎	※□郭店・尊16行	
鬲	※□譆倾戈		鄆孝子鼎	※君子之弄鬲/□郭店・窮2行	
取			好蚉壺	※□郭店・老甲7行	※魏公瓶
臧	※□璽匯1464		右嗣鼎	※鄂客問量	□璽匯0611

	齊	燕	晉	楚	秦
再	陳喜壺		※厲氏鐘	※□郭店・窮15行	
受		※永用析涅壺	※令狐君嗣子壺	□郭店・唐20行	□石鼓文・吳人
利		燕王喜矛		※之利殘器	※□珍秦102
竹		※騎傳侯馬節	※鄒蚩壺	□包山150行	
平	平陸戈		※厲氏鐘		※平宮鼎
盬	※齊陳曼簋	□璽匯2750	□璽匯0869	※曾子遘簋	
郾		※燕侯朅戈	※中山王譽方壺	郾客問量	
今	陳逆簋		※中山王譽鼎	※□郭店・語叢38行	
入			※厲氏鐘/□侯馬	※□隨縣1	□睡・效律2行
高	平陽戈/□璽匯1149	楚高缶	※廿九年高都令劍	噩君啓車節	※廿五年上郡守戈
市	子禾子釜/□璽匯0125	□璽匯0870	※□璽匯2868	※噩君啓車節	□陶匯3.1039
乘	□璽匯3554	※廿年距末	公舞鼎	※噩君啓車節	□珍秦122

	齊	燕	晉	楚	秦
國	 國楚造車戈	※ 廿年距末	十八年平國君鈹	※ □包山45行	
邦	※十年陳侯午敦		※ 中山王𥘅鼎		八年呂不韋戈
鄰	※ 燕王職壺		※十四茎雙翼神獸	曾侯乙鐘（中二11）	
秦		※□陶匯4.109	鳳氏鐘	※ 秦苛脞勺	卅八年上郡守慶戈
念			※ 中山王𥘅鼎	※□郭店・成2行/者沪鐘	□十鐘
恐			※ 中山王𥘅鼎	※ □九店621.13	□睡・答問51行
淵			※ 中山王𥘅鼎	※ □帛書乙	 □石鼓文
職		※（𢦚）燕王職戈	※ □侯馬	 曾姬無卹壺/□帛書乙	□睡・效律43行
聞	陳侯因脊敦/□璽匯0031		※ 中山王𥘅鼎	※鄀客問量/□郭店・五23行	
戰			※ 𡍮蚉壺	 楚王畬忎鼎/□郭店・成6行	※□睡・雜抄36行

	齊	燕	晉	楚	秦
義		燕王 詈戈/□璽 匯0601	※ □璽匯2119	※者沪鐘 /郭店・成31 行	七年相邦 呂不韋戟
區	 子禾子釜/□ 陶匯3.726			※ □郭店・語 叢26行	※□十鐘
壽	※陳逆 簋/邳伯缶	 □璽匯1889	十六年宁壽 令余慶戟	※ 壽春鼎/郘 尹鼓鼎	 十二年上郡 守壽戈
曲			※十一年 皋落戈	※□郭 店・六43行	 □集証226.2
純	※ 陳純釜		中山王方 壺	※ □望山2.9/包 山297行	
罍		※ 從罍小器	※ 春成侯盉	是 鑄客鼎/□望 山50行	 □貨係4067
勝			※十三年上 官鼎	※□郭 店・成8行	□集粹
降		不降雙 鋒鏃	※ 中山王鼎	※□郭 店・五行12行	 □集粹
我		廿四年 錐形器	※令狐君嗣 子壺	※□郭 店・老甲31 行	□石鼓 文・而師
紹	※ 陳侯因脊敦		十二年趙令 戈	※ 楚王畬忎鼎	

（三）其中两系形体相同，另外他系形体彼此也相同，共8组：

	齊	燕	晉	楚	秦
祇		※燕侯載作戎戈	◎好蚩壺	◎者沪鐘	※□石鼓文・作原
祭	※陳侯因脊敦		※中山王方壺	◎□郭店简・老乙16行	◎□睡・日乙18行
和	※陳肪簋蓋		◎好蚩壺	◎□郭店・老甲27行	□十鐘
訢	※□陶匯3.850	◎□陶匯4.88	◎好蚩壺	※王子午鼎	
尹	※□陶匯3.759	◎右御尹壺	◎八年建信君劍		※□珍秦125
反		※王后左相室鼎	※三年口匋令戈	◎曾侯乙鐘（中二5）	◎□秦陶1261
昌	◎甘城右戈	※廿四年銅梃	※□璽匯1214	◎□郭店・緇30	◎□十鐘
牙	◎辟大夫虎符	◎□城畏小器	※邢庫鐓/□陶匯6.102	※□郭店・緇9行	

（四）其中三系形体相同，与另外他系形体相异，这种情况有19组：

	齊	燕	晉	楚	秦
尚	※陳侯因脊敦	廿年距末	※公朱右師鼎	□郭店・老甲10行	※□官印0009
天	※□币编25		※中山侯鉞	□郭店・甲5行/太1行	※商鞅量

	齊	燕	晉	楚	秦
下		□璽 匯・0619	※ 魚鼎匕	※曾侯乙 鐘（中一7）	※□陶 匯・5.388
信	貴將軍信節 /□璽匯1149	□璽匯5427	※ 梁上官鼎	※□郭 店・緇35行	※□十鐘
鞏	陳侯因脊敦		※五年鞏 令思戈	※ 鄂客問量	※ □故宮425
皮	陳子皮戈	※ 皮氏銅牌	※卅三年 鄭令劍	※ 之利殘器	
百	※ □貨係2651	※ 燕侯載簋	※十三 茉壺/蚑蚔壺	□郭 店・老甲2行	萯陽鼎
刀	※ □貨係3794	□貨係4124	※ 十三茉壺	※大右鑑	
城	陶匯3.539	尚城冀小 器/屬都小器	※ 新城矛	※ 霊君啓車節	※ 璽匯0278
南	※ 陳侯因咨戈	 燕王喜劍	※ □貨係151	冉鉦鐃/□郭 店・太13行	※ □官印0021
允		※ 匽侯載器	中山王譽 方壺	※□郭 店・成25行	※ □石鼓文
順	※ □璽匯3570		※中山王 譽方壺	※□郭 店・緇12行/越 王者旨於賜鐘	□集粹
獲	※ 陳璋方壺	 燕王職壺	※ 上官豆	※ 楚王酓忎鼎	□秦代 印風86

	齊	燕	晉	楚	秦
翼	※ 陳子翼戈		中山王譽 方壺	※ □隨縣62行	※□ 睡・日甲6行
才	※ □璽匯3199		※ 中山王譽鼎	 曾姬無卹壺	※ 杜虎符
敢	※ 齊陳曼簋	□陶 匯4.1/3.1351	※妤蚩壺	※ 郘尹鑫鼎	 新郪虎符
亡	※无鹽戈		廿七年 大梁司寇鼎/ 中山王譽鼎	※□郭 店・緇14行	※ □睡・雜抄 22行
陽	※平陽戈		※七年宅 陽令矛	※ □包山96行	 四年樛游戈
萬	※ 陳侯因脊敦/ 陳逆簋		 令狐君嗣子 壺/樂書缶	※冉鉦鍼	※ □珍秦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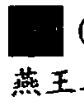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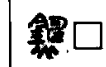
（五）五系形体俱全，其中仅有一系形体独具特色，而其他四系之间形体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1组：

	齊	燕	晉	楚	秦
余	陳逆簋	不降矛	※三年 脩余令韓謹戈 /中山王譽鼎	 冉鉦鍼	□石鼓 文・吾水
單	 □璽匯0297	口城戛 小器	單搠討戈	※□郭 店・成22行/ 語叢16行	□集粹
事	陳純釜	漁陽鈹	卅五年盉	※ 楚王酓忎鼎	杜虎符

	齊	燕	晉	楚	秦
攻	※ □璽匯0149	 燕王職劍	七年陽安君鈹	 鄀客問量	□睡・雜抄35行
喜	 陳喜壺	※ 燕王喜矛	十六年喜令戈	曾侯乙鐘（中二9）	 □陶匯5.120
之	 陳純釜	 燕王職壺	 魚鼎匕	※ 楚王酓忎鼎	 杜虎符
立	※子禾子釜/□□璽匯0289	漁陽鈹	宜安戈	鄀陵君鑑/者沪鐘	商鞅量
戈	※ 陳子皮戈/陳余戈	 枝里瘟戈	周王段戈/□貨係0446	鄺公戈	□睡・日甲47行
五	陳肪簋蓋	 八年五大夫弩機	司馬成公權	※ 噩君啓車節/□璽匯3084	 五年呂不韋戈
丙	 子禾子釜	□璽匯0747	□貨係0106	※鄀客問量/包山36	□石鼓文・吾水
卯	※ 陳卯造戈	 燕王喜劍	□象牙干支籌	越王劍	王四年相邦張儀戈

（六）一系之内存在多个差异形体的情况有6组：

	齊	燕	晉	楚	秦
造	子禾子左戟 陳卯造戈 陰平劍 陳丽子戈 陳旺戟		卅三年鄭令劍	齊虔造戈 鄀陵君王子申豆 鄀陵君鑑 棗陵公戈	商鞅量

	齊	燕	晉	楚	秦
嗣	陳侯因脊敦		中山王譽方壺/令狐君嗣子壺/鼄鉈壺	曾姬無卹壺/曾侯乙鐘	
貞	□璽匯0363	□陶匯3.289	公朕右師鼎/中山王譽鼎	邵之飤鼎/無敄鼎/□郭店・老乙11	
族	陳喜壺			曾侯乙鐘	□中國古文字研究
冶	邸左戈	（淫）燕王喜劍	（坐）十三年上官鼎 （淫）七年陽安君鈹 （翊）閔令趙狷矛 （顉）十二年趙令戈	楚王酓忎鼎	
鑄	（鎔）陳逆簋		（盉）九年鄭令矛 （鎔）公朱左師鼎 （鑑）令狐君嗣子壺 （盉）樂書缶 （釘）閔令趙狷矛	（盉）楚王酓忎鼎 （盥）噩君啓車節 （災）鄂客問量 （盥）楚子暖簋	□睡・日甲13反

当然，战国金文各系之间形体的差异情况比上面所列要复杂得多，经常

是各个系别都不止有一个异形形体，如："上"，仅晋系就有三个差异形体，如邯鄲上库戈作、中山王譽方壶作、平安君鼎作。楚系也有三个差异形体，即（鄂客问量）、（噩君启舟节）、（郭店楚简·老子甲3行）。秦系有（新郪虎符）、（三年上郡守戈）两个异体。齐系有一个形体，作（玺汇3666）。"上"在各系的差异形体加起来共有8个，可谓异形众多，并且各系之间的形体异同关系交叉错综，如晋系与齐系同构，同时另一异形又与燕系形体相同，与秦系也相同，而楚系与，秦系则与他系形体皆不相同。这种异形众多及相互关系纷杂的现象不是如上那些情况所能概括得了的，故单列一类，共有如下10组：

	齐	燕	晉	楚	秦
上	□璽匯3666）	廿年距末	邯鄲上庫戈/中山王譽方壺/平安君鼎	鄂客問量/噩君啓舟節/□郭店·甲3	新郪虎符/三年上郡守戈
中	子禾子釜/陳肪簋蓋	□燕下都215.6	中山王譽方壺/中山侯鉞/春成侯壺	噩君啓車節/中陽鼎	六年漢中守戈
少	陳逆簋	定少兩翼小器	滎阳上官皿/中山王譽鼎/梁十九年亡智鼎	鄂客問量/□包山159	邵宮和
命	子禾子釜	漁陽鈹/廿年距末	鄂孝子鼎/閔令趙狽矛/三十三年業令戈		□陶匯5.384

	齐	燕	晉	楚	秦
御	 子禾子釜	作御司馬戈	好蚩壺	鑄客爲御廷匜/□郭店・尊7行	□集粹/□石鼓文・鑾車
衛		左行議率戈/燕王戎人矛	十三年上官鼎/厲氏鐘	口郢道鐸	□詛楚文
嗣	 陳侯因脊敦		中山王譽方壺/令狐君嗣子壺/好蚩壺	 曾姬無卹壺/曾侯乙鐘	
敔		 匽侯載器	中山侯鉞/好蚩壺	□郭店・緇28行	 □陶匯5.151
獻	齊陳曼簠/十四年陳侯午敦	九年將軍戈	□侯馬/璽汇3088	秉陵公戈	 上造但車書
喬	 □璽匯0246	 □璽匯1248/1227	中山王譽鼎/□侯馬	 楚王酓忎鼎	

这样，我们在如上诸表中一共梳理出异形形体167组，基本反映了战国金文不同系别之间形体的差异及分布情况。

三、各系具有鲜明域别特征的形体释例

战国时期政治上的分裂给各国文字创造相对独立发展的空间，各系开始出现一些特色形体。由于这类形体只通行于某一特定区域，区域特征明显，因而可以作为域别判断的一个标尺。换句话说，若某器上出现了此种形体，便可大致不差地断定其所属国别或区域。

（一）楚系独具特色的形体，共20例：

1. 上→（鄂客问量）、（噩君启舟节）

“上”，楚系鄂客问量作，噩君启舟节作，从上，从止或从辵，第一种构形楚简文字也常见，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第6行作。“上”的这两种构形流行于楚地，他系不见。

2. 尚→（郭店楚简·老子甲本10行）

“尚”，郭店楚简·老子甲本10行作，从尚，从立。他系皆不从立，如燕系作（廿年距末），晋系作（公朱右师鼎），齐系作（陈侯因資敦），秦系作（官印0009）。

3. 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22行）、（郭店楚简·语丛16行）

“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22行作，从單，从口，语丛16行作，亦从口，仅形体稍简，这两种形体也是仅见于楚系文字的形体。他系“單”字皆不从口，如燕系口城罝小器作，晋系单搁讨戈作，齐玺作（玺汇0297），秦系作（集粹）。

4. 歲→（楚王畬肯簋）

“歲”，楚系文字多见，皆如楚王畬肯簋作，从止，从戈，从月，而他系皆不作此形，燕系作（杕氏壶），从步，从戈。晋系作（□集粹），亦从步，从戈。齐系作（陈纯釜），从步，从戈，从匚。秦系作（珍秦189），从步，从戈，且整字反书。

5. 為→（但盘埜匕）

“為”，楚系简体作（但盘埜匕），其构件“象”仅剩下象鼻及头部

轮廓，他系虽也有简体，但省简的笔画及部位不同，如晋系作（十一年库嗇夫鼎），象身简化为竖向的线条，最下的横笔应为象尾的变异。齐系作（陈喜壶），象身则简化为两横。

6. 事→（楚王酓忎鼎）

“事”，楚王酓忎鼎作，竖笔上方多出一相接的斜笔，而他系皆不作此形，如燕系作（渔阳鈹），晋系作（卅五年盉），齐系作（陈纯釜），秦系作（杜虎符）。

7. 烏→（噩君启车节）

“烏”，楚系噩君启车节作，形体省简。而晋系作（妤篮壶），齐系作（陈纯釜），秦系作（考古与文物1996.4），皆与楚系形体不同。这个颇具楚风的“烏”字简化形体后被秦系文字吸收，并从“烏”中分化出来，专门用来担任介词“於”的职能。

8. 竹→（包山150行）

“竹”，楚系文字独用时作（包山楚简150号），做构件时，如郭店楚简·老子甲24行“”作，缁衣4行“”作，无论独用还是做构件，其形体的两竖笔上皆有一短横，而他系“竹”形体皆不作此形，如燕系作（骑传侯马节），晋系作（妤篮壶），秦系作（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5行）。

9. 之→（楚王酓忎鼎）

“之”，楚系作（楚王酓忎鼎），中间竖笔和左侧弯笔变异为右倾的斜线，并与右侧弯笔交叉，而他系“之”字皆不作此形，如燕系作（燕王职壶），晋系作（鱼鼎匕），齐系作（陈纯釜），秦系作（杜

虎符）。

10. 府→（大府镐）

“府”，楚系文字作（大府镐），从府，从貝。晋系作（中府镦），从宀，从負，秦系作（少府戈），皆与楚系文字形体不同。

11. 嘗→（楚王畬肯簋）

“嘗”，楚王畬肯簋作，从示，尚声。齐系作（陈侯因資敦），秦系作（故宫·482），皆从旨，尚声。

12. 厨→（集脰太子鼎）

“厨”，楚集脰太子鼎作，从肉，从豆。而晋系作（公朕右师鼎），从肉，朱声，或作（上乐庐鼎），从厂，朱声。秦系作（官印0011），从广，尌声，皆与楚系文字形体不同。

13. 關→（噩君启舟节）

“關”，楚系作（噩君启舟节），从門，串声。他系形体皆与楚系不同，如晋系作（钱典333），齐系作（陈纯釜），皆从門，𠂤声，秦系作（集粹）、（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9行），从門，𢆶声。

14. 坪→（墉夜君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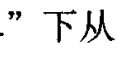
“坪”，燕系作（货系2320），晋系作（平安君鼎），齐系作（高平戈），楚系作（墉夜君成鼎），皆从土，平声，但楚系构件“平”形体特殊，与他系明显不同。

15. 金→（鄀陵君鉴）

“金”，楚系有作（鄀陵君鉴）形，同侧的上下两点连接成一条弯

笔，形体特异，而他系或为分离的点或短笔，如晋系作（子孔戈），齐系作（陈侯因資敦），或干脆省去小点，如燕系作（匽侯载器），秦系作（珍秦）。

16. 戰→（楚王畬忎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6行）

“戰”，楚系文字作（楚王畬忎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6行），其构件“單”下从口或从火，而他系皆不作此构形，如晋系“戰”作（弜鉦壶）、秦系作（睡虎地秦简・杂抄36行）。

17. 南→（郭店楚简・太一生水13行）

“南”，郭店楚简・太一生水13行作，下部变异为“羊”，与他系形体不类，如燕系作（燕王喜剑），晋系作（货系151），齐系作（陈侯因咨戈），秦系作（官印0021）。

18. 丙→（鄙客问量）、（包山36行）

“丙”，楚系鄙客问量作，包山楚简36行作，从丙，从口。而他系皆不从口，如燕系作（玺汇0747），晋系作（货系0106），齐系作（子禾子釜），秦系作（石鼓文・吾水）。

19. 閒→（曾姬无卹壶）、（玺汇0183）

“閒”，楚系曾姬无卹壶作，楚玺作（玺汇0183），从門，从外。他系从夕或从月，从夕如燕系作（玺汇0650），晋系作（七年邦司寇矛），从月如秦系作（平周戈）。

20. 職→（曾姬无卹壶）、（帛书乙）

“職”，楚系作（曾姬无卹壶）、（帛书乙），从首，戠声。燕

系作（燕王职戈），侯马作（侯马），秦系作（云梦·效律43），皆从耳，戠声，与楚系从首不同。

（二）燕系独具特色的形体，共12例：

1. 下→（玺汇·0619）

“下”，燕玺作，从下，从辵，而他系皆不从辵，如晋系作（鱼鼎匕），又作（左使车铺首），楚系作（曾侯乙钟），秦系作（陶汇·5.388）。

2. 者→（燕下都20.8）

“者”，齐系作（子禾子釜），晋系作（平安君鼎），楚系作（者沪钟），秦系作（陶汇5.395），下部从口或从曰。而燕系作，下部形体距离“口”形甚远，与他系相较，域别特征尤为鲜明。

3. 都→（洵都小器）

“都”，燕系作（洵都小器），其构件“者”与独用时形体相同，整字亦与他系形体差别很大，如齐系作（玺汇0198），晋系作（廿九年高都令剑），楚系（玺汇0281），秦系作（十二年上郡守寿戈）。

4. 安→（玺汇）

“安”，齐系作（陈纯釜），晋系作（平安君鼎），楚系作（曾姬无卹壶），秦系作（宜安戈），从女，从厂或从宀，构件形体虽有变异，但还不难辨识。而燕系作（玺汇0012），其构件“宀”和“女”形体变异殊甚，与他系形体显著不同。

5. 城→（尚城冀小器）、（洵都小器）

“城”，齐系作（齐城右造刀），晋系作（新城矛），楚系作

（噩君启车节），秦系作（玺汇0278），皆从土，成声。而燕系作（洵都小器）、（冂尚城冥小器），下从土，上部变异得已经很难看出是构件“成”，与他系形体差别很大。

6. 年→（廿年距末）

“年”，燕系作（廿年距末），从禾，从土。而他系从禾，从人或从千。从千，如齐系（陈璋方壶），楚系（曾姬无卹壶），秦系（五年吕不韦戈）。从人，如晋系（十三年上官鼎）。

7. 載→（燕侯载戈）

“載”，燕侯载戈作，从車，才声，其构件“才”独具风格，与晋系（中山王譽方壶）、楚系（噩君启车节）不同。

8. 豈→（玺汇0368）

“豈”，《说文》：“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燕系作，其构件“豆”之腹部不作圆廓形，而是变成了横笔与斜笔的交叉，其形体变异较大，与晋系（三年口匋令戈）、楚系（曾侯乙钟）形体差异较大。

9. 喜→（燕王喜矛）

“喜”，燕系作（燕王喜矛），从壹，从口，由于“壹”与他系形体有明显区别，故以之为构件的“喜”字亦是独具特色的，而与齐系（陈喜壶）、晋系、楚系［曾侯乙钟（中二9）］、秦（陶汇5.120）形体不同。

10. 御→（作御司马戈）

“御”，燕系作（作御司马戈），构件“午”与“卩”结合在一起，而他系二者皆为独立构件，如齐子禾子釜作，楚铸客为御羉匜

作，秦系作（集粹）。

11. 我→（廿四年锥形器）

“我”，燕系廿四年锥形器作，左侧竖笔不出头，左下两点分居竖笔两侧，使得形体近似“示”，与晋系（令狐君嗣子壶），楚系（郭店楚简·老子甲31行），秦系（石鼓文·而师）形体皆不相同。

12. 刀→（货系4124）

“刀”，齐系作（货系3794），晋系作（十三年茉壶），楚系作（大右鉴）。燕货币文字也常见“刀”字，其形多作（货系4124），构形独特，与他系差别较大。

（三）齐系独具特色的形体，共12例：

1. 歲→（陈纯釜）

“歲”，齐系作，从步，从戈，从匚，而他系皆不从匚。

2. 造→（陈卯造戈）、（阴平剑）、（陈丽子戈）

“造”，齐系作（陈卯造戈），从金，告声；又作（阴平剑），从舟，告声；又作（陈丽子戈），从穴，从火，告声，以上诸体不见于他系。

3. 世→（十四年陈侯午敦）

“世”，齐系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从世，从立。他系或如燕王立事钺作，或如晋系妤鉴壶作，或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3行作，其形体皆不从立，与齐系形体不同。

4. 信→（玺汇1149）

“信”，齐系有（玺汇1149），从心，身声，其构件“心”形体已

经变异得与“廿”形相同。他系皆无此构形，如燕系作（玺汇5427），晋系作（梁上官鼎），楚系作（郭店楚简·缁衣35行），皆从言，从身。秦系作（十钟），则从言，从人。

5. 再→（陈喜壶）

“再”，齐陈喜壶作，下从口。而他系皆不从口，如晋系羌钟作，从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15行作，亦从二，秦系则单作（睡虎地秦简·封诊式65行）。

6. 平→（平陆戈）

“平”，齐系作（平陆戈），上下均加饰笔，地域色彩鲜明。而他系皆不作此形，如晋系羌钟作，秦系平宫鼎作。

7. 立→（玺汇0289）

“立”，齐系文字里独用时作（玺汇0289），做构件时，如十四年陈侯午敦“挍”字，作。可见，齐系“立”无论独用还是做构件，所从“大”的中间皆多出一笔，而他系皆不作此形，如燕系作（渔阳钺），晋系作（宜安戈），楚系作（鄀陵君鉴），秦系作（商鞅量）。

8. 馬→（玺汇0026）、（陶汇3.399）

“馬”，齐系作（玺汇0026）、（陶汇3.399），省去目形，而突出马之鬃毛及尾形。他系“馬”字形体或繁或简，皆与齐系差距较大，如燕系作（匽侯载器），晋系（十二年邦司寇矛），又作（妤鉴壶），楚系作（噩君启车节），也作（包山楚简103行），秦系作（石鼓文·吾车）。

9. 市→（玺汇0125）

“市”，齐系作（玺汇0125），构件“土”与右部构件结合为左右结构，而燕系作（玺汇0870），晋系作（玺汇2868），楚系作（噩君启车节），构件间为半包关系。而秦系形体则单作，不从土。

10. 區→（子禾子釜）

“區”，齐系子禾子釜作，构件“匚”与“品”借笔。而他系“區”之构件“匚”与“品”彼此形体独立，如秦系作（郭店楚简·语丛6行），秦系作（十钟）。

11. 者→（子禾子釜）、（玺汇0135）

“者”，齐系作（子禾子釜）、（玺汇0135），是在西周春秋金文“者”字形体基础上的简化，虽然他系“者”字形体也多有简化，但简化的方式及简化后的形体与齐系不同，如燕系作（燕下都20.8），晋系作（平安君鼎），楚系作（者沪钟），秦系作（陶汇5.395）。

12. 都→（玺汇0198）

“都”，齐系作（玺汇019），其域别特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构件“者”形体独具特色，不与他系同，再就是构件间位置为半包关系，而他系皆为左右结构，如燕系作（洵都小器），晋系作（廿九年高都令剑），楚系作（玺汇0281），秦系作（十二年上郡守寿戈）。

（四）晋系独具特色的形体，共5例：

1. 鬲→（鄀孝子鼎）

“鬲”，晋系作，鬲形上部简化为一横，形体较他系诸体简化尤甚，

如齐系（譱倾戈），楚系作（君子之弄鬲）。

2. 為→（十一年库嗇夫鼎）

“為”，晋系多作，其构件“象”之形体简化。虽然他系也有简化形体，如（但盘埜匕），齐系作（陈喜壶），但省简的部位和笔画与晋系大不相同。秦系“為”字形体笔画删减不明显，仅是笔画平直程度高，如（石鼓文·作原）。

3. 府→（中府镦）

“府”，中府镦作，从宀，从負省，此种构形仅见于晋系文字，他系皆不作此形，如楚大府镐作，从府，从貝。秦少府戈则单作。

4. 厨→（公朕右师鼎）、（上乐庶鼎）

“厨”，晋系作（公朕右师鼎）、（上乐庶鼎），从肉或从厂，朱声；楚系作（集脰太子鼎），从肉，从豆。秦系则作（官印0011），从广，尌声。

5. 亡→（中山王譽鼎）

“亡”，晋系作（中山王譽鼎），从亡，从辵。他系皆不从辵，如燕系作（无盐戈），楚系作（郭店楚简·缁衣14行），秦系作（睡虎地秦简·杂抄22行）。

（五）秦系独具特色的形体

1. 上→（新郪虎符）

“上”，秦新郪虎符作，中间竖笔上部弯曲，是典型的篆体。而燕系作（廿年距末），晋系作（邯郸上库戈），楚系作（郭店·甲1.3），皆竖笔平直，与秦篆不同。

2. 下→（□陶汇·5.388）

“下”，秦陶作，竖笔下部弯曲。而晋系作（鱼鼎匕），楚系作（曾侯乙钟），燕系作（□玺汇·0619），不论独用还是作为构件，皆竖笔平直，不与秦系文字相同。

3. 歲→（□珍秦189）

“歲”，秦系作，从步，从戈，但笔画有所省简，且整字反书，后代简体“岁”当由此形进一步变异而来。而齐系作（陈纯釜），燕系作（杕氏壶），晋系作（□集粹），楚系作（楚王畬肯簋），皆与秦系形体不同。

4. 御→（石鼓文·銮车）

“御”，秦石鼓文作，左从馬，右部构件为“鞭”之古体。他系“御”亦有从馬的形体，但右部构件与秦石鼓文不同，如晋系妤盉壶作，楚系郭店·尊德性1.7作，皆从攴，不从古文“鞭”。

5. 兵→（杜虎符）

“兵”，秦系作（杜虎符），从廾，从斤，斤下多出一横笔，而燕系作（玺汇1225），楚系作（楚王畬志鼎），从斤，从廾，无横笔。

6. 臧→（玺汇0611）

“臧”，秦玺作（玺汇0611），从臣，戕声。齐系和楚系皆从口，戕声，如（玺汇1464）、（鄙客问量）。晋系作（右嗣鼎），从臣，从爿，以上诸体皆与秦系形体不同。

7. 顺→（集粹）

“顺”，秦系作（□集粹），从頁，从巛。他系皆从心从巛，如

（齐系玺汇3570）、（晋系中山王譽方壶）、（楚系郭店·缁12）。

8. 獲→（秦代印风86）

“獲”，秦系文字作，从犬，蒦聲。而齐系作（陈璋方壶），晋系作（上官豆），楚系作（楚王酓忎鼎），从隹，从又。燕系作，从禾，从戈。以上诸体皆与秦系形体不同。

9. 關→（集粹）

“關”，秦系文字作（集粹），从門，𢆶声。而楚系作（噩君启舟节），从門，串声；齐系作（陈纯釜）、晋系作（钱典333），皆从門廾声。

10. →（大良造鞅戟）

“”，秦系作（大良造鞅戟），从戈，𠂤声。而他系皆不作此形，如晋系作（十年洱阳令戈），又作（梁十九年亡智鼎）；楚系作（平夜君成戈），从戈，𠂤声；齐系作（平阿左戟），从戈，𠂤声，或从金作（齐城左戟）。

第三节　域别差异形体的形体差异分析

战国金文中的域别差异形体不仅在分布上错综复杂，而且它们之间的形体差异状况也是纷乱多端，我们对这些纷乱错杂的差异现象进行了梳理，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域别的形体差异表现在笔画层面，也就是说这些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差异形体是同一个文字形体的不同变化形式，它们之间的

差别属于异写形体之间的差异，如：

字头	齊	燕	晉	楚	秦
王	 陳逆簋	 燕王職戈	 三年口匋令戈	 敬戠/楚王酓忎盤	 王四年相邦张儀戈
事	 陳純釜	 漁陽鈹	 卅五年盉	 楚王酓忎鼎	 杜虎符
古	暫缺	 □燕下都241.6	 中山王譽方壺	 □郭店・唐2行	 □集粹
章	暫缺	 □璽匯0878	 九年鄭令矛	 楚王酓章鎛	 □官印
皮	 陳子皮戈	 皮氏銅牌	 卅三年鄭令劍	 之利殘器	暫缺

“王”字，楚系楚王酓忎盘作，与本系和他系主流字形不同，区别在于最下为一横，而最下一横两端弯曲上引。

“事”，《说文》以为“从史，之省聲”，楚金文“事”多如楚王酓忎鼎作，所从“之”中间竖笔上接一斜笔，与他系金文“事”之构件“之”中间仅做竖笔不同。

“古”，晋系文字常在“口”形中间加一饰笔，独用例如中山王譽方壺，作构件例如晋玺作，而他系一般单作（郭店楚简・唐虞之道2行）。

“章”，《说文》析形为“从音，从十”。燕玺作，构件“十”之横笔右端向右下斜引出一弧线，与楚系和秦系字形不同。而晋系（九年郑令矛）之构件“十”又常省去横笔，字形又变。

“皮”，齐系陈子皮戈作，上部已简化为两点，而与他系作形不同。

二、同一个字在不同域别的形体构成不同，即为异构形体关系，这种情况又可细分为：

（一）构件不同，如：

字头	齊	燕	晉	楚	秦
關	陳純釜	暫缺	□錢典333	噩君啓舟節	□集粹/睡虎地・爲吏9
乘	□璽匯3554	廿年距末	公彝鼎	噩君啓車節	□珍秦122
戈	陳子皮戈/陳余戈	柭里瘟戈	□貨係0446	鄸公戈	□睡・日甲47行
上	□璽匯3666	廿年距末	中山王譽方壺	暫缺	三年上郡守戈
更	暫缺	暫缺	暫缺	□郭店・六32	□年上郡守戈
戰	暫缺	暫缺	好蚩壺	楚王酓忎鼎	□睡・雜抄36行
厨	暫缺	暫缺	公朕右師鼎/上樂庶鼎	集脰太子鼎	□官印0011
允	暫缺	匽侯載器	中山王譽方壺	暫缺	□石鼓文
大	陳侯午簋/□陶汇3.95	車大夫長盡戈	上官豆	噩君啓車節	大良造鞅鐓
丙	子禾子釜	□璽匯0747	□貨係0106	鄸客問量	□石鼓文・吾水

上举诸形虽然都是因构件不同而形成的异构形体，但具体情况亦有

差异：

1. 不同域别从不同的构意角度选用不同的构件而形成异构形体，如：

“關”，秦文字作，从門，𢆶声；或作，从門，𢆶省声。齐陈纯釜作、晋币文作，皆从門，廾声。“𢆶”本从廾声，故从廾与从𢆶声同。楚噩君启舟节“關”作，从門，从串，黄文杰云：“‘𢆶’，见母元部字，‘串’即‘申’若‘毌’之异写，……‘毌’也见母元部字，与‘𢆶’有双声叠韵之关系。”[①]“關”的这种形体为马王堆帛书所继承，王贵元先生认为这类异构形体的产生与地域有关。[②]

“乘”，甲骨文作，从大，从木，“象大人张足立于木上”[③]，以会“凭木登乘”意。西周格伯簋作，人形上又增趾形，《说文》小篆作，即承此形。珍秦122作，下从木，上所从为有趾之人形的变异。燕廿年距末作、楚噩君启车节作，不从木，从几，与《说文》古文同，“几”亦为人所凭依。燕玺则从車作，以人在車上会“登乘”意。

2. 形体有时代先后的关系，是为了强化字意或字音而增加表义或表音构件所形成的异构字形。如：

“戈”，齐系除了与他系皆作形外，还作，增意符金，以强化材质之意。

“上”，齐玺作、晋系中山王𠂤方壶作，累增声符“尚”，“尚”“上”古音相同，均在禅母阳部。

3. 差异形体源于其构件因域别不同而形成的异构形体，如：

“更”，郭店楚简作，秦口年上郡守戈作，二者形成异构关系是由

① 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7页。
②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③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34页。

于其构件“丙”在楚系文字增“口”作，而他系皆作。、的异构导致了以之为构件的、的异构。

4. 有的异构字是不同域别选择了不同的形近、音同音近、义同义近或义相关的构件形成的，如：

“貞”，齐玺作（玺汇0363），燕陶作（陶汇3.289），从卜，从貝。晋系中山王譽鼎作，从卜，从鼎。古文字“鼎”“貝”形近易混，一些从鼎之字多可从貞。

“厨”，战国秦官印作，与《说文》小篆同形，从广，尌声。晋系金文作，从肉，朱声；又作，从广，朱声。“尌”古音属禅母侯部，“朱”属章母侯部，声近韵同，可互作声符。

“允”，晋系中山王譽方壶作，从女，燕侯载器和秦石鼓文皆从人，“女”和“人”皆表示人形，作为意符可通。

5. 有的异构形体是由于某些域别有在形体上赘加饰符的习惯形成的，如“大”字，齐系文字除与他系同作，还作，所增“口”不参加构意，为饰符。

（二）构件相同但构件间组合位置不同，如：

字头	齊	燕	晉	楚	秦
祭	十四年陳侯午敦	暂缺	中山王譽方壺	暂缺	暂缺
信	暂缺	□璽匯5427	梁上官鼎	□郭店・緇135行	暂缺
取	暂缺	暂缺	好蚩壺	暂缺	魏公瓶
鄹	暂缺	燕王職壺	十四年雙翼神獸	曾侯乙鐘（中二11）	暂缺

“祭”，中山王譽方壺作从示，从手持肉，齐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亦从示，从又，从肉，但是构件“肉”置于“又”下，与中山王譽方壺之“肉”在下位置不同，齐系的这种组合位置不见于他系。

“信”，燕、晋、楚系文字皆从言，身声，但构件位置不同，燕系作，左声右形，晋系作，楚系作，皆左形右声。

“取”，晋系奴盌壺作，从耳，从又，上下结构；秦魏公瓶作，左右结构。

“鄑”，燕和晋系金文皆从邑，齊省声，构件间位置为上下关系；楚金文从邑，齊声，构件间位置是左右关系。

（三）异构字为全体和省体的关系，如：

字头	齊	燕	晉	楚	秦
曹	 □陶匯3.1060	暂缺	中山王譽方壺	攻吴王姑發勘之子劍	 □陶匯9.90
鬻	暂缺	 □璽匯5435	 中山王譽鼎	鄂客問量	暂缺
秦	暂缺	暂缺	 厲羌鐘	秦苛胲勺	卅八年上郡守慶戈
恐	暂缺	暂缺	 中山王譽鼎	□九店621.13	□睡·答問51行

“曹”，《说文》：“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战国齐系、楚系、秦系文字皆如小篆从棘，唯晋系中山王譽方壺作，省“棘”为“東”。

“鬻”《说文》：“，聲也。气出頭上。从㠯，从肉。肉，首也。，鬻或省。”战国晋系中山王譽鼎与楚鄂客问量“鬻”字皆从㠯，从肉，

燕玺作，从㬎省，与《说文》省体同，从首，从首与从頁同意。

“秦”，《说文》籀文作，从秝，小篆作秦，析形为“从禾，舂省”，王贵元先生《说文解字校笺》“秦”篆下注“《韵会》引作‘舂省声’”。[①]秦卅八年上郡守庆戈作，与《说文》小篆同构。晋系𪏭羌钟作，从秝，与《说文》籀文同构。楚器秦苛膚勺作，与籀文及𪏭羌钟字相较，又省“舂”之构件“廾”。

“恐”，睡虎地秦简作，从心，巩声，而声符“巩”本身又是一个从凡工声的形声字，形声字充当声符时，意符容易脱落，晋系中山王𠂤鼎及九店楚简“恐”字皆从工，亦可视为从巩省。

第四节　域别差异形体的来源、差异程度及形成原因

一、域别特色形体的形成及来源

战国金文中那些具有域别差异的异形形体的形成及来源不外两种渠道，一是继承，一是创新。继承就是对春秋甚或更早的文字形体的承继，其中又有两种情形：

一是，继承甲骨文或西周金文的异形形体。如：“允”，西周班簋作，从儿，目声，不其簋作，从女，目声。战国时期，匽侯载器作，秦石鼓文作，皆从儿，承袭了西周班簋的形体；而晋系中山王𠂤方壶作，从女，则承袭了西周不其簋的形体。如“春”，甲骨文作，从艸，从日，屯声，又作，省构件艸。西周春秋金文不见“春”字。战国时期，

①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91页。

楚系作，秦系作（集粹），皆从艸，从日，屯声，继承了甲骨文的复杂形体，而晋系作（元年春平侯矛），从日，屯声，则是继承了甲骨文的简体。又如“癸”，西周金文除作（此簋），又作（格伯簋），战国齐陈侯因脊敦作，楚郾客问量作，分别承袭了西周金文的不同形体。

二是，承袭或强化本地域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独特书写习惯或构形特点。早在春秋中晚期，随着诸侯国统治势力的逐渐增强，在诸侯国统治的区域内，有些文字已经开始形成某种独特的书写或构形习惯，战国时期，这种独特的书写或构形习惯在本区域范围内得以延续，甚或被强化，从而使得这些字的书写或构造特点的域别特点更为鲜明。如：“歲”，春秋时期的齐国差鑃作，与楚、蔡、苏等其他诸侯国作（鄂钟）、（岁者生鼎）、（敬事天王钟）显著不同，形体开始呈现域别特色。春秋时期齐国文字的这种独特构形到了战国时期不仅仍被齐国文字所承继，如陈纯釜作，陈喜壶作，还扩大影响到齐国周围的其他国家，如莒国鄫公孙朝子钟（8号）亦作，却与燕系杕氏壶作、楚系楚王酓肯簋作显著不同，从而使其成为判断齐系文字的一个可靠标尺。如“平”，春秋时期齐鲁境内的莒国及鄀国铜器铭文或作（鄫叔之仲子平钟），或省去下引弯笔上的短横作（鄀公平侯鼎）。楚器鄂钟作，亦作，第一形与齐系鄀公平侯鼎形体差别不大，只是下引弯笔方向不同，而方向不同是古文字阶段常见现象，还算不上形体变异。而第二形，则在左右两斜笔中间增加了一短横，已经开始呈现变异的倾向。战国时期，楚系金文“平”字进一步变异，至平夜君成戈已作，与齐系平陆戈作、晋系鼏羌钟作、秦器平宫鼎作显著不同，成为楚地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文字形体。

有些具有域别特色的形体是文字在继承的过程中，不同区域对已有异

形形体做出重新选择的结果。如："祈"，春秋时期齐鲁以外的晋、楚、吴、蔡、陈、黄等诸侯国多从单作（者瀘钟），齐鲁境内各国则多省去"单"形，如齐洹子孟姜壶作，邾公鈚钟作。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属于齐系的各国"祈"字多从"单"，如邳伯缶作，丧史寘瓶作，而晋国铜器令狐君嗣子壶反倒如春秋齐系作。如"年"，春秋各国金文多从禾，从人，如秦公镈作、晋器戎生编钟作；或从禾，千声，如鄀公平侯鼎作、陈侯盘作。"年"的这两种形体为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国家所继承，如秦系卅八年上郡守庆戈作，楚系曾姬无卹壶作，皆从禾，千声；晋系十三年上官鼎作、齐系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从禾，从人。春秋金文除如上、两种常见形体外，楚及齐鲁周围诸国的器铭上还出现了一种颇有个性的字形，如楚王孙诰钟作、齐侯盘作、鲁大司徒厚氏元簋作、鄫叔之仲子平钟作，皆从禾，从土。到战国时期，这一字形在楚及齐鲁不见了踪影，但在燕系铭文上，却得以继承，如廿年距末作、八年五大夫弩机作。

还有一些域别异形形体是通过创新的方式产生的，这些形体不见于甲骨文和西周春秋金文，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新形体。创新的方式主要两种：一是某些区域对一些字的既有旧形体进行改造。一是独创新形，从而产生既有鲜明域别特色，又有时代标记的新形体，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改变旧形的笔画而形成的新形，如"中"，甲骨文作、，象徽帜有斿之形。西周宰兽簋作、，春秋邍邟钟作、王孙诰钟作，字形承甲骨文未变。战国中山侯钺作，竖笔缩短，下面两斿简省，中间圆围形亦变为三角形，是在既往形体基础上进行改造而产生的新形。

如“祇”，西周史墙盘作，六年召伯虎簋作，春秋蔡侯纽钟作，字形承西周而略有繁化。战国楚系者沪钟作，字形当是承西周六年召伯虎簋，但是对下部笔画进行了改造，变得近似“大”形。如“大”，西周金文作（伯公父簋），春秋曾伯陭壶作。战国时期，除承袭西周春秋字形作（上官豆）外，在晋、楚、燕系金文中，还出现了（四年春平侯铍）、（大右鉴）、（王太后右和室鼎）形，这也是对西周春秋“大”字笔画进行改造的结果。“夫”字笔画改造情况和“大”字相似。

二是，改变旧形的结构或置换构件而形成新形。如：，西周薛侯盘作，散氏盘作，二者形体大致相同，皆从土、从攴、声。战国燕系廿二壶作，晋系廿三年司寇矛作，与西周金文相较，整个字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拆分不出构件“土”和“”。如“闻”，甲骨文作，象人以手掩面竖耳侧听形。西周膳夫克盨作、春秋王孙诰钟作，字形略有变异，但竖耳侧听之意尚存。战国晋系中山王𠂤鼎作、楚系鄂客问量作，则改造为从耳、昏声的形声字，与《说文》古文同构。如“嘗”，西周皆如姬鼎作，从旨，尚省声。春秋金文承西周，如蔡侯盘作，亦从旨。战国时期齐系和秦系皆承西周春秋字形，如陳侯因資敦作，秦玺作，从旨，从尚不省。而楚器楚王酓肯簋则作，改从旨为从示。古人祭祀之礼中，秋祭曰嘗，以新收稼禾奉与神主请其品尝，故字亦可从示。

三是，在旧形的基础上增加构件构成的新形。如“尹”，西周毛公鼎作，春秋天尹钟作，战国晋系和燕系金文多作（八年建信君剑）、（右御尹壶），在西周春秋字形上增加构件“月”，从而形成具有时代和地域色彩的“尹”字新体。又如“命”，西周金文数百见，多作（小克

鼎），春秋除承袭西周字形作（秦公簋），属于楚系的徐器铭文还出现了增“攴”之“命”，如（徐令尹者旨蜡卢）。战国时期，“命”之传承字形为各系所承袭，春秋新增的从攴之“命”在楚地亦生存下来。同时，在晋系和燕系还出现了增加构件“人”和“立”形成的“命”字新形体。增加构件“人”，如（閔令赵狈矛）、（渔阳钹）；增加构件“立”，如（三十三年业令戈）、（廿年距末）。

四是，放弃原来构字成分，从新的角度构意创造的新形。如“獲”字，甲骨文作，从隹，从又，象捕鸟在手之形，即“獲”之初文。西周金文作（或簋），战国齐、晋、楚系金文皆承西周金文形体而未大变，如齐陈璋方壶作、晋上官豆作、楚王酓忎鼎作。独燕王职壶作，从禾，从戈，以会收获之意，是新的角度构意创造的“獲”字新体。

二、域别差异程度、影响及形成原因

（一）战国金文的域别差异的程度及影响评估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谈到战国时期文字的特点时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好像是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是始于战国时期的。实际上，在春秋中晚期甚至早到西周晚期，一些铜器铭文就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域别特色，李学勤先生在《战国题铭概述》开篇就揭示了这个事实。我们在对春秋金文字形全编的所有形体进行考察的时候，也的确发现有些字的书写风格或结构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域别差异，其中有一些特色形体在战国时期不只得以传承，而且和其他形体的差异程度还有增强的趋势，从而使得这些形体的域别特色更加鲜明，再加上战国时期各系新生的特色形体，共同成就了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现象。既然文字的域别差异不是一个发展阶段独有的，在评价其程度大小时，应该和其他阶段做纵向比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其差异程度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评价战国金文

域别差异程度时，应该和春秋金文的域别差异状况进行比较。

首先是存在域别差异的形体的绝对数量和比例上。战国金文中，有353个字头所领属的形体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系别，其中179个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域别差异，约占总数的50%。而春秋金文中，形体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的有347个字头，其中仅有63个字头领属的形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域别差异，约占总数的18%。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战国金文有域别差异形体存在的字头无论是绝对数量上还是与总字头的比例，都远远大于春秋金文。

其次是形体的域别差异程度上。春秋金文中那些具有域别特色的形体，形体差异程度还不算很大，多是属于笔画层次的，有的仅是细微差别，刚刚露出域别差异的倾向，如上举字。而战国时期那些具有域别差异的形体，其中有些形体之间的差异程度很大，不只笔画构成不同，甚至主体结构都不相同，如上举字。

再次，战国金文和春秋金文域别差异形体的分布特点也不相同。春秋金文中，具有域别色彩的形体多是和通行体同时流布于一个或几个国家，换句话说，一个或几个诸侯国在出现书写或结构相对特殊的形体的同时，还具有和其他国家相同的形体，例如“樂”字，楚国除了有从“大”作（王孙诰钟）的独具特色的形体外，还有与其他诸侯国同从“木”作（王孙诰钟）的形体。战国金文虽然也有某个系别域别特色形体和通行体同时存在的现象，但远不如春秋时期普遍，这也说明春秋金文的异形形体的域别特色不如战国金文显著。再就是战国金文中在某一区域常见的特殊形体，春秋金文中虽然已经出现了，但还极为罕见，如“少”字，战国金文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形体，就是字形下面一笔是弯度较大的弧笔，如（晋梁十九年亡智鼎）、（燕定少两罍小器），这是通行于六国地区的特殊形体。春秋时期，“少”字百余见，仅蔡侯纽钟就有数个，但形体同上者仅一例，即蔡侯纽钟，其他字形多如鲁少司寇盘作。这说明域别特色的形成和增强

是个渐进的过程，春秋时期仅仅是初露端倪，而战国时期域别差异则显著得多。

再从战国金文本身来说，如我们前面的数据统计，所领属的形体存在域别差异的字头约占所有参比字头的50%，这个数字说明半数左右的战国金文字头下的形体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域别差异现象，许慎“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描述并不过分。但是这个数字是形体存在域别差异的字头数和总体参比字头数的比值，它说明的是战国金文中域别差异现象存在的普遍性，而不是异形形体占所有形体的绝对比例。由于有些字头所领属的形体往往多达数个甚至数百，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形体在各国之间写法相同，仅有少量或个别字符具有域别特色，即李运富所说的仅个别字符存在系别差异。所以，如果计算有域别特色的形体和所有形体之间的比例，那么这个数字就小得多了，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战国时期不同域别的形体之间还是相同的成分多，不同的成分少，战国金文形体的域别差异是同中有异。何琳仪在《战国文字通论》“战国文字形体演变”一章中也说：“由于地域差异，某些文字，诸如上举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等形体的确比较特殊，然而这类文字在各地文字材料中只占少数，多数的各地文字还是相同或相近的。……战国文字分域是‘同中求异的分析’。”[①]从战国金文材料看，何琳仪的论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战国金文甚或战国文字的分系研究不等于说战国时期各系之间的差异程度已经到了可以分为不同字系的程度，就像我们上面论述的，战国时期各系之间的形体差异虽然普遍存在，但就形体总量来看，各系之间还是形体相同的多，不同的少。“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相对以前的西周春秋文字而言的。再说，即使那些存在域别差异的形体，其形体之间的差别或是在笔画层次，或是在构件和结构层次。笔画层次的差别是在甲骨文时代就有的现象，是自然演进状态下的文字不可避免的。构件和结构层

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次的差别同样在汉字的其他发展阶段也一样存在，并且大部分异构形体都是历史上出现过，属于传承字形，只不过战国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不同的异构形体会经常性地出现在某一区域。至于那些新增的异构形体，也是按照汉字传统的造字规律，利用已有的形符或声符，或换声换形，或增声增形。退一步说，即使那些看似诡异的形体，若溯源洄流，寻踪觅迹，我们也能看出嬗变的过程，如燕系的“者”字，作，看似怪异，与他系形体差异较大，实际上它也是由西周春秋金文“者”字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其递变过程是（西周邾召簋）→（春秋邝君壶）→（战国燕玺）。所以，战国时期，各系之间的形体差异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本质上讲，那些域别差异形体是同一种文字在不同地方出现的不同的变体，而不是分裂为不同的字系。

（二）战国金文域别差异现象的形成原因

关于战国时期列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原因，人们多归于政治分裂、地理隔绝等原因，我们认为这只是说出了外部因素。文字异形既然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首先应该从汉字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寻找原因。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处于汉字发展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隶书在这一时期孕育并产生，汉字由此开始了由象形系统到音义符号系统的转变。在这一转变时期，汉字旧的象形体系开始被打破，而新的音义符号体系还没有形成，汉字形体在探索中前进，容易出现多头发展和不平衡的情况，列国文字异形现象的产生就是表现之一。如“上”字，甲骨文本作或，以一小横线置于一长画横线或弧线之上，以示“上下”之义，是个表意明确的指示字。或许是为了与表示数字的“二”相区别，至春秋晚期金文，“上”字开始出现（蔡侯盘）形，其指示上下之意不再明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在形体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且探索途径不同。燕国及

其接壤的中山国在形基础上增加声符“尚”，如（燕玺）、（中山王方壶），这是采取从声音角度弥补失去的形体与意义之间的联系的办法。在楚国，“上”字则出现了另外两种极富地域特色的形体，如鄂客问量作，噩君启舟节作，在形基础上增意符“止”或“辵”，这是通过增加意符方式来增强形体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战国时期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多途探索中，由于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形体改造方式，最终造成了列国文字的异形。

再就是，汉字形体简化不均衡也是汉字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甲骨文时代，汉字就存在着大量的简化现象，并且简化程度不一，呈现不均衡的状态，翻开《甲骨文编》，繁简不等现象随处皆是，如“眉”字，作，目下有人形，为全体象形；或作，简省人形；或作，目上之毛更省简为二画。又如“夔”，《说文》：“贪兽也。一曰母猴。”甲骨文作，有发有目有趾，为象形全体；或作，有目有趾，省去首上之发；或作，更省去目；或作，发、目、趾皆省，形体最简。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这种简化程度不均衡的传统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得以延续，虽然随着文字规整程度的提高，这种简化不统一的现象逐渐减少，但是并没有消失。到了战国时期，反倒有加剧的迹象，尤其是六国文字，不但文字省简现象严重，省简的程度更不均衡，并且这种不均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呈域别分布。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国家或区域省简的程度不同，如前举“者”“爲”诸字。我们知道，简化程度不均衡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异形形体的产生，战国金文中，又由于一些文字的简化程度因域别而异，所以由此造成的繁简不同的异形形体也呈域别分布。换句话说，简化程度不同的异形形体在古文字发展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只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分治，从而呈现了域别分布的特点。因此可以说，汉字形体简化不均衡的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国“文字异形”局面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义近形旁通用及音近声旁通用是古文字不同发展阶段经常起作用的规

律，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以一节的篇幅列举了32项义近形旁通用例，基本概括了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中常见义近形旁通用现象。[①]音近声旁通用现象虽不及形旁通用常见，但在古文字阶段也是存在的，如“福”字，西周金文如梁其钟作、士父钟作，从示，畐声；亦如或者鼎作，从示，北声。“畐”“北”古音皆属帮母职部，声韵皆同，作为声符可以通用。战国金文中，义近形旁通用及音近声旁通用现象同样也较为常见，义近形符通用例，如“返”，楚王酓章镈作，从辵，反声；好蚩壶则作，从彳，反声。“彳”“辵”同义，故可互作。音近声旁通用例，如“视”，秦玺作，从見，示声；侯马盟书作，从見，氏声。“示”古音属船母脂部，“氏”属禅母支部，声母皆为齿音，韵部旁转可通。不论是义近形旁通用还是音近声旁通用，其结果都是导致异形形体的产生，只不过战国文字中异形形体经常固定地出现在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地区，成为具有域别色彩的形体。这种域别形体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还是义近形旁通用及音近声旁通用规律作用的结果。

总之，造成战国时期列国文字异形根本原因是文字自身发展过程中各种规律作用的结果，政治分裂、地理隔绝等因素虽然只是促使列国文字异形现象产生的外部因素，但作用也不容忽视。这样，内因和外因相结合，共同造就了战国文字的域别特色，从而呈列国文字异形的局面。

①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9—158页。

第四章　战国金文隶变现象探究

一般认为，隶变现象肇始于战国中晚期的秦国，所以隶变研究多局限于秦统一前后的秦国以及汉代的文字材料。虽然多数人也承认隶书中有六国文字成分的掺入，隶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六国文字的影响，但是六国文字尤其是兵器文字中到底有多少隶变现象发生，隶变的具体情况怎样，以及在整个隶变过程起了多大的作用，目前学界还存在缺乏系统研究和认识不统一的现状。此外，关于隶变的原因，学界多归于社会需要，我们认为这只是引起隶变的外部因素，而隶变的真正动因应该从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里面寻找。本章在对《战国金文字形全编》所有战国金文字形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并和睡虎地秦简、青川木牍及马王堆帛书等成系统的早期隶书材料进行对比，讨论包括战国金文尤其是六国金文中隶变现象及态势，并重新评价其在隶变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隶变的动因及规律，以期对隶变研究的深入有所补益。

第一节　战国金文隶变趋势研究的动机与方法

一、战国金文隶变趋势研究的动机

隶书的来源及隶书和六国文字的关系问题，是隶书研究中颇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在20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青川木牍、马王堆汉墓简帛、临沂银雀山汉简等战国秦汉早期隶书材料相继出土以前，一般都认为隶书是六国文字发展的共同趋向，如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说："六国文字，地方色彩更浓了，以致当时有同一文字的理想。但除了图案化的文字外，一般有一个

共同的趋势，那就是简化。用刀刻的，笔画容易草率，用漆书的，肥瘦也受拘束，就渐渐开隶书的端绪了。”[①]又说：“六国文字的日渐草率，正是隶书的先导。”[②]郭沫若在考察了战国楚帛书后，认为“字体（指楚帛书）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体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③]

1972年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材料出土后，裘锡圭发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古隶的一些问题》一文，将遣册文字与汉初铜器铭文及秦统一前后的铜器、陶器、漆器、权量诏文、周秦印等秦篆资料进行了比较，指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④]赵平安的《隶变研究》，通过对战国中期到秦灭亡时各类秦文资料和汉武帝以前的几种简帛资料的系统整理研究，也认为隶变始于秦文字，持论与裘氏同。同时还批驳了“隶书是六国文字发展的共同倾向的观点”，他说：“这一观点是根本站不住的。症结在于，持论者立论的前提是把隶书和六国文字进行比照，而这两种文字又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⑤]王志平、董琨《简帛文献文字研究》在讨论隶书文字的系属时说：“唐兰先生以前曾经指出，‘六国文字的日渐草率，正是隶书的先导’。他认为隶书起源于战国，其时代判断所言甚是，但对于文字系属的判断并不正确。”并说：“现在一般人认为，‘秦国人在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为了书写的方便也在不断破坏、改造正体的字形。由此产生的秦国文字的俗体，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其文字构形当然属于秦系文字。”[⑥]

由上可见，随着战国秦汉简帛早期隶书资料的出土和深入研究，隶书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
③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第8页。
④ 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2页。
⑤ 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⑥ 王志平、董琨：《简帛文献文字研究》，《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

始于战国中晚期的秦国的观点几乎已成确论，草率的六国文字是隶书的先导的观点已不被人接受。但是，六国文字中确实有一批字形明显简化，整字或构件与秦统一前后简牍文字及西汉早期简帛文字字形相同或相近。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代表性的论述主要有：一、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里讲到隶书的来源的问题时，说“我们不能因为隶书的有些字形跟《说文》里有问题的篆形不合，就得出这些字形来自六国文字的结论”，但同时又说“我们虽然原则上不同意隶书有一部分是承袭六国文字的说法，却并不否认隶书所从出的篆文或篆文俗体以至隶书本身，曾受到东方国家文字的某些影响的可能性”。二、赵平安虽然反对隶变是六国文字发展的共同倾向的观念，但他并不否认六国文字对隶变过程产生过影响，他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六国文字经隶变直接成为隶书，二是六国文字的简化方法对隶变起到借鉴作用。[①]三、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在分析秦至汉初简帛早期隶书字形来源时，列举了若干写法深受六国古文影响的字例。从如上的几家论述可以看出，大多学者承认隶书中有六国文字成分的掺入，隶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六国文字的影响。但是六国文字到底有多少隶变现象发生，隶变的方式及态势怎样，在整个隶变过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目前学界还存在缺乏系统研究和认识不足的现状。而六国文字隶变问题研究的深度如何，不只关涉对隶书的来源问题的看法，还涉及如何看待六国文字隶变的作用问题，这些都是隶变研究中根本性的观念问题。鉴于目前隶变问题的研究现状，我们将战国金文的隶变趋势作为本章的研究内容，又由于战国金文中秦金文的隶变问题前人研究较为充分，所以我们重点放在六国金文隶变趋势的探讨上。

二、战国金文隶变趋势研究的方法

（一）全面考察、穷尽性的分析方法

对战国金文字形全编的所有字形进行全面考察，将有隶变的形体拣选出

① 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16页。

来，制成《六国金文与秦金文隶变形体对照表》，作为分析的对象。

（二）纵向对比的方法

1. 战国金文处于隶变的起始阶段，有的甚至是刚刚露出隶变的萌芽和细微的倾向。所以，探讨战国金文隶变趋势与特点，不仅要与秦汉早期隶书作比较，更要与春秋金文相对照，从而凸显战国金文隶变的态势和特点。

2. 《说文》小篆成书于东汉，时代在战国之后，在探讨战国金文形体演变时，原则是不能以小篆为参照体的。但是《说文》小篆绝大多数为秦篆，形体构造多继承西周金文及春秋秦篆而变化不大。考虑到《说文》小篆的这一特点，故在探讨战国金文某字隶变问题时，若西周金文和春秋金文中没有与其对应的形体，乃以《说文》小篆为参照体。

第二节　六国金文隶变趋势及在隶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认为隶变是汉字形体由小篆经由古隶到今隶的演变，这实际上只说出了隶变的表征，并未触及隶变的实质。隶变的实质当如王贵元先生所说“是构件形体由象形到音义符号的转化”[①]。换句话说，隶变是为了解决战国时期汉字组合结构已完成由象形组合到音义、会意组合的转化后，若干字体象形性价值的已经丧失却依然要按象形描画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隶变的过程即是整字或构件形体呈现由象形向音义符号转化的过程。

一、六国金文中的隶变趋势

从理论上讲，六国金文和战国秦系文字属于同一文字系统，又处于汉字发展的相同历史阶段，必然受相同的文字发展规律制约。虽然诸侯割据等政治因素对文字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改变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战

①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国时期的六国金文和秦系文字一样，处于汉字构形系统由象物性向音义符号转化的起始阶段，隶变的发生也是必然。从材料实际看，自然演进状态下的六国文字也的确有不少隶变的元素，主要表现在：

（一）六国金文中，有一部分形体呈现与秦汉篆隶发展状态相吻合的特点，这说明了在隶变过程中，六国金文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和秦文字一样也参与了隶变，且局部呈现了一致的隶变状态，如：

1. “余”，楚余㤅壶作，笔画平直，且中间竖笔延伸至中间横笔外，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37行形接近。

2. “半”，韩器四年郑令戈作，从八，从牛，其构件“牛”笔画平直．已无象形之意，其隶变状态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64行同。

3. “命”，三晋器三年䢅令戈作，从口，令声，令之构件“卩”笔道变直，其象人跽跪之态不复存在，隶变之态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125行同。

4. “台”，齐陈逆簋作，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112行同。

5. “干”，羡世取库干剑作，与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本27行作同，上部象枝丫状斜笔已变为一横笔。

6. “樂”，燕繳䜌君扁壶作，其构件“木”与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7行同，两斜笔衔接并伸直，变为一横笔，而六国金文“木”大多不作此状，如令狐君嗣子壶作、上乐庆鼎作。

7. “都”，燕廿九年高都令戈作，所从“者”高度简化且笔道平直，与银雀山汉简241行之构件“者”形近。

8. “日”，楚王畬忎鼎作，外廓方正，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18行

作同。

9. “伐”，赵十五年春平侯铍作，构件“人”演变为，构件“戈”之笔画舒展平直，其隶变形态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4行同。

10. “馬”，齐少司马耳杯作，笔画较直，与睡虎地秦简·效律60行形体相近。

11. “原”，赵地屔氏扁壶作，笔画平直方折，与马王堆帛书·十六经133行作极似，已呈隶变之态。

12. “西”，三晋器元年邬令戈作，与西替簋相较，笔道平直，且整字轮廓方正，与马王堆帛书·杂禁方8行同为隶变形体。

13. “陽”，三晋器三年邿令戈作，构件“阜”作，隶变态势与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本141行作同。

14. “也”，春秋金文作（齐侯匜）、（冀甫人匜）。战国晋系卅二年坪安君鼎作、平安君鼎作，形体省简，其隶变之态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29行、日书乙种40行同。

15. 偏旁“艸”，齐器苗隆簋小器及鄘驹壶有“苗”字，分别、，从艸，从缶，其构件“艸”笔画平直，其隶变之态与战国秦金文（廿一年相邦冉戈）、（廿四年莒阳斧）、（五年吕不韦戈）等同。又如“苛”，楚秦苛膳勺作，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99行所从艸形极近。

16. “攻”，楚鄸客问量作，构件“攴”上部演变为两斜笔相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40行作，构件“攴”上部亦为两斜笔相接，隶变方

式与楚郾客问量同。

17. “高”，甲骨文繁体作、简体作，徐中舒以为：“象高地穴居之形，为高地，为穴居之室，为上覆遮盖物以供出入之阶梯。”[①]战国时期，六国器廿九年高都令剑作，中间象阶梯之形的构件与上部的及下部的分离，从而使其形体变异为，以致整字最初的象形之意全失，显然已经是隶变的形体，而秦廿五年上郡守戈“高”亦作，二者隶变形态相同。

18. “辛”，六国器楚王畬肯簋作，与春秋金文（鼜公彭宇簋）、（大师盘）相比较，下部竖笔两侧相接的弯笔已经拉直为横笔，中部相接的弯笔也分离为相向的两点，整字笔画平直舒展，其隶变的形态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110行相同。

19. “里”，六国器右使车啬夫鼎作，笔画平直方折，隶变之态与秦葭阳鼎同。

20. “气”，春秋洹子孟姜壶作，《说文》：“云气也。象形。”六国器四年右库戈作，笔画更为平直，且最上弯笔已经断裂分离为斜笔与横笔的组合，其隶变之势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115相同。

（二）战国金文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形体虽然与秦汉篆隶结构和姿态不同，但其笔画形态已与春秋金文显著不同，具体表现是平直化趋势明显，不仅是横笔竖笔更加平直，就连斜笔和弧笔笔道也明显变直，使得春秋时期尚存的象形意味几乎丧失殆尽，这实际上也是隶变的表现，其结果都是使原来象形的形体变得不再象形，而成了一种音义符号，只不过隶变的方式和态势与秦文字不同罢了。如：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590页。

1. “屯”，春秋秦公镈作，笔画婉曲，草木初生之态依然形象。六国金文三年铍作，通贯上下的弯笔缩短且拉直，象草木之形的弧笔被断开，且变为直笔，草木初生之态俱失。马王堆帛书·杂疗方65行作，与秦公镈相较，通贯的弯笔形态稍变，象草木之形的弧笔拉直为横线，整字亦不再象形，但隶变的形态与六国金文三年铍不同。

2. “春”，甲骨文作，从艸，从日，屯声。春秋战国之际的栾书缶作，从艸，屯声，与甲骨文同，唯从日演变为从月，构件形体笔道婉曲，象形意味仍然很浓。战国四年春平侯剑作，省简构件“艸”，所存构件笔道平直，象形意味大减。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87行作，与甲骨文和栾书缶相比，不仅笔画平直，结构亦发生了很大变化，隶变形态与六国金文迥异。

3. “單”，春秋叔单鼎作，仍象古代狩猎工具之形。六国金文卅二年坪安君鼎作，上部圆围形简化为竖点，原来圆转的笔道也变得方折，经过这样的变化，形体不再象形。睡虎地秦简·编年史50行作，春秋叔单鼎所有圆转笔画都被拉直了，且竖笔上部增繁一横笔，隶变形态与卅二年坪安君鼎不同。

4. “為”，春秋曾伯陭铜作，从爪，从象，以手役象会劳作之意，构件及组合关系仍具有象物特征。六国金文十一年库啬夫鼎作，构件“象”高度省简，构件“爪”位置下移，构件及组合关系仍象物性俱失。睡虎地秦简·效律60行作，构件“爪”上移，构件“象”笔画平直化，整字的象物性受到一定程度损害，但在隶变程度上，远不如十一年库啬夫鼎

激进。

5. “富”，《说文》：“備也。从宀，畐聲。”“畐”本象盛酒的器皿，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190行作，构件“畐”尚能看出象器皿之形，日书甲种120行作，构件“畐”形体已经是隶书形态，和楷书“畐”结构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六国金文三年杖首作，构件“畐”删减了笔画，虽然很难看出象器皿之形，但与睡虎地秦简隶变形态明显不同。

6. “馬”，六国金文匽侯载器作，十二年邦司寇矛作，形体高度简省，不复象形，其隶变之势显明。睡虎地秦简·封诊式22行作、杂疗方26行作，其象意失去的原因主要是笔画的平直倾向。

7. “楚”，楚王畬肯簋作，从林，从疋。“疋”，西周金文作（走簋）、（元年师兌簋），《说文》云：“足也，上象腓肠，下从止。”楚王畬肯簋之“疋”所从“止”竖笔高度倾斜，最下面折笔也变为弯度较小的弧笔，最初的象形之意俱失，隶变的态势非常明显。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243行作，构件“疋”所从“止”的折笔虽然也平直化，但竖笔未倾斜，尚与圆圈相连，倒还保持着一些篆意。

8. “邦”，甲骨文“邦”作，从丰（丰），从田，象植木于田界之形。西周金文“邦”始增邑，作（师袁簋），或又累加意符“土”作（毛公鼎）。战国平安君鼎作、七年阳安君鈹作，象草木之形的丰之向上弯笔折断，变为两斜笔，失去了篆意。同时代的秦金文或如五年吕不韦戈作，则是将丰之向上弧笔直接拉为直线，秦金文的这种隶变方式与六国金文不同。

9. “鬲”，《说文》：“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西周金文作（大盂鼎）、正象三足之鼎形，又作（王伯姜鬲），

鼎足与鼎身离析而类似“羊”，形体有所变异，但象形之意仍然存在。六国器鄦孝子鼎作，除整体笔画更为平直以外，鼎之上部简化为一笔，象形之意俱失，已是隶变之体。睡虎地秦简不见独用之“鬲”，以之作为构件的如（日书甲种45行）、（日书甲种67行），“鬲”之上部演变为，三足之上廓线条变异为，同样也是隶变形体，但隶变方式与六国金文不同。

10. “鳥”，《说文》：“孝鳥也。象形。”西周金文作（毛公鼎），象乌鸦之形，形体以头部上方多出冠羽而与“鳥”字区别。楚噩君启车节作，形体高度省简，头、腹仅剩轮廓，象鸟羽的弯曲线条拉直为横线，且与背部分离，头部之冠羽也演变为两斜笔相接，原始的象形之意所剩无几，已是隶变的形体。秦廿二年临汾守戈“歐”作，从鳥，从欠，其构件“鳥”也是隶变之体，但隶变的方法主要是笔画的平直化，从而与楚噩君启车节呈现不同的隶变形态。

11. “者”，西周金文作（者鼎）、（伯公父簋），还有作（或者簋）、（饛簋）形者，上部除饰点以外为“木”形。此字构造之意不明。春秋者瀘钟作，上部饰点以外的形体演变为“止”，邾公牼钟作，从“口”变为从“曰”，且下面饰点与“曰”黏合在一起。战国秦器廿一年启封令癃戈作，从止，从曰，仅剩的一个饰点变为左下斜笔，笔道也较春秋金文平直得多，是初具隶变趋势的形体，至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41行“者”作，斜笔相接并拉伸为横笔，是较为成熟的隶变形体。六国金文十茉灯座作、十二年盉作，笔画平直，形体高度简化，与西周春秋形体相距殊甚，同样也是发生隶变的形体，但是隶变的态势与方式与秦文字不同。

二、六国文字在隶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对六国金文隶变趋势的全面考察，关于其在整个隶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在汉字发生隶变的起始阶段，战国时期的六国金文和秦国文字一样，也以积极的姿态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参与了隶变，或调整字形，呈现与秦文字一致的隶变步调，或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隶变风格。

（二）隶变是整个汉字系统的由象形系统向音义符号系统的转化的过程，六国金文和秦文字属于同一文字系统，它们共同承担起了汉字由象形系统向音义符号系统彻底转变的历史任务，虽然担当的角色不同，但作用同样不能低估，更不能否认。任何否认六国文字具有隶变现象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用汉字发展规律内在统一性所无法解释的。

当然，我们也承认，由于诸侯分治、地理隔绝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六国文字隶变的规模和程度与秦文字不同，比如上面我们所举的六国金文与秦汉篆隶发展形态吻合的例子，在六国金文中只是局部现象，还不是普遍存在。六国金文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字形体仍保持着较浓的篆意，尤其是礼器铭文尤为突出。据我们粗略统计，《战国金文字形全编》中，1741个字头下有六国形体分布，其中185个字头下的六国形体有隶变发生，有隶变发生的字头数与有六国形体分布的总字头数的比率约为10%；在这185个字头下六国形体总数是4653个，其中1118个属于隶变形体，隶变形体约占24%。251个字头下有秦国形体分布，其中174个字头下的秦国形体有隶变现象，约占70%。这251个字头下共有秦国形体678个，其中601个属于隶变形体，隶变形体约占88%。从如上数据的比较中，我们看出，无论是隶变字头与总字头的比例，还是隶变形体数量与总形体数量的比例，六国金文比秦金文要小得多，这说明六国金文隶变的规模远远不如秦金文。再就隶变的程度来看，六国金文的多数隶变还多局限于笔画的平直化，后期隶变中出现的偏旁的大量混同现象在六国金文中还没有成规模地出现，汉字的组织性和系统性尚未遭到严重破

坏，这些都说明六国金文隶变的力度还不是很大，隶变还处于发生和初级阶段，或者说仅仅是刚刚露出隶变的萌芽。

综上，我们对待隶变问题的观点可以归纳为：隶变是整个汉字系统共同参与的由象形符号到音义符号的转变。六国金文和秦文字一样，也积极地以不同方式参与了隶变。但六国金文无论是在隶变规模上、隶变程度上，还是对后来隶变的影响上，都不及秦文字，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三节　六国金文中的隶变方式和手段

既然隶变是汉字构形系统由象形性向音义符号的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呈现这种转化态势的现象都可以认为是隶变现象或具有隶变的趋势，促成这种转变发生的方式和手段，我们都可视为隶变的方式和手段。六国金文隶变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有：

一、笔画平直、方折化

笔画平直化是六国金文隶变的主要方式，虽说从甲骨文时代开始，汉字就是朝着笔画平直化方向发展的，且春秋金文平直化速度有加快的迹象，但是不论平直化的范围，还是对汉字形体象物程度的影响都远远不如六国金文。六国金文笔画平直化不只发生在横向及竖向走势的笔道中，各种斜笔、弧笔也都有着平直化的趋向，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些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春秋时期尚存的篆意。如：

1. “皇”，西周金文作（癲钟），或说象有羽饰之冠冕形。春秋金文作（者瀘钟），增繁一笔，字形较西周金文规整，但笔道依然婉曲。六国金文所见“皇”字形体虽然大多也保持着一定的篆意，如曾侯乙钟（下一2）作、十四年陈侯午敦作，但也有如匽侯载器作者，上部圆转的弧笔

拉直为相接的横笔与竖笔。

2. “中”，西周金文作（趞鼎），象徽帜有斿形，或省其斿作（仲簋）。春秋金文作（沇兒钟）或（邍邗钟），承西周无大变化。六国金文“中”字异形较多，或如子禾子釜作、曾侯乙钟作，承西周形，但西周弯曲的上下之斿已变为平直的横笔，飘动之状俱失；或如中山侯钺作，省去下面两斿，中间圆围变为直笔相接的三角形，上面两斿也为直笔，经历这些变化，“中”字当初的象形之意所剩无几了。

3. “氏”，西周金文作（颂壶），春秋金文“氏”竖笔上圆点多演化为短横，如鲁大司徒厚氏元簋作、齐鲍氏钟作，但上部笔道依然弯曲。六国金文“氏”字如七年仑氏戈作，上部虽然还是弯笔，但弯曲程度明显变小，口氏罍小器作，则干脆将弯笔变为两画相接的直笔。

4. “反”，《说文》：“覆也。从又，厂反形。”西周金文作（太保簋）、（柞伯簋），构件“又”线条弯曲，象手之形。春秋金文作（钟）、（姑发腎反剑），笔画略加平直，但形象之意仍存。战国王后左相室鼎作，从厂，从寸。构件“寸”之组成部分“又”象手指形的弯笔已经拉伸为直线，构意全失。

5. “左”，西周金文作（师袁簋）、（虢季子白盘），《说文》：“手相左助也。从𠂇、工。”春秋金文作（子犯钟）、（鲁大左司徒元鼎），形体承西周金文变化不大。战国六国金文王后左相室鼎作、左周弩牙作、廿四年锥形器作，构件“𠂇”象手指形的弯笔被逐步拉伸为横线。

6. “帀”，西周金文作（师袁簋），“一象地，象地下之根柢

形”[①]，春秋蔡大师鼎作、钟伯侵鼎作，形体变化不明显。六国金文卅六年私官鼎作，象地下之根柢形的下引弯笔变为直笔，左右相接的弯笔也变为折笔。

我们知道，战国兵器铭文又叫兵器刻辞，那就是说它们大多数为利器在铜兵上刻画而成。在坚硬的界面上刻画文字时，为了行笔（应该称为刀）的方便，常常将一些弯曲的线条直接刻为直线，其结果也是造成了线条的平直化。但它与隶变过程中的平直化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在文字发展规律作用下发生的文字内部结构的变化，而是受书写工具及书写方式影响而形成的形体笔画或结构的临时性变化。而隶变过程中的平直化是一种文字发展的趋势，是文字系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所以，对战国金文进行形体分析时，一定要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区分开，否则会得出与汉字形体演变规律不符的结论，甚至闹出笑话。比如，甲骨文也是刻画而成的，也存在不少笔道平直化的现象，如果把它看成隶变的方式，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西周金文笔道反倒更为弯曲，形体象形程度更高的现象了。

至于如何区分战国兵器铭文中出现的笔画平直化现象到底是属于隶变还是属于书写工具及方式引起的临时性变化，我们主要从汉字形体发展演变历史的角度衡量，看它是不是符合形体发展演变序列。符合其形体发展演变序列的，属于隶变现象，否则，则属于书写原因导致的临时性的笔画变化。如“木”，战国金文无独用例，但以之为构件的字甚多，如（六年格氏令戈）、十四年凤方案、卅三年大梁戈，皆作两斜线与一竖线交叉状，笔画平直。我们上溯甲骨文，下探秦汉篆隶，排比“木”之形体演变序列：

甲骨文、→西周金文（散氏盘）、（杨姞壶）→春秋金文

① 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金文形义通解》，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507页。

（陈侯壶）、（中子化盘）→六国金文（六年格氏令戈）、（十四茉案方案）→（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241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14行）。

由如上演变序列可见，“木”之初文为，象树之枝桠形。西周金文直承其形，春秋金文在继承西周金文基础上略加变化，变化的方式是将“木”之上部相接的弯笔逐步拉直，战国秦金文及睡虎地秦简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至马王堆帛书文字，其中绝大多数形体的弯笔已经拉伸为平直的横笔。“木”之上部弯笔变为横笔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其中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在这个序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前面甲骨文“木”字第二形与后面六国金文的构件“木”形体相同，均作两斜线与一竖线交叉状，虽然它们的笔画也都是平直的，但平直发展的方向与“木”字整体演进趋势不合。二者又分别属于汉字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隔时间也可谓久远，形体却出现了相合的情形，其原因就是由于使用了相同的书写工具，采用了同样的刻画方式，它们的笔画平直现象不属于隶变方式，而是由书写工具及书写方式导致的临时性的笔画的平直变化。又如构件“水”，六国金文多笔道弯曲如（郘蛮壶作、郘尹𥎦鼎作，但也有笔道平直如（江鱼戈）、（燕侯载作戎戈）者，那么，这到底是属于隶变现象还是书写原因导致的临时性的笔画平直呢？我们还是排列其形体自然演进的序列：

甲骨文、→西周金文（小臣謎簋）、（伯喜父簋）→春秋金文（江小仲母生鼎）、（洹子孟姜壶）→战国文字（郭店楚简·尊德性19行）、（寺工师初壶）、（江鱼戈）→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104行）→马王堆帛书（十问66行）。

我们看到，偏旁“水”从甲骨文经历西周金文一直到春秋金文，其变

化趋势是中间象水流弯曲之状的曲线在朝着折线的方向发展，曲线两侧的象水滴状的小点的笔画在逐渐延长。发展到战国楚简文字，中间的曲线折度更大，变成，象相接的两笔，两侧已经延长的笔画也与之作同向平行排列状，这样，偏旁“水”的形体似乎被分成两部分。在此基础上，若省简形体的下部并横向，就会演化成如寺工师初壶之三条短横呈竖向排列状。至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简帛文字，偏旁“水”已经绝大多数作三横点竖向排列。很明显，（江鱼戈）、（燕侯载作戎戈）的偏旁“水”虽然笔画平直化趋势很明显，但与整体的演化趋势及方向不相符，这种平直化应该属于书写原因造成的，而不是隶变规律作用下的平直化现象。当然，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简帛文字也偶有作（语丛8行）、（五十二病方347行）形者，但这只是隶变尚未彻底完成，用隶书手法书写古形的结果，我们不能认为它是战国金文、平直化手法的继承。

另外，战国金文在笔画平直化的过程中，常常将一些较长的弯笔或弧笔改造成直笔相接的形态，这样就造成了这些字笔画的方折化，如上举“年”字，（十八年建信君铍）即是把（滕侯苏盨）之状似下垂的禾穗之形的弯笔改造为。如“皇”，（匽侯载器）亦是将朝上笔改变为形。其他又如（廿年相邦建信君剑）、（十八年建信君铍铍）、（八年建信君剑）等，都是在对（平安君鼎）、（蔡侯纽钟）、（庚壶）进行平直化改造的过程中产生的笔画方折现象。

裘锡圭云：“在秦国文字的俗体里，用方折的笔法改变正规篆文的圆转笔道的风气颇流行。有些字仅仅由于这种变化，就有了浓厚的隶书意味。”还说：“从笔法上看，在简文（睡虎地秦简）里，正规篆文的圆转笔道多数已经分解或改变成方折、平直的笔画。”[①]六国金文那些呈隶变趋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8页。

势的形体和秦文字一样，也在经历着笔画方折的变化，这是六国金文隶变形体的一个特点。但也有学者不这么认为，如黄文杰在《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一书中说："'方折'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早期隶书的特点，而是隶书成熟后的特征。篆书变隶只是篆书的草化，不是篆书的方折化，而'方折'是隶书逐渐方正化的过程才出现的。"[①]实际上，黄氏与裘氏持论不同的原因是二者着眼点不同，裘氏侧重于早期隶书相对于篆书的变化，而黄氏侧重于早期隶书与成熟隶书的比较。我们通过对六国金文的全面考察，认为，相对于春秋篆文，六国金文那些有隶变趋势的文字形体平直方折化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虽然这里面也有书写工具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形体发展自身引起的。隶变过程中，汉字婉曲的笔道改造为平直的笔画时，横笔与竖笔相交、折笔拐弯时必然会呈现方折的特点，换句话说，方折化伴随着笔道的平直化产生，是笔道平直化的必然结果。方折化应该是六国金文隶变过程中的形体特点，只不过是方折程度及普遍性不及成熟隶书罢了。

二、笔画的删减、粘连、分离、折断、延伸及缩短

隶变过程中，在笔画逐步变得平直的同时，往往还伴随着笔画的删减、粘连、折断、延伸、缩短等现象的出现。

1. 笔画的删减。如"年"，春秋滕侯苏盨作，从禾，人声。六国金文十八年建信君钟作，构件"禾"之象禾穗下垂之形的上引弯笔变成平直的横画和竖画垂直衔接，中间上引的直线却被省去。如"建"，《说文》小篆作建，从聿，从廴，构件"廴"本为三条可拆分的曲线，十八年建信君钟作，构件"廴"之曲线被删减、拉直为折笔。如"隹"，楚王酓章镈作，象鸟头、腹、尾形，尚为全体象形字。十五年春平侯剑"鳳"作，从隹，凡声。构件"隹"之象鸟头之形的那部分笔画被省简。如"爲"，甲

① 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6页。

骨文作，从又，从象，以手役象会劳作之意。战国楚器秦苛臘勺作，从爪，从象，但构件“象”之形体高度简化，只剩下突出象鼻的头部，甲骨文“爲”形体所会之意已不复体现，是隶变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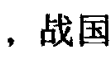
2. 笔画的粘连。如“蔡”，春秋蔡子匜作，右下为，竖笔两侧分别是相接的斜笔，六国金文左使车工蔡鼎作，右下竖笔两侧对应的斜笔被拉直，并粘连为一笔。如“受”，春秋國差䜌作，上从爪，下从又，以会“相付”之意，“舟”为其声符。战国魏器平安君鼎作，其构件“爪”与“舟”笔画粘连在一起。如“竹”，《说文》：“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箐箐也。”战国妤篕壺作，象形，竖笔两侧斜笔正象箐箐下垂形。骑传侯马节作，竖笔两侧的斜笔粘连为一弯笔。如“”，铸客为王句小廥鼎作，从府，从貝，其构件“貝”廓内横笔与廓外下部斜笔粘连为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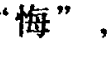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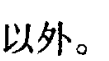
3. 笔画的分离，指原来连接在一起的笔画或笔画组合被分开，使得形体失去原来的象形之意。如“隹”，《说文》：“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西周金文作（史墻盘）、（小臣守簋），春秋金文作（戎生编钟）、（蔡大师鼎），象鸟羽之形的斜笔始终不与腹部弧线分离。战国金文妤篕壺作，象鸟羽的斜笔斜度变小，接近横笔，并且与象鸟腹的弯笔分离，已经很难看出象鸟之形。如“集”，甲骨文及西周春秋金文不见，《说文》小篆作，从雥，从木，或体作集，从隹，从木。战国铸客为集盧作，从隹，从木，亼声，其构件“隹”之象鸟首及腹部轮廓的折线与象鸟羽形的三笔平行斜线分离，同时表示鸟背轮廓的竖线亦与鸟身分离。如“烏”，西周金文作（毛公鼎），象乌鸦之形，以首部有突出冠羽与“鳥”形区别。战国金文噩君启车节作，头及身简化为，冠羽之形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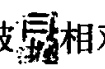
为，并与头部分离，象乌鸦羽毛形之亦与背部分离。如“大”，西周金文作（吕方鼎）、（大师人鼎），象成人四肢舒展形，战国四年春平侯铍作，象躯干之形的弯笔被省简，遂使表示上下肢体的笔画分离。

4. 笔画的折断，如：“父”，春秋鲁伯俞父簋作，《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正象以手举杖形，六国金文平安君鼎作，所持杖形与“又”（手）断开。如“君”，《说文》：“君，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战国金文多如信安君鼎作，从尹，从口，其构件“口”由两笔构成，即一横与一U形弯笔，形体构造与西周及春秋金文相比变化不大。但战国金文中也有如十八年平国君铍作者，虽从尹，从口，但构件“口”的U形弯笔已折断为三条直笔垂直相交形。如“生”，春秋戎生编钟作、岁者生鼎作，《说文》：“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战国燕侯载作戎戈作，上面弯笔从中断开、变为相向的两点。如“柬”，西周金文作（新邑鼎），《说文》小篆作，云“分别簡之也。从束，从八”。战国二年邢令戈作，最上弯笔折断，变为相向的两点，笔画变化与上举燕侯载作戎戈如出一辙。如“春”，十五年相邦春平侯剑作，从日，屯声，构件“日”之圆廓形被拆散为几条直线。

5. 笔画的延伸，如“余”，春秋鄦镈作，余㪤壶作，竖笔顶端两斜笔被拉直并粘连为一笔，竖笔也被延伸至横笔之上。如“止”，春秋金文多如陈伯元匜作，右边弯笔与中间竖笔相接；战国楚器铸客豆作，左面和中间竖笔皆变为右向斜笔，而右边的弯笔则拉直为斜笔，延伸并穿过两条右向斜笔，呈相交叉状。如“丕”，春秋鄫侯少子簋作，下面两弯笔在

中间竖线两侧，并与其相接，战国十一年库啬夫鼎作，弯笔变斜线，且左侧斜线延伸，超过中间直线与之交叉。

6. 笔画的缩短，如“悔”，七年仑氏戈作，从每，从心，构件“每”中间下引弯笔被缩短。如“屯”，甲骨文作，象待放之花苞与叶形。春秋秦公镈作，象花苞之形的填实圆点或空廓变为短横，但整字尚存篆意。战国陈逆簋作，象叶形的朝上的弯笔拉直并缩短，上引曲线同样亦被缩短，不再超出最上短笔以外。

当然，战国金文在隶变过程中，往往不是单独采用一种隶变手段，而是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如上举“建”字，篆体演变为，既有笔画的粘连、也有笔画的省简，当然平直化得倾向也很明显。又上举“君”字，十八年平国君铍相对于信安君鼎，构件“尹”的变化就是综合运用了笔画平直方折化、笔画的缩短、笔画的折断等多种手段。

附：《六国金文与秦金文隶变形体对照表》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上	十三年上官鼎	34	36	六年上郡守閒戈	18	28	
下	魚鼎匕	45	46		0	0	 陶匯5.388
祭	樂書缶	1	5		0	0	睡・日乙155行
齋	十八年平國君鈹	16	23		0	0	
祈	樂書缶	1	6		0	0	
王	魚鼎匕	12	306	王四年相邦张儀戈	6	9	
皇	匽侯載器 鄀陵君王子申豆	3	69	商鞅量	2	2	
气	四年右庫戈	1	1		0	0	睡・答問115行
士	左使車鋪首	2	2	杜虎符	4	4	
中	中府鐓 中山侯鉞	6	30	六年漢中守戈	7	7	
屯	陳逆簋 三年鈹	2		屯留戈	1	1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苣		0	0	廿四年苣陽斧	1	1	
貢		0	0	貢陽鼎	1	2	
葉		0	0	廿一年相邦冉戈	1	2	
茂	噩君啓舟節	2	3				
苛	秦苛螣勺	2	2		0	0	睡・爲吏39行
蔡	左使車工蔡鼎	9	16		0	0	
薪		0	0	六年上郡守閒戈	3	3	
頒	茝陰翼小器	2	2		0	0	
蕃		0	0	六年上郡守閒戈	1	1	
蓄		0	1		0	0	睡・日甲87行
鼠	十五年相邦春平侯劍	11	13		0	0	
藏				五年呂不韋戈	3	3	
余	余𣪘壺 三年脩余命韓讙戈	5	32		0	0	睡・日乙26行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半	四年鄭令戈	3	8	王后中官鎗甗	3	3	睡・答問64行
犀	子禾子釜	1	1		0	0	睡・爲吏17行
牲		0	0	六年漢中守戈	1	1	
鞣		0	0	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	1	1	
君	十八年平國君鈹	7	61	王后中官鎗甗	4	4	
命	三年頫令戈	1	73		0	0	睡・日乙125
台	陳逆簋	5	46		0	0	睡・日甲112行
咸		0	0	丞相觸戈	3	3	
右	東陲鼎蓋	6	177	平宮鼎	3	3	
原	帛氏扁壺	1	1		0	0	馬帛・十六經133行
周		0	18	平周戈	5	7	
昭		0	0	王后中官鎗甗	1	1	
単	卅二年坪安君鼎	3	4		0	0	睡・編5行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起		0	0	四十年上郡守起戈	1	1	
趙		0	0	廿七年上守趙戈	1	1	
趯		0	0	十五年高陵君鼎	1	1	
戠	楚王畬肯簋	20	20		0	0	
正	 私庫嗇夫衡飾	20	36		0	0	睡・秦律13行
是	狄是官鼎	1	6		0	0	睡・秦律171行
巡		0	1	十五年守相杜波鈹	2	2	
徒		0	10	廿四年上郡守瘡戈	3	3	
過		0	0	莫陽鼎	1	1	
造		0	10	 □年上郡守戈	39	39	
敔	鄀陵君鑑	3	6		0	0	
倌	陳旺戟	1	2		0	0	
運		0	0	 六年漢中守戈	1	1	
述		0	0	二年上郡守冰戈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近	五年鄪令思戈	1	1		0	0	睡・秦律2行
迸	十六年寧壽令余慶戟	1	1		0	0	
逯	二年邦司寇趙或鈹	1	1		0	0	
德		0	2	廿一年相邦冉戈	1	1	
得	王立事劍	1	1		0	0	睡・秦律62
伏	十六年守相鈹	1	1		0	0	
偶	八年五大夫弩機	0	2				
建	十八年建信君鈹	12	13		0	0	
足	十年洱陽令戈	1	1	長陵盉	1	1	
廿	廿年相邦建信君劍	8	42	廿四年莒陽斧	8	14	
懲	七年侖氏戈	1	1		0	0	
詔		0	0	八年呂不韋戈	5	5	
警		0	0	五年相邦呂不韋戟	2	2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詘		0	0	高奴禾石權	2	2	
共	楚王酓肯簋	16	15	黃陽鼎	2	2	
鞅		0	0	商鞅量	5	5	
勒	十四年方壺	4	14		0	0	
鬲	鄂孝子鼎	2	5		0	0	睡・日甲45行背
鬻		0	0	十五年上郡守壽戈	1	1	
為	大府鎬 十一年庫嗇夫鼎	106	207		0	0	
父	鄀陵君王子申豆	5	7		0	0	睡・日乙181行
反	王后左相室鼎	2	10		0	0	睡・日甲154行
取		0	3	魏公瓶	1	1	
閔	八年建信君鈹	7	8		0	0	馬帛・縱橫319行
度		0	0	商鞅量	1	1	
事	漁陽鈹	7	40	八年呂不韋戈	10	11	
隸		0	0	禾石權	10	10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顺	燕王詈戈	1	2		0	0	
臣	三十三年業令戈	2	11	高奴禾石權	10	10	
臤	閔令趙狷矛	1	2		0	0	
殳		0	0	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	2	2	
寺		0	16	 □年寺工𠂤戈	10	10	
皮	陳子皮戈	1	9		0	0	
敗		0	0	中敗鼎	2	2	
更		0	1	 □年上郡守戈	2	2	
攸	 鄀陵君王子申豆	7	8		0	0	馬帛・繆41行
攻	鄆客問量	4	35		0	0	睡・日甲40行
寇	十年洱陽令戈	1	15		0	0	睡・答問98行
敉	安邑下官壺	1	1		0	0	
相		0	5	 五年呂不韋戈	6	10	
斡	 十四年銅虎	2	6		0	0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瞫		0	0	廿二年臨汾守戈	1	1	
賦	六年安平守鈹	1	1		0	0	
皆		0	0	商鞅量	1	1	
者	十茉燈座	18	45	廿一年啓封令癰戈	2	2	睡・雜41行
百		0	2	黃陽鼎	1	2	
奭		0	0	八年呂不韋戈	1	2	
住	中山王譽鼎	3	47		0	0	睡・效律28行
雝				廿一年相邦冉戈	2	2	
雖				雍工壺	3	3	
蒦	十七年春平侯矛	1	1		0	0	
集	大府鎬	27	27		0	0	
風	十五年春平侯劍	1	1		0	0	睡・秦律76行
於	靈君啓車節	7	45		0	0	睡・秦律76行
歙		0	0	廿二年臨汾守戈	1	1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冉	徦公左師方壺	1	2		0	0	
爰		0	2	商鞅方升	1	1	
受	重金扁壺	14	13	十三年少府矛	2	2	睡・日乙210行
爭	四升卻客方壺	4	5		0	0	
臍		0	0	廿四年上郡守瘠戈	1	1	
耒		0	0	廿六年蜀守武戈	1	1	
竹	騎傳侯馬節	1	2		0	0	睡・封81行
簠	公朕右師鼎	1	1		0	0	
簽	七年陽安君鈹	1	1		0	0	
第		0	0	蒦陽鼎	2	2	
左	左周弩牙	16	175		0	0	睡・答問1行
虢		0	0	商鞅量	1	1	
平	廿九年高都令戈	2	37	平周矛	8	8	
惠	平安君鼎	4	4		0	0	睡・日乙202行

已审阅
子居 20-07-30, 21:17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嘉		0	2	十七年丞相启状戈	2	2	
匡	大府簋	3	12		0	0	
合		0	1	七年□合阳王鼎	1	1	
高	廿九年高都令剑	4	7	廿五年上郡守戈	12	16	
韋		0	0	五年呂不韋戈	7	7	
旗	三年脩余命韓讙戈	9	36		0	0	
李		0	1	蒦陽鼎	1	1	
杜		0	2	杜虎符	1	1	
槐		0	0	蒦陽鼎	1	1	
樂		0	0	樂陽武庫矛	2	2	
朱	卅六年私官鼎	11	11		0	0	
樛		0	0	四年樛斿戈	1	1	
樂	樂嫢客君扁壺	4	12		0	0	睡・日乙241行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茉	左使車㚔夫帳楳母扣	8	54		0	0	
舞	燕王職劍	1	1		0	0	
東	東周左師壺	3	6	廿六年蜀守武戈	3	3	
楚	楚王酓忎鼎	11	40				睡・日乙243行
之	鑄客豆	91	577	十五年上郡守壽戈	6	13	
市	卅六年私官鼎	2	23	丞相觸戈	5	5	
師		0	2	廿七年上守趙戈	13	13	
生	燕侯載作戎戈	1	4		0	0	
黍		0	1	上郡武庫戈	3	4	
東	二年邢令戈	2	4		0	0	
圖		0	0	五年呂不韋戈	3	3	
國	十八年平國君鈹	1	6		0	0	
固	十三年壺	3	19	成固戈	3	3	
圂		0	0	二年上郡守戈	1	1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員	上岁庚鼎	1	2		0	0	
贛	二十年鄭令戈	1	1		0	0	
賤				王四年相邦张儀戈	1	1	
邦	卅二年坪安君鼎	2	22	五年呂不韋戈	15	15	
郡		0	0	卅八年上郡守慶戈	20	20	
都	廿九年高都令戈	2	10	十二年上郡守壽戈	3	3	
鄠		0	0	蒈陽鼎	1	1	
鄭		0	1	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	1	1	
郤		0	5	十七年丞相啓狀戈	1	1	
日	楚王畬忎鼎	5	10		0	0	睡・秦律29行
旦		0	0	三年上郡守戈	1	1	
游		0	0	十五年高陵君鼎	1	1	
月	九年將軍戈	11	44	商鞅量	1	1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明	十年洱陽令戈	1	10		0	0	睡・語叢5行
夜	元年郸令戈	1	40	上皋落戈	1	1	
鼎		0	4	莫陽鼎	2	2	
年	蔡阳上官皿	24	178	廿二年臨汾守戈	42	45	
秦	楚王酓忎鼎	7	8	卅八年上郡守慶戈	2	2	馬帛・雜5行
稹		0	0	十三年相邦義戈	2	2	
宅	七年宅陽令矛	1	2		0	0	睡・日甲37行背
定	定少兩罍小器	1	4	□年上郡守戈	1	1	
安		0	25	武安戈	4	4	
容		0	2	三年詔事鼎	3	3	
富	三年杖首	1	5		0	0	□睡・日甲120行
守		0	6	廿二年臨汾守戈	18	18	
客	鑄客鼎	43	47		0	0	
宫		0	105	平宫鼎	5	5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吕		0	8	七年相邦吕不韋戟	1	6	
宙		0	0	廿五年上郡守戈	1	1	
疾	十三年上官鼎	2	3	王五年上郡疾戈	3	3	
瘖	右使車嗇夫鼎	1	1		0	0	
痾	七年陽安君鈹	1	1		0	0	
瘥	十八年平國君鈹	1	1		0	0	
疥	十八年平國君鈹	1	1		0	0	
症	十四年鳳方案	2	5		0	0	
痈	三年脩余令韓讙戈	1	2		0	0	
两	卅六年私官鼎	1	2	黃陽鼎	6	6	
帶		0	0	平周戈	0	1	
人	中山王鼎	26	51		0	6	
佼	十七年春平侯鈹	1	1		0	0	
何	十六年喜令戈	1	1	王何戈	2	2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僮		0	0	十三年少府矛	1	1	
代	司馬成公權	1	1		0	0	
俗	郘尹鼎	1	2		0	0	睡・語叢1行
傷				廿四年莒陽斧	1	1	
伐	十五年相邦春平侯劍	5	7		0	0	
但	上造但車鼎	1	1		0	0	
咎		0	2	十一年皋落戈	1	1	
倅	苛意匜	1	1		0	0	
佐	工城戈	2	4	廿四年莒陽斧	1	1	
化	七年侖氏戈	1	2		0	0	
墊		0	0	高墊矛	3	3	
重	十年洱陽令戈	5	8	黃陽鼎	2	2	
量		0	2	商鞅量	1	1	
臨	商鞅量	2	2		0	0	
囊		0	0	十二年上郡守壽戈	1	1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書	襄城楚境尹戈	2	7		0	0	
盞	十六年宁寿令余慶戟	1	5		0	0	
屬		0	0	十三年少府矛	2	2	
般		0	0	平宮鼎	1	1	
方	方城罍小器	1	4		0	0	
亮	十四年方壺	1	2		0	0	
兼		0	0	商鞅量	1	1	
后	王太后右和室鼎	2	4	王后中官錡鼏	1	1	
匀	土匀瓶	2	7		0	0	
鬼		0	0	六年上郡守間戈	2	3	
山	三年頫令戈	1	6		0	0	
府		0	1	少府矛	5	5	
寶	鑄客爲王句小廣鼎	12	15		0	0	
庫	漁陽鈹	2	61	廿五年上郡守戈	11	11	
軍	七年陽安君鈹	4	52		0	0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廣		0	1	廣衍矛	3	3	
底	上距末	1	1		0	0	
庶	四年令韓讙戈	1	6	大良造鞅鎛	4	4	
長	四年春平侯鈹	1	27	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	6	8	
豬	正易鼎	4	21		0	0	
洛	廿七年上守趙戈	1	1		0	0	
馬	少司馬耳杯	15	29		0	0	睡・效律60行
駿	十三年戈	1	1		0	0	
騂	王命命车馳虎節	1	1		0	0	
逸	齊陳曼簋	2	3		0	0	
急	右急矛	1	1		0	0	
隻	楚王畬忎鼎	5	7		0	0	
戠	燕王職壺	1	1		0	0	
獻		0	0	上造但車嘉	1	1	
虜	九年將軍戈	2	4		0	0	
燔		0	0	新郪虎符	2	2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黄	私庫嗇夫衡飾	15	15		0	0	
黔		0	0	商鞅量	1	1	
虞		0	0	上黨武庫戈	1	1	
大	四年春平侯鈹	34	86	大良造鞅鎩	3	4	睡・秦律17行
夫	八茎鳥柱盆	31	78		0	0	睡・答問167行
立	鄀陵君王子申豆	3	22	商鞅量	1	1	
感				卻宮和	1	1	
憩	余憩壺	1	1		0	0	
漆		0	0	十五年上郡守壽戈	3	4	
洛	三年建信君鈹	1	2	十二年上郡守壽戈	2	2	
汾		0	0	廿二年臨汾守戈	1	1	
滹		0	0	寺工師初壺	2	2	
渠		0	0	廿五年上郡守厝戈	2	2	
不		0	57	五年相邦呂不韋戟	4	7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西	元年郘令戈	2	13	十五年上郡守壽戈	3	5	
職		0	0	廿四年莒陽斧	1	1	
拑		0	0	寺工師初壺	1	1	
操				王四年相邦张儀戈	1	1	
灰		0	0	廿七年上守趙戈	1	1	
奴		0	1	高奴禾石權	7	7	
也	卅二年坪安君鼎	3	4		0	0	
氏	□氏罍小器	4	30	倚氏戈	1	1	
戈	鄦公戈	12	49	三年上郡高戈	1	1	睡・日甲56行
戟		2	5	大良造鞅戟	2	2	
武	九年鄭令矛	2	42	廿五年上郡守戈	10	11	
戠	九年戈	1	1		0	0	
義		0	3	五年相邦呂不韋戟	4	4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厓	十七年春平侯鈹	1	1		0	0	
鉈	楚王酓肯鉈鼎	1	1		0	0	
覣		0	0	王五年上郡疾戈	1	1	
張		0	0	王四年相邦张儀戈	1	1	
孫	左使車嗇夫悵楳母扣	16	57		0	0	
緊	楚王酓忎鼎	5	6		0	0	
綰		0	0	商鞅量	1	1	
維	廿三年司寇矛	2	3		0	0	
絡	廿二壺	1	1		0	0	馬帛・雜18行
綴	二年邦司寇趙或鈹	2	2		0	0	
蜀		0	0	廿六年蜀守武戈	1	5	
垣		0	2	□年上郡守戈	5	5	
封		0	2	廿一年啓封令癰戈	1	1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在	中山王譽方壺	2	3	杜虎符	1	1	睡・秦律93行
壞		0	0	廿一年相邦冉戈	1	1	
里	右使車嗇夫鼎	3	13	貣陽鼎	1	1	
埜		1	3		0	0	
田	韓氏私官方壺	1	2	十三年相邦義戈	1	1	
畹		0	0	六年漢中守戈	1	1	
界		0	0	王四年相邦張儀戈	1	1	
斤	卅六年私官鼎	2	2	王子中府鼎	7	7	
新		0	5	新鄴虎符	3	3	
軍	四年栁相樂棧劍	1	11		0	0	睡・雜抄8行
官	鄀陵君王子申豆	3	34	右游銀盒	2	2	
陽	榮阳上官皿	2	32	四年樛斿戈	7	7	
陼		0	0	陼氏戈	1	1	
陳	廿九年高都令戈	2	8		0	0	睡・爲吏1行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墜	陳旺戟	7	53		0	0	
歸	三年脩余命韓讙戈	2	2		0	0	
隻		0	0	杜虎符	3	3	
四	二年寧鼎	3	11	廿四年上郡守瘠戈	10	10	
五	噩君啓車節	5	53	王后中官鈳甗	5	13	睡・日乙40行
六	重十六栝	2	56	黃陽鼎	4	7	
七	鄆客問量	3	31	梡陽鼎	0	4	
九	十三年壺	7	27	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	1	1	
戊	楚王畬肯簋	2	9		0	0	
已	鄆客問量	6	13		0	0	睡・日乙67行
辛	楚王畬肯簋	1	6		0	0	睡・日乙110行
壬		0	1	十七年寺工鈹	1	1	
子	集脰鎬	8	99	十七年寺工鈹	1	1	
寅	楚王畬肯簋	1	9	五年呂不韋戈	2	2	

字头	六国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金文隶变形体	隶变字数	总字数	秦其他参考形体
巳	三年垣上官鼎	2	3		0	0	
未		0	3	三年詔事鼎	1	1	
申	鄀陵君王子申豆	1	7	廿四年上郡守瘭戈	3	3	
尊		0	0	商鞅量	2	2	

第五章　战国金文考释及形体分化举例

第一节　《殷周金文集成》误释字及新出战国铜器铭文考释举例

一、释“鬻”

《集成》111405号器十五年上郡守寿戈，戈铭“丞”后之字作[illegible]，《集成》隶为“[illegible]”，不见于字书。细审[illegible]字字形，知《集成》释字有误。此字左上构件为“夫”，不为“木”。“夫”字，战国金文习见，如十一年库啬夫鼎作[illegible]、左使车啬夫帐杆母扣作[illegible]，与[illegible]之左上构件同形。遍寻战国文字“木”字独用和做构件例，无作此形者，[illegible]之左上为“夫”当无异议。[illegible]右上构件为“目”，战国文字中“目”“見”因为义相关多有通作例，如“眯”，中山王𠂤鼎作[illegible]，从見；又如“视”，《说文》古文作[illegible]，即从目。以此例之，[illegible]右上构件“目”亦可与“見”通。[illegible]之上部从夫，从目，可视为“規”之异构，如此，[illegible]可释为“鬻”。“鬻”字，见于《说文·鬲部》，曰：“三足釜也，有柄、喙。读若媧。从鬲，規聲。”铭文中用为丞之名。

二、释“畯”

《集成》11367号器六年汉中守戈铭“丞”字之后为丞之名，字作[illegible]，《集成》释为“𠂤”。按，“𠂤”字，战国金文中有三例，高奴禾石权作

① 以下所引《集成》皆指《殷周金文集成》增订修补本。

、长陵盉作、燕侯载作戎戈作，字形皆与六年汉中守戈不类，尤其是高奴禾石权，与六年汉中守戈一样同为战国秦器，若为同一字，形体不应相差如此之远。即使就字本身形体看，左边构件绝不似“臣”，右边构件离“巳”形亦甚远。肯定不是“𠂤”字。

实从田，从允，可隶作“㚔”，即“畯”之异构形体。《说文》：“畯，农夫也。从田，夋聲。”“夋”本从允声，“畯”从夋与从允声同。西周金文“畯”字数十见，皆从田允声，如追簋作、颂簋作、此鼎作。六年汉中守戈即承西周金文字形，只是笔画更加平直而已。

三、释“容向”

《集成》11337号器六年令戈“工帀”合文后有字作，《集成》释为“厧”。我们认为，非一字，而是两字，当释为“容”“向”。上字为，从厂，从谷。古文字中“厂”作为意符又常与“宀”通，如“安”字，卅二年坪安君鼎作，从宀，六年安阳令矛则作，从厂。又如“宅”字，《说文》小篆作宅，从宀，中山王𫐐鼎作，从厂。故当为“容”置换意符形成的异体。下字为，乃“向”字，其下横笔为赘加的饰笔。在整字上添加饰笔，是战国文字习见的现象，如九年郑令矛“向”作，廿三年司寇矛“向”作，正与同，唯上部“宀”形态不同。“宀”在战国时期，顶部既可尖锐，如七年阳安君铍，亦可平直方折，如宜安戈。

战国铜器铭文既可只记工师名字，也可姓氏名称俱全。只记名字的，如廿九年高都令戈“工帀華”、廿五年戈“工帀敫”；姓名俱全的，如十七年

平阴鼎盖“工市王马重”，三年通令戈“工市郑念”。“容向”即为工师的姓氏名字，容氏，据《通志·氏族略》记载，黄帝的时候有一个史臣名叫容成，是太岳的后代，相传他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法，他的后代即以容为姓。

《集成》认为是一字，释为“匳”，实不允当，在铭文中大约占了两个字的位置，若释为一字，形体过于狭长，结构欠紧凑。另外，“匳”字，也不见于《说文》《玉篇》等字书，形体后无承继。

四、释“聚”

陈逆簋字，《集成》直接释为“祖”，整句为“以享以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虽切合文义，但于字形不符。

“祖”，甲骨文作、，“象盛肉之俎，象断木侧视之形，后演变为祭神时盛肉之礼器”[①]。西周金文或承甲骨文作（大盂鼎），或增“又”作（师虎簋），以强化祭祀的动作。春秋金文始作（邍邝钟），增“示”以标其义。战国金文又作（中山王譽鼎）、（陈逆簋），在西周形基础上增意义符“示”。从如上“祖”字形体演变来看，后来的形体是在初文基础上增加意符形成的，初文“且”是形体演变的枢纽。判断一个字是不是“祖”字，要看它是不是包含构件“且”，其形体是不是符合“且”形体演进的序列。

陈逆簋字，左从木，右下从又，右上所从为，不似“且”形。从甲骨文直至战国文字，“且”之形体虽有变化，如陈逆簋之“且”斜置，中山王譽鼎之“且”中间横笔变作曲笔且延伸于竖笔之外，变化不谓不甚，

① 唐兰：《殷墟文字二记》，《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55—62页。

但无论如何变化，也未见右面竖笔断开如者。

细审字形，实为“耳”字。“耳”，甲骨文作、，似耳朵之形。西周金文作（耳卣），字形承甲骨文；或作（耳尊），形体稍有变异。这个变异的字形，即之形体所本。我们知道，古文字形体中一些填实的团块也常作空廓形，如“屯”，西周金文既作（大克鼎），又作（王臣簋），它们在汉字平直化和笔画化规律的作用下，后来多演化为短横。从到，符合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既为“耳”，字则可隶定为“”，从木，取声，铭文中读为“祖”，“祖”古音属精母鱼部，“取”属清母侯部，声母同属齿音，韵旁对转，古音可通。

五、释“”

吴镇锋编撰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以下简称《通鉴》）18069号器为战国晚期魏国一件有铭铜钹，2009年见于西安，首次著录。铜钹正面有铭文17字（其中合文1），《通鉴》为之做了释文，为“十四年五月，下邑倫（令）瘍，左庫工帀（师）洮所□者”，其中倒数第2字未释。

依照三晋地区的兵器铭刻制度，工帀之后皆属其姓名，多数为一人之姓名，如《集成》11673号器王立事剑“左庫工帀（師）司馬邰”、11700号器十五年守相柮波剑“邦右庫工帀韓亥”；偶尔也为两人之姓名，如《集成》11672号器七年剑“下庫工帀（師）孫□長缶”。《通鉴》18069号器“工帀”之后有四字，即“洮所□者”，不难判断应为两位工帀（師）之名。其中未识字居于第三，与后一字为第二工帀之名，

未释字作，字形上部笔画清晰，从，从目，下部有点模糊，但仔细辨认，仍能看出为“人”形，这样，整字可隶定为“”。《集成》11356号器廿四年䣙阴令戈“右庫工帀”后一字作，为工帀之名，其上部与同，亦从从目，其下部从大。“大”，象成人四肢伸开之形，作为构件可以与

“人”通用。故与应为同字异构。

“”，从，从見。“見”“目”意义相关，作为意符可以互作，从見与从目同意，故“”即“”字。《说文》：“，目不正也。从，从目。”目不正即眼斜，为人之身体特征。战国时期制造兵器的人为工匠，地位卑微，乃至有的工匠没有名字，指称时就以身体某部分特征来代替其名。“者”，或许就是这样的名字。

六、《通鉴》18068号器铭文释读

《通鉴》18068号器为战国晚期一件有铭铜钹，2009年1月始见于中华青铜器网。钹身呈扁条形，前锋尖锐，平脊，茎作倒梯形。两纵铸铭文17字，其中包括合文1。《通鉴》将其命名为“十八年钹”，并为其做了释文：十八年□□□□□□工帀（師）□□紹（冶）□敦（執）齋（劑）。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字未释。我们尝试着对未识字进行考释，以最终能够通释全文。

我们将拓本上的金文剪切成单字图片，为方便称说，按其在铭文中的先后顺序标上字号，并从左到右横向排列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我们看到，《通鉴》未释出的分别是第4、5、6、7、8、9、12、13、15号字。

5号字作，从人，从命，隶作“倫”。“倫”，习见于三晋地区兵器铭文，如十年洱阳令戈作、十六年喜令戈作，皆与5号字同形，铭文中读为“令”。又因为铭文中称制作兵器者为“冶”，即第14号字（《通鉴》已释出），这是典型的三晋地区兵器铭刻制度。所以我们判断此钹当属战国三晋器。

4号字作，左上构件笔画虽略有残缺，但尚可辨识，当为“井”，左

下从土可辨，右半构件笔画模糊，似为“邑”，整字释为“鄴”。“鄴”即“邢”，地名，故址在今河北邢台附近，战国时为赵地。《文物》1988年第3期52页亦著录的一件赵国鄴地制造的有铭兵器二年邢令戈，铭文为“二年鄴（邢）倫（令）孟柬慶庫工帀樂參冶□”，其中“鄴”作，亦从井从土从邑。若释为“鄴”不误，那么此器为赵国地方政府制造的兵器，铭文最后有“敎（執）齋（劑）”一语，三晋中也以赵国兵器最为常见。

赵国地方制造的兵器多实行令、库工师、冶三级制。9号字作，从厂，从車，乃“庫”字。其后作，即“工帀”合文。

我们将上举鄴地制造的两件兵器铭文做个比较，发现除了十八年戟最后多“敎（執）齋（劑）”一语，其他格式皆相同。如此，十八年戟“倫”与“工帀”之间、“工帀”与“冶”之间以及“冶”后的铭文，和二年邢令戈一样，皆为人名。“倫”与“工帀”之间有三字，即6、7、8号字。其中8号字笔画残损严重，仅剩两画，已无法辨识。6号字作，也有残损，左似从“阜”，右上从“六”，右下为“土”，即“陸”字。战国平陸戈，“陸”作，与形体相同。戟铭中为倫之姓氏，相传吴回在帝尧时任火神祝融，他的儿子名终，因为在陸乡一带，所以叫陸终，他的后世有的就以陸为姓，称陸氏。7号字作，乃“平”字。

11、12号字，为“工帀”之名，11号字作，左从“邑”，右上从“爻”，右下为“口”，隶定为“䣙”，即姓氏之“郩”，刘钊曾有精密考释[①]。《广韵·陌韵》：“郩，姓，出济阴、河南两望。《左传》晋有大夫郩献子。俗从刍。”12号字作，乃“冢”字，战国金文“冢”字多见，作（十三年壶）、（妤篮壶），与形极似。冶之名作，笔画残损，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4页。

左似从“水”，右似从“方”，不敢遽定，暂释为“汤”。

综上，铜铍全铭可释为：十八年，邿（邢）侖（令）陸平口，庫工市䣙（郤）冢，冶汤（？）敎（執）齋（劑）。

七、释“事”

《通鉴》收录一件战国晚期赵国有铭铜弩牙，排序18579号，有器物图片及铭文摹本。可能由于器物锈蚀导致的铭文残损，摹本中共存有文字7个，其中包括一个合文。残缺的文字，摹本以口标出。现存的7个文字中，有2字《通鉴》尚未释出，其中一个作，居于铭文最末。

乃“事”字。“事”，殷商甲骨文作、等形，用法无别，当为一字。徐中舒以为：“象干形，乃上端有杈之捕猎器具……或作，乃之简化。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又持干即会事意。”[①]周原甲骨演变作，所持变异为，上面歧出两笔变为三笔，且竖笔不贯通。殷商甲骨文简体及周原甲骨的变异形体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得以很好地继承，结构变化不大。直至战国，“事”字才出现了更多的变异形体，如（中山王譽鼎）、（司马成公权）、（修武使君甗）等。但源于周原甲骨文、历经西周春秋金文传承下来对应形体在战国也同时存在，如八年吕不韦戈作、卅年鼎作，《通鉴》18579号库工市弩牙与以上形体相同，当释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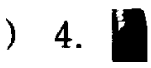
八、黄山砝码铭文试释

《江汉考古》2007年4期《湖北荆州市黄山墓地40号战国墓发掘简报》一文公布了2006年出土于该墓的四件一套铜砝码，编号为M40.2-1、M40.2-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2、M40.2-3、M40.2-4，其实际重量分别为30.8克、15.3克、7.8克、4克。其中M40.2-2、M40.2-3、M40.2-4各刻有记重铭文2—3字。简报摹写了砝码及铭文，并为之做了释文，分别是：1. 一两一（M40.2-2），2. □两（M40.2-3），3. 半两（M40.2-4）。《通鉴》亦收录此器，并增加了砝码图像及铭文照片，释文之后注明“以上为简报释文，似不确，待考”。我们仔细观察了《通鉴》提供的铭文照片，发现简报释文确有可商之处，尝试着重新对铭文进行考释。

我们将铭文照片上的文字剪成单字图片，前面标上字号，后面标上所在砝码的编号，排列如下：

1. （M40.2-4） 2. （M40.2-4） 3. （M40.2-3） 4. （M40.2-3） 5. （M40.2-2） 6. （M40.2-2）

首先，《简报》释诸砝码最后一字为“两”字，是正确的。“两”，战国金文多见，如鄀孝子鼎作，与砝码“两”字形体相同。但是将M40.2-2上释为“一两一”却是错误的。实际上是两个字，即“一两”，《简报》误释为三个字的原因是此砝码“两”字刻写潦草，下面所从似“羊”形的构件的竖笔刻写不清楚，使得竖笔上的横线看起来好像是独立的，遂误以为是独立的“一”字。M40.2-2砝码上的铭文不是“一两一”，而是“一两”。战国金文刻写往往比较草率，故意省简及笔画刻画的模糊不清杂陈，这也是造成战国金文形体难以辨认的原因之一。

其次，《简报》将另外两个砝码上的后一字释为“两”，同样也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两个字前面的字，即3号字和1号字的解释却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先看3号字，它位于M40.2-3砝码。将其与后面的4号字，即进行形体上的仔细比较，不难发现，二者除了下部似“羊”的构件最下笔画一为横笔一为斜笔之外，其他笔画大致相同。将横笔拆为斜笔相接，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刻写更为方便省力，没有构形上的区别，与乃同字，皆为“两”字。

那么，M40.2-3砝码上的两字释为“两两”。《说文》：“两，二十四铢爲一兩。从一；网，平分，亦聲。”又“网，再也。从冂，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物有二，其字作网，不作两。两者，二十四铢之称也。今字两行而网废矣。”[①]相匹耦的两物成为“网”，故“网”有平分之义，又因为“网”“两”古多相通，“两”遂有平分之意。M40.2-3“两两”，前一个“两”乃平分之义，后一个两乃重量单位，“两两”即二分之一两，也就是半两。

依据丘光明的研究，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两折合15.6克，楚国一两折合也是15.6克，燕国一两折合15.5克，赵国一两折合13.59克，略小。可见战国时期列国衡制虽然不统一，但相差也不是很大。M40.2-2砝码称重为15.3克，和战国时期列国一两的重量相当，铭文释为“一两”与实际重量相符。M40.2-3砝码称重为7.8克，相当于战国列国一两的二分之一左右，铭文释为“两两”，即二分之一两也与砝码实际重量相符。

M40.2-4砝码铭文第一字作，即上列1号字，《简报》未释，此形不见于战国以前的历史文字，仅从形体角度，很难识辨。但是结合同组其他砝码的铭文内容，我们能够判断出它和前面的“一”“两”一样，是一个表示数量的字。又由于该砝码实际重量是4克，大致相当于其前的M40.2-3重量的二分之一，也就是半两的二分之一，即四分之一两。表示的意思应该是分数四分之一。但为什么以此形表示四分之一，还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黄山砝码的铭文可以改释为：一两（M40.2-2），两两（M40.2-3），□（四分之一）两（M40.2-4）。

九、释“黾”

《通鉴》18851号器收录的是2005年首次见于中华青铜器网的一件战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54页。

国铜权。铜权呈圆环形，上面有刻铭二字，即、，《通鉴》释为“衣”“成”。

第二字释“成”，准确无误，但首字释为“衣”，却有可商之处。

“衣”，甲骨文作、，“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西周春秋金文作（西周此鼎）、（春秋庚壶）。战国金文“衣”字不乏独用及做构件例。独用如（燕王职矛），做构件如“裕”，作（十六年喜令戈），又如“褚”，作（八年新城大令戈）。我们可以看出，从甲骨文到战国金文，“衣”字无论做构件还是独用，其结构变化不大，“襟衽左右掩覆之形”始终未变。而铜权首字作，与以上“衣”形不类，绝不为“衣”字，而应是“黾”字。

“黾”，甲骨文作、，李孝定以为象蛙之大腹四足形，字形与甲骨文“龟”之正面形体极为相似，二者区别在于“龟”有尾，而“黾”无尾。西周金文作（黾父丁鼎）、（黾父己觶），承甲骨文变化不大。春秋金文不见“黾”字。战国噩君启车节作，形体已经发生变异，头部简化为，大腹形变作，较为窄长，且多出尾形，四足之形异化为。战国另一铜器大良造鞅镦“黾”作，除头部异化之外，腹部还被简化掉。可见，“黾”字到了战国时期，形体除高度简化之外，还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我们将铜权首字与噩君启车节形体相比较，可见二者上部相同，都是头部的异化形体，中间腹部也相同且都多出尾部，只是两侧四足之形形体较更为简省，简化程度不统一是战国文字常见的现象。当是比更为简化的“黾”字形体。

“黽成”，或为地名。历史上有渑池，故址在今河南渑池县，战国属郑。《史记·商君列传》：“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黽池。”司马贞索隐：“郑黽池者，时黽池属郑故也。”渑池之“渑”，古作黽，“黽成”或为“黽池”异名。“黽成”也可能是人名，应劭《风俗通》曰“史黽之后为黽姓”。

十、释“寧”

《通鉴》17301号器为一件战国晚期有铭铜戈，此前未见著录。戈内正面刻有铭文13字，包括一个合文。《通鉴》录有铭文照片，并做了释文，即“五年，□令不者左庫工帀（師）瘍，㮚（冶）□”，第三字和末字未释。末字作，笔画模糊难辨，悬疑。第三字作，字迹尚能辨识，我们以为是“寧”字。

“寧”，战国金文作（十六年宁寿令余庆戟）、（右库剑），从宀，从心，从皿，其构件“心”形体变异较大，与“廿”字混同，如平安君鼎“廿”作。《通鉴》，外从宀，“宀”内上部构件与、形体相同，为“心”，下部从“皿”亦清楚可辨，故为“寧”字当无异议。

“寧”，《说文》小篆作，释为：“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说文》另有“寧”字，作，释为“願詞也。从丂寧聲”。“寧”与“寧”本为一字全体与省体，《说文》分为两字。至后代则多以“寧”代“寧”，“寧”弃而不用。所以金文“寧”即我们现在所用“寧”字。

“寧令”即“寧令”，为寧地的地方长官，也是此铜戈的监造官。寧，原为晋地，《左传·文公五年》：“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寧。”杜预注：“寧，晋邑，汲郡修武县也。”又说：“战国属魏。”如此，《通鉴》此戈应为战国晚期魏国地方所造。

十一、释“舒”

《江汉考古》2009年4期85页刊登邹芙都《“玄舍”戈考释》一文，首次披露了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1963年购自四川成都市蜀华文物商店的一件战国有铭铜戈。该戈通长20.4厘米、内长7.4厘米、阑高9.1厘米，直援，前锋圆钝，中长胡，阑侧三穿，胡部略残，长方形内上有一横穿。胡上部饰匍匐形虎纹。内上阴刻铭文。对于铭文第一字，邹芙都认为当同于玄妇壶字“玄妇”之释读，是为合文，读为“玄舍”，即墓室之意，并从文献记载及世俗观念角度进行了阐释，进而论断该铜戈非实用之器，乃墓葬专用的明器。

我们认为，释为“玄舍”合文，实属牵强。理由如下：后有字，即“左”字，是左库之省，标明该戈为某地左库制造或贮存，多见于三晋及齐系兵器铭文，是战国时期库冶制度的反映。“左”字之前为地名，如“郅左”“城阳左”等，此戈之前字也应为地名，不应例外。若真像邹芙都所说为墓室明器，那“玄舍”就不是地名，而是标明其用，后面也就没必要有“左”字，直接标著“玄舍”就行了。

从字形角度考察，不为“玄舍”，实为“舒”字，《说文》：“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但从金文来看，“舒”不从予，而是从吕，如十一年皋落戈作，十八年戈作，皆从余从吕。其他从“予”之字，如“豫”，金文亦从吕，如虎姒丘君戈作，陈豫车戈作，十三年戈作，后两形只是在构件“吕”上增加了饰笔。金文从予之字之所以从吕，是因为“予”本从“吕”声，《战国古文字典》：“‘予’是从铝之初文吕得声，为吕之准声首”[①]。上述形体中，陈豫车戈之

①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586页。

左下构件“吕”，上下空廓笔画圆转，且粘合在一起，形体变异得近似“玄”字，而之右部构件也不为“玄”，而是“吕”之变体。如此，从舍，从吕，即“舒”字。

舒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是周武王灭商之后，皋陶的后裔受封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57年为徐所灭，后又复国，春秋战国沦为楚国的附庸，其故地如《括地志》云：“舒，今庐江之故舒城是也。即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四十里的古舒城，庐江县城池乡。”“舒左”如“郾左”一样，是表明器物为舒地左库制造或贮存。流行于齐地及三晋的库冶制度之所以出现在舒地，其原因正如邹芙都在文中所云：“左库、右库称谓多见于三晋、齐等国兵器，但在区域文化频繁互动的战国时期，其他区域也深受其影响，如安徽蚌埠便出土了一件‘荆左库’铭文的楚国青铜剑。”①

第二节　战国金文形体分化举例

一、“乌”“於”的分化

“烏”，西周金文始见，作（叔趞父卣）、（班簋）、（毛公鼎）等形。《说文》：“烏，孝鸟也。象形。”段玉裁注：“谓其反哺也。《小尔雅》曰‘纯黑而反哺者谓之烏’。”②西周金文“烏”字正象鸟形，本义应为乌鸦之名。铭文中不用本义，而是多借为语气词，且常常与“虖”连言，表示感叹，如禹鼎之“烏虖哀哉”，班簋之“烏虖”。春秋余赠儿钟“烏虖”一语，“烏”作，仍借为语气词。晋公盆“烏卲萬年”，

① 邹芙都：《“玄舍”戈考释》，《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第86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乌”作；鄬镈“世萬至乌（於）辟（以）孙子”，“乌”作，这两例中，“乌”则读为介词“於”。“乌”“於”古音皆属影母鱼部，声韵皆同，故可通转。从“乌”字形体角度看，春秋晋公盆直承西周金文而未大变，余赡儩兒钟及鄬镈形体则有了简化倾向，但此时形体之间的差异尚未造成表词功能的分化。战国时期，“乌”字形体有了区域性的差异，秦系“乌”字形体承西周金文而未大变，如（陶汇5.185）、（考古与文物1996.4），仅是字形更加规整方正而已，《说文》小篆作，亦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六国文字“乌”字发展方向与秦系文字不同，它继承了春秋余赡儩兒钟及鄬镈形体，并进一步演化为繁简不同的二形，繁体如中山王譽方壶、曾侯乙钟，简体如陈纯釜、噩君启车节。在表词功能上，不论是繁体还是简体，都可表示语气词“乌”和介词“於”。如中山王譽鼎“於（嗚）虖（呼）”及“閒（見）於天下之勿（物）矣”，字形皆作。秦汉之际，“乌”字继承了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形体差异且差异程度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这种日益增强的形体差异最终导致了形体的分化，表词功能也开始被重新分配，具体是：“乌”字的六国简体被吸收进入了秦汉隶书，作为介词逐渐取代了“于”，而来源于秦系的简化不明显的“乌”字形体除了继续表示感叹语气，还用来表示其本义“乌鸦”及由此引申的“黑色”义等。前者字形隶定为“於”，后者形体隶定为“乌”。马王堆简帛文字中“乌”“於”已俨然分化为二体，表词功能也分工明确，不再相混，如阴阳五行甲篇202行“亦为会於旬中”，“於”作，老子甲种19行“罪莫大於可欲”，“於”作；而胎产书27行“取乌雌鷄煮”，“乌”作，相马经22行“乌虖”，“乌”作。

二、“帝”“啻”的分化

“帝”，甲骨文作、，“象积薪燎祭之形，为‘禘’之本字”，其用法主要有二：一是表示上帝，主宰风雨灾祥及人间祸福，如“今二月帝令雨”；一是殷之先王称号，如“乙卯卜其又岁于帝丁一牢”。二者皆“帝”之引申义，甲骨文不见用其本义。西周金文“帝”形体承甲骨文作（荣作周公簋），又因为天帝乃发号施令以主宰人间万事万物者，遂增口作（大簋），隶作“啻”。天帝、先王乃宇宙至尊，故又引申为“盛大”之义，如□叔買簋“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啻考”。在表示“天帝”“先王”与“盛大”义上，既用‘帝’，又用“啻”，但用“帝”者居多。另外，西周金文中还有几种用法只作“啻”，不作“帝”：一是读为“嫡”，继承之义，如师虎簋“啻（嫡）官司左右戲繁荊”，作；一是读为“敵”，如彔簋“俾克毕啻（敵）”，作。这说明“帝”“啻”在西周金文中的表词功能上开始有了分化的倾向。但直至战国，这种分化亦未彻底完成，用作上帝、皇帝义，既作“帝”，还可作“啻”，仍未彻底区分，如中山王譽方壶“以饗上帝”，作；陈侯因資敦“紹緟高祖黃帝”，作，睡虎地秦简·日乙136行“帝杀巫臧”，作。这一时期，“啻”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用法，即表示范围副词“但”“尽”，如者沪钟“勿有不義擇之于不啻”。《说文》：“啻，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啻，諟也。讀若鞮。”《说文解字注》：“玄应引仓頡篇曰：不啻，多也。按，不啻者，多之词也。……啻亦作翅。之声帝声同部也。”[①]自此以后，“啻”字逐渐分化出来，专做范围副词，而“帝”则表示“天帝、皇帝”之义。这种分化至少在西汉初就已经完成，银雀山汉简中“帝”“啻”表词职能的划分已经很清楚了。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三、“不”“丕”的分化

“不”，甲骨文作、，象花萼之柎形，为“柎”之本字。卜辞中多借为否定副词，如：“辛未卜贞自今至乙亥雨不雨？”西周金文继承了卜辞的这一用法，如癲钟“癲不敢弗帥祖考”，“不”作；师袁簋“師袁虔不墜”，“不”作。另外，西周金文中，“不”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用法，即读为“丕”，表示“盛大”之义，如癲钟“丕顯高祖亞祖文考”，“丕”作；此簋“此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命”，“丕”作。“不”古音属帮母之部，“丕”属滂母之部，声母皆为重唇音，韵部相同，古音极为接近，自可相通。春秋金文，“不”字形体开始露出分化的苗头，表示“盛大”之义时，鄀侯少子簋作，开始在竖笔上加点以示区别，这是“不”开始分化出“丕”的开始。战国时期，表示“盛大”之义，仍在竖笔上加点与“不”区别，如者沪钟“汝亦虔秉丕經德”，“丕”作；十一年库嗇夫鼎“庫嗇夫肖丕”，“丕”为库嗇夫之名，字作，竖笔上圆点已演变为横画，圆点演变为横线，是古文字演变的趋势。郭店楚简表示否定副词“不”的用例甚多，既作“不”形，又作“丕”形。作“不”形，如太一生水7行“会（陰）昜（陽）之所不能成”，“不”作；老子甲本17行“行不言之教”，“不”作。作“丕”形，如缁衣7行“其頌（容）不改”，“不”作；性自命出46行“不又（有）夫詘詘之心則流”，“不”作。可见，战国时期，“丕”字形体虽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职能分化尚未最后完成。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简帛文字虽不见“盛大”义，但是否定副词“不”义常见，字皆不加点或加横，仅作“不”形，如睡虎地秦简·效律19行“效公器贏、不備”，“不”作。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256行“不可以祭”，“不”作；刑德丙篇25行“战者不胜”，

“不”作。此时，“不”“丕”职能分化已经初步完成。至《说文》小篆，“丕”作丕，释为“大也，从不、一”；“不”作不，释为“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虽然释义有待商榷，但“不”“丕”无论是形体，还是表词职能，都已实现了最终的分化。

四、“小”“少”的分化

甲骨文中“小”有两形，或三点作、或四点作，多见而少见。甲骨文中但凡作者其义皆与同，如“壬午卜，甲子小雨”，“己巳卜，亡小臣，其取又”等，“小”皆为四点，但意义与三点之没有区别。不过，“小示”“小子”“小宗”“小母”等词语中，“小”字多不作四点之“小”，这说明卜辞中，、开始有了分化的趋向。姚孝遂认为：“卜辞‘小’‘少’已经开始分化，基本有所区分。‘大示’‘小示’之‘小’，均作，从不作。但偶尔有例外，如‘小宰’‘小牢’之‘小’，偶尔也或作，‘小臣’亦或作‘臣’，‘小雨’亦或作‘雨’等等这些例外，说明其仍然处于分化的过程中，是文字在其早期不可避免的现象。”[①]但据此就将甲骨文、直接区分为“小”“少”二字，我们认为为时尚早。从出土及传世文献看，“小”“少”表词功能的分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西周金文“小臣”“小子”义，多如小臣宅簋作，而不作“少”。而□父鬲“□父作小尊鼎”，“小”作，小尊鼎即形制较小的尊鼎，可见，西周“小”“少”仍不区分。至春秋金文，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小臣”之“小”，多如叔夷钟作；“小子”之“小”，多如鄀侯小子簋、蔡侯纽钟作、。而“小叔”“小公子”之“小”，则如尹小叔鼎作，

① 姚孝遂：《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314—315页。

陈姬小公子盨作。战国金文的情况与春秋金文不同，不止“年少”“数量少”“少府”之义作“少”，如陈逆簋“少子陳逆”，“少”作，厚氏扁壶“三斗少半”，“少”作，少府银节约“少府”，“少”作，就连“大小”之“小”，亦作“少”，如敔公上鄀傷小鼎，“小”作。郭店楚简以“小”为“少”，更是例不胜数。睡虎地秦简“小”“少”亦通，如日书乙种243行“小孤”，作，“小孤”即“少孤”；日书甲种130行“顾氏谓少楮”，作，“少楮”乃“小楮”。直至汉初马王堆简帛文字，“小”“少”功能区分才相对明确，“大小”及其引申义皆作“小”，如五十二病方7行“小者”，“小”作；战国纵横家书265行“不穀虽小”，“小”作；春秋事语43行“小之利也”，“小”作。“多少”“年少”之义，字作“少”，如易经38行“其称名也少”，“少”作，春秋事语66行“鲁桓公少”，“少”作。但亦有相通例，如杂疗方42行“少病”作，“少病”是“小病”。但是就总体情况看，“小”“少”二形的表词功能至此已有了相当明确的分工，虽然有相通的例子，但也只是偶然的个例，这是同源分化字在使用中难以避免的现象。

五、“母”“毋”的分化

“母”，甲骨文作，在“女”字中加上两点，象胸前双乳之形，或省去双乳作，与“女”同形，故有学者认为甲骨文“母”“女”一字，徐中舒、姚孝遂即主此说。但就甲骨文辞例看，“女”确有作“母”之例，如甲2902片，母庚、母壬、母癸并见，一作，二作。但绝无用作“女”例。这说明，甲骨文中，“母”和“女”不是一字，有时作，实

属形体简省，与“女”乃同形字关系。另外，甲骨文中“母”还常借为否定词“毋”，如：“贞：百牛至。贞：百牛毋其至？十月。”又如：“丁亥卜，贞：既雨？贞：毋其至雨？”“母”古音属明母之部，“毋”属明母鱼部，声同韵亦不远。西周春秋金文仍沿袭甲骨文传统，借“母”为“毋”，“母”“毋”同字，如西周𢦏方鼎“毋又沥于毕身”，“毋”作；膳夫山鼎“毋敢不譱（善）”，“毋”作。春秋拍敦“永世毋出”，“毋”作；鄦𠂤“用祈壽考母（毋）死”，“毋”作。战国时期，借“母”为“毋”的现象仍然存在，如鱼鼎匕“毋處其所”，“毋”作。与此同时，由于隶变的发生，一种新的形体也悄然诞生，中央勇矛有字作，正是在“母”字基础上诞生的新体。与同时代的鱼鼎匕相较，除了笔画更为平直之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象双乳之形的两点延长并粘结为一笔，这即是“毋”字。郭店楚简中，这种新形多见，专门用来表示副词“毋”，如缁衣22、23行“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塞莊后，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连用三个“毋”，分别作、、；又如性自命出60行“毋畏，毋獨言”，“毋”作、。当然，也有少数几例仍借“母”为之，如穷达以时14行“聽之弋毋之白不釐”，“毋”作，语丛四6行“毋令知我”，“毋”作。这说明，战国时期，在“母”字形体基础上分化出的“毋”字形体，开始承担“母”字表示否定副词的职能。二者偶然相通情况的存在，是职能分化尚未彻底的表现，直至睡虎地秦简，用作否定词时有时还借（日书乙种117行）来表示。

六、“余”“舍”的分化

“余”，甲骨文作、，金文作（多友鼎）、（吕服余盘）。

徐中舒云："此字应与宋、宅、舍诸字联系起来研究。象木棍支撑屋顶之形，后来变为，下面象两根木棍斜撑在地上，不会倾倒之形。宋，甲文作，或，《说文》：'宋，居也。'又如'宅'字，甲文作，《说文》：'宅，所诧也。''舍'，金文作，象中柱立于土堆之上。这几个字，都像原始住宅有木柱撑持之形。"[①]可见，"余"之本义应为原始住宅，即屋舍。

"舍"，西周金文始见，作（九年卫鼎）、（舍父鼎），洪家义以为"舍"象古代住房的剖片图，所从口为火塘之形。[②]《说文》："舍，市居也，为人所止宿处。"金文正象其形，古人穴居，所从口应为坎穴之形，中所从如徐中舒所说为支撑之木柱，上象屋顶。

实际上，金文中"余""舍"本一字，皆为古代住宅之象形，不过一个是全体，一个是省体罢了。"舍""余"古音同隶鱼部。舍，始夜切，审母三等，正齿音。"余"，喻母四等。正齿、喻母古音多通。《说文》将"余""舍"区别为二，乃后来二形表义职能分化、义各有专所致。陈普云："《说文》'舍'字上从亼，下从屮、从口，卜辞是'舍'之省。"[③]所论二者之间关系极是。

"余""舍"的职能分工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甲骨文不见"舍"，所见皆"余"，多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如"癸亥卜王贞余从侯專八月"。西周金文"舍"字出现以后，形成"余""舍"互见的局面。在用法上，"余"主要是继承甲骨文传统，用为第一人称代词，如猷簋"余亡厉晝夜"，"余"作；井人妄钟"降余厚多福無疆"，"余"作。这个用法，偶尔也用"舍"形，如春秋器配兒钩镬"余擇辝吉金"，"余"作

① 徐中舒：《怎样研究中国文字》，《古文字研究》15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② 洪家义：《古文字札记》，《文物研究》，第1期第4页。
③ 陈普：《龟甲文字概论》，中华书局，1933年，第73页。

；战国中山王譽鼎“今余方壮”，“余”作。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舍”的用法不与“余”同。金文“舍”之用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一、由本义“屋舍”引申出的“修建屋舍、殿宇”之义，如癲钟“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以五十頌處”，“舍”作；五祀卫鼎“廼舍宇于毕邑”，“舍”作。二、“赐予”义，如五祀卫鼎“余舍汝田五田”，“舍”作；令鼎“余其舍汝臣十家”，“舍”作。王引之《经义述闻》云：“盖古声舍予相近，施舍之言赐予也。宣十二年左传‘旅有施舍，谓有所赐予，使不乏困也’，成十八年传‘施舍已责’，襄九年传‘魏绛请施舍，输稽滥以贷，’三十一年传‘施舍可受’，昭十三年传‘施舍宽民’，又‘施舍不倦’，二十五年传“真有施舍”。周语‘隶无施舍’，又‘圣人之施舍也，仪之’，又‘布宪施舍于百姓’，晋语‘施舍八寡’，楚语‘明施舍以道之惠’，皆谓赐予之也。”戴家祥《金文大字典》“舍”字下：“实则凡施舍之训赐予者，舍即予之借字，《隶续》载魏三体石经大诰‘予唯小子’，予字古文作，与此彝舍字正同，是舍即予借字之塙证，……‘舍’从余得声，古音当读如余，商祖训‘予、余为我’，《玉篇》第十三予又作畬。舍、余即予之说毋庸质疑。”[①]三、“发布、布施”之义，如毛公鼎“父厝舍命”，“舍”作；矢令方尊“舍四方令”，“舍”作。四、“传舍提供食宿”义，如噩君启车节“毋舍佳飤”，“舍”作。用作第一人称代词时“余”“舍”互见的情况说明二者确为一形分化，而“舍”之诸多用法，又绝无作“余”之例，又说明“舍”从诞生那一刻起，其表意职能就与“余”不同。换句话说，“舍”形的产生或许正是因为“余”长期借为第一人称代词，遂为借义所专，其本义、引申义及其他借义却无所依托，乃分化出新形以承担的结果。睡虎地秦简中，“余”字仅一例，为“除”之省文；“舍”则多

① 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1748页。

见，如秦律杂抄28行“志马舍乘车马后”，“舍”作，为“在马舍饲养”之义；法律答问159行“舍公馆”，“舍”作，“居住”之义；又“燧火燔其舍”，“舍”作，用作本义“屋舍”。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余”“舍”则又有了新的意义，“余”表“其他”“多余”义，如称原161行“驾犬制其余”，“余”作，易经7行“足而知余”，“余”作。“余”之此义后来用分化字“馀”来表示。“舍”字又增“舍弃”义，如老子甲本69行“今舍其慈”，作，后来此义曾一度用其分化字“捨”来表示。于是，“余”“舍”围绕各自的核心意义引申、孳乳、分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意义群，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不再相通了。

七、“命”“令”的分化

“命”“令”古本一字，后来分化为二，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林义光在《文源》中说：“按诸彝器命令通用，盖本同字。”高田忠周在《古籀篇》中亦云：“愚窃谓令命古元一字，初有令，后有命，而两字音义皆同，故金文尚通用也。”但“命”“令”的分化原因及过程，二家都未说。洪家义撰《令命的分化》一文，从语音角度，并证以他例，阐述了“令”“命”分化的原因，但“令”“命”形体分化的过程所论不详。如下我们在出土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从形体角度，来阐述“令”“命”二形的分化过程。

“令”，甲骨文作、，或说象人危坐于屋中，会发号施令之意。卜辞多表示“发号施令以有所为”之义，如“壬申卜古贞帝令雨”，又如“贞翌甲戌河不令雨”。西周金文或承甲骨文形体，如史墙盘作、不其簋作。又因令自口出，故西周金文“令”或加“口”作“命”，如虎簋盖作、永盂作。《说文》别为二字而义，曰“令，发号也。从亼、卩”，又

“命，使也。从口，从令”。西周金文“命”“令”相通，或用作本义“发号施令”，如令鼎“令拜䭫首曰”，“作；毛公鼎“令汝辟（乂）我邦我家内外”，作。或引申为册封义，如无恵鼎“王呼史謬冊令無恵”，作；申簋盖“王命尹冊命申”，作。西周中晚期金文常见“永命”一语，即长命之义，字多作“令”，少数作“命”。据我们粗略统计，作“令”者有50余例之多，而作“命”者仅寥寥数例。但由“发号施令”辗转引申出的“赏赐”义，却多作“令”，如康鼎“令汝幽黄鉴勒”，作，不作“命”。这说明“命”“令”大多数情况下通用无别，但也不是一点区别也没有，而这种区别往往就是后来形体职能分化的苗头。春秋金文，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出现频率来说，“命”47次，“令”仅11次，“命”出现的频率远远超出“令”。就表词功能来说，“命”几乎承担了“令”的所有职能，表示动词“使令”义，如叔夷钟“余命汝政于朕三軍”，作；表示名词“使命”义，如蔡侯纽钟“天命是遹”，“命”作；表示“寿命”义，如鄦𨋍“用祈侯氏永命萬年”，“命”作。“命”多见“令”少见的情况直至战国金文也未改变，并且还有加剧的迹象，甚至由“发号施令”直接引申出的“令长”之义，也作“命”，如廿九年高都令戈、八年新城大令戈等等，例不胜举。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令”出现的频率不及“命”，但表词功能上二者仍是相通的，“令”之本义以及各项引申义，皆可用“命”，在此阶段还看不出明确分工的迹象。至睡虎地秦简，“令”“命”则有了明确的分工，“使令”“法令”“郡县长官”义作“令”，如秦律十八种26行“令其人備之而告官”，“令”为“使令”义，作；秦律杂抄32行“令、丞及佐各一盾”，“令”为长官，作；秦律十八种15行“有不從令者有罪”，

“令”为法令，作。而名词“命令”义、动词“称名、命名”义，则作“命”，如秦律十八种183行“行命書及書署急者”，“命”为名词“命令”，作，法律答问196行“命都官曰‘长’”，“命”为“命名”，作。至此，“命”“令”的职能分化才算基本完成了。

附录一　所引字例篇名及出处简称表

简称	篇名
郭店·穷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
郭店·语丛	郭店楚简《语丛》
郭店·尊	郭店楚简《尊德性》
郭店·性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郭店·六	郭店楚简《六德》
郭店·太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郭店·唐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
郭店·老乙	郭店楚简《老子》乙篇
郭店·老甲	郭店楚简《老子》甲篇
郭店·缁	郭店楚简《缁衣》
郭店·成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
郭店·五	郭店楚简《五行》
睡·效律	睡虎地秦简《效律》
睡·答问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睡·杂抄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睡·日甲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睡·日乙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睡·为吏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
睡·编	睡虎地秦简《编年史》

简称	篇名
睡·秦律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
睡·封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
马帛·十六经	马王堆帛书《十六经》
马帛·纵横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马帛·缪	马王堆帛书《缪和》
马帛·杂	马王堆帛书《杂疗方》
陶汇	《古陶文汇编》
玺汇	《古玺汇编》
官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
故宫	《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
秦陶	《秦代陶文》
珍秦	《珍秦斋古印展》
侯马	《侯马盟书》
三晋	《三晋货币》
集粹	《中国玺印集粹》
十钟	《十钟山房印举》
包山	《包山楚简》
货系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
望山	《望山楚简》
九店	《九店楚简》
币编	《古币文编》
钱典	《古钱大辞典》

附录二　战国有铭铜器表

说明：

1. “序号”一栏的数字表示该器物在表中的顺序。

2. “器物号”一栏的数字表示该器物在《集成》《汇编》《集录》及《通鉴》中的编号，其中从00001至12113为《集成》的编号，其后的295至2005为《汇编》中的编号，再后的J226至J1244为《集录》中的编号，最后的T02417至T19901为《通鉴》中的编号。

3. “器名”一栏原则上采取器物所在著录为该器所定的名称。

4. “字数”指该器物铭文上的单字数量，其中包括重文和合文数量。

5. 器物铭文若为拓本则不做标记，若为摹本，则在“序号”一栏用“※”符号标出。

6. “国属”一行，为该器物铸造者所属国别及系别。国别明确的，直接标出所属国别。若器物所属系别清楚，但具体国别不明的，则标出所在系别。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	00015	䊷鎛	6			楚
2	00017	麇侯鐘	7			
3	00034	董武鐘	10			吴越
4※	00083	楚王酓章鐘	34			楚
5※	00084	楚王酓章鐘	21			楚
6	00085	楚王酓章鎛	31			楚
7	00120	者沪鐘	25			越
8	00121	者沪鐘	15	1		越
9	00122	者沪鐘	42	1		越
10	00123	者沪鐘	20			越
11	00124	者沪鐘	17			越
12	00125	者沪鐘	23			越
13	00126	者沪鐘	15			越
14	00127	者沪鐘	20			越
15	00128	者沪鐘	15			越
16	00129	者沪鐘	19	1		越
17	00130	者沪鐘	24			越
18	00131	者沪鐘	19			越
19	00132	者沪鐘	17			越
20※	00144	越王者旨於賜鐘	52	2		越
21	00157	厲羌鐘	61			韓
22	00158	厲羌鐘	61			韓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23	00159	厲羌鐘	61			韓
24	00160	厲羌鐘	61			韓
25	00161	厲羌鐘	61			韓
26	00162	厲氏鐘	4			韓
27	00163	厲氏鐘	4			韓
28	00164	厲氏鐘	4			韓
29	00165	厲氏鐘	4			韓
30	00166	厲氏鐘	4			韓
31	00167	厲氏鐘	4			韓
32	00168	厲氏鐘	4			韓
33	00169	厲氏鐘	4			韓
34	00170	厲氏鐘	4			韓
35 ※	00171	之利鐘	64			吴越
36	00286	曾侯乙鐘 下一・一	66			曾
37	00287	曾侯乙鐘 下一・二	84			曾
38	00288	曾侯乙鐘 下一・三	77			曾
39	00289	曾侯乙鐘 下二・一	76			曾
40	00290	曾侯乙鐘下二・二	76			曾
41	00291	曾侯乙鐘下二・三	73			曾
42	00292	曾侯乙鐘下二・四	90			曾
43	00293	曾侯乙鐘下二・五	90			曾
44	00294	曾侯乙鐘下二・七	75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45	00295	曾侯乙鐘下二・八	81			曾
46	00296	曾侯乙鐘下二・九	63			曾
47	00297	曾侯乙鐘下二・一〇	70			曾
48	00298	曾侯乙鐘中一・一	51			曾
49	00299	曾侯乙鐘中一・二	13			曾
50	00300	曾侯乙鐘中一・三	40			曾
51	00301	曾侯乙鐘中一・四	51			曾
52	00302	曾侯乙鐘中一・五	52			曾
53	00303	曾侯乙鐘中一・六	56			曾
54	00304	曾侯乙鐘中一・七	55			曾
55	00305	曾侯乙鐘中一・八	54			曾
56	00306	曾侯乙鐘中一・九	60			曾
57	00307	曾侯乙鐘中一・一〇	63			曾
58	00308	曾侯乙鐘中一・一一	69			曾
59	00309	曾侯乙鐘中二・一	21			曾
60	00310	曾侯乙鐘中二・二	39			曾
61	00311	曾侯乙鐘中二・三	40			曾
62	00312	曾侯乙鐘中二・四	51			曾
63	00313	曾侯乙鐘中二・五	52			曾
64	00314	曾侯乙鐘中二・六	56			曾
65	00315	曾侯乙鐘中二・七	55			曾
66	00316	曾侯乙鐘中二・八	54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67	00317	曾侯乙鐘中二・九	60			曾
68	00318	曾侯乙鐘中二・一〇	61			曾
69	00319	曾侯乙鐘中二・一一	56			曾
70	00320	曾侯乙鐘中二・一二	69			曾
71	00321	曾侯乙鐘中三・一	47			曾
72	00322	曾侯乙鐘中三・二	58			曾
73	00323	曾侯乙鐘中三・三	50			曾
74	00324	曾侯乙鐘中三・四	54			曾
75	00325	曾侯乙鐘中三・五	62			曾
76	00326	曾侯乙鐘中三・六	61			曾
77	00327	曾侯乙鐘中三・七	69			曾
78	00328	曾侯乙鐘中三・八	76			曾
79	00329	曾侯乙鐘中三・九	79			曾
80	00330	曾侯乙鐘中三・一〇	71			曾
81	00331	曾侯乙鐘上一・一	3			曾
82	00332	曾侯乙鐘上一・二	4			曾
83	00333	曾侯乙鐘上一・三	4			曾
84	00334	曾侯乙鐘上一・四	4			曾
85	00335	曾侯乙鐘上一・五	4			曾
86	00336	曾侯乙鐘上一・六	3			曾
87	00337	曾侯乙鐘上二・一	4			曾
88	00338	曾侯乙鐘上二・二	3			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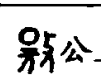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89	00339	曾侯乙鐘上二・三	7			曾
90	00340	曾侯乙鐘上二・四	8			曾
91	00341	曾侯乙鐘上二・五	7			曾
92	00342	曾侯乙鐘上二・六	7			曾
93	00343	曾侯乙鐘上三・一	3			曾
94	00344	曾侯乙鐘上三・二	4			曾
95	00345	曾侯乙鐘上三・三	7			曾
96	00346	曾侯乙鐘上三・四	7			曾
97	00347	曾侯乙鐘上三・五	8			曾
98	00348	曾侯乙鐘上三・六	7			曾
99	00349	曾侯乙鐘上三・七	7			曾
100	00418	王鐸	1			
101	00419	□郢俠鐸	4			楚
102	00420	□外卒鐸	5			
103	00428	冉鉦鍼	90	2		吴
104	00513	左使車兵鬲	4			中山
105	00537	左使車工兵鬲	5			中山
106	00577	曾侯乙鬲	7			曾
107	00914	鑄𠂤客甗	8			楚
108	00936	王后中官鑄甗	13			秦
109	00967	上匕	1			中山
110	00969	宰秦匕	2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11	00971	左使車工匕	5			中山
112	00974	曾侯乙匕	7			曾
113	00975	但盤埜匕	7			楚
114	00976	但盤埜匕	7			楚
115	00977	冶紹圣匕	7			楚
116	00978	冶紹圣匕	7			楚
117	00980	魚鼎匕	36			晉
118	01139	鄴鼎	1			
119	01236	平鼎	1			秦
120	01250	愙鼎	1			楚
121 ※	01345	𠂤公鼎	2			
122	01346	向公鼎	2			晉
123	01347	公㳄鼎	2			晉
124	01348.1	國子鼎	2			齊
125	01349	向𣪊子鼎	2		1	
126	01353	史番鼎	2			
127	01473	笌伏鼎	2			
128	01497	周登鼎	2			東周
129	01499	𣪘徒鼎	2			楚
130	01500	正昜鼎	2			楚
131	01502	滁鼎	2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32	01503	西官鼎	2			燕
133	01507	半龢鼎	2			魏
134	01508	私官鼎	2		1	晉
135	01509	杆氏鼎	2			
136	01798	子氏鼎	3			
137	01799	鼎蓋（掌鼎蓋）	3			
138	01800	長鼎	3			
139	01801	右冬刃鼎	3			楚
140	01802	顕官鼎	3			
141	01803	客鼎	3			楚
142	01804	客鼎	3			楚
143	01805	客鼎	3			楚
144	01806	客鼎	3			楚
145	01807	集鼎	3			楚
146	01808	四分鼎	3			三晉
147	01932	師公鼎	4			
148	01933	中王鼎	4			楚
149	01935	國子鼎	4			齊
150	01945	徨右自鼎	4			東周
151	01946	公朱右自鼎	4			東周
152	01947	滑子鼎	4		1	齊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53	01980	卻之飤鼎	4			楚
154	01991	昜兒鼎	4			
155	01992	宜陽右倉鼎	4			韓
156	01993	今永里鼎	4			
157	01994	巨莒十九鼎	4			楚
158	01995	安氏私官鼎	4			
159	02088	左徒車工鼎	5			中山
160	02089	左徒車工鼎	5			中山
161	02090	左徒車工鼎	5			中山
162	02091	左徒車工聂鼎	5			中山
163	02092	左徒車工北鼎	5			中山
164	02093	左徒車工蔡鼎	5			中山
165	02094	左徒車工蔡鼎	5			中山
166	02095	集脰大子鼎	5			楚
167	02096	集脰大子鼎	5			楚
168	02097	王后鼎	5			燕
169	02098	無臭鼎	5			楚
170	02099	無臭鼎	5			楚
171	02100	半斗鼎	5			晉
172	02101	三斗鼎	5			晉
173	02102	中厶官鼎	5			晉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74	02103	眉脒鼎	5			韓
175	02104	上岁庶鼎	5		1	魏
176	02105	上岁庶鼎	5		1	魏
177	02106	君夫人鼎	5			楚
178	02108	裹閆鼎	5		1	
179	02228	中敗鼎	6			秦
180	02229	沖子鼎	6			
181	02230	□子鼎	6			
182	02232	右卜脒鼎	6			韓
183	02236	王氏官鼎蓋	6			晉
184	02237	王蔑鼎	6			東周
185	02238	須丞生鼎蓋	6			
186	02239	𠂤子祝鼎	6			
187	02240	十年弗官容鼏鼎	6			魏
188	02241	東陲鼎蓋	6			楚
189	02242	垣上官鼎	5			晉
190	02243	俔鼎	6			
191	02290	曾侯乙鼎	7			曾
192	02291	曾侯乙鼎	7			曾
193	02292.	曾侯乙鼎	7			曾
194	02293	曾侯乙鼎	7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95	02294	曾侯乙鼎	7			曾
196	02295	曾侯乙鼎	7			曾
197	02296	鑄客鼎	7			楚
198	02297	鑄客爲集脰鼎	7			楚
199	02298	鑄客爲集脰鼎	7			楚
200	02299	鑄客爲集𥫱鼎	7			楚
201	02300	鑄客爲集□鼎	7			楚
202	02301	巨莒王鼎	7			楚
203	02302	腦所偖鼎	7			楚
204	02303	鼎	7		2	東周
205 ※	02304	長信侯鼎	7		1	魏
206	02305	墉夜君成鼎	7			楚
207	02306	筥鼎	7			晉
208	02307	右公鼎	7			東周
209	02308	半龠鼎	7			魏
210	02309	□府鼎	7			楚
211	02360	王后左相室鼎	8			燕
212	02361	公脽右師鼎	9			東周
213	02393	鑄客爲王句小廣鼎	9			楚
214	02394	鑄客爲王句小廣鼎	9			楚
215	02395	鑄客大后脰官鼎	9			楚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216	02396	公朱右師鼎	9		1	東周
217	02397	壽春鼎	9			楚
218	02451	梁上官鼎	11		2	魏
219	02479	楚王畬肯鉍鼎	12			楚
220	02480	鑄客鼎	12			楚
221	02481	二年寧鼎	12		1	魏
222	02482	四年昌國鼎	12		1	趙
223	02527	卅年鼎	14		1	魏
224	02530	王子中府鼎	14			秦
225	02574.1	鄴孝子鼎	16			東周
226	02576	平宮鼎	16			秦
227	02577	十七年平陰鼎蓋	16		2	晉
228	02590	十三年上官鼎	17			魏
229	02608	十一年庫嗇夫鼎	18			趙
230	02609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	18			魏
231	02610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	20			魏
232	02611.2	卅五年鼎	18			魏
233	02623	楚王畬忎鼎	19			楚
234	02647	巍鼎	20			秦
235	02651	三年詔事鼎	21			秦
236	02658	卅六年私官鼎	22			秦
237	02693	廿三年㬎朝鼎	25			晉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238	02701.1	公朱左師鼎	4			東周
239	02701.2	公朱左師鼎	22		1	東周
240	02707	右使車嗇夫鼎	27		1	中山
241	02746	梁十九年亡智鼎	35			魏
242	02764	卅二年坪安君鼎	42		2	魏
243	02766	郘尹鼎	44			徐
244	02773	信安君鼎	46		3	魏
245	02793	平安君鼎	64		11	魏
246	02794	楚王酓忎鼎	66			楚
247	02795	楚王酓忎鼎	60			楚
248	02804	中山王𥘅鼎	457	11	2	中山
249	03134	府簋	2			
250	03398	宜陽右倉簋	4			晉
251	03636	曾侯乙簋	7			曾
252	03637	曾侯乙簋	7			曾
253	03638	曾侯乙簋	7			曾
254	03639	曾侯乙簋	7			曾
255	03640	曾侯乙簋	7			曾
256	03641	曾侯乙簋	7			曾
257	03642	曾侯乙簋	7			曾
258	03643	曾侯乙簋	7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259	03710	西替簋	9			
260	04096	陳逆簋	26			齊
261	04145	陳侯午簋	36			齊
262	04190	陳肪簋蓋	43			齊
263	04476	大府簋	4			楚
264	04477	左使車工蔡簋	5			中山
265	04478	左使車工嬰簋	5			中山
266	04488	曾子遲簋	6			曾
267	04489	曾子遲簋	6			曾
268	04494	盛君縈簋	6			楚
269	04495	曾侯乙簋	7			曾
270	04496	曾侯乙簋	7			曾
271	04503	西替簋	8			
272	04506	鑄客簋	9			楚
273	04507	鑄客簋	9			楚
274	04508	鑄客簋	9			楚
275	04509	鑄客簋	9			楚
276	04510	鑄客簋	9			楚
277	04511	鑄客簋	9			楚
278	04512	鑄客簋	9			楚
279	04513	鑄客簋	9			楚
280	04521	邆侯逯逆簋	10			齊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281	04549	楚王禽肯簋	13			楚
282	04550	楚王禽肯簋	13			楚
283	04551	楚王禽肯簋	13			楚
284	04575	楚子媵簋	19			楚
285	04576	楚子媵簋	19			楚
286	04577	楚子媵簋	19			楚
287	04591	曾孫史夷簋	20			曾
288	04595	齊陳曼簋	22			齊
289	04596	齊陳曼簋	22			齊
290	04619	孫叔左簋	32	2		
291 ※	04629	陳逆簋	75	2		齊
292	04630	陳逆簋	75	2		齊
293	04633	右冶尹敦	3			燕
294	04634	大府盞	5			楚
295	04646	十四年陳侯午敦	36			齊
296	04647	十四年陳侯午敦	36			齊
297	04648	十年陳侯午敦	38			齊
298	04649	陳侯因脊敦	79	2		齊
299	04664	左使車工北豆	5			中山
300	04665	左使車工聂豆	5			中山
301	04668	蔓圆窑里豆	6			齊
302	04670	曾侯乙豆	7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303	04671	曾侯乙豆	7			曾
304	04675	鑄客豆	9			楚
305	04676	鑄客豆	9			楚
306	04677	鑄客豆	9			楚
307	04678	鑄客豆	9			楚
308	04679	鑄客豆	9			楚
309	04680	鑄客豆	9			楚
310	04688	上官豆	22			魏
311	04694	郘陵君王子申豆	53			楚
312	04695	郘陵君王子申豆	30			楚
313	05697	右府耆象尊	3			燕
314	09420	鑄客爲集[illegible]盉	7			楚
315 ※	09446	嘉仲盉	17	2		
316	09448	十一茉盉	19			中山
317	09449	卅五年盉	20			魏
318	09450	十二年盉	21		1	中山
319	09452	長陵盉	41			秦
320	09476	褒壺	1			
321	09477	媵方壺	1			
322	09495	李瘐壺	2			
323	09496	公舞方壺	2			晉
324	09497	末昃壺	2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325	09498	五斗方壺	2			
326	09499	左御壺蓋	2			燕
327	09514	公子褱壺	3		1	
328	09515	下官壺	3			
329	09516	孝子壺	3		1	
330	09517	上白羽壺	3			
331	09537	趙君壺	4			晉
332 ※	09538	左孝子壺	4		1	
333	09539	左孝子壺	4		1	
334	09540	己孝子壺	4		1	
335	09541	己孝子壺	4		1	
336	09542	君壺	4			
337	09543	徨公右師壺	4			東周
338	09558	雅子嬖壺	5			
339	09559	子媯逆子壺	5			齊
340	09560	子媯逆子壺	5			齊
341	09561	左使車工北壺	5			中山
342	09562	左使車工聂壺	5			中山
343	09563	右御尹壺	5			燕
344	09575	鄭右方壺	6			韓
345	09580	鑄大□壺	7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346	09581	曾侯乙壶	7			曾
347	09582	曾侯乙壶	7			曾
348	09583	韓氏私官方壶	7			晉
349	09589	𠂤客之官壶	8			
350	09590	徫公左師方壶	8			東周
351	09591	徫公左師方壶	8			東周
352	09605	雍工壶	9			秦
353	09606	緻𡍮君扁壶	9			燕
354	09607	永用析涅壶	9			燕
355	09616	春成侯壶	11			韓
356	09617	重金扁壶	11			燕
357	09640	東周左師壶	13			東周
358	09647	徫公左師方壶	14		1	東周
359	09648	四升𠂤客方壶	14			東周
360	09649	四升𠂤客方壶	14		1	東周
361	09650	四升𠂤客方壶	14		1	東周
362	09660	徫公左師方壶	15		1	東周
363	09665	十四年方壶	16			中山
364	09666	十四年方壶	16			中山
365	09673	寺工師初壶	17			秦
366	09674	十年右使壶	18	3		中山
367	09675	十三年壶	18			中山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368	09682	鼡氏扁壺	19			趙
369	09683	十茉扁壺	19			中山
370	09684	十一茉壺	19	2		中山
371	09685	十二茉扁壺	19		2	中山
372	09686	十三茉壺	19		1	中山
373	09692	三茉壺	21		2	中山
374	09693	十三茉壺	21			中山
375	09700	陳喜壺	25			齊
376	09703	陳璋方壺	29			齊
377	09707	安邑下官壺	35			魏
378	09710	曾姬無卹壺	39			楚
379	09711	曾姬無卹壺	39			楚
380	09719	令狐君嗣子壺	46	3		晉
381	09720	令狐君嗣子壺	46	3		晉
382	09734	䜌鉈壺	199	5		中山
383	09735	中山王𥘅方壺	447	2		中山
384	09924	左使車工蔡勺	5			中山
385	09925	左使車工蔡勺	5			中山
386	09926	左使車工聂勺	5			中山
387	09927	曾侯乙勺	7			曾
388	09928	曾侯乙勺	7			曾
389	09929	曾侯乙勺	7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390	09930	曾侯乙勺	7			曾
391	09931	秦苛膚勺	7			楚
392	09932	秦苛膚勺	7			楚
393	09933	十三祘勺	8			中山
394	09934	十三祘勺	8			中山
395	09937	甘孝子梧	2		1	東周
396	09938	都梧	2		1	
397	09939	脩武府梧	3			魏
398	09940	重十六梧	4			齊
399	09975	陳璋壺	40			齊
400	09977	土匀瓶	6			趙
401	09978	魏公瓶	8			秦
402	09982	喪史寬瓶	24	1		晉
403	09989	楚高缶	5			燕
404	09990	楚高缶	5			燕
405	09997	廿七年鈳	6			魏
406	09998	曾侯乙缶	7			曾
407	09999	曾侯乙缶	7			曾
408	10000	曾侯乙冰缶	7			曾
409	10001	蔡公子缶	9			蔡
410	10002	鑄客缶	9			楚
411	10003	鑄客缶	9			楚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412	10006	邳伯缶	27			邳
413	10007	邳伯缶	27			邳
414	10008	樂書缶	48			晉
415	10077	曾侯乙盤	7			曾
416	10100	楚王酓肯盤	12			楚
417	10158	楚王酓忎盤	29			楚
418	10190	王子造匜	6			楚
419	10197	曾侯乙匜	7			曾
420	10198	曾侯乙匜	7			曾
421	10199	鑄客爲御飤匜	7			楚
422 ※	10257	八年匜	16			中山
423	10287	大右鑑	3			楚
424	10291	集脰鎬	6			楚
425	10292	曾侯乙鑑	7			曾
426	10293	鑄客鑑	9			楚
427	10297	鄀陵君鑑	30			楚
428	10328	八年鳥柱盆	10			中山
429	10332	曾孟嬭諫盆	12			曾
430 ※	10333	十年盆	12			中山
431	10348	曾侯乙過濾器	5			曾
432	10349	左使車工蔡筒形器	5			中山
433 ※	10353	廿五年盌	9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434	10354	圜形器	10			
435	10357	卲宮和	19	1		秦
436 ※	10358	十某銅盒	19		1	中山
437 ※	10359	十二某銅盒	21		1	中山
438	10362	戲脩量	2			秦
439	10364	王量	3			楚
440	10365	斛半升量	3			
441	10366	右里䣙盌頰量	4			齊
442	10367	右里䣙盌頰量	4			齊
443	10368	左關之鉩	4			齊
444	10370	郢大府量	7			楚
445	10371	陳純釜	34			齊
446	10372	商鞅量	34		1	秦
447	10373	鄂客問量	56		3	楚
448	10374	子禾子釜	108			齊
449	10375	王衡桿	1			楚
450	10376	王衡桿	1			楚
451	10377	□都環權	2			
452	10378	又二匀鎰環權	2			楚
453	10379	臤子環權	4		1	楚
454	10380	公匋權	4			趙
455	10382	三侯權	6			晉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456	10384	高奴禾石權	16			秦
457	10385	司馬成公權	29		2	趙
458	10387	曾侯乙盧	7			曾
459	10388	鑄客爲集盧	7			楚
460	10389	鑄客盧	7			楚
461	10396	左繇箕	3			中山
462	10397	右使車箕	7			中山
463	10398	曾侯乙箕	7			曾
464	10399	曾侯乙箕	7			曾
465	10400	楚王燈	2			楚
466	10401	左九燈	2			
467	10402	十茉燈座	22		3	中山
468 ※	10403	王帶鉤	1			
469	10404	公□帶鉤	2			
470	10405	仲帶鉤	2			
471	10406	王長□帶鉤	4			吴
472 ※	10407	鳥書箴銘帶鉤	33			吴
473	10408	王鋪首	1			
474	10409	雍鋪首	1			
475	10410	左工鋪首	3			中山
476	10411	左工鋪首	3			中山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477	10412	左工鋪首	3			中山
478	10413	左使車鋪首	8			中山
479	10414	從翼小器	2			燕
480	10415	□翼小器	2			燕
481	10416	辛翼小器	3			燕
482	10417	辛翼小器	3			燕
483	10418	辛翼小器	3			燕
484	10419	辛翼小器	3			燕
485	10420	□氏翼小器	3			燕
486	10421	□氏翼小器	3			燕
487	10422	方城翼小器	3			燕
488	10423	□城翼小器	3			燕
489	10424	鴞復翼小器	3			燕
490	10425	坪□翼小器	3			燕
491	10426	林□翼小器	3			燕
492	10427	武翼小器	3			燕
493	10428	茎陰翼小器	3			燕
494	10429	□□翼小器	3			燕
495	10430	□□翼小器	3			燕
496	10431	□□翼小器	3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497	10432	定少兩罍小器	4			燕
498	10433	豐王竹罍小器	4			燕
499	10434	尚城罍小器	4			燕
500	10435	東尚罍小器	4			燕
501	10436	□□缶罍小器	4			燕
502	10437	□□城罍小器	4			燕
503	10438	大府之器銅牛	4			楚
504	10439	曾侯乙銅鶴	7			曾
505 ※	10440	十四兩銀俑	9		2	東周
506	10441	十四茉銅牛	12			中山
507	10442	十四茉銅犀	12			中山
508	10443	十四茉銅虎	12			中山
509	10444	十四茉雙翼神獸	12			中山
510	10445	十四茉雙翼神獸	12			中山
511	10446	十四茉雙翼神獸	13			中山
512	10447	十四茉雙翼神獸	13			中山
513	10448	山形器	1			中山
514	10449	山形器	1			中山
515	10450	左使車工蔡山形器	6			中山
516	10451	左使車工聂山形器	6			中山
517	10452	右佐錐形器	3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518	10453	廿四年錐形器	10			
519	10454	公圜鈎形器	1			
520	10455	曾侯乙鈎形器	7			曾
521	10456	眭室門鍑	4			
522	10457	右□□圜器	4			
523	10458	少府銀圜器	5			韓
524	10459	大攻尹圜器	10			
525	10460	墨厓鍵	2			齊
526	10461	洵都小器	2			燕
527	10462	連珠飾	2			
528	10465	三年杖首	9			晉
529	10466	左鍾肩銅器	3			
530	10467	左殘件	1			
531	10468	上五銅條	2			秦
532	10469	三十銅構件	2			秦
533	10470	王上框架	2			中山
534 ※	10471	君王上框架	4			中山
535	10472	十四茉帳架	7			中山
536	10473	十四茉帳橛	11			中山
537	10474	十四茉帳橛	11			中山
538	10475	十四茉帳橛	11			中山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539	10477	十四年鳳方案	12			中山
540 ※	10478	兆域圖銅版	178			中山
541	10577	鑄客爲集脰器	7			楚
542	10578	鑄客器	9			楚
543	10579	汕器器	9			
544	10583	匽侯載器	32			燕
545	10816	陳戈	1			
546	10824	垂戈	1			齊
547	10825	行戈	1			
548	10826	右戈	1			
549	10827	涉戈	1			
550	10828	鄆戈	1			齊
551	10829	鄆戈	1			齊
552	10908	武陽戈	2			趙
553	10909	戈	2			
554	10910	玄翏戈	2			
555	10911	玄翏戈	2			
556	10912	鳥戈	2			楚
557	10913	盧用戈	2			
558	10914	長邦戈	2			楚
559	10915	長邦戈	2			楚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560	10916	陽狐戈	2			齊
561	10917	鑞鏄戈	2			
562	10918	建陽戈	2			齊
563	10919	吳庫戈	2			魏
564	10920	晉陽戈	2			趙
565	10921	晉陽戈	2			趙
566	10922	酸棗戈	2			魏
567 ※	10923	阿武戈	2			齊
568	10924	陳坐戈	2			楚
569 ※	10925	平陸戈	2			齊
570	10926	平陸戈	2			齊
571	10927	屯留戈	2			秦
572	10928	武安戈	2			趙
573	10929	關輿戈	2			
574	10930	左稟戈	2			
575	10931	左軍戈	2			燕
576	10932	渾左戈	2			齊
577	10933	右庫戈	2			韓
578	10934	江魚戈	2			
579	10935	漆垣戈	2			魏
580	10936	吾宜戈	2			秦
581	10937	寡都戈	2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582	10938	成固戈	2			秦
583	10939	成固戈	2			秦
584	10940	成固戈	2			秦
585	10941	冶癹戈	2			
586	10942	燕王戈	2			燕
587	10943	守陽戈	2			燕
588	10944	右卯戈	2			
589	10945	陽右戈	2			齊
590	10974	閒右庫戈	3			
591	10975	作澅右戈	3			齊
592	10976	作澅右戈	3			齊
593	10977	藺公戈	3			楚
594	10978	右濯戈	3			齊
595	10979	佮晉戈	3			
596	10980	亞行還戈	3			
597	10981	曾侯邮戈	3			曾
598	10982	皇宮左戈	3			齊
599	10983	皇宮左戈	3			齊
600	10984	皇宮左戈	3			齊
601	10985	皇宮左戈	3			齊
602	10986	中陽戈	3			
603	10987	臣十三戈	3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604 ※	10988	左庫戈	3			魏
605	10989	齊虔造戈	3			楚
606	10990	鄭武庫戈	3			韓
607	10991	鄭武庫戈	3			韓
608	10992	鄭揉庫戈	3			韓
609	10993	鄭揉庫戈	3			韓
610	10994	鄭左庫戈	3			韓
611	10995	鄭右庫戈	3			韓
612	10996	邯鄲上戈	3			趙
613	10997	郜右戈	3			齊
614	10998	甘城右戈	3			齊
615	10999	大公戈	3			
616	11000	孟右人戈	3			齊
617	11001	平阿左戈	3			齊
618	11002	虞之戟	3			韓
619	11003	職作戈	3			燕
620	11004	燕王喜戈	3			燕
621	11005	燕王喜戈	3			燕
622	11006	桑之造戈	3			齊
623	11007	右戈	3			
624	11008	蜀西工戈	3			秦
625	11009	蜀西工戈	3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626	11031	陳戈	4			齊
627	11033	陳貝散戈	4			齊
628	11035	陳卯造戈	4			齊
629	11036	陳璽散戈	4			齊
630	11037	陳車戈	4			齊
631	11038	陳子戈	4			齊
632	11039	邯鄲上庫戈	4			趙
633	11040	叔孫鈹戈	4			
634	11041	平阿左戈	4			齊
635	11042	鄀之新造戈	4			楚
636	11043	周鄉戈	4			楚
637	11044	盧戈	4			
638	11045	許之造戈	4			楚
639	11046	敔之造戟	4			魏
640	11047	鬲作□戈	4			楚
641	11048	邮君戈	4			楚
642	11049	仕斤徒戈	4			齊
643	11050	仕斤徒戈	4			齊
644	11051	大垂公戟	4			
645	11052	宜鑄戈	4			東周
646	11053	武陽右庫戈	4			趙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647	11054	上黨武庫戈	4			趙
648	11055	信陰君庫戈	4			魏
649	11056	平陸左戟	4			齊
650	11057	燕侯右宮戈	4			燕
651	11058	燕王詈戈	4			燕
652	11059	作御司馬戈	4			燕
653	11060	卻之造戈	4			楚
654	11061	車大夫長畫戈	4			燕
655	11062	陵右戟	4			
656	11063	大武戈	4			楚
657	11081	陳侯因脊戈	5			齊
658	11082	陳丽子戈	5			齊
659	11083	陳御寇戈	5			齊
660	11086	陳子翼戈	5			齊
661	11087	陳子翼戈	5			齊
662	11092	敔戟	5			楚
663	11093	雍王戈	5			燕
664	11094	曾侯郜戈	5			曾
665	11095	曾侯郜戈	5			曾
666	11096	曾侯郜雙戈戟	5			曾
667	11097	曾侯郜雙戈戟	5			曾
668	11098	曾侯郜雙戈戟	5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単字	重文	合文	
669	11099	□公戈	5			韓
670	11100	子賵之用戈	5			
671	11101	平阿□□戈	5			齊
672	11102	武王戈	5			楚
673	11103	武王戈	5			楚
674	11104	武王戈	5			楚
675	11105	子泉聯戟	5			齊
676	11106	少府戈	5			秦
677	11107	作用戈	5			秦
678	11108	□御戈	5		1	
679	11109	燕王右庫戈	5			燕
680	11110	王職戈	5			燕
681	11111	左行議率戈	5			燕
682	11112	宜無戟	5			韓
683	11113	犢共叀戟	5			
684	11126	陳子皮戈	6			齊
685	11127	陳胎戈	6			齊
686	11128	陳卿聖孟戈	6			齊
687	11129	陳侯因脊戈	6			齊
688	11130	子禾子左戟	6			齊
689	11143	蔡侯產戈	6			蔡
690 ※	11144	蔡侯產戈	6			蔡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691	11158	平阿左戟	6			齊
692	11159	敬命長足戈	6			楚
693	11160	即墨華戈	6			齊
694 ※	11161	新邵戟	6			楚
695	11162	王子□戈	6			
696	11164	𠂤作造戈	6			
697	11165	戈	6			
698	11166	戈	6			
699	11167	曾侯乙戈	6			曾
700	11168	曾侯乙戈	6			曾
701	11169	曾侯乙戈	6			曾
702	11170	曾侯乙戈	6			曾
703	11171	曾侯乙戈	6			曾
704	11172	曾侯乙三戈戟	6			曾
705 ※	11173	曾侯乙三戈戟	6			曾
706	11174	曾侯邸戈	6			曾
707	11175	曾侯邸雙戈戟	6	6		曾
708	11176	曾侯邸雙戈戟	6	6		曾
709	11177	曾侯邸雙戈戟	6	6		曾
710	11178	曾侯𡭴雙戈戟	6	6		曾
711	11179	曾侯𡭴雙戈戟	6	6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712	11180	曾侯邆三戈戟	6	12		曾
713	11181	曾侯邆三戈戟	6	12		曾
714	11182	朝歌右庫戈	6		1	魏
715	11183	谷造戟	6			齊
716	11184	郾侯脧戈	6			燕
717	11185	燕侯載戈	6			燕
718	11186	燕侯載戈	6			燕
719	11187	燕王職戈	6			燕
720	11188	燕王職戈	6			燕
721	11189	燕王職戈	6			燕
722	11190	燕王職戈	6			燕
723	11191	燕王職戈	6			燕
724	11192	郾王戎人戈	6			燕
725	11193	燕王詈戈	6			燕
726	11194	燕王詈戈	6			燕
727	11195	燕王喜戈	6			燕
728	11196	燕王戈	6			燕
729	11197	□年寺工䜌戈	6	2		秦
730	11210	羊角戈	7			齊
731	11211	工城戈	7			秦
732	11212	周王段戈	7			東周
733	11213	涑鄙戈	7			魏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734	11214	斫君戟	7			楚
735	11215	廿七年晉上容大夫戈	7		1	趙
736	11216	廿九年戈	7			
737	11217	郾侯戈	7			燕
738	11218	燕侯載戈	7			燕
739	11219	燕侯載戈	7			燕
740	11220	燕侯載戈	7			燕
741	11221	燕侯職戈	7			燕
742	11222	燕侯職戈	7			燕
743	11223	燕侯職戈	7			燕
744	11224	燕王職戈	7			燕
745	11225	燕王職戈	7			燕
746	11226	燕王職戈	7			燕
747	11227	燕王職戈	7			燕
748	11228	燕王職戈	7			燕
749	11229	燕王職戈	7			燕
750	11230	燕王職戈	7			燕
751	11231	燕王職戈	7			燕
752	11232	燕王職戈	7			燕
753	11233	燕王職戈	7			燕
754	11234	燕王職戈	7			燕
755	11235	燕王職戈	7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756	11236	燕王職戈	7			燕
757	11237	燕王戎人戈	7			燕
758	11238	燕王戎人戈	7			燕
759	11239	燕王戎人戈	7			燕
760	11240	燕王詈戈	7			燕
761	11241	燕王詈戈	7			燕
762	11242	燕王詈戈	7			燕
763	11243	燕王詈戈	7			燕
764	11244	燕王詈戈	7			燕
765	11245	燕王詈戈	7			燕
766	11246	郾王喜戈	7			燕
767	11247	郾王喜戈	7			燕
768	11248	郾王喜戈	7			燕
769	11249	郾王喜戈	7			燕
770 ※	11250	二年寺工譽戈	7	2		秦
771	11251	陳旺戟	7			楚
772	11260	陳侯因咨戈	8			齊
773	11264	十八年鄲左庫戈	8			魏
774	11265	虎姒丘君戈	8			魏
775	11266	四年右庫戈	8			晉
776	11267	單靖討戈	8			晉
777	11268	庚寅戈	8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778	11269	十四年州戈	8			晉
779	11270	非欽戈	8			晉
780	11271	七年戈	8			
781	11272	燕侯腜戈	8			燕
782	11273	郾王戎人戈	8			燕
783	11274	郾王戎人戈	8			燕
784	11275	郾王戎人戈	8			燕
785	11276	郾王戎人戈	8			燕
786	11277	郾王喜戈	7			燕
787	11278	郾王喜戈	7			燕
788	11279	大良造鞅戟	8			秦
789	11283	九年戈	9			晉
790	11284	魯夫戈	9			晉
791 ※	11285	相公子矰戈	9			楚
792	11286	不降戈	9			燕
793	11287	三年上郡高戈	9			秦
794	11290	子孔戈	10			魏
795	11291	十年邸令差戈	10		1	魏
796 ※	11292	二年右貫府戈	10			燕
797	11293	三年莆子戈	10		1	魏
798	11294	丞相觸戈	10			秦
799	11296	王五年上郡疾戈	11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800	11297	王六年上郡守疾戈	11			秦
801	11298	二年州句戈	11		1	晉
802	11299	廿三年鄀令戈	11		1	魏
803	11300	襄戈	11			魏
804	11301	廿三年下丘嗇夫戈	11		1	晉
805	11302	廿九年高都令戈	11			魏
806	11303	廿九年高都令戈	11			魏
807	11304	燕王職戈	11			燕
808	11305	燕王詈戈	11			燕
809	11306	廿一年啓封令癰戈	11	11	1	韓
810	11307	九年戈	11			
811 ※	11308	四年相邦呂戈	11			秦
812	11312	三十三年業令戈	12		1	魏
813	11313	九年戴丘令癰戈	12		1	魏
814 ※	11314	二年皇陽令戈	12		1	晉
815	11315	二年皇陽令戈	12		1	晉
816	11316	四年令韓讙戈	12		1	韓
817	11317	三年脩余令韓讙戈	12		1	韓
818	11318	三年脩余令韓讙戈	12		1	韓
819	11319	三年脩余令韓讙戈	12		1	韓
820	11320	六年邶令戈	12			晉
821	11321	卅四年頓丘戈	12			魏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822	11322	七年侖氏戈	12		1	韓
823 ※	11323	八年茲氏命吳庶戈	12		1	趙
824	11324	廿五年戈	12		1	晉
825	11325	九年將軍戈	12			燕
826	11326	九年將軍戈	12		1	燕
827	11327	六年格氏令戈	12		1	晉
828	11328	王二年鄭令戈	12		1	韓
829	11329	王何戈	12		1	秦
830	11330	卅三年大梁戈	12			魏
831	11331	廿二年臨汾守戈	12			秦
832	11332	十四年屬邦戈	12			秦
833	11335	四年邗令戈	13		1	晉
834	11336	六年鄭令韓熙戈	13		2	韓
835	11337	六年令戈	13		1	晉
836	11338	三年頫令戈	13		1	晉
837	11339	十三年戈	13		1	燕
838	11340	四年戈	13		1	晉
839	11341	四年咎奴薔令戈	13		1	魏
840	11342	廿一年相邦冉戈	13	1		秦
841	11343	八年言令戈	13		2	晉
842	11344	八年言令戈	13		1	晉
843	11345	八年新城大令戈	14		1	韓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844	11347	十三年□陽令戈	14		1	晉
845	11348	五年鼻令思戈	14		1	魏
846 ※	11349	五年鼻令思戈	14		1	魏
847	11350	燕王詈戈	14			燕
848	11351	十六年喜令戈	14		2	晉
849	11354	三年□匋令戈	15		1	晉
850	11355	十二年趙令戈	15		2	晉
851	11356	廿四年郙陰令戈	15			韓
852	11357	王三年鄭令韓熙戈	15			韓
853	11358	兼陵公戈	15			楚
854	11359	廿年相邦冉戈	15			秦
855	11360	元年郾令戈	15		1	趙
856	11361	四年樛斿戈	15			秦
857	11362	二年上郡守戈	15			秦
858	11363	□年上郡守戈	15	1		秦
859	11366	十七年邢令戈	16			趙
860	11367	六年漢中守戈	16			秦
861	11368	廿六年蜀守武戈	16			秦
862	11369	三年上郡守戈	16			秦
863	11370	四十年上郡守起戈	16		1	秦
864	11371	十七年鄭令戈	17		1	韓
865	11372	二十年鄭令戈	17		1	韓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866	11373	廿一年鄭令戈	17			韓
867	11374	廿七年上守趙戈	17		2	秦
868 ※	11375	王三年馬雍令戈	17		1	晉
869	11376	十八年戈	17			
870	11377	十四年武城令戈	17			晉
871	11378	上郡武庫戈	17			秦
872	11379	十七年丞相啓狀戈	17	2		秦
873	11380	五年呂不韋戈	17			秦
874	11381	楚王酓章戈	18			楚
875	11382	十七年鼄令戈	18		1	韓
876	11383	燕侯載作戎戈	18			燕
877	11384	四年鄭令戈	18			韓
878	11385	五年鄭令戈	18		2	韓
879	11386	八年鄭令戈	18		2	韓
880	11387	十四年鄭令戈	18		1	韓
881	11388	十五年鄭令戈	18		1	韓
882	11389	十六年鄭令戈	18		1	韓
883	11390	□年邦府戈	18			
884	11391	廿九年相邦趙戈	18		1	趙
885	11394	十三年相邦義戈	19			秦
886	11395	八年呂不韋戈	19			秦
887	11396	五年呂不韋戈	19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888	11397	六年鄭令戈	19		1	韓
889	11398	三十一年鄭令戈	20		1	韓
890	11399	二年上郡守冰戈	20			秦
891	11402	栝里瘟戈	22		1	燕
892	11404	十二年上郡守壽戈	24	2		秦
893	11405	十五年上郡守壽戈	25			秦
894	11406	廿五年上郡守戈	25			秦
895	11424	竟矛	1			趙
896	11427	公矛	1			
897	11428	公矛	1			
898	11429	武矛	1			
899	11430	枸矛	1			
900	11431	西矛	1			
901	11432	五矛	1			
902	11452	寺工矛	2			秦
903 ※	11453	寺工矛	2			秦
904 ※	11454	少府矛	2			秦
905	11455	右宮矛	2			
906	11456	右軍矛	2			燕
907	11457	坐庫矛	2			
908	11458	左庫矛	2			
909	11459	毛庫矛	2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910	11460	泜陽矛	2			
911	11461	鼻陵矛	2			
912	11462	鼻陵矛	2			
913	11463	陽周矛	2			
914	11464	陽周矛	2			
915	11465	平周矛	2			秦
916	11466	平周矛	2			秦
917	11467	平周矛	2			秦
918	11468	武戳矛	2			
919	11469	武敢矛	2			
920	11470	不降矛	2			燕
921	11471	平陽矛	2			
922	11472	詔使矛	2			秦
923	11473	高奴矛	2			魏
924	11474	宜章矛	2			
925	11475	長□矛	2			
926	11476	□高矛	2			齊
927	11477	□翼矛	2			
928	11479	燕王矛	2			燕
929	11480	燕王職矛	3			燕
930	11481	燕王右矛	3			燕
931	11482	燕王喜矛	3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932	11483	燕王職矛	3			燕
933	11484	燕右軍矛	3			燕
934	11485	鄭右庫矛	3			韓
935	11487	右急矛	3			
936	11488	安右矛	3			
937	11489	安右矛	3			
938	11490	安右矛	3			
939	11491	行議鉄矛	3			燕
940	11492	高望矛	3			秦
941	11493	高望矛	3			秦
942	11494	中陽矛	3			
943 ※	11495	皮陸罠矛	3			
944	11497	燕王詈矛	4			燕
945	11498	燕王戎人矛	4			燕
946	11499	格氏矛	4			
947 ※	11500	上黨武庫矛	4			趙
948	11501	上郡矛	4			
949	11502	櫟陽武矛	4			秦
950	11504	東周矛	4			東周
951	11505	東周矛	4			東周
952	11506	武都矛	4			
953	11507	鄭生庫矛	5			韓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954	11508	廿二年左郜矛	5			齊
955	11509	廣衍矛	5			秦
956	11510	少明矛	5			
957	11511	越王者旨於賜矛	6			越
958	11513	燕侯載矛	6			燕
959	11514	郾王職矛	6			燕
960	11515	郾王職矛	6			燕
961	11516	郾王職矛	6			燕
962	11517	郾王職矛	7			燕
963	11518	郾王職矛	7			燕
964	11519	郾王職矛	6			燕
965	11520	郾王職矛	6			燕
966	11521	郾王職矛	6			燕
967	11522	郾王喜矛	6			燕
968	11523	郾王喜矛	6			燕
969	11524	郾王詈矛	6			燕
970	11525	郾王職矛	6			燕
971	11526	郾王職矛	7			燕
972	11527	郾王職矛	7			燕
973	11528	燕王喜矛	7			燕
974	11529	燕王喜矛	7			燕
975	11530	燕王詈矛	7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976	11531	燕王戎人矛	7			燕
977	11532	少府矛	7			秦
978	11533	武庫矛	7			韓
979	11535	越王州句矛	8			越
980	11536	燕王戎人矛	8			燕
981	11537	燕王戎人矛	8			燕
982	11538	燕王戎人矛	8			燕
983	11539	燕王戎人矛	8			燕
984	11540	燕王詈矛	8			燕
985	11541	不降矛	8			燕
986	11542	平都矛	8			
987	11543	燕王戎人矛	9			燕
988	11544	越王大子矛	14		1	燕
989	11545	七年邦司寇矛	14		1	魏
990	11546	七年宅陽令矛	15		1	魏
991 ※	11548	廿年寺工矛	15			秦
992	11549	十二年邦司寇矛	16		1	魏
993	11550	十三年少府矛	16			秦
994	11551	九年鄭令矛	17		1	韓
995	11552	元年鄭令矛	18		2	韓
996	11553	五年鄭令矛	18		2	韓
997	11554	七年鄭令矛	18		2	韓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998	11555	卅二年鄭令矛	18		2	韓
999	11556	元年春平侯矛	18		1	趙
1000	11557	五年春平侯矛	18		1	趙
1001	11558	十七年春平侯矛	18		1	趙
1002	11559	三年鄭令矛	19		1	韓
1003	11560	卅四年鄭令矛	19		2	韓
1004	11561	閔令趙狷矛	19		2	
1005	11562	六年安陽令矛	20		2	韓
1006	11563	二年鄭令矛	20		2	韓
1007 ※	11564	四年武雍令矛	21		1	韓
1008	11565	廿三年司寇矛	22		1	
1009	11566	中央勇矛	28			
1010	11567	曾侯越戈	6			曾
1011	11568	刀劍	1			
1012	11569	五劍	1			
1013	11570	越王劍	2			越
1014	11571	越王劍	2			越
1015 ※	11574	洛都劍	2			
1016	11576	大攻尹劍	3			
1017	11577	大攻尹劍	3			
1018	11581	高陽劍	4			
1019	11582	鄬陽之金劍	4			楚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単字	重文	合文	
1020	11583	郾王喜劍	4			燕
1021	11584	郾王喜劍	4			燕
1022	11585	燕王喜鈹	4			燕
1023 ※	11586	吉爲劍	5	5		秦
1024	11587	蔡侯產劍	5			蔡
1025	11588	韓鍾劍	5			晉
1026	11589	富鄭劍	5			晉
1027	11590	鄭武庫劍	5			韓
1028	11591	陳□散劍	5			
1029	11592	高陽劍首	5			
1030 ※	11593	先劍	5			
1031	11596	越王者旨於賜劍	6	2		越
1032	11597	越王者旨於賜劍	6	2		越
1033	11598	越王者旨於賜劍	6	2		越
1034	11599	越王者旨於賜劍	6	2		越
1035	11600	越王者旨於賜劍	6	2		越
1036	11602	蔡侯產劍	6			蔡
1037	11603	蔡侯產劍	6			蔡
1038	11604	蔡侯產劍	6			蔡
1039	11605	蔡公子從劍	6	6		蔡
1040	11606	燕王喜劍	6			燕
1041	11607	燕王喜劍	6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042	11609	陰平劍	6			齊
1043	11610	命劍	6			
1044	11612	燕王喜劍	7			燕
1045	11613	燕王喜劍	7			燕
1046	11614	燕王喜劍	7			燕
1047	11615	燕王喜劍	7			燕
1048	11616	燕王喜劍	7			燕
1049	11617	燕王喜劍	7			燕
1050	11618	鳥劍	7			
1051	11619	四年建信君鈹	7		1	趙
1052	11621	越王勾踐劍	8			越
1053	11622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54	11623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55	11624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56	11625	越王州句劍	8			越
1057	11626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58	11627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59	11628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60	11629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61	11630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62	11631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1063	11632	越王州句劍	8	6		越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064	11633	右庫劍	8			魏
1065	11634	燕王職劍	8			燕
1066	11635	相邦鈹	8			趙
1067	11641	越王劍	10	2		越
1068	11642	越王劍	10	2		越
1069	11643	燕王職劍	10			燕
1070 ※	11644	越王劍	11	2		越
1071	11645	越王劍	11	2		越
1072	11646	越王劍	11	11		越
1073	11647	越王劍	11	11		越
1074	11648	越王劍	11	11		越
1075 ※	11649	越王劍	11	11		越
1076 ※	11650	越王劍	11	11		越
1077 ※	11652	廿九年高都令劍	11		1	魏
1078	11653	廿九年高都令劍	11		1	魏
1079	11655	先自劍	12			越
1080	11656	弣劍	12			
1081 ※	11657	七年劍	12		1	
1082	11658	十七年寺工鈹	13			秦
1083	11659	楚王畬章劍	13			楚
1084	11660	元年劍	14		2	
1085	11661	三年鈹	14		2	趙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086 ※	11662	五年春平侯劍	14		1	趙
1087 ※	11664	越王劍	14	5		越
1088	11667	越王劍	16	2		越
1089	11669	王立事鈹	16		1	趙
1090	11670	守相杜波鈹	16		1	趙
1091	11671	六年安平守鈹	16		1	趙
1092 ※	11672	七年劍	17		1	
1093	11673	王立事劍	17		2	趙
1094 ※	11674	王立事鈹	17		2	趙
1095 ※	11675	三年馬師鈹	17		2	
1096 ※	11676	十二年邦司寇劍	17		1	魏
1097	11677	八年相邦劍	18		1	趙
1098	11678	八年建信君劍	18		1	趙
1099	11679	八年建信君鈹	18		1	趙
1100	11680	八年建信君鈹	18		1	趙
1101	11681	八年建信君鈹	18		1	趙
1102 ※	11682	二年春平侯鈹	18		1	趙
1103 ※	11683	三年春平侯鈹	18		1	趙
1104	11684	十七年春平侯劍	18		1	趙
1105	11685	十年鈹	18		3	
1106	11686	五年邦司寇劍	19		1	
1107	11687	三年建信君鈹	19		1	趙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108 ※	11688	春平侯鈹	19		1	趙
1109 ※	11689	十七年春平侯鈹	19		1	趙
1110	11690	十七年春平侯鈹	19		1	趙
1111	11691	十五年春平侯劍	19		1	趙
1112	11692	越王劍	19		7	越
1113	11693	卅三年鄭令劍	19		2	韓
1114 ※	11694	四年春平鈹	20		1	趙
1115	11695	四年建信君鈹	20		1	趙
1116	11699	十七年春平侯鈹	21			趙
1117	11700	十五年守相杜波劍	22		1	趙
1118	11701	十五年守相杜波鈹	22		2	趙
1119	11702	十五年守相杜波鈹	22		2	趙
1120	11703	越王劍	22	10		越
1121 ※	11704	越王劍	22	2		越
1122	11705	燕王喜劍	22		1	燕
1123	11706	八年建信君劍	23		2	趙
1124	11707	四年春平侯鈹	23		1	趙
1125	11708	十七年春平侯鈹	23		1	趙
1126 ※	11709	十五年春平侯劍	23		1	趙
1127 ※	11710	十八年相邦劍	24		1	晉
1128	11711	十三年鈹	24			晉
1129	11712	七年陽安君鈹	24		1	晉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130	11713	十七年春平侯鈹	24		1	趙
1131 ※	11714	十七年春平侯劍	24		1	趙
1132	11715	十七年春平侯鈹	24		1	趙
1133 ※	11716	十七年春平侯劍	24		1	趙
1134	11717	十八年建信君鈹	25		1	趙
1135	11758	中山侯鉞	16			中山
1136 ※	11761	冂斧	1			
1137	11784	右廩鐵斧範	2			燕
1138	11800	公鑿	1			
1139	11802	右廩鐵斧範	2	2		燕
1140	11814	左使車工顕刀	5			中山
1141	11815	齊城右造刀	8			齊
1142	11817	王刮刀	1			
1143	11818	王刮刀	1			
1144	11819	王刮刀	1			
1145	11820	角刮刀	1			
1146	11821	公銼刀	1			
1147	11822	左使錘	8			中山
1148	11826	君鎌	1			燕
1149	11827	右廩鐵鎌範	2	2		燕
1150	11830	中山鏃	2			中山
1151	11832	右廩鐵鎌範	2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152	11833	右廩鐵鎌範	2			燕
1153	11836	皇宮右鶴嘴斧形器	3			燕
1154	11837	八年邦右庫兵器	8			晉
1155	11855	中次銅泡	2			
1156	11856	中次銅泡	2			
1157	11862	師紿銅泡	8			齊
1158	11863	私庫嗇夫鑲金銀泡飾	11		1	中山
1159	11864	私庫嗇夫鑲金銀泡飾	11		1	中山
1160	11865	私庫嗇夫鑲金銀泡飾	11		1	中山
1161	11900	雚十命銅牌	3			魏
1162	11901	皮氏銅牌	4			魏
1163	11902	廿四年銅梃	9			燕
1164	11904	鏃	1			
1165	11905	鏃	1			
1166	11906	中府鏃	2			
1167	11907	邢庫鏃	3			魏
1168	11908	右坊鏃	3			
1169	11909	庚都司馬鏃	4			燕
1170	11910	大司馬鏃	6			
1171	11911	大良造鞅鏃	13			秦
1172	11914	耶七斤距末	3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173	11915	悍距末	8			楚
1174	11916	廿年距末	12			燕
1175	11917	上距末	18			
1176	11918	丞廣弩牙	2			秦
1177	11919	右攻尹弩牙	3			燕
1178	11920	右攻尹弩牙	3			燕
1179	11921	右攻尹弩牙	3			燕
1180	11922	右攻尹弩牙	3			燕
1181	11923	左攻尹弩牙	3			燕
1182	11924	左攻尹弩牙	3			燕
1183	11925	左周弩牙	3			燕
1184	11926	左周弩牙	3			燕
1185	11927	左周弩牙	3			燕
1186	11928	左周弩牙	3			燕
1187	11929	右易攻尹弩牙	4			燕
1188	11930	右易宮弩牙	4			燕
1189	11931	八年五大夫弩機	10		1	燕
1190	11932	公鏃	1			
1191	11933	公鏃	1			
1192	11934	上鏃	1			
1193	11935	左鏃	1			
1194	11936	左鏃	1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195	11937	右鏃	1			
1196	11938	右鏃	1			
1197	11939	右鏃	1			
1198	11940	空鏃	1			
1199	11941	昜鏃	1			
1200	11942	商丘鏃	2			
1201	11943	右皇鏃	2		1	
1202	11944	右皇鏃	2		1	
1203	11945	右皇鏃	2		1	
1204	11946	右皇鏃	2		1	
1205	11947	右皇鏃	2		1	
1206	11948	右皇鏃	2		1	
1207	11949	右皇鏃	2		1	
1208	11950	右皇鏃	2		1	
1209	11951	右皇鏃	2		1	
1210	11952	右皇鏃	2		1	
1211	11953	右皇鏃	2		1	
1212	11954	右皇鏃	2		1	
1213	11955	右皇鏃	2		1	
1214	11956	右皇鏃	2		1	
1215	11957	右皇鏃	2		1	
1216	11958	右皇鏃	2		1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217	11959	右皇鏃	2		1	
1218	11960	右皇鏃	2		1	
1219	11961	右皇鏃	2		1	
1220	11962	右皇鏃	2		1	
1221	11963	右皇鏃	2		1	
1222	11964	右皇鏃	2		1	
1223	11965	右皇鏃	2		1	
1224	11966	右皇鏃	2		1	
1225	11967	右皇鏃	2		1	
1226	11968	右皇鏃	2		1	
1227	11969	右皇鏃	2		1	
1228	11970	右皇鏃	2		1	
1229	11971	右皇鏃	2		1	
1230	11972	右皇鏃	2		1	
1231	11973	右皇鏃	2		1	
1232	11974	左皇鏃	2		1	
1233	11975	左皇鏃	2		1	
1234	11976	左皇鏃	2		1	
1235	11977	左皇鏃	2		1	
1236	11978	左皇鏃	2		1	
1237	11979	左皇鏃	2		1	
1238	11980	左皇鏃	2		1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239	11981	左皇鏃	2		1	
1240	11982	左皇鏃	2		1	
1241	11983	左皇鏃	2		1	
1242	11984	左皇鏃	2		1	
1243	11985	左皇鏃	2		1	
1244	11986	皇仕鏃	2		1	晉
1245	11987	不降雙鋒鏃	2			燕
1246	11988	北鏃	2		1	
1247	11989	北鏃	2		1	
1248	11990	北鏃	2		1	
1249	11991	北鏃	2		1	
1250	11992	北鏃	2		1	
1251	11993	北鏃	2		1	
1252	11994	右鏃	3			
1253	11995	公鏃	4			
1254	11996	廿一年皇鏃	5		1	
1255	11997	郘公鏃	9			
1256	11998	悍矢形器	4			
1257	12004	左蓋弓帽	1			
1258	12005	左蓋弓帽	1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259 ※	12006	左蓋弓帽	1			
1260	12013	左宮車𢦏	2			燕
1261	12014	左宮車𢦏	2			燕
1262	12015	下宮車𢦏	2			燕
1263	12016	右庫車𢦏	2			
1264	12019	右馭車器	2			
1265	12021	夫人零件	2			
1266 ※	12022	楚尚車轄	2			楚
1267	12023	陳車轄	3			
1268	12024	陳車轄	3			
1269	12025	君軏車𢦏	3			
1270	12026	太后公車𢦏	3			秦
1271	12031	齊司馬車器	5			齊
1272	12032	十七年蓋弓帽	6	1	1	
1273 ※	12033	賙工銀節約	6			趙
1274 ※	12034	賙工銀節約	6			趙
1275 ※	12035	賙工銀節約	6			趙
1276 ※	12036	賙工銀節約	6			趙
1277 ※	12037	賙工銀節約	7			趙
1278 ※	12038	賙工銀節約	7			趙
1279 ※	12039	少府銀節約	7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280	12040	陳共車飾	7			楚
1281	12041	上造但車轐	10			秦
1282	12042	私庫嗇夫車轐	10		1	中山
1283	12043	私庫嗇夫車轐	10		1	中山
1284	12044	私庫嗇夫衡飾	10		1	中山
1285	12045	私庫嗇夫衡飾	10		1	中山
1286	12046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87	12047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88	12048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89	12049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90	12050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91	12051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92	12052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93	12053	私庫嗇夫蓋杠接管	10		1	中山
1294	12054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中山
1295	12055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中山
1296	12056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中山
1297	12057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中山
1298	12058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中山
1299	12059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中山
1300	12060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中山
1301	12061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中山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302	12062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中山
1303	12063	左使車嗇夫帳桿母扣	13	1		中山
1304	12067	右企馬銜	2			
1305	12068	左宮馬銜	3			
1306	12069	左宮馬銜	3			
1307	12086	節節	1			齊
1308 ※	12087	棗邑虎符	1			齊
1309	12088	麈尿節	2			齊
1310	12089	獳節	2			齊
1311	12090	齊節大夫馬飾	6		1	齊
1312	12091	騎傳侯馬節	4			燕
1313	12092	亡縱熊節	4			齊
1314	12093	采者節	4			齊
1315 ※	12094	王命虎符	4	1		楚
1316	12095	王命虎符	4	1		楚
1317	12096	王命虎符	4	1		楚
1318	12097	王命龍節	8	1		楚
1319	12098	王命龍節	8	1		楚
1320	12099	王命龍節	8	1		楚
1321	12100	王命龍節	8	1		楚
1322	12101	王命龍節	8	1		楚
1323	12102	王命龍節	8	1		楚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単字	重文	合文	
1324	12103	雁節	8			燕
1325	12104	雁節	8		1	燕
1326	12105	鷹節	12		1	燕
1327	12106	鷹節	12		1	燕
1328	12107	辟大夫虎符	10		1	齊
1329	12108	新鄴虎符	38		1	秦
1330	12109	杜虎符	40			秦
1331	12110	噩君啓車節	144		4	楚
1332	12111	噩君啓車節	144		4	楚
1333	12112	噩君啓車節	144		4	楚
1334	12113	噩君啓舟節	161	1	1	楚
1335	295	卅年塚子韓担鈹	16			晉
1336	320	大子鼎	15			燕
1337	365	十一年皋落戈				韓
1338	366	軌敦	1			秦
1339	367	三年垣上官鼎	15			晉
1340	368	宜陽戈	10			韓
1341 ※	369	少府鄉和戈	4			韓
1342	370	府鎣	8			秦
1343	380	右嗣鼎	21			魏
1344	385	公賜鼎	6			
1345	386	公賜鼎盉	3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346 ※	387	公賜鼎盉	3			
1347	388	越王者旨於賜矛	6			越
1348	392	郢爰銅戳	2			楚
1349	567	廿五年上郡守厝戈	26			秦
1350	568	六年上郡守閒戈	21			秦
1351	569	六年陽城戈	11			韓
1352	570	周右庫戈	3			周
1353	571	郑戈	1			
1354	572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55	573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56	574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57	575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58	576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59	577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60	578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61	579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62	580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63	581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64	582	平夜君成戈	7			楚
1365	583	八年陽翟令矛	20			韓
1366	584	玄膚戈	5			韓
1367	586	□兹□其鐘	4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368	587	康樂鐘	6			
1369 ※	631	漁陽大鼎	14			燕
1370	637	笱止鼎	2			秦
1371	638	正立下官鼎	4			秦
1372	639	高奴鬲	6			秦
1373	640	左無帶鈎	2			
1374	641	龍陽庶子燈	3			
1375	642	脩鋪首	1			
1376	644	五年相邦呂不韋戟	17			秦
1377	645	七年相邦呂不韋戟	17			秦
1378	737	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	14			秦
1379 ※	739	樛大盉	8			秦
1380	776	四年相邦春平侯鈹	19			趙
1381	777	四年邦相乐寁剑	18			趙
1382	807	王大后右相室鼎	14			燕
1383	815	十五年高陵君鼎	18			秦
1384	974	平周戈	20			秦
1385	986	卅八年上郡守慶戈	17			秦
1386	987	十六年宁寿令余慶戟	18			趙
1387	989	衾鎏量	5			秦
1388	993	雩戈	1			
1389	994	九年丞□鼎	18			晉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390	1025	鄯戈	1			晉
1391	1026	牡銅马	1			
1392	1028	犨薹戈	4			齊
1393	1032	陳發戈	4			齊
1394	1040	郾王職戈	7			燕
1395	1041	□舟	1			
1396	1069	淳于右戈	4			齊
1397	1074	槩可忌豆	4			齊
1398	1075	工師□鼎	2			齊
1399	1076	鄭姁盒	2			齊
1400 ※	1077	四十一年工右耳杯	13			齊
1401 ※	1078	四十年左工耳杯	19			齊
1402	1079	私之十耳杯	9			齊
1403	1080	少司马耳杯	13			齊
1404	1081	趞[illegible]夫人燈	4			齊
1405	1082	趞[illegible]夫人鐘磬架	4			齊
1406 ※	1083	趞[illegible]夫人鐘磬架構件	4			齊
1407	1084	趞[illegible]夫人鐘磬架構件	4			齊
1408	1085	趞[illegible]夫人匜	4			齊
1409	1086	國楚造車戈	5			齊
1410	1087	戍鰲戈	2			齊
1411	1090	十年洱陽令戈	22			韓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412	1093	郤氏左戈	3			
1413	1096	堇戈	7			越
1414	1097	邸左戈	8			齊
1415	1109	淳于公戈	6			齊
1416	1110	淳于戈	4			齊
1417	1112	陳□戈	4			齊
1418	1113	柴内右戈	3			齊
1419	1132—1138	鄘公孫朝子鐘	32			莒
1420	1139—1147	鄘公孫朝子鐘	64			莒
1421	1152	燕王職戈	7			燕
1422	1153	燕侯職矛	3			燕
1423	1155	左戈	1			
1424	1156	□之辛戈	4			
1425	1167	齊城戈	7			齊
1426	1169	武城戈	2			齊
1427	1170	燕王職劍	6			燕
1428	1171	齊宮量	5			齊
1429	1172	齊宮量	5			齊
1430	1175	右里攺量	4			齊
1431	1176	右里攺量	4			齊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432	1180	南君旗邵戈	7			楚
1433	1181	六年陀□戈	9			晉
1434	1182	十一年郎令戈	14			
1435	1183	廿八年上河左庫戈	13			魏
1436	1184	越王者旨於賜劍	8			越
1437 ※	1185	玄翏夫鋁戈	6			
1438 ※	1186	十四年鄴下庫戈	6			魏
1439 ※	1190	鄭劍	1			鄭
1440	1192	王矛	1			
1441	1193	宜侯王洗	3			
1442	1194	王鍤	1			楚
1443	1195	越王州句劍	10			越
1444	1206	新城矛	6			韓
1445	1215	□戈	2			
1446	1216	卅六年壺	13			秦
1447	1218	曾侯乙鼎	7			曾
1448	1219—1221	曾侯乙鬲	7			曾
1449	1222—1223	曾侯乙簋	7			曾
1450	1224	曾侯乙尊	7			曾
1451	1225	曾侯乙盤	7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452	1226	曾侯乙編磬座	7			曾
1453	1227	曾侯乙鼓座	7			曾
1454	1228	夫用戈	2			
1455	1240	鄝呂玄用戈	4			
1456	1284	□用甗	2			
1457	1285	襄城楚境尹戈	11			楚
1458	1286	燕王職戈	7			燕
1459 ※	1299	十一年房子令趙結戈	16			
1460	1306	柏人戈	2			趙
1461	1307	二年邢令戈	18			趙
1462	1308	燕王喜矛	5			燕
1463	1313	十九年邦司寇陈壽鈹	18			魏
1464	1317	越王亓北古劍	22			越
1465	1318	以供歲嘗残器	4			楚
1466	1320	余𣪘壺	2			楚
1467	1321	李倚壺	2			楚
1468	1322	苛意匜	2			楚
1469	1323	鄀駒壺	10			楚
1470	1325	鑄客鼎	7			楚
1471	1326	鑄客甗	8			楚
1472	1327	大府鎬	16			楚
1473	1329	二十四年上郡守厝戈	21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474	1330	七年大梁司寇綬戈	14			魏
1475	1331	廿四年晉□上庫戈	12			晉
1476 ※	1332	右敔戈	2			
1477 ※	1334	廿四年工師文曇	17			秦
1478	1371	分田益砝碼	3			楚
1479	1373	新造矛	6			楚
1480	1375	中陽鼎	12			楚
1481 ※	1376	玄□劍	4			楚
1482 ※	1379	光張上下距末	7			楚
1483 ※	1380	悍距末	8			楚
1484 ※	1383	五年戈	8			楚
1485	1384	王作□君劍	4			楚
1486 ※	1386	武王戈	5			秦
1487 ※	1388	廩丘戈	5			秦
1488	1389	中陽戈	4			秦
1489	1390	三年相邦呂不韋矛	16			秦
1490	1391	四年相邦呂不韋矛	15			秦
1491	1392	武都矛	2			秦
1492	1397	車大夫长畫戈	5			燕
1493	1398	九年相邦呂不韋戟	23			秦
1494	1401	□鎣	1			
1495	1402	□釜	1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496	1403	□□□父匕首	4			
1497	1404	元年丞相斯戈	19			秦
1498	1404	三年相邦呂不韋矛	21			秦
1499	1406	四十年上郡守起戈	18			秦
1500	1408	越王戈	12			越
1501	1412	王四年相邦張儀戈	23			秦
1502	1413	王命命车馳虎節	4			楚
1503	1414	王矛	1			
1504	1416	藺相如戈	16			趙
1505	1480	越王者旨於賜劍	8			越
1506	1481	漁陽鈹	19			燕
1507	1482	修武使君甗	4			
1508	1483	燕王職壺	28			燕
1509	1484	春成侯盉	29			韓
1510	1485	邻並果戈	6			楚
1511	1486	廿二年丞相戈				秦
1512	1487	韓氏冒鼎	6			韓
1513	1488	眉脒鼎	15			韓
1514 ※	1490	武陽戈	3			趙
1515	1491	莫戈	2			韓
1516	1492	廿三年相邦邿皮戈	16			趙
1517	1493	安陽戈	24			韓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518	1494	陳𣪊戈	4			齊
1519	1495	蒙戈	1			楚
1520	1496	平陽左戈	4			齊
1521	1497	鎗頃戈	3			齊
1522	1498	汶陽戈	4			齊
1523	1499	陳爾戈	4			齊
1524	1500	兼世取庫干劍	5			
1525	1536	左戈	1			
1526	1537	公戈	2			
1527	1538	无鹽戈	3			齊
1528	1539	□□□戈	4			
1529	1540	子備璋戈	4			齊
1530	1541	子□戈	4			
1531	1542	平阿右同戈	5			齊
1532	1543	膚丘子戈	5			齊
1533 ※	1544	元年闰矛	8			魏
1534	1545	右建戈	2			
1535	1546	黃戈	2			齊
1536	1547	平阿戈	5			齊
1537	1548	元年相邦建信君鈹	20			趙
1538	1550	□攻反戈	3			
1539	1559	貴將軍信節	10			齊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540	1560	□造庶长鞅鎛	15			秦
1541	1562	陽鼾戟	2			
1542	1629	王后鼎	5			燕
1543 ※	1630	妥賓劍	8			
1544	1631	二年邦司寇趙或鈹	24			趙
1545	1632	六年相邦司空馬鈹	29			趙
1546	1639	君子之弄鬲	5			
1547	1640	之利殘器	46			越
1548	1695	橐陀壺	14			
1549	1697	懋鼎	1			楚
1550 ※	1699	葉矛	1			
1551	1704	高望戈	2			秦
1552	1705	陭氏戈	4			
1553	1726	狄是官鼎	3			
1554	1727	釐戈	1			
1555	1728	折邑戈	2			
1556	1735	越王者旨矛	8			越
1557 ※	1736	越王州句劍	14			越
1558	1737	滎阳上官皿	19			韓
1559	1738	越王者旨於賜劍	4			越
1560	1758	富春大夫甗	11			燕
1561 ※	1768	卅七年上郡守慶戈	18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562 ※	1769	卅四年蜀守戈	19			秦
1563	1770	大武戚	2			晉
1564	1774	越王矛	2			越
1565	1775	廿年相邦建信君劍	22			趙
1566	1776	三年武平令劍	21			晉
1567	1777	十二年相邦建信君劍	20			趙
1568	1778	六年相邦建信君劍	10			趙
1569	1779	十五年相邦春平侯劍	20			趙
1570	1780	陳侯因咨戈	12			齊
1571	1781	陳逆簋	78			齊
1572	1782	上皋落戈	17			韓
1573	1803	越王者旨於賜戈	6			越
1574	1808	廿九年𣪘	18			秦
1575	1811	十八年平國君鈹	27			趙
1576 ※	1812	九年京命戈	8			韓
1577	1818	平安少府鼎足	4			
1578	1831	燕王詈戈	7			燕
1579	1832	十六年守相鈹	24			趙
1580	1861	阼冢鼙戈	3			齊
1581	1865	越王不壽劍	12			越
1582 ※	1870	越王州句劍	14			越
1583	1871	越王州句劍	14			越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584	1872	廿七年泌陽劍	10			魏
1585	1873	公朱右官鼎	8			東周
1586 ※	1880	越王者旨於賜劍	8			越
1587 ※	1881	越王旨医劍	8			越
1588 ※	1882	悍距末	8			楚
1589	1898	越王者旨於賜劍	8			越
1590	1899	越王者旨於賜劍	8			越
1591	1900	六年襄城令戈	24			韓
1592 ※	1901	玄夫鋁戈	6			
1593	1902	十三年上郡守壽戈	17			秦
1594	1903	正鐏	2			越
1595	1904	王八年内史操戈	14			秦
1596	1918	莧陽鼎	48			秦
1597	1919	二年令[illegible]詩宜陽戈	14			韓
1598	1944	樂嗣子盉	3			
1599	1983	齊城左戟	10			齊
1600	1984	司馬倀戈	4			燕
1601	1985	燕王喜戈	7			燕
1602	1986	燕王喜戈	8			燕
1603	1987	燕王喜戈	7			燕
1604	1988	三年建信君鈹	19			趙
1605 ※	1989	燕王戎人戈	7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606	1990	蒙戈	1			楚
1607 ※	1991	三年藺令戈	15			趙
1608 ※	1992	九年藺令戈	14			趙
1609 ※	1993	□九年藺令戈	10			趙
1610	1994	鼏狐戈	2			韓
1611 ※	1995	铜鞮右庫戈	4			韓
1612 ※	1996	六年襄城令戈	24			韓
1613	1997	十九年冢子矛	18			韓
1614 ※	1998	□年芒碭守令虔戈	12			魏
1615 ※	1999	六年大陰令戈	17			魏
1616	2000	兼陵公伺䜌戈	13			楚
1617 ※	2001	膚氏戈	2			秦
1618	2002	寺工矛	11			秦
1619 ※	2003	五十年詔事戈	11			秦
1620 ※	2004	十八年丞甬戈	12			秦
1621 ※	2005	廿四年丞□戈	14			秦
1622	J226	散之鼎				
1623	J261	工師厚子鼎				
1624	J314	七年□合陽王鼎				魏
1625 ※	J319	王后鼎				燕
1626 ※	J431	高奴簋				秦
1627	J957	右冶尹壺				燕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628	J1033	陳缶蓋				
1629	J1073	車戟				
1630 ※	J1106	右造戟				
1631	J1107	蔡侯戈				蔡
1632	J1177	十八年莆坂令戈				魏
1633	J1218	佳玄劍				
1634	J1224	北子之子劍				
1635	J1228	曹□冰尋員劍				吴
1636 ※	J1241	王斧				
1637	J1244	廿四年莒陽斧				秦
1638	T02417	信安鼎	18			魏
1639	T02408	楚子□敔鼎	22	3		楚
1640	T02407	王后左和室鼎	18			燕
1641	T02399	首垣鼎	5			魏
1642	T02380	私厂鼎	6			
1643	T02379	宄保之女鼎	18		2	中山
1644	T02378	建陰氏孝子鼎	12		2	
1645	T02365	信安鼎	28			魏
1646	T02347	襄陰鼎	5			趙
1647	T02346	九年承匡令鼎	18			魏
1648	T02341	宜陽鼎	49			魏
1649	T02327	相室郭翌鼎	19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650	T02323	成君夫人鼎	4			楚
1651	T02317	衮鼎	27	2		
1652	T02315	鷩鼎	1			
1653	T02297	王太后鼎	28			燕
1654 ※	T02266	襄成鼎	5			
1655 ※	T02184	集脤鼎	2			楚
1656 ※	T02178	公左私官鼎	10			東周
1657	T02099	盛氏官鼎	3			
1658	T02088	咸陽鼎	6			秦
1659	T02044	屬鼎	1			楚
1660	T02015	長垦鼎	2			
1661	T05945	仲蓋君簋	17	1		
1662	T05963	曾子季㚔臣簋	8			曾
1663	T05962	曾子季㚔臣簋	8			曾
1664	T05961	曾侯乙簋	7			曾
1665	T05931	鑄客簋	9			曾
1666	T06053	宜陽右倉敦	4			韓
1667	T14514	曾季遽臣盤	24			曾
1668	T14783	王盉	3			
1669	T14988	曾遽臣匜	6			曾
1670	T15766	司馬楙鎛甲	20			
1671	T15767	司馬楙鎛乙	20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672	T15768	司馬楙鎛丙	21	1		
1673	T15769	司馬楙鎛丁	20			
1674 ※	T15919	十四年鋘	13			
1675	T17285	右庫工師戈	16		1	中山
1676	T17320	玄舍左戈	3		1	
1677	T17319	右濯戈	3			
1678	T17316	白水戈	3			秦
1679	T17315	郗郢戈	2			秦
1680	T17312	曾侯乙走戈	6			曾
1681	T17311	十九年上郡守逌戈	18			秦
1682	T17302	八年首垣令不玺戈	12		1	魏
1683	T17301	五年□令不者戈	13		1	
1684	T17294	上洛戈甲	2			
1685	T17295	上洛戈乙	2			
1686	T17290	七年丞相奂、殳戈	17			秦
1687	T17289	十八年冢子韓熷戈	21			韓
1688	T17286	王章之歲戈	10		1	楚
1689	T17278	五年成陰嗇夫戟	15		1	魏
1690	T17277	卅三年工師緩戈	10		1	魏
1691	T17276	七年王子戈	11		1	韓
1692	T17275	韓少夫戟	14			
1693	T17274	廿八年陽邑戈	14			趙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694	T17299	元年相邦疾戈	15			秦
1695	T17298	少府戈	6			
1696	T17272	鄆守戈	2			魏
1697	T17271	王垣令豕戟	14		1	魏
1698	T17270	五年邢令殷思戟	13		1	趙
1699	T17269	内黄右庫戈	4			魏
1700	T17268	四年成陰嗇夫戟	15		1	魏
1701	T17267	圉陽戈	6			魏
1702	T17265	十三年皮氏戟	6			魏
1703	T17264	卅年工師愈戟	9		1	魏
1704	T17263	廿八年工師愈戟	10		1	魏
1705	T17262	廿七年頓丘令麛酉戟	16		1	魏
1706	T17261	廿一年晉國下庫戟	16		1	魏
1707	T17260	廿一年安邑戈	15			魏
1708	T17257	廿八年晉陽令趙去疾戈	22		2	趙
1709	T17256	十年宅陽令隅登戟	25		1	韓
1710	T17255	雍氏戈	2			韓
1711	T17254	廿七年涑鄗戈	16			魏
1712	T17253	洰陽戈	2			魏
1713	T17252	卅二年戈	3			齊
1714	T17251	平阿戈	2			齊
1715	T17246	國之公戈	4			齊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716	T17245	庳台丘子倏戈	7			齊
1717	T17244	陳窪散戈	4			齊
1718	T17243	陳窪散戈	4			齊
1719	T17241	鐘戈	1			齊
1720	T17237	車戈	2			曾
1721	T17235	蔡侯產戈	6			蔡
1722	T17234	廿七年蜀守戈	16			秦
1723	T17233	八年陽城令戈	13			韓
1724	T17232	八年陽城令事壯戈	20		2	韓
1725	T17226	曾侯乙走戈	6			曾
1726	T17225	曾侯昊戈	6			曾
1727	T17224	二年平陶令範昊戈	14			趙
1728	T17222	保永戈	10			
1729	T17213	臧王之楚戟	6			楚
1730	T17212	右庭之戈	4			齊
1731	T17211	左府戟	5			齊
1732	T17210	陳侯因脊戈	7			齊
1733	T17209	廿九年陘陽庫戈	7			魏
1734	T17208	周公戟	6			東周
1735	T17207	少曲令戈	14		1	韓
1736	T17205	廿四年芒令州嫚戈	15		2	楚
1737	T17204	櫟陽戈	4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738	T17203	巴蜀戈	4			巴蜀
1739	T17202	巴蜀戈	8			巴蜀
1740	T17201	巴蜀戈	8			巴蜀
1741	T17199	盧氏令韓闕戟	14		2	巴蜀
1742	T17196	巴蜀戈	3			巴蜀
1743	T17194	武王之童嬸戈	5			楚
1744	T17193	武王之童嬸戈	5			楚
1745 ※	T17192	巴蜀戈	3			巴蜀
1746	T17191	□王之戈				
1747 ※	T17188	鳥篆銘文戈	5			
1748 ※	T17182	六年大陰令賈弩戈	17		1	魏
1749	T17126	許子戈	4			
1750	T17129	巴蜀戈	7			巴蜀
1751 ※	T17125	五年呂不韋戟	21			秦
1752	T17124	卅一年鄭令楬滿戈戟	26		1	韓
1753	T17123	廿二年屯留戟	23		2	韓
1754	T17122	高奴戈	2			秦
1755	T17121	少府戈	3			秦
1756	T17120	上郡假守鼜戈	14			秦
1757 ※	T17119	王廿三年家丞戈	14			秦
1758 ※	T17116	巴蜀戈	9			巴蜀
1759	T17115	廿三年少府戈	8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760	T17114	十六年少府戈	12			秦
1761	T17113	相邦呂不韋戈	13			秦
1762	T17112	元年上郡假守暨戈	20			秦
1763	T17111	卅二年相邦冉戈	17			秦
1764	T17110	卅年詔事戈	13			秦
1765	T17109	廿一年相邦冉戈	14			秦
1766	T17108	匽氏戟	11			秦
1767	T17107	七年相邦呂不韋戟	18			秦
1768	T17106	十年寺工戈	11			秦
1769	T17104	元年安平相邦戈	20		2	
1770	T17096	巴蜀戈	8			巴蜀
1771	T17095	巴蜀戈	8			巴蜀
1772	T17081	越王差徐戈	34			越
1773	T17078	巴蜀戈	16			巴蜀
1774	T17077	魯陽戈	2			
1775 ※	T17057	二年宜陽戈	13			韓
1776 ※	T17049	莫戈	3			
1777	T17048	陳戠戟	3			齊
1778	T17045	巴蜀戈	8			巴蜀
1779	T17044	巴蜀戈	6			巴蜀
1780	T17043	巴蜀戈	5			巴蜀
1781 ※	T17042	巴蜀戈	12			巴蜀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782	T17041	巴蜀戈	7			巴蜀
1783	T17040	巴蜀戈	5			巴蜀
1784 ※	T17039	巴蜀戈	4			巴蜀
1785	T17038	巴蜀戈	12			巴蜀
1786 ※	T17037	巴蜀戈	3			巴蜀
1787 ※	T17035	巴蜀戈	5			巴蜀
1788 ※	T17034	巴蜀戈	6			巴蜀
1789	T17021	遊公子戈	6			
1790	T17020	三年相邦呂不韋戟	17			秦
1791 ※	T17018	二年少府戈	5			秦
1792	T17017	少府戈	11			秦
1793 ※	T17015	十四年相邦冉戈	13			秦
1794 ※	T17014	王七年上郡守疾戈	11			秦
1795 ※	T17013	上郡守戈	16			秦
1796	T17008	廿三年戈	10			
1797	T17003	鴞紋戈	4			
1798	T17002	王孫袖戈	11			楚
1799	T17001	子者戈	4			楚
1800	T16992	不羽鑿戈	4			
1801 ※	T16905	廿年冢子戈	21			韓
1802 ※	T16903	卅三年詔吏戈	7			秦
1803	T16882	曾侯昊戈	6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単字	重文	合文	
1804 ※	T16851	廿六年武庫戈	17			秦
1805	T16850	虎紋戈	10			巴蜀
1806	T17693	元年閏矛	11			
1807	T17692	越王者旨於賜矛	6			越
1808	T17691	宅陽令戟剌	15		1	韓
1809 ※	T17690	二年梁令張戟戟剌	22		2	魏
1810	T17688	長骰矛	3			
1811	T17679	十三矛	6			
1812	T17663	河南矛	2			
1813	T17662	寺工矛	2			秦
1814	T17659	寺工矛	2			秦
1815	T17658	成都矛	3			
1816 ※	T18061	越王州句銅格鐵劍	14			越
1817	T18069	十四年下邑令瘍鈹	17		1	魏
1818	T18068	十八年鈹	17		1	趙
1819	T18064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鈹	16			秦
1820	T18063	二年邦司寇趙春鈹	25		1	趙
1821	T18062	越王州句劍	14			越
1822 ※	T18060	越王者旨於賜劍	8			越
1823	T18059	越王伯侯劍	8			越
1824 ※	T18056	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鈹	25		1	趙
1825	T18054	王劍	1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826	T18053	燕王喜剑	7			燕
1827	T18049	越王丌北古剑	32			越
1828	T18048	十七年寺工鈹	14			秦
1829	T18047	十九年寺工鈹	12			秦
1830	T18046	十九年寺工鈹	13			秦
1831	T18045	十九年寺工鈹	10			秦
1832	T18034	越王州句剑	14			越
1833	T18033	越王州句剑	14			越
1834	T17960	六年代相吏微剑	18		2	趙
1835 ※	T18018	十九年寺工鈹	15			秦
1836 ※	T18017	十九年寺工鈹	14			秦
1837 ※	T18016	十九年寺工鈹	15			秦
1838 ※	T18015	十九年寺工鈹	14			秦
1839 ※	T18014	十九年寺工鈹	16			秦
1840 ※	T18013	十八年寺工鈹	12			秦
1841 ※	T18012	十七年寺工鈹	14			秦
1842	T18011	十七年寺工鈹	13			秦
1843 ※	T18010	十七年寺工鈹	11			秦
1844 ※	T18009	十七年寺工鈹	17			秦
1845 ※	T18008	十七年寺工鈹	17			秦
1846	T18007	十七年寺工鈹	17			秦
1847 ※	T18006	十六年寺工鈹	15			秦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848 ※	T18004	十五年寺工鈹	15			秦
1849 ※	T18003	十五年寺工鈹	17			秦
1850	T18001	邨左庫剑	3			楚
1851	T17992	越王者旨不光剑	8			越
1852	T17991	越王者旨於賜剑	8			越
1853 ※	T17990	越王剑	7			越
1854 ※	T17989	越王不光剑	8	4		越
1855	T17988	越王者旨於賜剑	8	2		越
1856 ※	T17979	楚王酓璋剑	8			楚
1857 ※	T17978	蔡公子從剑	12	6		蔡
1858	T17972	越王州句剑	14			越
1859 ※	T17965	壬剑	1			
1860	T18225	魚鉞	1			
1861 ※	T18310	王刻刀	1			楚
1862 ※	T18311	王刻刀	1			楚
1863	T18417	郘鍾矢	2			
1864	T18418	郘鍾矢	2			
1865	T18531	州戈鐓	1			
1866 ※	T18532	正鐏	1			越
1867	T18537	少府鐓	2			秦
1868	T18542	少府鐓	4			秦
1869	T18549	得工戈柲冒	9			趙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870	T18550	得工戈柲冒	9			趙
1871	T18551	六弩牙	1			燕
1872	T18552	十八弩機	2			燕
1873	T18554	工師弩牙	11			趙
1874	T18555	右工尹弩牙	3			燕
1875	T18566	右周□弩牙	3			
1876	T18569	左士工尹弩牙	4			燕
1877	T18570	右大□弩牙	4			燕
1878	T18571	右易工尹弩牙	4			燕
1879	T18573	直陶雍弩機	7			秦
1880 ※	T18574	邦左庫弩牙	8			趙
1881 ※	T18575	邦右庫弩牙	8			趙
1882	T18576	高陵君弩機	9			秦
1883	T18578	廿三年弩機	11			秦
1884 ※	T18579	庫工師弩牙	3			趙
1885	T18580	三年大將李牧弩機	23			秦
1886	T18660	左使車鍵	5			中山
1887	T18717	斧	1			
1888	T18814	大市量	29			楚
1889	T18845	四兩砝碼	2			
1890	T18847	黃山砝碼	7			
1891	T18849	半字權	1			魏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892	T18850	梁府權	2			魏
1893	T18851	衣成環權	2			
1894	T18853	宅陽錢權	2			
1895	T18857	信陰權	4			魏
1896 ※	T19001	君車轡	1			楚
1897 ※	T19002	左車轡	1			楚
1898 ※	T19009	陵里車轡	2			秦
1899	T19022	工俛車轄	8			
1900	T19061	大庳馬銜	2			楚
1901	T19084	楚王畬忎衡末飾	16			楚
1902	T19232	叔子毅卮	16			
1903	T19257	鑄客爐	7			楚
1904	T19271	帀燈	2			
1905	T19278	懖帶鉤	1			
1906	T19335	大府臥鹿	4			楚
1907	T19355	曾侯乙鼎鈎	7			曾
1908	T19356	曾侯乙鼎鈎	7			曾
1909	T19360	曾侯乙鐘架、掛件	23			曾
1910	T19361	曾侯乙鐘架、掛件	24			曾
1911	T19362	曾侯乙鐘架、掛件	24			曾
1912	T19363	曾侯乙鐘架、掛件	25			曾
1913	T19364	曾侯乙鐘架、掛件	23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914	T19365	曾侯乙鐘架、掛件	17			曾
1915	T19366	曾侯乙鐘架、掛件	23			曾
1916	T19367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17	T19368	曾侯乙鐘架、掛件	17			曾
1918	T19369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19	T19370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20	T19371	曾侯乙鐘架、掛件	25			曾
1921	T19372	曾侯乙鐘架、掛件	20			曾
1922	T19373	曾侯乙鐘架、掛件	22			曾
1923	T19374	曾侯乙鐘架、掛件	23			曾
1924	T19375	曾侯乙鐘架、掛件	24			曾
1925	T19376	曾侯乙鐘架、掛件	24			曾
1926	T19377	曾侯乙鐘架、掛件	19			曾
1927	T19378	曾侯乙鐘架、掛件	19			曾
1928	T19379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29	T19380	曾侯乙鐘架、掛件	22			曾
1930	T19381	曾侯乙鐘架、掛件	11			曾
1931	T19382	曾侯乙鐘架、掛件	24			曾
1932	T19383	曾侯乙鐘架、掛件	19			曾
1933	T19384	曾侯乙鐘架、掛件	20			曾
1934	T19386	曾侯乙鐘架、掛件	19			曾
1935	T19387	曾侯乙鐘架、掛件	22			曾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936	T19388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37	T19389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38	T19390	曾侯乙鐘架、掛件	14			曾
1939	T19391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40	T19392	曾侯乙鐘架、掛件	20			曾
1941	T19393	曾侯乙鐘架、掛件	23			曾
1942	T19394	曾侯乙鐘架、掛件	20			曾
1943	T19395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44	T19396	曾侯乙鐘架、掛件	22			曾
1945	T19397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46	T19398	曾侯乙鐘架、掛件	21			曾
1947	T19399	曾侯乙鐘架、掛件	20			曾
1948	T19400	曾侯乙鐘架、掛件	20			曾
1949	T19401	曾侯乙鐘架、掛件	19			曾
1950	T19402	曾侯乙鐘架、掛件	19			曾
1951	T19403	曾侯乙鐘架、掛件	19			曾
1952	T19482	冶馬童器	3			趙
1953 ※	T19486	鄭東倉器	5			鄭
1954	T19601	□丨銀匜	2			
1955	T19602	太后銀釦	2			韓
1956	T19603	越陵夫人銀匜	4			齊
1957 ※	T19605	甘孝子銀杯	20		3	東周

序号	器物号	器名	字数			国属
			单字	重文	合文	
1958 ※	T19606	甘孝子栝	18		2	東周
1959 ※	T19610	左工銀盤	12			秦
1960 ※	T19611	左工銀盤	15			秦
1961 ※	T19612	卅三年銀盤	50			秦
1962	T19613	右游銀盒	20			秦
1963	T19613	右游銀盒	20			秦
1964	T19614	侖氏銀皿	12			
1965	T19615	四斤十兩銀器	18		2	東周
1966	T19616	卅七年右舍銀器足	23			秦
1967	T19619	私庫金銀狗項圈	2			中山
1968	T19627	圓臺金飾件	9			燕
1969	T19628	圓臺金飾件	10			燕
1970	T19629	圓形飾件	9			燕
1971	T19630	盾形飾件	5			燕
1972	T19631	盾形飾件	7		1	燕
1973	T19632	盾形飾件	7			燕
1974	T19633	盾形飾件	8			燕
1975	T19634	盾形飾件	10		2	燕
1976	T19635	虎豕咬鬬紋金牌飾甲	8			
1977	T19901	佫之骨距末	4			

参考文献

1. 陈普：《龟甲文字概论》，中华书局，1933年。
2. 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3. 陈汉平：《〈金文编〉订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4. 陈初生等：《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2004年。
5. 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5年。
6. 陈絜：《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5年。
7. 董琨：《汉字发展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
8. 董莲池：《金文编校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9.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 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中国书店，1990年。
11.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
12.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
13. 郭忠恕：《汗简》，中华书局，1983年。
14. 刘球：《隶韵》，中华书局，1989年。
15. 顾霭吉：《隶辨》，中华书局，1980年。
16.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1987年。
1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18.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金文丛考》，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 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 郭沫若：《商周古文字类纂》，文物出版社，1991年。
21.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1962年。
22. 高明、葛会英：《古陶文字征》，中华书局，1991年。
23.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4.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
25. 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26. 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
27.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28.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
29. 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
30. 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
31. 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
32. 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33. 姜宝昌：《文字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34. 罗福颐：《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
35. 罗福颐：《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
36. 罗福颐：《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
37. 吕思勉：《文字学四种》，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38.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70年。
39.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
40. 李守奎：《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1. 李守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
42.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43.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44. 李学勤：《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45.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46.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
47. 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8.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49. 李运富：《汉字汉语论稿》，学苑出版社，2008年。

50. 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岳麓书社，1997年。
51.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52.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
53. 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
54. 罗卫东：《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55.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
56.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
57.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58.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
59.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2年。
60. 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61. 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62.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
63.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59年。
64.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65. 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66. 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67. 商承祚：《石刻篆文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
68.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69. 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中华书局，2005年。
70. 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71. 社科院历史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72. 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
73.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
74.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75. 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76.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77.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78. 陶曲勇：《西周金文构形研究》，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79.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80.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中华书局，1988年。
81.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82. 王宁：《汉字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83. 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
84.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85. 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
86. 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
87. 王辉：《秦文字集证》，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
88. 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
89. 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90. 吴镇烽：《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电子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
91. 徐中舒：《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885年。
92.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93.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
94.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95.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96. 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
97. 严志斌：《四版〈金文编〉校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
98. 翟云升：《隶篇》，中华书局，1985年。
99.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
100. 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
101.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93年。
102. 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
103. 张颔：《古币文编》，中华书局，1990年。

104. 张守中：《中山王譽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年。
105.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
106. 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83年。
107. 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8. 赵学清：《战国东方五国文字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109. 张光裕、黄德宽：《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0. 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2）》，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1. 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
112.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
113.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新收殷周青铜器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年。
114.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1—27辑）》，中华书局。

后 记

2002年，我从教八年之后，考入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师从马恒君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是河北师范大学的优势学科，尤其是“说文学”，一直是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因此，我硕士阶段的学习主要是围绕着《说文解字》及相关研究著作进行的。面对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浩如烟海的“说文学”著作时，我发现前贤时修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了角角落落，想取得新的突破已绝非易事。

2007年，就在我迷惘和困惑的时候，我迈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师从王贵元教授，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将学术视野转向出土文献。王老师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便强调说：“学术研究要有服务意识，不能为研究而研究，研究成果对别人有用，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王老师的这句话我铭记在心。在博士论文选题时，鉴于容庚的《金文编》编写年代已久，新出材料不能体现，加上字形又是手工摹写，难以确保客观准确，其局限性和滞后性已经很明显，人们使用起来已经很不方便。另外，战国文字又是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考虑到以上两点，我和王老师一起商讨，将论文题目确定为《战国金文字形全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出版后书名为《战国金文文字研究》）。论文的写作是个艰难的过程，材料的处理任务繁重不说，理论上抽绎和归纳更让人头疼。思路不通时，有时一天写不出一个字，每当这个时候，就去找王老师为我指点迷津。他高屋建瓴，往往是寥寥几句话，就令我茅塞顿开，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王老师不止指导我们论文写作，还千方百计为我们创造条件，当得知吴镇烽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收器更全时，在其出版的第一时间，自己花钱购来，供我们使用。就这样，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我克服种种困

难，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并顺利通过专家匿名评审。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在学习中，王老师是我的良师。在生活中，他随和亲切，关心体贴学生生活。一年级下学期，我患了视疲劳，眼睛痛得厉害，论文的写作停滞下来，我心里焦虑万分。王老师一边安慰鼓励我，一边帮忙联系大夫帮我医治眼睛。在王老师的帮助下，我的学业没有丝毫延误。居里夫人说："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就，都应该饮水思源，应当记住自己的老师为他的成长播下最初的种子。"我想，不只是现在，就是将来，我们都要永远记住和感谢辛苦培育过自己的老师。

在我求学生涯中，家人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的公公和婆婆，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他们放弃退休后安逸的生活，帮我带孩子。尤其是我的公公，去年得了一场大病，手术后刚出院，就催我回学校，怕耽误我的学习。我的年幼的儿子，时常经历着母子分离的痛苦，这使他较其他同龄孩子更为早熟。他懂得母亲在外求学的艰辛，也知道母亲对他的牵挂，所以更加听话懂事，学习也更加勤奋，他以实际行动安慰和支持着我这位母亲。我常年求学，没有收入，是我的爱人，默默地承担着赡养老人、抚育孩子的重担，从没任何怨言。对家人，同样我也永怀感恩之心。

我的师兄陶曲勇，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我修改论文，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师姐杨秀恩，在我需要时，把自己辛苦统计的数据毫不保留地交给我。师妹孙文丽、刘玥、李静、史晓曦，师弟张颖慧、张翔也从各方面帮助我，为我论文写作创造条件，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关于本书中字体使用，作一简略说明：

本书主要以规范简体字印行，同时也酌情使用繁体字，后者包括三种情况：一、作为解说对象，因为有些字形简化后丧失了造字理据，不能据以还原其构形和发展的实际情形；二、全文引用《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是解说字形构意的，若都改为简体则很多形体与解说不契合；三、列表展示字形的器物名，这是为了尽可能保持原字形和隶定字形的一致。

由于时间和学力所限，我的论文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我将不断慢慢修正和逐步完善，以不辜负老师和家人的期望和支持。

樊俊利

2010-4-20

已审阅
子居 20-07-30, 21:17

战国金文文字研究

ZHANGUO JINWEN WENZI YANJIU

ISBN 978-7-202-13456-6



定价：68.00元